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

(三)



#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

## 第一章

### 保卫抗战胜利果实， 准备应付全面内战

#### 第一节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形势 和我党的方针

（参见附图 1）

19 45 年 8 月 14 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15 日，天皇裕仁以广播“停战诏书”形式宣布投降，9 月 2 日签署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至此结束，中国人民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的德国、意大利、日本被打败，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只有美国帝国主义在战争中发了横财，国民生产总值比战前增加一倍以上，军事力量也跃居资本主义各国的首位。美国凭借它经济、军事上的优势和对原子弹的垄断，在全世界推行侵略扩张政策，扶植和支持各国反动势力，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力图称霸全世界。

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为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开辟了道路。战后，世界人民的革命力量有了重大的发展。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经受了战争考验的社会主义苏联，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日益强大。东欧和亚洲一些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人民民主政权正日趋巩固。各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争取民主和民族独立的斗争风起云涌。资本主义各国人民反对美国控制和本国反动派的斗争也日益高涨。在战时获得很大发展的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对本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有这些，形成了制止新的世界大战，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强大力量。“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sup>31</sup>

社会主义苏联是支持各国人民革命运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扩张行径的重要力量。苏美之间，既存在着尖锐斗争的一面；也存在着在某些问题、包括某些重要问题上谋求妥协的一面。1945 年 2 月，美、英、苏三国达成的雅尔塔协定，就是这种妥协的表现。如何处理这种妥协与本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关系，是各国革命人民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他撰写的《关于月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一文中作了明确的阐述：“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sup>31</sup>

在中国，随着日本的投降，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新时期的斗争，集中表现在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上。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则主张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

<sup>31</sup> 自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1162 页。

<sup>31</sup> 自《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1181 页。

国家。这是一场关系到中国前途和人民命运的严重斗争。

按照蒋介石的既定方针，是要用战争手段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但是，日本投降后立即发动全面内战还有许多困难：在国际上，美、英、苏三国从各自的利益和战略目标出发，都表示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在国内，久经战争摧残的广大人民，普遍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国民党内一部分人也反对打内战。国内外的这种压力，迫使蒋介石不得不考虑发动全面内战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同时，日本宣布投降时，蒋介石全面内战的准备工作也还没有完成。他的 440 万军队，有一半以上还位于远离内战前线的西南、西北大后方，而被日伪军占领的华东、华北地区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又大部分处于我八路军、新四军的包围之中，战略态势对国民党非常不利。上述种种情况，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于 1945 年 8 月 14 日、20 日、23 日三次电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举行和平谈判，企图用“和平”手段，即以共产党人到国民党政府中去“做官”为交换条件，让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的政权，达到消灭革命力量的目的。同时，蒋介石仍然积极进行全面内战的准备。在日伪军的掩护下，迅速调动大量兵力到华北、华东、东北地区，以“受降”的名义，抢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完成对解放区的分割包围，以便在适当时机发动内战。蒋介石在 1945 年 9 月 20 日给各战区司令长官的一份密电中就曾明白地说明了他的上述企图：“目前与好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美国政府为控制中国，变中国为它的附庸，一方面，支持蒋介石的“和平”谈判，并派遣驻华大使赫尔利到延安迎接毛泽东去重庆，期望通过谈判实现有利于国民党所希望得到的那种“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的“和平”，另一方面，又竭力从各方面援助蒋介石的内战准备：提供大批飞机、军舰运送国民党军到内战前线；派出 9 万人的海军陆战队进占上海、青岛、天津、北平、秦皇岛等城市，帮助国民党控制这些战略要地。担任远东盟军统帅的美国将军麦克阿瑟，还严令侵华日军只能向国民党军投降。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中讲到美国的意图时说：“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末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拿过去。因此我们就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sup>51</sup>美国帝国主义的上述政策，使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变得更加复杂，更加艰巨。

在长期战争中受尽了苦难的中国人民，迫切希望抗战胜利后国家能走上和平建设的道路，实现民族的独立和社会的解放。代表人民意志的中国共产党，顺应民心，早在 1945 年 4 月至 6 月召开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明确地指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以后，中国存在着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sup>52</sup>。我们全党和全中国人民的任务，就是要建设一

<sup>51</sup> 自《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4 年版，第 72 页。

<sup>52</sup> 见毛泽东《两个中国之命运》，《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1026 页。

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即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又为争取实现国内和平进行了不懈的努力。8月25日发表了《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指出：“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同时决定派遣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委员王若飞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8月26日，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向全党进一步阐述了争取和平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指出：“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国民党“内部矛盾甚多，困难甚大。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

1945年8月29日，国共双方在重庆开始谈判。在谈判中，我党从保护人民基本利益的立场出发，针对美、蒋企图取消我党所领导的军队的阴谋，坚持了“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sup>参</sup>的原则，同时，在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前提下，作出了一些让步，包括决定撤出分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等八个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军队。和平谈判历经43天，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民党被迫表示同意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各党派的平等地位和人民的某些权利。但军队的整编问题和解放区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由两党代表继续进行洽商。

我党在争取和平的同时，对于内战的严重危险，也作了清醒的估计。党中央、毛泽东主席一再告诫全党全军，要吸取我党在1927年对蒋介石的反革命突然袭击毫无准备而招致失败的惨痛教训，做好充分的精神准备，“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sup>参</sup>。党中央还根据蒋介石拖延谈判时间，积极准备内战的情况，反复提醒全党全军，绝对不要依靠谈判，不要指望国民党发善心，而要把一切工作的立足点放在国民党要打内战的基点上。对国民党军向解放区的进犯，要站在自卫的立场上进行坚决的回击，“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sup>参</sup>。党中央指出，全党全军在日本投降后的任务是：“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决定。一部分地区，如江南、豫、鄂、晋、绥等地，第一阶段之时间可能甚短，对此应有充分估计。”<sup>引</sup>

面对蒋介石在美国的援助下准备发动内战的严重局面，党中央还指出，

---

<sup>参</sup> 见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159页。

<sup>参</sup> 见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134页。

<sup>参</sup> 见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127页。

<sup>引</sup> 自中共中央1945年8月11日《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

我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它得到全世界进步势力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我们将努力争取国际援助，但不依赖国际援助，要把我们的方针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

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上述方针，及时而有力地统一了全党全军的思想，为我军投入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发展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指明了方向。

## 第二节加速实行战略转变，调整战略部署

在日本宣布投降，蒋介石准备发动全面内战的情况下，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政治形势、作战对象的变化和敌我力量对比的状况，及时作出了实行党的军事战略转变的决策。这一转变既是适应对日本侵略军实施大反攻的需要，又是为了战胜国民党军发动的大规模进攻。这一转变的中心是作战形式由游击战为主转变为运动战为主。实行这一转变，首先要集结力量，建立起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为此，党中央在1945年8月11日《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中就指出：“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各地应将我军大部迅速集中，脱离分散游击状态，分甲乙丙三等，组织成团或旅或师，变成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集中行动，以便在解决敌伪时保证我军取得胜利。解决敌伪后，主力应迅速集结整训，提高战斗力，准备用于制止内战方面。”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还要求，正规兵团的数量应占全部兵力的3/5到2/3；这种兵团，从连、营、团、旅（师）至纵队，基本上按“三三制”编成；各解放区应建立实施机动作战的指挥机构，并依情况辖若干纵队，直接受中央军委和各中央局的指挥，人员给养的补充供应则仍由所在区域军区负责；正规兵团的首长、机关不再兼军区、军分区的首长、机关。在集中主力组建正规兵团的同时，应保留和建立必要数量的地方部队，并加强民兵建设。

各解放区遵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上述指示，迅速集中主力，编组了能在较大范围内实施机动作战的正规兵团，并建立了相应的指挥机构，逐步形成了以正规兵团（即野战军）为主体的，与地方部队、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为实行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军事战略转变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与此同时，在部队中进行了加强集中统一、加强组织纪律性的教育，克服伴随长期游击战争所带来的游击性和地方性；并结合实战，及时总结经验，提高正规战的能力，从而使部队的思想、作风、战术逐渐适应迎击国民党军大举进攻的需要。

自日本宣布投降到1945年9月中旬，蒋介石在国共谈判中借口所谓军令政令必须统一，妄图取消我党所领导的解放区和军队，使谈判处于僵持局面。与此同时，国民党军则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在日伪军的接应下，进占了临近解放区的徐州、开封、郑州、洛阳、太原、归绥等城市，并继续沿平汉、同蒲、平绥、津浦各铁路推进。我华中苏南、浙东、皖南、皖中等解放区和豫西、中原、湘粤边等解放区，已处于国民党军重兵包围之下。在这些地区的部队，有被国民党军各个击破的危险。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山东、华中各解放区也面临着国民党军的严重威胁。但东北地区和热河省则是国民党势力薄弱的地区，国民党军在短时期内还无法大量到达，苏军在东北仅占领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其余广大地区多为土匪、伪满军警所控制，我军为对日反攻而进入东北的冀热辽军区和胶东军区的部队，在东北抗日联军的配合下，已控制了若干地区并迅速扩展了力量。

依据上述情况，在毛泽东赴渝期间代理中共中央主席的刘少奇，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部署的指示》，于1945年9月19日发给各大单位。《指示》指出：“目前我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

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sup>热</sup>，发展东北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为实现上述任务，《指示》还作了如下部署：（一）晋察冀（除冀东外）及晋绥两区坚决打击国民党军自绥远和可能自北平向张家口的进攻，保障对察哈尔全境、绥远大部、山西北部及河北一部的占领，使之成为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基本战略根据地之一。（二）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第一步由山东调三万兵力到冀东，协助冀热辽军区完全控制冀东、锦州、热河，并在苏军撤退时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热河；另由山东调3万兵力进入东北，求得发展并取得装备。（三）新四军调8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保障与发展山东根据地及冀热辽地区。新四军苏浙军区部队撤向苏南、苏中，皖南部队撤向皖中。中共中央华中局改为华东局，迁到山东临沂地区，在华中另组华中分局，受华东局领导。（四）晋冀鲁豫军区全力阻止并打击国民党军北上部队，并准备3万兵力于11月调到冀东和进入东北。指示最后强调：“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

东北地区有人口3400余万，面积100余万平方公里。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将原东北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划分为辽宁、辽北、安东、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及兴安等九省。东北工业发达，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南与冀热辽、晋察冀和山东各根据地相邻，东、西、北三面与朝鲜、蒙古、苏联接壤，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党中央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的中心思想，就是集中力量力争控制和发展东北，以改变敌人在战略上对我长期四面包围的局面，并依靠已有的工业和资源，将东北建成我党我军的主要战略基地，支援关内解放区的斗争。

各中央局和各战略区遵照党中央的上述方针和有关的具体指示，迅速调整了部署，形成了有利于应付全面内战的战略布局。

东北地区1945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东北局，并先后调派政治局委员彭真、陈云、高岗、张闻天以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林彪、李富春、李立三、罗荣桓、林枫、蔡畅、王稼祥、黄克诚、王首道、谭政、程子华、万毅、古大存、陈郁、吕正操、肖劲光等去东北工作；同时，又组织指挥各解放区开赴东北的部队和干部，海陆并进，日夜兼程向东北进发。10月31日，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我军所有进入东北的部队及由抗日联军扩建的东北人民自卫军，统一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至11月底，到达东北的部队计有：山东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第七师，第五师一部，鲁中警备第三旅，渤海、鲁中、胶

东和滨海军区地方部队各一部，滨海支队、田松支队、山东军区直属队等部共6万余人，新四军第三师（辖第七、第八、第十旅和独立旅）3万余人；陕甘宁第三五九旅、教导第二旅、警备第一旅各一部及延安抗大、延安炮校等部共万余人，晋绥第三十二团，冀中第三十一团，冀鲁豫第二十一团。以上连同先期进入东北的冀热辽部队一部共11万余人。从延安及各解放区抽

---

<sup>热</sup> 察两省，指热河省、察哈尔省。热河省原辖区包括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及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1955年撤销。察哈尔省原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1949年改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及山西省北部。1952年撤销，原辖区分别划归河北省、山西省。



调的党政军干部 2 万余人（包括准备用于建立 100 个团的各级干部）也陆续到达。上述部队和干部到达后，迅速扩大整编成 21 个师（旅），建立了锦热、辽宁、辽东、辽西、辽北、吉林、松江、三江、嫩江、北安等 10 个军区。各部队陆续进入东、南、西、北满<sup>东</sup>广大地区，进行肃清匪伪，发动群众，建立基层民主政权等工作。1946 年 1 月 14 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总兵力发展到 27 万人。

华东地区自 1945 年 9 月下旬起，新四军苏浙军区的部队除留少数游击武装就地坚持斗争外，主力自浙东、浙西、苏南向苏皖边区转移；10 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率淮南第二师、淮北第四师的主力及皖中第七师北移山东。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下辖鲁南、鲁中、胶东、滨海、渤海 5 个军区，共有地方部队 18 万人。北移的部队，会同原山东军区一部主力编组成津浦前线野战军（1946 年 1 月改称山东野战军），下辖第七、第八师和第二纵队，约 5 万余人。另在苏皖地区组成华中军区，下辖 8 个分区，约 11 万人；以苏浙军区北移部队的两个纵队及苏中、苏北、淮南、淮北留下的部分主力和地方武装组成华中野战军，下辖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纵队，共 4 万余人。苏浙军区的另两个纵队及苏中地区部分武装组成第一纵队，向东北开进。1946 年 1 月到达胶济路淄川附近后，因形势变化，解除开赴东北的任务，改归津浦前线野战军建制。

中原地区日本投降后，长期坚持在以大别山为中心的中原抗日根据地的新四军第五师，遭到国民党军的重兵包围，处境困难。与此同时，进至湘粤边开创抗日局面的由八路军第三五九旅一部组成的南下支队，在豫西嵩山地区坚持抗日的河南军区部队，均在国民党军围困袭击下无法立足。中共中央为使这两支部队摆脱孤立困难的处境，并加强中原力量，令该两部向第五师靠拢，在中原地区牵制国民党军部分兵力，给华北、华东部队的作战和进军东北以战略上的配合。上述三支部队及领导人在枣阳以北地区会合后，于 1945 年 10 月组成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下辖由河南军区部队和水西区（即贾鲁河西地区）第二十八团组成的第一纵队，由第五师和南下支队组成的第二纵队，以及江汉、鄂东、河南 3 个军区，全区野战军、地方军各约 3 万人。

晋察冀地区晋察冀军区为适应在晋察冀和冀察热辽两个方向同国民党军作战的需要，先后组成两支野战军。在晋察冀方向的第一野战军，以冀察、冀中、冀晋军区各一个纵队编成；在冀察热辽方向的第二野战军，以冀热辽军区两个纵队和冀察、冀中、冀晋军区各一个纵队，以及到达热河后奉命停止进入东北的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编成。晋察冀军区辖冀热辽军区和冀察、冀中、冀晋军区，全区有野战军 18 万余人，地方部队 12 万余人。

晋冀鲁豫地区 1945 年 8 月 20 日，中共中央决定统一太岳、太行、冀鲁豫、冀南解放区的领导，组成中共中央晋冀鲁豫局（又称邯郸局）和晋冀鲁豫军区，下辖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 4 个军区。10 月，晋冀鲁豫军区将上述 4 个军区的主力部队依次组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纵队，组成晋

---

<sup>东</sup>、南、西、北满。东满指当时中长路沈阳至长春线门东的吉林、西安（今东辽）、延吉、安图、敦化等地区；南满指当时中长路沈阳至大连线以东的庄河、安东（今丹东）、通化、临江、清原和沈阳西南的辽中等地区；西满指当时中长路沈阳至哈尔滨线以西的齐齐哈尔、洮南（今洮安）、扶余、双辽、开鲁、阜新等地区；北满指哈尔滨、牡丹江、桂木斯、北安等地区。

冀鲁豫军区野战军。11月，晋冀鲁豫军区奉命以第一纵队开赴东北，另以太行、冀鲁豫军区的主力编组第六、第七纵队。至此，全军区共有野战部队8万余人，地方部队23万余人。

晋绥陕甘宁地区日本投降后，为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晋绥军区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中分出，辖吕梁、雁门、绥蒙军区，另以军区主力部队4个旅组成野战军。全区野战军和地方部队共3万余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在晋绥军区分出后，仍保留原番号，辖5个旅和5个分区，其中4个分区由旅兼，全区共3万余人。

华南地区长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东江纵队和琼崖独立纵队等部，共2.7万余人，在国民党军包围清剿的情况下，分散在粤北、赣南、海南岛等地区坚持斗争。

我军依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调整战略部署后，在东北完成了战略展开，发展成一支强大的力量，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独占东北，南北夹击我关内解放区的企图；撤出孤悬于国民党统治区腹心的南方各解放区，不仅使这些地区的部队避免了被各个击破的危险，而且加强了华北、华东各解放区的力量，巩固了我党我军的基本阵地。从而使我军形成了应付全面内战的有利战略态势。

### 第三节反击国民党军的进攻。停战协定的签订

(参见附图2)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同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迅速调动兵力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等铁路向解放区推进和进攻。截至九月中旬，共调动了36个军、73个师，其进攻情况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于9月上旬出动第十九、第二十三、第三十三、第三十四、第六十一、第八十三军及骑兵第一军等7个军，以主力进占同蒲铁路沿线；一部进入我上党地区（以长治为中心的晋东南地区，古称上党郡）。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出动第二十二、第三十五、第六十七军、暂编第三军、骑兵第一集团军及东北挺进军等6个军，其中4个军在夺占归绥（今呼和浩特）、集宁等5城后，沿平绥铁路（北平至归绥）东进，先头已逼近张家口。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出动第一、第三、第十六、第二十七、第三十八、第七十八、第八十五、第九十军等8个军，其主力东出潼关，沿陇海铁路东进，先头已抵郑州；一部北渡黄河，沿同蒲路进至临汾以北，准备进占石家庄、北平、天津。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以第十五、第四十军及新八军等3个军沿平汉铁路向新乡推进，准备与胡宗南部会合于石家庄；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率第十二、第九十七军及骑兵第二军等3个军进占商丘、徐州，准备打通津浦路徐州、济南段。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以第七、第四十八军进占浦口、蚌埠，拟与徐州的国民党军相衔接。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出动第六十三、第六十五军，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出动第四军围攻我进至湘粤边的八路军南下支队。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出动第四十一、第四十七、第五十五、第六十八军等4个军包围中原我军。10月、11月，美国以军舰、飞机陆续将国民党的第九十二、第九十四、第十三、第五十二军分别运到天津、北平、秦皇岛等城，以接应沿铁路线推进的国民党军主力。国民党的企图是，迅速控制华北、华东的战略要地和交通线，分割我解放区，打开进入东北的通路并抢占东北，然后以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我党在谈判中屈服。

为了打破蒋介石的企图，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心在平汉、同蒲、平绥、津浦路沿线，开展交通破击战，继续肃清日伪残余据点，控制一段铁路，开辟战场；尔后集中主力，相机组织几个有力战役，打击沿铁路进犯的国民党军，以迟滞敌人前进，巩固华北、华东解放区，掩护我军的部署调整，特别是在东北的战略展开，并加强我党在国共谈判中的地位，达到争取和平的目的。

在此期间，我军依照党中央、中央军委上述意图。进行了以下一些主要的战役。

上党战役（参见附图3）1945年8月21日之前，国民党军第二战区依据其统帅部关于特别注意接收上党区的指示，以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4个步兵师及一个挺进纵队（相当于师），自临汾、浮山、翼城进占被我地方武装包围的长治、长子、壶关、屯留等城和已为我解放的襄垣、潞城。该敌以军部率第六十八、第六十九师主力及暂编第三十八师一部守备长治，以其余部队及伪军部署于襄垣、长子、屯留、潞城、壶关诸城，企图以此为基地侵占整个晋东南解放区。与此同时，第一战区第三、第十六军经风陵渡到达运城以南，第十一战区以第十五军留置豫西，以第四十军、新八军及第三十军向郑州集中，拟沿平汉路向北推进。

自8月26日起，中共中央军委先后指示晋冀鲁豫军区首长：集中太行、太岳军区主力首先歼灭阎锡山进入长治的部队，收复上党地区，消除腹心之患。并强调指出，长治等城堡坚垒密，须有充分准备，切不可草率，进攻时宜选择一两城，各个击破。9月4日，军委又进一步指出：在进行上党战役中，阎（锡山）如从太原、临汾、平遥等地来援，于我有利，待其进至适当地域给以歼灭，你们应有此独立的机动的灵活作战准备。”晋冀鲁豫军区首长根据上述指示，抓住侵入上党的史泽波部孤军深入、守备分散的弱点，决心集中正在进行整编的太行、冀南、太岳3个纵队及地方部队一部共3.1万余人，并动员5万民兵配合作战，轮流以主力一部由北而南地逐次夺取长治外围各城，以主力的大部配置在机动位置，准备在野战中歼灭由长治出援的敌人，尔后攻取长治，相机歼灭可能自太原、平遥来援的敌人。同时，以冀鲁豫军区主力及太行、冀南军区部队各一部，在新乡以北、石家庄以南平汉路沿线肃清日伪军；以太岳军区部队破击同蒲路南段，迟滞胡宗南部北进，为上党战役结束后转用主力于平汉或同蒲路作战准备战场。

依据上述部署，各参战部队一面向上党地区开进，一面进行整编和政治动员。在开进途中，太行纵队于9月1日攻克襄垣，歼敌一部。9月10日，战役正式发起，我军首先攻击屯留。长治的敌人曾两度出援，但与我打援部队一经接触即迅速缩回。我军于12日攻克屯留，17日又攻占潞城，截断了长治与太原、平遥的联系。19日，我军攻克长子、壶关。以上共歼敌7000余人，孤立了长治守敌。20日，我军开始围攻长治。24日，获悉太原之敌3个师于22日自子洪镇沿白晋路南下增援。晋冀鲁豫军区首长决心以冀南纵队及地方部队围团长治，吸引援敌；以太行纵队及太岳纵队主力北上，求歼援敌于运动中。10月2日，我军将援敌合围于鹿亭以南老爷岭附近地域。这时，我发现援敌为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领的第二十三、第八十三军共6个师及由伪军改编的省防军一部。为确保打援兵力的优势，晋冀鲁豫军区首长急调冀南纵队北上参战，并以左右两翼部队猛攻敌人，而在北面留一缺口，诱敌向北突围，以求歼敌于突围途中。5日，我左翼部队攻占敌老爷岭主峰阵地。经我军多日围困攻击而饥疲不堪的敌人，于当日夜间向北突围，被我军先机抢占鹿亭以北土落村附近制高点的部队截住。我军实施平行追击和跟踪追击的部队，多路楔入敌阵，向敌猛攻。激战至6日，敌除一部逃回沁县外，其余全部被歼，彭毓斌被击毙。长治敌人待援无望，于8日向西突围。我以太岳纵队自鹿亭取捷径直出沁水以北的马壁，协同追击部队于12日歼灭突围之敌于桃川堡附近地域，俘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

这次战役，共歼敌11个师及1个挺进纵队共3.5万余人，缴获山炮24门，机枪2000余挺，长短枪1.6万余支。我军伤亡约4000人。上党战役给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巩固了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后方，显示了解放区军民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力量和决心，加强了我党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这次战役是我军反击国民党军进攻所进行的第一个较大规模的歼灭战，意义十分重大，经验也非常宝贵。我军在总兵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所以能取得战役的胜利，主要经验是：对敌情判断准确，战役决心正确，指挥果断；初战必胜的思想明确，战役的各项准备工作充分；通过兵力的机动转用，以及在次要方向充分发挥地方部队和民兵的作用；确保主要作战方向的兵力优势；利用围城打援、攻城打援、迫敌突围等手段，争取歼敌于运动中。

邯郸战役（亦称平汉战役）（参见附图4）上党战役结束后，敌第十一

战区的个四十、第三十、新编第八军共 7 个师，于 10 月 14 日采取“并列重叠配置”，以第四十军及工兵第九团为右翼兵团，以新八军及第三十军为左翼兵团，分两路自新乡北进，第三十二军尾随第四十军等部进至安阳为第二梯队，企图与进占石家庄的第一战区第三、第十六军会合，然后继续北进，与空运到达北平的第九十二、第九十四军南北会师，完全控制平汉路。新八军是西北军，有我党的工作基础，该军中的民主分子对蒋介石歧视吞并非嫡系部队和驱使他们充当内战先锋深为不满。

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进行上党战役期间，曾以一部兵力肃清新乡以北平汉路沿线日伪军，基本上控制了从淇县至高邑的 200 余公里铁路，为主力遂行邯郸战役开辟了战场。

10 月中旬，中央军委指示晋冀鲁豫军区：“山东、华中主力转移至冀热辽区及东北，至快还须一月；各部到达后，布置战场，熟悉地形，初步完成准备，至快亦须两月至三月。因此，我们阻碍和迟滞顽军北进，是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要求晋冀鲁豫军区除以一部兵力截击沿同蒲路北进的第一战区后续部队外，集中主力，由刘伯承、邓小平亲自指挥，对付沿平汉路北进之敌，务求歼灭其一部或大部。在打法上，军委指出，必须审慎忍耐，以逸待劳，诱敌深入到安阳、沙河之间于我有利的地区，再坚决扼制之，逼迫敌全部或大部展开，我主力再从敌暴露的翼侧或后方进行猛烈突击而歼灭之。

晋冀鲁豫军区首长根据军委的意图，决心集中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及冀鲁豫、冀南、太行军区部队各一部共 6 万人，并动员 10 万民兵配合作战，在漳河以北、邯郸以南的滏阳河套地区歼灭由新乡北进之敌；在给敌以军事打击的同时，争取新八军战场起义。预定的作战方案是：首先以太行、冀鲁豫军区部队和民兵，在黄河以北至安阳间破坏铁路，加强袭扰，以疲惫和迟滞敌人，掩护我军主力向作战地区集中；待敌渡过漳河后，立即以一部兵力控制漳河渡口，切断其与安阳之敌的联系。同时，以第二纵队自上党地区先行东进，配合已在平汉路作战的部队，肃清盘踞于临漳、成安、临洛关（今永年）等地的伪军，并组织预定战场附近的军民，破路填沟，拆碉平寨，使进入预设战场的敌人无所依托。我军歼敌的具体部署是：第一纵队和冀鲁豫军区部队为路西军，对敌实施钳击并予以分割围歼。

敌人自新乡北进途中，在我地方部队和民兵的不断袭扰和节节抗击下，进展迟缓。为保障我军主力向作战地域集中，晋冀鲁豫军区首长令位于临漳的第一纵队阻击敌人，并将敌遏止于邯郸以南。24 日，敌人 3 个军全部渡过漳河，并沿平汉路东侧推进到马头镇、磁县间地域。这时，我军迅速按预定部署将敌包围，同时控制漳河渡口。敌在我四面包围和不断攻击下，急忙向南北左良、崔曲等地收缩，并急电蒋介石求援。26 日，石家庄之敌第十六军、安阳之敌第三十二军各以一部南北对进，增援被围的敌人。我军在加紧攻击被围敌人的同时，一面增调太行军区部队一部，协同晋察冀部队一部在高邑阻击由石家庄南援之敌；一面加强漳河阻援阵地和在安阳以南袭扰敌人，阻止和拖住第三十二军。28 日黄昏，我对被围之敌发起总攻，同时派军区参谋长李达赴新八军军部，敦促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起义。战至 30 日，敌第四十军的第一、六师大部被歼，第三十军也遭到有力打击。这时，新八军大部及河北民军等部约万人宣布起义，使敌人的兵力骤减，部署呈现缺口，军心动摇。晋冀鲁豫军区首、长判断，其余敌人可能突

围南甯，决心迫敌脱离阵地后，歼敌于运动中。31日，敌人采取逐次掩护的部署开始突围南甯。这时，我第一、第三纵队已先机转移到敌退路两侧，立即从东西两面向敌实施多路突击，太行、冀鲁豫军区部队则前出到漳河北岸对敌实施兜击，并组织民兵在各要道捕捉溃散敌人。至11月2日，敌人除少数漏网外，被我全歼于临漳、磁县间的旗杆樟、辛庄、马营地域。石家庄、安阳的援敌闻讯缩回。

这次战役，除新八军等部起义外，我共毙伤敌3000余人，俘敌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以下1.7万余人，缴获大批武器物资。我军伤亡4700余人。这是我军继上党战役后给予国民党军的又一次沉重打击，在国民党内部引起了很大震动，对阻止和迟滞国民党军沿平汉路北进，掩护我军调整部署及争取国内和平的斗争，均有重大作用。战役的主要经验是：对进攻之敌应审慎忍耐，诱敌深入到我精心选择和设置的战场，然后集中优势兵力一举将敌包围，并采取有力的措施，阻止和拖住增援的敌人，保障主力歼击被围之敌；充分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在军事打击的同时，成功地争取了新八军等部起义；当敌企图突围时，我适时网开一面，并以主力先机转移到敌逃路两侧，歼敌于运动中。

**绥远战役** 1945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傅作义部联合绥蒙伪军，进占归绥、武川、陶林、丰镇、集宁、兴和等城后，其新编骑兵第四师、第三十五、第六十七、暂编第三军等部集结于丰镇至归绥的平绥路沿线，绥蒙伪军暂编骑兵第五师、第一旅分别在凉城、陶林等地。敌总兵力共6万余人，企图夺占我张家口，控制平绥路。

9月11日，中央军委指示晋察冀和晋绥军区集结主要兵力，组织绥远战役，并指出，这一战役对我党在北方的地位和争取全国和平局面的关系极为重大，必须坚决歼灭傅作义部主力。为达到这一目的，中央军委于10月22日又指示：“如傅部固守归绥，则先将包头、五原、固阳占领，使傅部绝食突围，然后歼灭之。如我能迅进，可能速占归绥”。27日又进一步强调：“此次作战，必须达成歼灭傅部主力之目的，应将我主力运动到傅部阵地背后去，由西向东打，方可聚歼”。

遵照军委的指示，晋察冀军区集中冀察、冀晋、冀中3个纵队，晋绥军区集中5个旅，共14个旅5.3万余人，遂行绥远战役。作战部署是：以晋察冀部队由东向西攻击，首先歼灭隆盛庄、张皋的敌人，尔后各个歼灭丰镇、集宁间的敌人；晋绥部队于歼灭凉城、陶林等地之敌后向集宁发展进攻。尔后，两区继续协力求歼敌于绥远东部地区。

战役自10月18日开始，晋察冀部队攻克张皋、隆盛庄，晋绥部队占领凉城、陶林，歼敌第三十五军及暂编骑兵第一旅各一部。敌遭此打击后，急忙向集宁、归绥方向收缩。晋察冀部队乘势推进，于24日收复集宁、丰镇，守敌乘隙西撤！晋绥部队向卓资山发展进攻，25日，歼灭敌第六十七军所属之新编第二十六师5000余人。26日，敌全线西撤，第三十五军、暂编第三军、新编骑兵第四师等部2.4万余人猬集归绥，第六十七军等部1.2万余人集结包头，并加强工事，准备凭坚固守。10月31日起，我军集中兵力围攻归绥，由于敌人依托坚固工事进行防御，我缺乏攻城经验及所需火力，以致历时半月未能攻克。11月1日，晋绥之独一旅、骑兵旅及冀察纵队一部沿铁路向包头前进，至7日，连克兵亥州、察素齐、沙尔沁，共歼敌5个骑兵团，逼近包头。之后，我军改变部署，由晋察冀部队围困归绥，晋绥部队攻取包

头，以调动归绥之敌出援，求得野战，并准备在攻克包头后，晋绥部队东返与晋察冀部队合力攻取归绥。12日，我军进攻包头，未果。24日至30日先后击溃了由归绥、五原增援包头之敌新编骑兵第四师和骑兵第十师；12月2日再次集中兵力攻取包头，但数度攻击仍未奏效，且时值严寒，土工作业及部队食宿都遇到极大困难，无法再战。我军遂于4日、14日先后撤出对包头、归绥的包围，转入休整。

这次战役共歼敌1.2万余人，收复了绥东、绥南广大地区，打破了敌控制平绥路的企图。但由于我军在收复丰镇、集宁前后，主力未能及时西进断敌退路，加之傅作义较善用兵，迅速西撤，集结归绥、包头，凭坚固守，致使我军失去野战歼敌的机会，被迫攻坚。在攻城战中，我军由于火力不足和缺乏攻坚经验，进展缓慢，形成僵持局面，直至严冬已到，不得不撤出战斗。

**津浦路徐（州）济（南）段战役** 1945年10月，敌第十二军、骑兵第二军乘我山东主力开赴东北和新四军入鲁部队尚未到达山东之际，由徐州沿津浦路上，在日伪军掩护下进占济南；伪第三方面军吴化文部万余人进至滕县、兖州、泰安；第九十七军进到临城附近；第五十一、第七十七军及由伪军改编的第六路军郝鹏举部等占领韩庄至台儿庄之线；第七、第四十八军占领浦口、蚌埠。11月起，敌继续向津浦路增加兵力，企图首先控制津浦路南京、济南段，尔后向天津、北平及东北推进。

10月12日，中央军委指示新四军军长陈毅、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目前山东与华中的中心任务（除出兵东北外）就是截断津浦路，阻止顽军北上并力求消灭北上顽军之一部或大部”。要求新四军以北移山东的主力与原山东军区部分主力，迅速组成津浦前线野战军，在徐州、济南间组织战役。据此，新四军首长作了以下部署：首先以山东第八师及鲁南军区部队攻歼邹县、临城之敌，以鲁中军区部队攻歼兖州、泰安之敌，切断铁路，开辟战场；俟新四军主力到达山东后，再集中力量打击继续由徐州北进的敌人。

战役从10月18日开始，到11月上旬，我军先后攻占邹县、大汶口，在界河以伏击手段歼灭吴化文部第一军3个师，控制了兖州、滕县间一段铁路，截断了国民党军北进的通路。下旬，津浦前线野战军主力南移韩庄、滕县段扩展攻势，歼日伪军4000余人。12月12日，我第八师在第九旅等部的直接配合下，向孤立于滕县的第十九集团军第二前进指挥所及其所属的部队攻击，经3日激战，歼敌前指及暂编第一旅等部9000余人。我第八师师长王麓水在滕县战斗中光荣牺牲。1946年1月7日，由津浦前线野战军改称的山东野战军，在华中野战军一部配合下，在台儿庄、枣庄、临城线及津浦路中段向北进之敌发起进攻，到13日先后克宁阳、韩庄，包围兖州、泰安、临城、枣庄；在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下，第六路军郝鹏举部万余人起义，改编为华中民主联军。

这次战役，我军以伤亡6000人的代价，歼敌2.8万余人，缴获大批武器物资，控制铁路200余公里，挫败了敌人打通津浦路的企图，有力地配合了我党争取和平的斗争。

在进行上述各主要战役的同时，各战略区为巩固和扩大解放区，争取我军的有利态势，进行了一系列的战役、战斗。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解放了肥乡、衡水、济宁等城，歼伪军1.5万余人；其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出击同蒲路南段，肃清了阎锡山驻守闻喜、浮山、翼城的部队，控制了一段铁路，切

断了阎锡山部与胡宗南部的联系。华中野战军在伍佑镇歼灭伪军孙良诚部第三十九师，迫使盐城伪第四军 6000 人投降，接着又先后攻克高邮、新安镇等地，歼日伪军 1.6 万余人，控制了运河扬州以北段和陇海路徐州以东段，使山东、华中解放区联成一片。晋察冀部队在古北口、喜峰口及锦承路沿线，阻止了北宁路（北平至沈阳）锦州以南各敌向平北、热河解放区的进犯。冀热辽部队和山东第七师在山海关抗击敌第十三、第五十二军的进攻，为我军在东北的展开赢得了时间。陕甘宁部队在安边争取了国民党军新编第十一旅旅部率 1 个团起义，并全歼其另 1 个团。中原部队分别在湖阳镇、双沟镇反击敌之进攻，各歼敌千余人。

美国政府露骨的扶蒋反共政策，导致了国共冲突的日益加剧，并因而引起了美国国内舆论的谴责和美国统治集团中某些代表人物的不满。在这种形势下，美国政府决定部分地修改它的对华政策。1945 年 11 月 27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免去了公开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赫尔利驻华大使职务，12 月 15 日又发表对华政策声明。他一方面宣称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是“达到统一中国目标之恰当机构”，要求中国共产党把军队交给政府；另一方面又强调“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其他意见不同的武装部队之间应协商停止敌对行动”，“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以谋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以促成中国之统一”。<sup>51</sup>并决定委派马歇尔为总统特使赴华调处。1945 年 12 月 16 日至 26 日在莫斯科召开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也发表公报，表示希望“有一统一与民主之中国”，“国民政府各级机构中民主党派之广泛参与及内部冲突之停止，均属必要”。<sup>51</sup>面对国际上巨大压力的蒋介石，从 3 个月军事较量的失败中，也感到需要争取时间，以便进一步调动军队，完成全面内战的部署，因此迅速同意重开谈判，并表示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国是。接着，国民政府代表与我党代表经几度商谈，于 1946 年 1 月 5 日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并于 1 月 10 日正式公布。同时国共双方依据协议下达了“停战令”，规定从 1 月 13 日起双方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国民政府代表张群、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也在此时组成军事三人小组，并在北平建立了由三方代表郑介民、叶剑英、罗伯逊及三方人员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以监督停战，调处冲突。1 月 10 日，由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召开，并于 1 月 31 日一致通过了包括军事问题、宪法草案问题、和平建国纲领、政府组织问题、国民大会问题在内的《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案》（即政协决议）。停战协定的签订和政协决议的达成，是中共中央在抗战胜利后坚持正确的方针，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所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它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与民主要求，得到各阶层人民的拥护。

从日本投降后到 1946 年 1 月签订停战协定，我军坚决贯彻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在中央军委的指挥下，取得了反击国民党军进攻的重大胜利。蒋介石要迅速控制华北、华东和东北大城市及交通要道的企图没有完全得逞；进驻北平、天津、青岛、济南、锦州等地的国民党军，处于被我军包围而无所作为的境地。与此同时，我军的力量日益增强，战略态势更加有利，并且

---

<sup>51</sup> 自美国国务院 1949 年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628 页。

<sup>51</sup> 自 1945 年 12 月 27 日《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公报》。



取得了歼灭装备上占有很大优势的国民党军的经验。这些经验虽然还只是初步的，但却非常宝贵，对尔后我军还击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具有重要作用。

## 第四节反对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进一步做好对付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

### 一、反对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的斗争

停战协定签订和政协决议达成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就背信弃义地加以破坏。1946年2月，国民党的特务、暴徒，先后在重庆、北平等城市制造了一系列反共反民主的严重事件。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公然否定政协通过的宪草修改原则。接着，又在中国共产党及主要民主党派拒绝参加的情况下，召开“国民参政会”，按照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定，通过了反对政协决议的议案。4月1日，蒋介石在参政会上公开宣布不承认政协决议各项原则的约束力，并声称：“东北九省在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以前，没有什么内政问题可言”，<sup>※</sup>为其大举进攻东北我军制造舆论。国民党无理要求我军退出苏、皖、热河、冀东及东北的大部分地区，企图把我军限制在被分割的几个区域内，以便在完成全面内战的部署后加以消灭。国民党还违背停战协定中关于“所有中同境内的军事调动一律停止”的规定，自1月13日至5月底，先后向内战前线运送和调动了42个军、118个师共130余万人。自2月开始，在东北向我军发动进攻，在关内对我各解放区频繁进行骚扰和进犯，造成了“关外大打，关内小打”的局面。

对于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我党我军真诚拥护，决心认真执行。在停战协定签订的当日，党中央就发布了通告，要求我军一切部队、解放区的各级政府、共产党的各级委员会，严格执行停战协定的各项条款；在政协决议达成的次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指出：“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要求全党全军做好同国民党合作建国的思想准备。在《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通过后，我党立即拟就了具体的实施办法，并开始了部队的复员工作。随后，由于蒋介石集团破坏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行径日益加剧，党中央对形势的发展作出了新的估计，在继续争取国内和平的同时，强调全党全军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3月15日，党中央在对党内的指示中指出：“苏军已从沈阳及其附近撤退，国共两军在东北的冲突即将展开”。我“除开审慎应付东北问题外，华北、华中各地应即提起警觉，密切注意顽方动态，并在军事上作必要准备。加强整训，加强侦察，严防反动派突然袭击”。4月18日，党中央又指出：“蒋表面愿求妥协，以欺骗国人，暗中布置军事，阴谋甚大，……望准备一切条件，应付任何事变。各战略区主要负责人不得中央许可，不要离开队伍”。5月21

日，党中央在给各地的指示中进一步明确指出：“现全国性的内战危机极端严重，我应积极加以准备（特别抓紧练兵），加以制止，如不能制止，亦必须使全国性内战爆发的时间尽可能推迟，方对我有利，如不能推迟半年，即推迟三个月两个月以至一个月的时间爆发，亦将使我之准备比较充分。因此，我在目前对时局的基本方针，是避免挑衅，拖延时间，积极准备”。依据党中央的指示，全党全军同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的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同时，从各个方面加强了对付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

---

<sup>※</sup> 见蒋介石1946年4月1日在国民参政会上的报告（载1946年4月7日《解放日报》）。

东北地区（参见附图5）国民党为独占东北，从1945年9月起，就采取了一系列步骤：成立以熊式辉为首的东北行营，任命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委任东北各省主席和各市市长；收编伪满军警、土匪武装；由美国军舰海运第十三、第五十二军，于10月、11月在秦皇岛登陆，并攻占我山海关、绥中、锦州等地。但是，国民党军内于沿同蒲、平汉、平绥、津浦诸路的进攻受挫，已不可能调动足够的兵力，在苏联红军预定11月撤出之前控制东北。因此，国民党政府一面再三要求苏军缓撤，以保持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不落入我军手中；一面在美国的帮助下，加紧向东北海运部队，妄图在其主力到达后，乘苏军撤出之际，迅速控制大城市，为发动全面内战，南北夹击关内解放区创造条件。

我党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独占东北的企图。同时也估计到，苏联由于同美国及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将要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把苏军进驻的大城市及交通线移交国民党政府。而我军自关内各解放区进入东北后，尚未来得及休整补充和统一思想，大批新扩编的部队未经整顿，很不巩固；广大乡村及中小城市多为伪军和地主土匪武装所盘踞；东北群众工作还未及深入开展，人民中许多人对国民党存在幻想，对我党还缺乏了解，部队没有牢固的根据地作依托。因此，我军不可能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并控制主要铁路干线和大城市。鉴于上述情况，11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东北我军从中长路<sup>注</sup>沿线及大城市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在东满、北满、西满的广大农村及中小城市建立巩固的基础，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作持久打算。12月28日，党中央又向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国民党在东北一个时期内将强过我党，如果我们不从发动群众斗争、替群众解决问题、一切依靠群众这一点出发，并动员一切力量从事细心的群众工作，在一年之内，特别是在最近几个月的紧急时机内，打下初步的可靠的基础，那末，我们在东北就将陷于孤立，不能建立巩固根据地，不能战胜国民党的进攻，而有遭遇极大困难甚至失败的可能”。“我党必须人人下决心，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迅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在西满和热河，坚决地有计划地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在东满和北满，则是迅速准备粉碎国民党进攻的条件”。要“将正规军队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党中央的这些指示，对于我党我军在东北站稳脚跟并争取胜利，具有决定性意义。

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中共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将原来划分的10个军区先后合并为东满、南满、西满、北满军区，实行新老部队合编，裁减老弱残疾，清理整顿内部。同时，以主力的大部，有重点地划归各军区指挥，在地方部队协同下，在广大地区清剿匪伪，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以一部主力编为机动作战部队，相机打击团以下分散孤立之敌。到1946年3月止，全区歼灭土匪和伪满军警武装7万余人，收复了许多中小城镇，部分

---

<sup>注</sup> 日战争胜利后，我国东北地区原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由满洲里至绥芬河及由哈尔滨至大连、旅顺之干线、合并成为一铁路，定名为中国长春铁路（简称中长略），由中国和苏联共同经营。1952年12月，苏联政府将长春铁路全部移交给中国。现分段改称滨洲、滨绥和哈大等铁路。

地区开始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和分配伪满上层反动分子霸占的土地。在此期间，老部队充实了人员，补充了武器装备，新部队得到了巩固，总兵力发展到 31 万人。至此，东北解放区已初具规模。

我党领导的抗日联军，曾长期、艰苦地坚持了东北的抗日战争。苏联红军进入东北与日军交战后，我八路军一部又进入东北配合苏军围歼日军。因此，我党我军在东北应有自己的位置，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国共停战后，国民党却拒绝与我谈判东北问题，不承认我党我军在东北的地位。国民党为实现其武力独占东北的目的，继第十三、第五十二军之后，又将美械装备、号称“五大主力”<sup>④</sup>中的两支主力新编第一军和新编第六军调进东北，充当进攻东北的骨干力量。2 月上旬，国民党军开始对我军发动进攻。南路新六军主力由沟帮子指向辽阳、营口。中路第五十二军由北镇沿铁路线向沈阳推进。北路第十三军第八十九师由彰武和阜新出动；其中由彰武出动的第二六六团及第二六五团 1 个营进至法库以西的秀水河子，于 2 月 14 日被我山东第一师、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等部歼灭。我共毙伤俘敌 1600 余人。这是我军在东北反击国民党军的第一个歼灭战，打击了进犯之敌的嚣张气焰，锻炼了部队。

3 月初，苏军开始自东北各地撤兵。国民党军于 13 日进驻沈阳，21 日占我抚顺、辽阳。至 3、4 月间，国民党军进入东北的部队已有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新编第一军、新编第六军、第七十一军和第六十军等 6 个军，连同地方保安部队，总兵力达 31 万人。

在我党据理力争下，军事三人小组于 3 月 27 日达成了关于派遣执行小组前往东北调处停止冲突的协议。但国民党却乘苏军撤退之机，集中 5 个军 11 个师的兵力继续向我大举进犯。其部署是：以新一军、第七十一军向沈阳以北进攻，预期在 4 月 2 日夺取四平；以新六军、第五十二军及第九十四军第五师，向沈阳以南进攻，完成对鞍山、本溪等南满工业区的占领。然后准备集中新一军、新六军等部沿中长铁路向四平以北发展进攻，企图将我军主力压迫于松花江南岸消灭之。

为阻止国民党军长驱直入，配合谈判，促进东北和全国和平民主的实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确定全力控制北满地区及长春、哈尔滨两市与中长路满洲里至绥芬河段。要求东北民主联军迅速集中主力，坚决扼守四平地区，给北进之敌以有力的打击；南满主力则集中于本溪地区，打击和牵制敌人。配合四平地区作战；在苏军撤出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市后，迅速歼灭三市的匪伪武装而夺取之。东北民主联军首长依据上述指示确定的具体部署是：以新四军第三师第十旅在铁岭以北、四平以南地区采取运动防御，迟滞、杀伤北进之敌，掩护第一、第二师，第七纵队（原滨海支队扩建），新四军第三师之第七旅、第八旅主力、独立旅等向四平地区集中，乘北进之敌在运动中或立足未稳时，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之；以南满第三、第四纵队及保三旅等部担任本溪地区作战；以山东第七师主力等部夺取长春，以第三五九旅等部夺取哈尔滨，以新四军第三师一部夺取齐齐哈尔。

四平街位于东北中部平原，系中长、四（平）洮（南）、四（平）梅（河口）铁路的交叉点，是东北的重要战略枢纽之一。由沈阳沿中长路北进之敌新一军、第七十一军（欠八十八师），占领开原、法库后，于 4 月上旬继续向四平方向进攻。我军在四平以南实施运动防御，节节阻击。歼灭新一军 2000

<sup>④</sup> 国民党自诩的“五大主力”是：新编第一军、新编第六军、第五军、整编第十一师整编第七十四师。

余人。4月16日，我集中山东第一师、第七纵队、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等部，以优势兵力在四平西南的大洼、金山堡地区歼灭第七十一军第八十七师大部。与此同时，南满我军在保卫本溪作战中，两度击退敌人的进攻，歼敌4000余人。4月中下旬，我军按预定计划解放长、哈、齐三市，歼土匪武装2.6万余人。

此时，我党与国民党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已进行到有可能迅速达成协议的紧要阶段。但国民党为使自已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仍企图夺占四平、长春、吉林和更多的地方。党中央指示东北我军坚守四平，在四平地区大量歼灭敌军，以利谈判。东北民主联军为坚决扼守四平，决定以保一旅组成四平卫戍司令部，统一指挥该旅和第七纵队各一部共6000人防守四平；集中主要兵力于四平以西、以北地域，待机歼敌；并先后令山东第七师、第三五九旅等部南下，令位于南满的第三纵队第七、第八旅和保三旅北上，参加四平保卫战。

4月18日起，敌新一军开始猛攻四平，我守城部队依托工事顽强抵抗。敌伤亡惨重，未获进展。随后，我军为保障四平翼侧安全，逐步向四平东西两侧延长防线，在东起火石岭、西至八面城的百里战线上部署了机动部队6个师（旅），与敌形成对峙状态。这样，虽然挫败了敌人迂回四平的企图，但我军也因此而无机动兵力实施有力的反击。4月26日，党中央指示东北我军：“马歇尔已提出停战方案，有停战之可能，望加强四平守备兵力，鼓励坚守，挫敌锐气，争取时间”。5月1日，中央又指出：“东北战争，中外瞩目。蒋介石已拒绝马歇尔、民盟和我党三方同意之停战方案，坚持要打到长春。因此，我们必须在四平、本溪两处坚持奋战，将两处顽军打得精疲力竭，消耗其兵力，挫折其锐气，使其以6个月时间调集的兵力、武器、弹药，受到最大消耗，来不及补充，……那时，便可能求得有利于我之和平”。

敌人为了集中更多的兵力攻占四平，乘我第三纵队主力北调的时机，于4月28日起在南满以5个师再次进攻本溪。我军经6天英勇抗击，在大量杀伤敌人后，于5月3日撤出本溪。敌占领本溪后，即将新六军、第五十二军第一九五师及第七十一军第八十八师北调四平方向，使四平地区敌人的兵力增加到10个师。5月14日，敌人在飞机、坦克和大量火炮掩护下，对四平实施轮番攻击，激战至18日，敌中央兵团新一军（附一九五师）和左翼兵团第七十一军主力的攻击仍无进展，但其右翼兵团新六军等共4个师，先后占领了叶赫站、塔子山，迂回四平东北，企图封闭我四平守军退路。我军在持续1个多月的防御作战中，已伤亡8000余人，为摆脱被动，保持战力，乃于18日晚自四平地区撤退。一部分主力于6月初到达松花江北岸休整，其余部队分别转移到东满、西满地区休整，并从事建设根据地的工作。

四平保卫战，是党中央从全国的战略出发，为配合谈判斗争而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城市防御战。在这次作战中，我军毙伤敌万余人，推迟了敌人的北进计划，对巩固北满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党中央指出：“四平我军坚守一个月，抗击敌军十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顽强英勇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sup>51</sup>。后又指出：“四平防御战为一时特殊条件所致，不能成为我一般的作战方针”。<sup>51</sup>

---

<sup>51</sup> 自中共中央1946年5月19日致林彪、彭真电。

<sup>51</sup> 自中共中央1946年5月27日致各大区电。

国民党军侵占四平后，又先后占领公主岭、长春、吉林等城镇。为巩固其侵占区域及交通干线，不得不分兵进行守备。我东满、南满部队乘敌主力在中长路作战的时机，对孤立、薄弱之敌主动出击。第一、第二师在新站、拉法全歼敌第七十一军八十八师 1 个团另 1 个营；第三纵队在桦甸歼灭新六军两个多营；第四纵队连克鞍山、营口，歼灭敌第六十军第一八四师两个团，争取了第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率师直和另 1 个团在海城起义。

为继续谈判解决东北的军事冲突、恢复交通和军队复员、整编、统编等问题，根据马歇尔的提议，国共双方经过磋商，于 6 月 6 日分别发表了自 6 月 7 日起在东北休战 15 天进行谈判的声明。

关内各解放区国民党军在大举进攻东北的同时，不断向我关内各解放区进犯。从停战令生效到 1946 年 6 月，先后进犯解放区达 4300 多次，共使用兵力 270 万人次，占领我城市 40 座和村镇 2500 余处，其中包括我军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建立的淮南、淮北解放区的津浦路以西地区，给解放区人民造成了严重损失。

针对上述情况，中共中央指示各战略区必须给敌人以坚决的打击，否则不仅敌进攻不会自动停止，而且伪军不能从国民党控制之下分化瓦解，边沿地带的群众难以迅速发动，解放区将日益缩小。中央并确定一面由我党代表通过与蒋、美谈判揭露其阴谋；一面要求各解放区军民坚持有现有利有节的原则，采取军民联防自卫与控制机动兵力于适当位置视机反击相结合的办法，给进犯者以坚决打击。

军事三人小组中我党代表周恩来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我党代表叶剑英，在谈判中坚持原则，进行说理斗争；我各解放区负责人也分别发表谈话，斥责国民党军向解放区进攻的罪行；军事调处执行部先后派出的 36 个执行小组中的我方代表，在现地用国民党军进攻的事实，对其违反停战协定的行径作了有力的揭露。从而，在政治上打击和孤立了敌人，伸张了我军自卫反击作战的正义性，并通过谈判，签订了一些协议。在中原地区，国民党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和武汉行营主任程潜，调集重兵，将我中原部队压缩包围在以宣化店为中心的狭小地区，造成我军处境极为困难。1946 年 5 月上旬，周恩来亲赴宣化店，经与蒋、美代表谈判，签订了《汉口协议》，延缓了国民党军的进攻，为中原部队突围赢得了准备时间。在华南地区，国民党拒不承认我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合法地位，调集兵力围攻我东江纵队等部，经我党我军代表在军事三人小组和广州执行小组内据理力争，迫使国民党同我党签订了《中共武装北撤协定》。1946 年 6 月下旬，东江纵队等部除留下 1900 余人在原地隐蔽坚持外，主力 2500 余人自广东海运胶东，加入华东我军序列。

在通过谈判揭露敌方违约行动的同时，我各解放区加强军民自卫联防，并在有利的时机和地区对进攻之敌进行了反击。晋冀鲁豫我军自 5 月中旬至 6 月上旬，粉碎了敌人对以睢县、杞县、太康为中心的水东解放区的进攻，毙伤敌 2000 余人；在冀鲁豫边区解放了平阴、东明两城，歼敌 3000 余人；在晋南地区争取了汾（阳）南敌 5 个保安团起义，并收复了闻喜、绛县两城，歼敌 3000 余人。5 月初，晋察冀部队在山东渤海军区部队配合下，反击津浦路泊镇、冯口之敌的进攻，歼敌千余人；5 月下旬，在天津以西胜芳镇击退敌进攻，歼敌 1500 余人。山东我军为打击国民党收编的在停战令生效后不断向解放区挑衅的伪军，以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七、第八师各一部，鲁中

军区第四、第九师，渤海军区第七、第八旅以及胶东军区部队，于6月上旬在胶济、津浦路发起战役，先后解放了胶县、张店、周村、泰安、枣庄、德州、高密、即墨等城镇，歼伪军3万余人，巩固了山东解放区，改善了我军的态势。

## 二、从各方面做好应付全面内战的准备

为了对付蒋介石将要发动的全面内战，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停战期间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加强军队建设和解放区建设。

在军队建设方面，主要工作有：

（一）进行精简整编。党中央指出，精简整编的原则是：“以裁减老弱及无职务、无武器人员，合并机关，减少单位，充实部队，减少财政支出，利于长期打算为目标”<sup>51</sup>。并强调要把特种兵建设作为军事建设方面的中心任务，“应尽一切可能建立和扩充各地的炮兵和工兵。”<sup>51</sup>据此，各大军区和野战军进行了大量工作。经过整编，截至1946年6月，全军共有野战军27个纵队（师）及6个旅。地方军划分了33个三级军区、102个军分区、45个隶属于军区的独立师（旅）。各战略区的主要情况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代司令员王世泰，代政治委员习仲勋，副司令员王维舟、阎揆要，副政治委员张仲良，参谋长张文舟，政治部主任徐立清，辖1个野战旅，另4个旅兼4个军分区。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李井泉，副司令员续范亭、周士第，参谋长陈漫远，政治部主任甘泗淇，辖吕梁、绥蒙、雁门等3个三级军区。晋绥野战军，司令员贺龙，副政治委员李井泉，副司令员张宗逊，参谋长许光达，政治部主任孙志远，辖4个野战旅。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副司令员肖克，副政治委员刘澜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参谋长唐延杰，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等4个野战纵队和冀热辽军区（二级军区）及冀中、冀晋、冀察、冀东、热河、热辽等6个三级军区。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副司令员滕代远、王宏坤，副政治委员薄一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参谋长李达，辖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七等5个野战纵队和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等4个三级军区。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郑位三，副司令员王树声，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首道，辖第一、第二纵队和江汉、鄂东、河南等3个三级军区。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军长兼司令员陈毅，军政治委员兼军区政治委员饶漱石，第一副军长兼第一副司令员张云逸，第二副军长兼第二副司令员罗炳辉，副政治委员黎玉，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舒同，辖滨海、胶东、渤海、鲁中、鲁南等5个三级军区；山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政治委员黎玉，参谋长宋时轮，政治部主任唐亮，辖第一、第二纵队和第七、第八师。隶属新四军建制的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军区司令员张鼎丞，政治委员邓子恢，副司令员粟裕、张爱萍，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谭震林，参谋长刘先胜，辖淮南、淮北、苏中、苏北等4个三级军区；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政治委员谭震林，

<sup>51</sup> 自中共中央1946年3月15日《关于目前时局及对策的指示》。

<sup>51</sup> 自毛泽东《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172页。

参谋长刘先胜，政治部主任钟期光，辖第一、第六师和第七、第九、第十纵队。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林彪，副政治委员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副总司令周保中、吕正操、肖劲光，政治部主任谭政，辖第一、第二、第三、第七师和第三、第四、第七纵队及第三五九旅等野战部队，以及吉林、辽东、西满等3个二级军区和松江、牡丹江、合江、龙江、辽吉、嫩江、辽南、辽宁等8个三级军区。全军建立了两个炮兵旅、14个炮兵团、17个炮兵营、38个炮兵连；纵队（师）建立了工兵连；东北民主联军还建立了高炮部队和坦克部队。以上全部野战军61万余人，地方军66万余人。

（二）加强对干部和技术人员的培训。1945年10月10日，党中央在对党内的指示中指出：要加强干部的培训，每个军事干部必须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作为尔后作战的指导原则。据此，各大军区、野战军举办了各种干部集训班，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总结实战经验，提高干部的战术思想水平和组织指挥能力。同时，除建立了军政大学或军政干部学校外，还根据可能的条件，建立了航空、通讯、炮兵、卫生等学校，培训技术人员和专门人材，从而有效地提高了我军的作战能力。

（三）开展军政大练兵，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党中央强调：“练兵、减租与生产是目前解放区三件中心工作”<sup>引</sup>，要把练兵“看成决定胜负的关键之一”<sup>参</sup>。遵照上述指示，各部队广泛开展军政训练。在政治教育方面，深入进行形势任务的教育，克服贪图安逸、和平麻痹思想，增强斗志，提高指战员战胜敌人、保卫解放区的决心和信心。在军事方面，突出抓了以投弹、射击、刺杀、爆破为主的技术训练和近战、夜战训练，使部队的军事技术与战术水平得到了提高。

在解放区建设方面，为使解放区成为革命战争的巩固基地，党中央发出了《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和《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等指示。各解放区依据指示，开展了大规模减租减息和生产运动，发动广大群众支援战争。各部队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积极参加了在新解放区发动群众，开展反奸除霸的斗争，改造基层政权，建立工、农、青、妇等群众组织。此外，老解放区还复查了减租减息工作。5月4日，中央发布了《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把减租减息的政策发展为没收汉奸、豪绅、恶霸等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解放区开始了土地改革运动，进一步调动了农民生产和保卫解放区的积极性，使解放区逐步趋于巩固。

从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到1946年6月底全面内战爆发前，我军遵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同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的行径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挫败了国民党夺取整个东北的企图，保卫了关内各解放区；揭露和打击了蒋介石的内战阴谋，推迟了全面内战爆发的时间。同时，抓紧了军队建设和解放区建设，使我军战斗力得到进一步提高，解放区支援战争的力量有了一定的增长。所有这些，都为迎击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做了必要的准备。

---

<sup>引</sup> 自中共中央1946年2月1日《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

<sup>参</sup> 见1946年5月1日《中央关于练兵问题的指示》。《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279页。



## 本章小结

从抗日战争胜利到全面内战爆发，中国革命处于一个历史的重要转变关头。在这期间，国内外各种矛盾交错，和平与内战两种可能并存，谈判与作战交替进行，是个边谈边打，停停打打，打打停停的局面。党中央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确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有力地揭露了蒋介石准备发动内战的阴谋，扩大了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加强了我党的政治地位；领导解放区军民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向解放区的进攻，从各方面做好了应付全面内战的准备。这一阶段，在战略指导上的主要经验是：

### 一、在争取和平民主的同时，必须对蒋介石的全面内战阴谋保持高度警惕

抗战胜利后，国内时局发展存在着和与战两种可能。我党为保卫人民的抗战胜利果实，高举和平、民主、团结的旗帜，为争取和平、民主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取得了某些有利于人民的成果，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与此同时，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基于对蒋介石的反动阶级本质的深刻分析，以及1927年我党在蒋介石的突然袭击面前因丧失警惕而招致失败的惨痛教训，反复告诫全党全军，对内战的严重危险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并指出即使国共两党已经达成了某些协议，也还只是纸上的东西，蒋介石随时都可能撕毁，从而使全党全军的思想，统一在争取和、准备打、立足于打的基础上。经验告诉我们，在两次战争之间的和平或休战期间，统帅部必须正确估量形势，作好和与打的两手准备，在力争和平的同时，要抓紧一切时间作好打的准备。尤其是军队更应保持高度的警惕性，防止和反对麻痹思想，把一切工作的基本点放在打的上边。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立于主动地位。

### 二、提高部队质量，扩充部队数量，建立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加速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

依据不同的作战对象和敌我力量对比状况，采取不同的组织形式与作战形式，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早在党的“七大”时，党中央即指示全军要为实行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作好准备。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军面临着国民党军企图发动全面内战以消灭我党我军的新形势。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使我军加速实现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领导全军着重抓了以下几件工作：迅速集中主力，组建能实施广泛机动的正规兵团；建立高度集中统一的指挥机构和适应大兵团机动作战的供应体制；树立以运动战为主要形式的作战指导思想，开展军政大练兵，加强和提高全体指战员的军事技术和战术水平；克服思想作风上的游击性和地方性，加强全局观念和纪律性；逐步改善部队特别是野战部队的装备。由于及时实行了这一战略转变，才使我军在全面内战爆发后，能顺利地贯彻运动战和歼灭战的方针，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

### 三、正确确定战略方针，适时调整战略部署，形成应付全面内战的有利态势

正确与稳固的战略布局，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抗战胜利后我各抗日根据地的发展状况及未来的作战对象是国民党军队这一特点，着眼于全国斗争局势的需要，适时确立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调整了战略部署。这是一个富有战略远见的趋利避害的重要决策。由于我军撤出了处于国民党军重兵包围下的南方各抗日根据地的

部队，不仅保存了有生力量，而且形成了拳头，加强了华北、华东解放区的基本阵地，有利于对付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进军东北是这一方针的核心。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以坚定的决心，调动大批主力部队和干部，先机在东北建立了强大的力量和巩固的根据地，从而使我军有了一个强大的战略基地，这对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 四、坚决实行自卫反击，消灭进犯的国民党军，有力地配合谈判，并取得新的作战经验

这一阶段军事斗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我军的作战同和平谈判密切配合。党中央为加强我党在谈判中的地位，对向解放区进犯的国民党军采取了坚决自卫反击的方针，先后共歼灭国民党的正规军及非正规军 54 万余人，有力地配合了谈判斗争。经验证明：坚决的胜利的自卫反击，是配合政治斗争，推迟全面内战爆发时间的有效手段，正如毛泽东所说，敌人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sup>51</sup>。同时，我军经过自卫反击作战，也锻炼了部队，获得了同国民党军作战的宝贵经验。主要是：坚决贯彻自卫的原则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学习中央的作战方针，统一作战思想；注意选择和准备战场；选择好打之敌，进行周密准备，达到不打则已，打则必胜；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法；以各种手段求歼敌人于运动中。这些经验，为我军在国民党军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情况下，实行克敌制胜的作战原则，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

<sup>51</sup> 自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1158 页。

## 第二章

### 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 我军实行战略防御，在内线歼敌

#### 第一节全面内战爆发时敌我双方的 基本情况和我军的战略方针

（参见附图 6、7，附表 1—20）

1946 年 6 月下旬，蒋介石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解放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起抗击，揭开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帷幕。

全面内战爆发时，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占有很大优势。

在兵力和武器装备方面。国民党军总兵力约 430 万人，其中正规军 86 个整编师<sup>①</sup>（军）248 个旅（师）约 200 万人，特种兵、海空军及后方机关、军事学校等约 156 万人，非正规军 74 万人。由于接收了日本侵华军队 100 万人的全部装备，并得到了美国的大量援助，其装备已有很大加强。86 个整编师中，有 22 个师为美械、半美械装备。此外，还拥有大量的炮兵和一定数量的飞机、军舰和坦克，并掌握了一些现代化的运输工具，火力和机动能力均强于人民解放军。

在战争资源和工业生产方面。国民党统治区的面积为 730 余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 76%；人口为 3.39 亿，约占全国人口的 71%。人力物力资源比较雄厚。同时，国民党还控制着全国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拥有几乎全部近代工业。其军工生产也具有一定基础，能够制造步兵武器、重炮及各种弹药。

此外，国民党还得到了美国帝国主义在军事上、经济上的全面援助。仅 1946 年上半年，美国就对国民党政府提供了价值 13.3 亿美元的物资。美国总统杜鲁门承认：美国在抗战胜利后给予蒋介石政府的物资援助，为抗战胜利前美国援华物资的两倍<sup>②</sup>。美国为国民党军装备了空军飞机 936 架，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在对日战争胜利日以后移交的”；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美国还向国民党军移交海军舰艇 131 艘<sup>③</sup>。从抗战结束到 1946 年 6 月，由美国海运、空运到内战前线的国民党军达 54 万人。

但是，国民党也存在着许多致命的弱点，除了政治上极端孤立，经济上困难重重外，在军事上主要是：

一、国民党军战略企图过大、战线过长与兵力不足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

---

<sup>①</sup> 编师，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拟定了整编军队的计划，准备分三期陆续将其 86 个军全部缩编为整编师（每师辖 2 至 3 个旅），师缩编为旅（绝大部分的旅辖两个团）。但到全面内战爆发时，只完成了陇海路以南部队的整编。

<sup>②</sup> 见杜鲁门 1946 年 6 月 14 日《关于执行租借法案的第二十二次报告》（见 1946 年 6 月 17 日《新华日报》转载之美联社华盛顿讯）。

<sup>③</sup> 见美国国务院 1949 年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381—382 页）。

二、官兵对立，纪律败坏，军心厌战，士气低落，政治素质低下，军事素质也不高。特别是战略指导缺乏预见，战役指挥笨拙，战术比较呆板。

三、军队内部派系复杂，指挥不统一。在其 86 个整编师（军）中，中央系（即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和中央化（即归顺蒋介石的原杂牌军）的部队约占 1/2；杂牌军（即川军、晋军、西北军、东北军、粤军、桂军、滇军，以及青、宁“二马”所部）约占 1/2。中央系与杂牌军之间以及杂牌军各系之间，矛盾重重。它们从各自的利害关系出发，有的企图借战争削弱异己；有的则消极避战，力图保存实力。因而导致指挥不灵，步调不一，难以形成整体的力量。正如蒋介石在全面内战爆发后所承认的那样：高级将领中的“一个最不好的习惯，就是自私自利，保存实力，看到友军在艰苦作战，而自己袖手旁观，视若无睹”<sup>51</sup>。

全面内战爆发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兵力约 127 万人，其中野战军 61 万人，地方部队及后方机关共 66 万人。与国民党军对比，解放军的数量处于 1:3.4 的劣势。人民解放军的装备，主要是抗日战争时期缴自日伪军的步兵武器和为数很少的火炮<sup>52</sup>。解放区的人口为 1.36 亿，土地面积约 230 万平方公里。解放区的经济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基本上没有近代化工业。军工生产能力极为薄弱，据 1946 年 7 月的统计，解放区军工生产的月产量仅为：迫击炮 2 门，步枪 1030 支，机枪 15 挺，手榴弹 28 万余枚，迫击炮弹 4710 发，步机枪子弹 29 万余发，远远不能满足大规模作战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虽然在军事力量上处于劣势，但是，在决定战争胜负的诸因素中，却存在着许多优于敌人之处。主要的是：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战争，依靠广大人民的支援，能够弥补解放军兵力薄弱、装备落后以及人力、物力资源不足等弱点。

二、经过 1942 年至 1944 年的整风和 1945 年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党全军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空前的团结。这是夺取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

三、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发展成为一支相当规模的久经战争锻炼的人民军队。这支军队在数量和装备上虽处于劣势，但政治觉悟高，执行命令坚决，官兵一致，军民团结，作战英勇顽强，又能得到解放区 200 余万民兵的配合和支援。

四、拥有 1 亿多人口和 200 多万平方公里面积的解放区作为强大战略基地。各解放区经过减租减息、剿匪和发展生产，进一步获得巩固，人民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热情空前高涨。

五、在长期革命战争实践中，造就了一批杰出的无产阶级军事家，包括能掌握战争规律，驾驭整个战争发展变化，提挚全军战胜敌人的统帅和智勇

---

“二马”，国民党军驻青海的西北行营副主任马步芳所部，当时习称“青马”，驻宁夏的西北行营副主任马鸿逵所部，当时习称“宁马”，二部合称“二马”。是一支以封建宗族维系其统治的反动军阀部队。

<sup>51</sup> 自蒋介石 1947 年 5 月 19 日对军官训练团的讲话（台湾“国防研究院”《蒋总统集》第 2 册第 1602 页）。

<sup>52</sup> 战争初期的敌情资料，国民党军精锐主力之一的整编第十一师配备有各种枪 11520 支（挺），其中冲锋枪 2370 支，各种火炮 440 门，其中 105 毫米口径的榴炮 8 门，火箭炮（筒）120 门；汽车 360 辆。当时，我军装备最强的东北民主联军主力第一纵队配备有各种枪 13991 支（挺），其中冲锋枪 92 支；各种火炮 46 门，其中 75 毫米山炮 12 门。敌我对比，枪支数大体相当，但自动火器敌人是我军的 26 倍；敌军的火炮不仅数量是我军的 9.5 倍，且口径大，射程远。

双全的将领。这是我军在既定的客观物质基础之上，能动地争取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

对于上述情况，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早在全国规模内战爆发之初就作了全面分析，并在1946年7月20日发出了《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向全党、全军和解放区全体人民指出：“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8月，毛泽东主席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又强调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毛泽东的这一论断，使全党全军进一步确立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战略思想。

蒋介石、国民党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人民的力量，凭借其军事力量上的优势，决定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其基本企图是：用193个旅（师）约160万人，即占全部正规军80%的兵力。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力争在3至6个月内，首先消灭关内我军，然后再解决东北问题。蒋介石曾经在一次军官会议上狂妄地声称：“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如果能配合得法，运用灵活，……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sup>引</sup>

在完成全面内战的准备和部署之后，1946年6月17日，蒋介石通过美国特使马歇尔向我党提出包括要我军立即撤出陇海路以南、胶济路全线以及东北大部地区等蛮横无理的条件作为最后通牒<sup>参</sup>。面对国民党军即将向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的严重情况，中共中央于6月19日致电各战略区，对形势作了如下分析：“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从这个估计出发，拟定了南、北两线的作战计划，要点是：在北线，以晋察冀和晋绥野战军及晋冀鲁豫野

战军一部，用半年或较多的时间，夺取三路（平汉路北段和正太<sup>正</sup>、同蒲路），并相机夺取四城（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使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各解放区连成一片。在南线，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和山东野战军分别向豫东和津浦路徐（州）蚌（埠）段进击。

着重在野战中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以华中野战军进击津浦路蚌（埠）

---

<sup>引</sup> 自蒋介石1946年6月在各绥靖区政工主任和特种兵营以上军官会议上的讲话（台湾“国防研究所”《蒋总统集》第2册第1558页）。

<sup>参</sup> 见《美国特使马歇尔出使中国报告书》（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4—166页）以及《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62—163页）。

<sup>正</sup> 太路，是石太铁路的旧称。筹建时拟从河北正定柳林堡筑至山西太原，开工时改为从河北石家庄筑至太原。

浦（口）段作为策应。尔后，如形势有利，以晋冀鲁豫、山东两野战军主力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之线推进。中共中央指出：“这一计划的精神着重向南，与蒋（介石）的精神着重向北相反，可将很大一部蒋军抛在北面，处于被动地位。”在此期间，中原部队向北突围；如果突围受阻，则准备在国民党区域创造根据地。<sup>参</sup>

7月初，中央军委获悉国民党军将同时向我华中、山东、豫东、豫北解放区进攻后，适时修改了上述计划中的南线作战部分、指示南线我军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以便看出敌人的弱点，取得作战经验，并使自己在政治上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sup>参</sup>。7月20日，毛泽东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中，更进一步指出：“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此点，应使全党和全解放区人民都能明白，都有精神准备。”

根据全面内战爆发后两个多月的作战经验，中央军委又于9月16日发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指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战胜蒋介石进攻的主要作战方法。这个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战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以收到全歼速决之效。并且强调指出：“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有些时机，为着集中兵力歼击敌军的目的，或使我军主力避免遭受敌军的严重打击以利休整再战的目的，可以允许放弃某些地方。只要我军能够将敌军有生力量大量地歼灭了，就有可能恢复失地，并夺取新的地方。”

党中央、中央军委制定的这些作战方针和原则，是我党我军在历次革命战争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在解放战争中的具体体现。

在制定上述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的同时，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党中央还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为全党全军规定了一整套方针、原则，主要包括：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并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必须坚定地依靠雇农、贫农，团结中农，解决土地问题；在国民党军队中，应争取一切可能反对内战的人，孤立好战分子；必须作持久打算，十分节省地使用我们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力戒浪费；必须努力生产，满足战争的物资需要，并减轻人民的负担。总之，一切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立于不败之地。党中央号召全党同志和解放区军民“团结一致，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sup>—</sup>

---

<sup>参</sup> 见中共中央1946年6月19日致各战略区，6月22日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舒同以及6月19日致郑位三、李先念、王树声，6月28日致聂荣臻、肖克各电。

<sup>参</sup> 见中央军委1946年7月4日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和华中局电以及中央军委7月13日致陈毅、张云逸、黎玉、刘伯承、邓小平、张鼎丞、邓子恢、粟裕电。

## 第二节敌人发动全面进攻，我军在各个战场打击敌人

（1946年7月至10月）

从1946年6月下旬开始，敌人先后对各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进攻的基本部署是：以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指挥8个整编师又2个旅约22万人，围攻中原解放区；以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指挥58个旅，约46万余人，进攻华东解放区（包含山东、华中两解放区）；以郑州、徐州两绥署和第一、第二、第十一战区各一部共28个旅（师），约25万人，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以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指挥38个师，约26万人，向晋察冀、晋绥解放区进攻；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和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指挥7个军16个师，约16万余人，以主力一部沿松花江监视北满我军，主力位于沈阳以东地区对付南满我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所属主力19个旅，约15.5万人，准备进攻陕甘宁解放区。此外，用于进攻广东各游击区及海南岛解放区的兵力共计9个旅，7.5万人。敌人的战略企图是：以主要的铁路干线为轴线，主力由南向北进攻，首先夺取和控制各解放区的城市 and 交通线，并歼灭我军的主力；或将黄河以南我军逐步压迫至黄河以北，然后聚歼我军于华北地区。面对国民党军气势汹汹的进攻，我解放区军民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指挥下，英勇地迎击进犯之敌。

### 一、中原我军实行战略转移

（参见附图8）

中原解放区，是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我新四军第五师和八路军南下支队在鄂、豫、皖、湘、赣五省交界地区创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日本投降前，我军积极发展根据地，缩小沦陷区，使中原根据地扩展到60余县，形成了对战略要地武汉三镇<sup>武</sup>的包围态势。抗战胜利后，武汉三镇成为国民党自大后方进军华东、华北、东北的战略枢纽。因此，国民党调集了20多个师，加紧包围和蚕食中原解放区，先后占我鄂中、襄西、襄南、鄂东、鄂南、豫中、豫西等广大地区，企图首先消灭中原我军，打通向华东、华北、东北进军的通道。1946年5月10日，国共双方虽就中原地区停止武装冲突签订了《汉口协议》，但国民党军的蚕食进攻并未停止。至6月，中原解放区仅剩罗山、光山、商城、经扶（今新县）、礼山之间以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足百里的狭小地区，面积不及原先的1/10。蒋介石认为彻底消灭中原我军的时机已经成熟，遂令郑州绥署主任刘峙在驻马店设指挥所，统一指挥第五绥区和武汉行营之第六绥区所属8个整编师又2个旅“按既定计划，先速歼鄂中李先念部，俾尔主力作战之利。……攻击各部队统于六月二十二日前秘密完成包围态势及攻击准备，待令实施攻击”<sup>参</sup>。其部署：以整编第四十一、第四十七师、整编第七十二师主力和整编第四十八师1个旅由信阳、罗山、光山、商城、经扶、黄安（今红安）之线，整编第十一师附第七十二师一部及整编第六十六、第十五师由黄陂、花园、应山、广水之线，分路向宣化店、

<sup>武</sup> 汉三镇，系当时武昌市。汉口市、汉阳三个市镇的统称，现统属武汉市，仍辖武昌、汉阳、汉口三镇。

<sup>参</sup> 见郑位三、李先念1946年6月22日致中共中央电。

泼陂河合击；以整编第七十五师及整编第二十六师 1 个旅控制广水和麻城以北地区；以整编第三师集结于襄阳、南阳地区担任机动。此外，还调集了西安、武汉的空军配合作战。自 26 日拂晓起，国民党军即向黄安以西、经扶以东、孝感以北的我军阵地大举进攻，并侵占我邓店、虎湾等地。

中央军委鉴于中原我军处于敌人重兵包围之下，势孤力薄，难于长期坚持，在 1946 年 5 月初，就指示中原军区，在情况紧急时准备以一部兵力坚持原地区斗争，一部兵力向东突围，主力向西突围，转移到豫西、鄂西、陕南、川东地区活动。并指出：这个地区幅员广阔，便于机动就粮。在这一地区长期坚持，牵制敌人，对配合其它地区作战将起重大战略作用：如万分困难，亦可出敌不意地突然向华北或陕甘宁解放区转移<sup>※</sup>。当敌对中原我军的大举围攻迫在眉睫时，中共中央于 6 月 23 日又指示中原局：“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

中原军区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令第一纵队第一旅伪装主力，向津浦路以东转移；鄂东军区部队就地坚持斗争，以迷惑、牵制敌人；主力分左右两路于 26 日开始向西突围。

右路突围部队为第二纵队之第十三旅、第十五旅 1 个团、第三五九旅、干部旅及中原军区机关，共约 1.5 万人，由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郑位三率领，于 26 日晚由宣化店向西北方向移动。29 日晚，在信阳以南的李家寨及柳林车站间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越过平汉路。国民党军急调整编第三、第四十一、第四十七师以及位于陕南地区的第一战区之整编第九十、第一、第七十六、第三十六师各一部尾追、堵截，先后在天河口、苍苔地区，南阳以西、丹江以东地区，荆紫关及滔河以南的白桑关、南化塘地区，郧西北的梁家坟、漫川关地区，组织多次大规模的截击、合围。突围部队或以昼夜兼程的急行军先机冲出敌人的合围圈；或以小部阻击追敌，掩护主力加速开进；或以殊死的反复冲击，突破敌人严密布防的阻击阵地，历经艰险，终于冲破敌人的重重追堵合围，胜利地进至陕南的商南县境，与在当地坚持斗争的陕南游击队会合。8 月 3 日，成立鄂豫陕军区。第三五九旅则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继续北进，沿途冲破优势敌军的多次追击、堵截，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一部接应下，于 8 月底进入陕甘宁解放区。河南军区部队 2000 余人在掩护主力突围后，随右路突围部队前进，于 8 月初进至豫陕边的卢氏、灵宝、雒南（今洛南）等地开展游击战。

左路突围部队为第一纵队（欠第一旅）及第二纵队之第十五旅（欠 1 个团）共 1 万余人，由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王树声率领，于 26 日晚由光山县的泼陂河向西移动，7 月 1 日越过平汉路，冲破敌整编第六十六、第七十五师等部在宜城东南的流水沟等地的堵截，7 月 26 日进入武当山区，在竹溪、竹山、房县、保康、南漳等地分散活动。8 月上旬，与由安陆向西突围，原拟入川，受阻后返回的江汉军区部队，在房县西南地区会合。27 日，成立鄂西北军区。

担任迷惑与牵制敌人任务的第一纵队第一旅，于 6 月 26 日开始行动。为造成敌人的错觉，部队先向西，再折而向东，于 29 日在麻城以北突破敌封锁线，随即以强攻手段打通敌凭险扼守的鄂皖边咽喉大牛山，进入大别山，克服了高山、峻岭、暴雨、洪水等重重险阻，冲破了敌人的多次拦截，连续行

---

<sup>※</sup> 见中共中央 1946 年 5 月 1 日致郑位三、李先念两电。



军、作战 20 余天，终于在 7 月 20 日进入苏皖解放区，改归华中野战军序列。鄂东军区部队掩护主力突围后，积极活动于麻城、太湖（县）、霍山等地。

两个月来，中原我军以无比的毅力，突破敌军重重包围和堵截，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保存了主力，创建了两块游击根据地，并留置小部分兵力坚持鄂东和鄂中地区的游击斗争。中共中央在 1947 年 5 月 28 日致中原部队的慰问电中指出：我中原各部“在极端困难条件之下，执行中央战略意图，坚持游击战争，曾经钳制了蒋介石正规军三十个旅以上，使我华北、华中主力渡过蒋介石进攻的最困难时期，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

中原我军突围获得成功，主要是由于：正确地选定了敌人兵力较为薄弱的平汉路信阳以南段及便于机动回旋的豫陕地区和鄂西地区为突围方向；以小部迷惑敌人，隐蔽了我主力突围的企图和部署；突围部队行动坚决迅速。国民党军在检讨中原“围剿”失败的教训时也不得不承认：中共部队打得主动灵活，“自由选择时间地点突围”。“一遇抵抗即折换方向”“行动轻捷”；而国民党军则“欠机动，常不能适时集中绝对优势兵力，致匪常得乘隙流窜。”<sup>参</sup>

## 二、华中、山东野战军分别在苏中、淮北等战场迎歼敌军

华东解放区南濒长江，与国民党统治中心宁沪杭地区隔江相望，北跨胶济路，东临黄海，西与晋冀鲁豫解放区相邻，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敌人在围攻中原解放区的同时，集中 58 个旅，占其进攻解放区总兵力的 1/3，采取由南向北、由西向东逐步压缩的方针，进攻华东解放区。其中以 31 个旅分别经苏中、淮南、淮北，进窥我苏皖解放区中心城市淮阴（今清江市）；27 个旅分别进攻胶济路和鲁南台（儿庄）枣（庄）地区，牵制山东我军。企图首先侵占我苏皖解放区，消灭该区我军或迫使我军北撤，然后在山东地区与华东我军决战，占领整个山东。

为粉碎敌人的进攻，华东我军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先在内线打几仗，然后转至外线的指示，于 7 月初确定了如下作战部署：由新四军军长、山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指挥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和第七、第八师共 18 个团约 4 万余人，进入淮北的津浦路东地区，并指挥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和新组成的淮北军区所属部队，迎击由津浦路徐（州）蚌（埠）段东犯之敌，尔后进击津浦路徐蚌段；由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政治委员谭震林指挥第一、第六师和第七、第十纵队共 19 个团 3 万多人，以及新组成的苏中军区所属部队，首先在苏中地区迎击进犯之敌，尔后经淮南进击津浦路蚌（埠）浦（口）段，配合山东野战军和晋冀鲁豫野战军作战；新组成的淮南军区指挥第五、第六旅和独立旅迎击进犯淮南津浦路东之敌；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及鲁中、胶东、渤海军区部队分别在胶济路东西两段迎击由济南、潍县、青岛出犯之敌；鲁南军区部队迎击进犯台儿庄、枣庄之敌。

苏中战役（参见附图 9）苏中解放区西临运河，东抵东海之滨，南濒长江，北靠两淮<sup>两</sup>、盐城，与苏北解放区相接。该地区河流密布，阡陌纵横，物产丰富，是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艰苦创建的老根据地。人民群众经过长期的

<sup>参</sup> 见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 1948 年 2 月颁布的《绥靖第一年重要战役提要》第 56 页。

<sup>两</sup> 淮，指江苏省的淮阴、淮安地区。

战争锻炼，加以土地改革开始较早，动员充分，组织严密，党政军民团结一心，支援战争的积极性高，潜力也大。由于苏中是华东我军的前哨阵地和粮食基地，且直接威胁着国民党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因此，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就不断发起对苏中解放区的进攻。全面内战爆发时，敌人把苏中作为主要进攻方向之一，在长江两岸的南通、靖江、泰兴、泰州、扬州、江阴、扬中、镇江等地，集中了整编第四十九、第八十三、第二十五、第二十一、第六十五师及第六十九师之第九十九旅共 15 个旅约 12 万人，由第一绥靖区司令官李默庵指挥，企图首先攻占如皋、海安，巩固其沿江一线阵地，尔后继续沿（南）通（赣）榆公路和运河北犯，策应由津浦路徐蚌段东进的敌人会攻淮阴。预定 7 月 15 日发起进攻。

华中野战军在苏中战场的基本部署是：以第十纵队及部分地方武装扼守淮阴的南大门邵伯，阻击可能由扬州沿运河北犯之敌；以主力第一、第六师及第七纵队共 15 个团集结在如皋、海安地区，充分利用地形熟悉，补给方便和老根据地群众拥护的有利条件，在苏中解放区的前部海安、如皋、黄桥、泰兴地区连续歼敌。为争取先机，打乱敌人的进攻部署，创造尔后歼敌的有利条件，第一仗决心主动进攻泰兴、宣家堡，求歼整编第八十三师的第十九旅。

7 月 13 日，华中野战军主力第一、第六师各以五倍于敌的兵力，分别向宣家堡、泰兴守敌整编第八十三师之第十九旅发起攻击。经激烈战斗，至 15 日拂晓，除泰兴的核心据点庆云寺守敌一个团部外，第十九旅两个团及旅属山炮营共 3000 余人被我歼灭。

敌人发现我主力在宣、泰地区，遂以驻江阴的整编第六十五师主力及驻靖江的整编第六十九师之第九十九旅于 15 日北援泰兴，以整编第四十九师主力由平潮经白蒲乘虚向如皋进攻，另以整编第八十三师主力由泰州沿海（安）泰（州）公路东进策应。华中野战军首长考虑到进犯如皋之敌对我后方威胁较大，决定除以少数兵力继续攻击泰兴残敌以迷惑敌人，以苏中军区部分地方武装及第七纵队 1 个团坚守如皋外，主力于 17 日东移，以四倍于敌的兵力，出敌不意地奔袭进至如皋以南之敌第四十九师主力。我东进部队经 60 多公里的急行军，于 18 日晚将敌分别包围在如皋东南鬼头街、田肚里和宋家桥、杨花桥地区，在分区武装有力配合下，经 19、20 日两日激战，歼灭第四十九师师部及第二十六旅全部、第七十九旅大部共 1 万余人。22 日，因由泰兴东援之敌整编第六十五师等部已逼近，我军主动撤出战斗。该敌遂占领了如皋。

如南战斗后，华中野战军主力立即北移海安东北地区休整待机。这时，我军由淮南调出之第五旅及华中军区特务团也到达了东台地区。7 月 30 日，敌又集中 6 个旅分别由如皋、姜堰（今泰县）合击苏中之水陆交通枢纽海安。同日，中央军委指示华中野战军：“在我军主力未获充分补充休息、恢复疲劳以前，及敌未进至有利于我之地形条件以前，宁可丧失一些地方，不可举行勉强的无把握的作战。”华中野战军乃以一部兵力采取运动防御迟滞敌人的进攻，掩护主力继续在原地休整，在给敌以杀伤后，于 8 月 3 日主动撤离了海安。

敌占海安后，错误地判断我放弃海安重镇是因为伤亡过大，认为苏中“共军大势已去”，因而调整部署，准备首先分兵“清剿”海安、泰州之线以南的占领区，尔后继续北犯。华中野战军主力经两周休整后，于 8 月 10 日夜，乘敌新七旅旅部及 1 个团在李堡与第一五旅旅部及 1 个团换防之机，突然

向李堡发起攻击，至 11 日下午将两个旅部及两个团全部歼灭。同日，新七旅另 1 个团也在由海安去李堡接防途中，被我伏击歼灭。

李堡战斗后，华中野战军首长于 8 月 14 日向中央军委提出继续在苏中作战的建议，认为“在苏中作战不仅群众、地形、运输、粮食均较淮南方便，且有足够民力可用，同时威胁长江亦直接拖住敌人，不仅使其无法他调，且将吸引其继续调兵来援。”苏中敌人除被歼者外，其余各部“均已遭很大消耗与损失，已很动摇，在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上说，亦较淮南为有利。”如主力西出淮南开辟新战场，代价大，且不一定能调动敌人。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长陈毅批准了华中野战军首长的建议。中央军委并于 8 月 13、15 日指示华中野战军：苏中地区各部分散的敌军，有利于我各个击破，望利用苏中各种有利条件，“再布置几次作战，即如交通总队凡能歼灭者一概歼灭之。你们如能彻底粉碎苏中蒋军之进攻，对全局将有极大影响。”并强调指出：切勿骄傲轻敌，每战均须精心计划，充分准备。依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华中野战军经短期休整后，主力乘敌侧后疏于防范之际，避开正面，于 8 月 17 日从海安、如皋东侧南下，发起丁（堰）林（梓）战斗。21、22 日，先后攻占丁堰、林梓、东陈等据点，全歼敌 5 个交通警察大队共 5000 余人，切断了（南）通如（皋）公路，打开了我主力西进泰州、扬州地区的通道。

8 月 23 日，苏中之敌为配合淮北敌人对淮阴的进攻，以驻扬州的整编第二十五师主力沿运河线向邵伯、高邮方向进攻。为防备我军由丁堰、林梓北攻如皋，同时令驻黄桥的第九十九旅加强如皋的防御。华中野战军为粉碎敌对邵伯的进攻，除以第十纵队及第二军分区武装坚守邵伯，以第七纵队牵制海安敌人外，集中主力于 23 日由如皋以南西进，准备攻击黄桥、泰州，以调动进攻邵伯之敌回援。24 日，华中野战军首长得悉由黄桥东援之敌第九十九旅和由如皋西出接应之敌第一八七旅附第七十九旅 1 个团即将出动，遂即命令西进部队准备在如（皋）黄（桥）公路上与敌打预期遭遇战。25 日上午，我军在如皋、黄桥之间与敌遭遇，经激战，将两路敌军分别包围在分界、加力两地。为了加速战斗进程，并保证全歼，华中野战军首长从包围加力的部队中抽出 1 个旅加强到分界方向，以五倍于敌的兵力，于 26 日首先歼灭了分界之敌第九十九旅；随后向加力转用兵力，于 27 日以 15 个团的兵力歼灭了第一八七旅和第七十九旅 1 个团，并乘胜于 31 日攻占黄桥。此次战斗共歼敌两个半旅约 1.7 万余人。

从 8 月 23 日开始，我第十纵队 3 个团在地方武装配合下顽强坚守邵伯、乔墅阵地。敌整编第二十五师两个旅连续猛攻四昼夜，伤亡 2000 余人，仅占领乔墅一地。26 日，我在如黄路歼灭第九十九旅，严重威胁泰兴、泰州。第二十五师被迫退回扬州、仙女庙（今江都）之线。历时一个半月的苏中战役至此结束。这一战役，我华中野战军以 19 个团（8 月中旬增至 22 个团）的兵力同优势敌人连续进行七次战斗，先后歼敌 6 个旅、5 个交警大队共 5 万余人，占敌军进攻苏中解放区全部兵力的 2/5，被誉为“七战七捷”。我军伤亡 1.6 万人。中央军委 8 月 28 日向全军的通报中指出：苏中战役，我军“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例如八月二十六日集中十个团打敌两个团，八月二十七日集中十五个团打敌三个团），故战无不胜，士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优良；凭借解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能取得伟大胜利。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

苏中战役，作为全面内战爆发后在主要战场上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初

战，带有战略试战和战略侦察的性质。这一战役证明：依托解放区进行内线作战，具有许多有利条件，从而为我军进一步明确和完善战争初期的内线歼敌方针提供了经验。这一战役还证明，处于劣势装备的我军，只要采取正确的战役指导和正确的战术，完全能够歼灭全副美械装备的敌军。在解放区作战之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这一点连国民党军也有深切的感受，国民党的战史在评述苏中战役时曾谈到：共军“行动自如，情报灵活，我军则时有盲目作战之感，常贻匪以集中兵力，袭击我一点之机。”

朝阳集战役及泗县战斗 淮北津浦路东解放区是敌人进攻华东的另一重要方向。7月18日，敌以第七军、整编第四十八、第六十九、第二十八、第五十七师共计12个旅的兵力，自徐州、夹沟、固镇地区分三路进攻淮北解放区，企图在由苏中北上之敌配合下侵占淮阴。山东野战军主力依据军委原定出击津浦路的计划和上述敌情，于7月20日前隐蔽进入淮北地区，准备根据敌人前进的态势，相机歼击其中一至二路，然后进击津浦路徐蚌段。7月25日，敌中路整编第六十九师主力自曹村、夹沟进至朝阳集地区。27日晨，山东野战军以第二纵队等部共13个团的兵力发起朝阳集战役，激战至29日，歼灭第六十九师第九十二旅及第六十旅一部共5000余人。

这时，敌右路第七军已乘虚由固镇、明光进占灵璧、泗县及五河。山东野战军为策应晋冀鲁豫野战军向豫东出击，除以一部兵力钳制左、中路敌人外，决心集中7个团的兵力，歼灭泗县及其外围的第七军第一七二师3个团，以12个团分别担任歼击可能由灵璧、五河出援之敌。8月7日，我军发起泗县战斗。由于攻城部署上兵力分散，主攻方向兵力不足，主攻部队虽曾一度从北门突破，进入巷战，但缺乏后劲；其他方向上的部队又因受壕水所阻，既无法接近敌人，又不能机动转用，加之火炮辎重受连日大雨影响未及跟上，经两昼夜激战，仅歼敌3000余人，未能攻克该城，我军亦伤亡2000余人，需作休整补充，遂于9日主动撤出战斗。朝阳集和泗县之战，挫折了敌人的锐气，迫使敌人向淮北增兵，从而策应了其他战场我军的作战。泗县战斗后，山东野战军于8月底撤至泗阳东北休整待机。

9月上旬，淮北之敌得到原驻淮南的整编第七十四师的加强后，决心以第七军攻击泗阳，尔后沿运河以北进逼淮阴；以整编第七十四、第二十八师由运河以南经南新集进攻淮阴；同时以一部由宿迁向沭阳方向佯动。此时，山东野战军主力为确保苏鲁联系，已移师沭阳以南；华中野战军主力正围攻海安。9月10日，敌整编第七十四、第二十八师由宿迁西北地区隐蔽进到埠子集、洋河镇、仓集之线，会同由泗县经临河集进至运河以东的第七军，夹运河分别向众兴（今泗阳）、来安及南新集、码头镇进犯，并出动飞机83架次助战。我担任防御的部队在运河以南节节阻击进犯之敌，并几度组织反击，终因敌我兵力悬殊，我由苏中北上的华中野战军主力增援不及，敌第七十四师遂于19日凌晨乘隙占领了苏皖解放区首府淮阴城。同时，我由沭阳地区南下的山东野战军主力在运河以北的渔沟、来安一线反击东进的第七军，也因敌迅速收缩集结，而未能达成预期的歼敌目的。淮阴的弃守，就整个华东战场的形势而言，是不可避免的。但由于思想准备不足，撤出比较仓促，又未能大量歼敌，因而，对于当时华中战局及部队情绪有一定影响。

全面内战爆发之初，淮南方向我军积极抗击由来安县北犯之敌主力第五军和整编第七十四师等部，在竹镇、汭涧一线数度组织反击，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我军兵力又不够集中，未能击破敌之进攻。7月底，我军除以少数兵

力在当地开展游击战外，大部撤出了淮南地区。鲁南方向我军在给予进犯之敌整编第五十九、第七十七、第五十一师以杀伤后，撤到向城、卞庄（今苍山县）、长城之线，与敌对峙。胶济路方向我军在给予由济南、潍县、青岛出犯之敌以打击后，于10月上旬撤离了胶济路。

华东我军在4个月作战中，共歼敌8万余人，顿挫了敌人进攻的锋芒，取得了内线歼敌的丰富经验。

### 三、晋冀鲁豫野战军举行定陶、临浮等战役

晋冀鲁豫解放区西起同蒲路，东抵津浦路，北至正太路和德（州）石（家庄）铁路，南跨黄河和陇海路，分别与陕甘宁、晋绥、晋察冀、华东解放区相邻，并邻近中原解放区，成为联结上述各解放区的枢纽，是敌人进攻的重点地区之一。国民党军在围攻中原解放区的同时，以郑州绥署的两个整编师6个旅的兵力位于开封至商丘之线，阻止我晋冀鲁豫野战军南下支援中原军区部队；以第十一战区所属12个旅位于新乡、汤阴、安阳，企图待郑州绥署主力歼灭中原我军后，共同进攻冀鲁豫和豫北解放区，打通平汉路。以第一、第二战区所属10个旅（师）的兵力，位于运城、临汾、平遥，准备打通同蒲路南段，并进攻晋南我军。

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占领陇海路徐、汴（开封）段和路南10余县，配合苏皖我军作战，并吸引围追中原我军之敌增援陇海路的指示<sup>参</sup>，决心以第三、第六、第七纵队和冀鲁豫军区部队一部共4万余人，挺进豫东；以冀南、太行军区主力及第二纵队监视平汉路新乡、安阳段和道清铁路<sup>道</sup>之敌，保证主力侧后安全。第四纵队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在太岳军区和晋绥之吕梁军区各一部配合下，执行晋南方向的作战任务。

出击陇海路战役8月上旬，敌进攻中原我军的部队大部被牵制在豫西、陕南地区。陇海路开封、黄口段及其两侧地区只有整编第六十八、第五十五师共6个旅及地方团队担任守备。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第六、第七纵队乘敌之虚，于8月10日夜通过敌防御间隙，突然向陇海路兰封<sup>兰</sup>、黄口段沿线之敌发起攻击。至12日，攻克兰封、碭山等城镇、车站10余处，歼敌5000余人，控制铁路100余公里，迫使敌人从追击中原我军的部队中抽调整编第四十一、第四十七、第三师回援开封；抽调整编第十一师及徐州的整编第八十八师、进攻淮南的第五军回援碭山和徐州地区。13日，我军乘援敌尚远时，越陇海路南下，在豫东地区展开攻势，连克杞县、通许、虞城等地，并于21日在柳河集以西地区歼灭敌整编第五十五师之第一八一旅及第二十九旅1个团。当敌东、西两路援军迫近时，晋冀鲁豫野战军即转移至陇海路以北休整。是役共歼敌1.6万余人，是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大踏步前进，渗入敌纵深，以奇袭制胜的一次战役。

定陶战役（参见附图10）我军举行出击陇海路战役后，敌军迅速在郑州、徐州之线集中14个整编师、32个旅共30万人，企图乘我军未及休整之机，

<sup>参</sup> 见中央军委1946年8月9日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电。

<sup>道</sup> 清铁路，指从河南道口（今渭县）至清化（今博爱）的铁路线。

<sup>兰</sup> 封，旧县名，在河南省东北部。1954年与考城县合并为兰考县。

以优势兵力合击我军于定陶、曹县地区，进而控制鲁西南。其部署：以徐州绥署的第五军、整编第十一、第八十八师共5个旅，分三路自虞城、砀山、徐州地区向城武（今成武）、单县、鱼台进攻；以郑州绥署的整编第四十一、第三、第四十七师和第五十五、第六十八师各1个旅及暂编第四纵队3个团共10个旅，分三路自封丘、开封、考城<sup>考</sup>、商丘地区向东明、定陶、曹县进攻，形成钳击鲁西南我军之势。另以第三十一集团军王仲廉部等13个旅在平汉路之安阳、新乡及其以东佯动。8月28日，各路敌军开始行动。

中央军委于8月22日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凡无把握之仗不要打，打则必胜；凡与敌正规军作战，每战必须以优势兵力加于敌人，其比例最好是四比一，至少是三比一，歼其一部，再打另一部，再打第三部，各个击破之。晋冀鲁豫野战军首长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对当面敌情作了周密的分析，认为：徐州、郑州两部进犯敌军共分六路，每路只有一至两个师，且徐州、郑州两绥署在指挥上不统一，因此，选择一路加以歼灭是完全可能的；由徐州方向出犯之敌皆系蒋介石嫡系，其第五军及整编第十一师战斗力强，由郑州方向出犯之敌战斗力较弱，除整编第三师属嫡系，其余如整编第四十七、第四十一师原系川军，整编第五十五、第六十八师原系西北军，各图保存实力，估计当我攻击整编第三师时增援不会积极。我如能歼灭郑州方向出犯之敌主力一至两个师，敌人的进攻即可打破。据此，决心集中野战军主力首先歼灭郑州方向进攻之敌主力整编第三师（辖第三旅、第二十旅）于定陶西南地区，尔后视情况再歼整编第四十七师大部或一部；另以地方武装分别钳制其余各路敌军及新乡、安阳方向之敌。为使我军兵力达到四倍于整编第三师的优势，决定从豫北急调第二纵队到东明东南地区集结待机。

9月2日，敌整编第三师被我第六纵队2个团诱至秦寨、桃源（今桃园）。整编第四十七师进至黄水、吕寨。这时，刘峙将该两师会攻定陶的计划改为以整编第三师攻菏泽，整编第四十七师攻定陶，这样，上述两个师的间隔加大到20至25公里。晋冀鲁豫野战军首长决定乘徐州、郑州两路敌军的钳状尚未合拢，郑州各路敌军比较分散，整编第三师又遭我沿途阻击、十分疲惫之机，待该师进至定陶以西的大杨湖地区加以歼灭。部署是：以第二、第六纵队共5个旅为右集团，主力由北向南，一部由东向西实施攻击；以第三、第七纵队共4个旅为左集团，首先楔入整编第三师和整编第四十七师之间割裂两敌联系，尔后主力由南向北协同右集团攻歼整编第三师。

3日下午，整编第三师进至大杨湖地区我预设战场，整编第四十七师被阻于桃源、长乐集以南。当日午夜，我对整编第三师发起攻击，左右两集团主力首先指向大小杨湖及阎寨之第二十旅，同时以一部兵力钳制天爷庙及周集、大黄集之整编第三师师部和第三旅。在整编第三师被我包围后，刘峙于4日急令整编第四十一、第四十七师及整编第六十八、第五十五师分别从西北、正南、东南方向向整编第三师增援。当夜，我军加强对敌第二十旅的攻击，激战至6日晨，将其全歼，并重创第三旅。6日下午，整编第三师师部率第三旅向西南方向突围，企图与整编第四十七师靠拢。我军乘敌脱离工事陷于混乱的有利时机，全线出击，迅速将该敌歼灭于秦寨附近地区。

整编第三师被歼后，敌西路援军整编第四十七师等部立即向考城、兰封之线撤退。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迅速转移兵力，于7日向整编第四十七师侧

---

<sup>考</sup> 城，旧县名，在河南省东北部。1954年与兰封县合并为兰考县。

背卷击，经一日激战，将该师两个旅歼灭于撤退途中；同时，以一部兵力对整编第四十一、第五十五、第六十八师展开追击，歼敌约1个团，乘胜收复东明。其余敌人仓皇撤退至考城、兰封之间转入防御。徐州方向出犯之敌被我阻遏于城武地区。至此，定陶战役胜利结束，我军以伤亡3500余人的代价，歼敌4个旅共约1.7万人，俘敌整编第三师中将师长赵锡田。《解放日报》9月12日的社论指出：这一胜利，连同中原我军突围的胜利与苏中大捷，“对于整个解放区的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定陶大捷也使国民党军的上层受到很大震动，郑州绥署主任刘峙因此被撤职，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兼任该署主任。

定陶战役再次证明，我军依托解放区实行内线作战，可以获得大量歼敌的良好战机。这个战役在作战指导上最成功之处是，我军既坚决又灵活地贯彻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敌的战法：在整体上敌军兵力占有巨大优势并向我军实行分进合击的情况下，我军正确地选择了诸路敌人中较弱的一路为突击目标，并使用地方武装和民兵于次要方向担任钳制任务，调集一切能够调集的主力于主要作战方向，从而使主要作战方向的兵力达成了四倍于敌的优势；同时，在主要作战方向上，也实行分批逐次歼敌，使集中优势兵力的原则不仅贯彻于总的战役指导，并能体现于具体战术部署上；但对溃逃之敌，则仅临之以相对优势的兵力。

定陶战役后，敌人继续向冀鲁豫解放区进攻，占我菏泽城。接着，第五军和整编第十一师分别沿荷（泽）济（宁）公路和潯水河（今洙水河）南岸东进。晋冀鲁豫野战军于10月3日实施反击，发起巨野战役，经4天激战，虽毙伤敌约5000人，但双方打成僵持局面。我为避免陷于被动，遂停止进攻。战役即告结束。

**鄆城战役** 10月中旬，郑州绥署以整编第二十七军及第四、第五绥区各一部共8个整编师，分三路由柳林集、金乡、菏泽一线及滑县地区，分别向嘉祥、巨野、濮阳进攻，企图围歼我军于鲁西南地区。晋冀鲁豫野战军依据避强击弱的原则，立即向濮阳地区转移，准备寻歼由滑县东进之敌第五绥区一部。在转移途中，获悉第四绥区整编第六十八师之第一一九旅附第二十九旅1个团及炮兵第十团1个营由菏泽向鄆城孤军冒进。晋冀鲁豫野战军首长当机立断，改变决心，准备与该敌打预期遭遇战。29日，该敌进至鄆城以南的高魁庄、任庄、刘家庄地区。当夜，我第二、第三纵队主力分别由西南、东南向北兜击，第六纵队则由北向南攻击，至31日，全歼该敌9000余人，缴获美制榴弹炮8门，并迫退由滑县东犯之敌。随后，野战军主力即转至鄆城以北、濮阳以东地区休整。

在晋南，敌第一战区胡宗南部整编第一、第二十七、第九十师所属的6个旅会同第二战区阎锡山部第三十四军主力，于7月上旬开始，分别由运城、介休实行南北对进，企图打通同蒲路南段，寻歼晋南我军于洪洞、赵城地区。

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在晋绥军区所属的吕梁军区部队配合下，决心乘胡、阎两部尚未靠拢时，利用胡部骄狂冒进和阎部力求保存实力的弱点，以一部兵力进至临汾以北钳制阎部，集中主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北犯之胡部。

**闻夏战役、同蒲战役** 7月12日，胡宗南部整编第一师两个旅及整编第二十七师分别进至闻喜、水头、堰掌（今埝掌）、夏县。我军乘敌部署分散的时机，于13日至22日举行了闻夏战役，集中6个团在堰掌、胡张镇地区

歼敌右翼突出的整编第二十七师第三十一旅全部及由闻喜、水头镇来援的整编第一师一部，余敌退守闻喜、夏县、安邑等地。接着，又乘阎锡山自晋南抽调兵力对付我军在晋北的攻势，同蒲路灵石至洪洞间兵力薄弱之机，挥师北上，于8月14日突然发起同蒲战役，至9月1日，连克洪洞、赵城、霍县、灵石、汾西等城，共歼敌1万余人，控制铁路100余公里，切断了阎、胡两部的联系，为继续歼击北进的胡部开辟了有利战场。

临（汾）浮（山）战役（参见附图11）当我军在灵石、洪洞间发动攻势时，胡宗南于8月中旬，匆忙将整编第三十师及整编第一师第一旅共4个旅自黄河以西调到运城地区，沿同蒲路及其东侧北犯，进至临汾、翼城地区，企图配合由平遥、介休南下的阎锡山部夹击我军于洪洞、赵城地区。

我第四纵队及太岳军区部队决心以第二十四旅在灵石、平遥间阻止阎锡山部南下，将主力3个旅隐蔽集中于洪洞东南地区，在临汾、浮山间捕歼第一旅。9月22日，胡宗南部整编第一师的第一六七旅及整编第三十师的第二十七旅，在由临汾向浮山东进的第一旅第二团策应下，分由史村（今襄汾）、翼城占我浮山城。我军除以一部兵力牵制浮山之敌外，集中主力包围了进至临汾、浮山间官雀村的第一旅第二团，当夜歼灭其一部。23日，浮山之敌集中全力西援，第一旅旅部率第一团由临汾东援，我以一部阻击西援之敌，以一部主力将东援之敌包围于临、浮之间的陈堰村。当日黄昏，我对官雀、陈堰两地之敌发起总攻，经一夜激战，至24日晨，歼敌所谓“天下第一旅”的整编第一师第一旅共4000余人，俘中将旅长黄正诚。

9月25日，军委通报全军指出：晋南战场我军只有3个主力旅及1个地方旅，敌军兵力四、五倍于我，我军仍然能够连续成旅地歼灭敌军。这一事实再次证明：只要集中优势兵力坚决歼敌一路，在指挥上既灵活又勇敢，敌人的进攻是能够打破的。

晋冀鲁豫我军4个月来遂行了闻夏、定陶、临浮、鄆城等一系列歼灭战战役，取得了歼敌12个旅共7.5万人的重大胜利，沉重地打击了进攻之敌，并有力地配合了华东和中原我军的作战。

#### 四、晋察冀、晋绥我军遂行晋北、大同、集宁战役和张家口保卫战

晋绥解放区西濒黄河，东抵同蒲路北段，南与太岳军区接壤，北越平绥路包括山西北部 and 绥远东南部，多属山地和沙丘，地瘠民贫。晋察冀解放区西倚五台山，东跨冀中、冀东平原，南傍正太、德石路与晋冀鲁豫解放区相邻，北接东北地区，是我党在抗日战争中最早创建的敌后根据地之一，有较好的群众基础。这两个解放区包围和威胁着国民党占领的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等战略要点以及平汉、津浦、平绥、北宁<sup>北</sup>、同蒲路等交通干线，因而，全面内战爆发后，成为敌军进攻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方向。

国民党军部署在晋察冀和晋绥解放区周围的部队有：第十一战区的第三、第十六、第五十三、第九十二、第九十四军；第十二战区的第三十五军、暂编第三军、东北挺进军；第二战区的第十九、第四十三军及第三十三军一部；东北保安司令部所属第十三军等部，共计38个师，约33万余人，主要分布在北平、天津、石家庄、唐山、包头、归绥、太原、大同等大中城市以

---

<sup>北</sup> 宁路，即北平至辽宁沈阳的铁路。



及冀热辽边区。敌人的企图是：首先占领承德和冀东地区，尔后以主力夺取我晋察冀解放区中心城市张家口，确实控制平绥路 and 同蒲、平汉路北段及北宁路、锦承路，分割晋绥、晋察冀、东北解放区，然后集中兵力分别消灭晋绥和晋察冀我军。

晋察冀和晋绥军区依据军委赋予的以半年左右时间夺取平汉路北段、正太路、同蒲路以及相机夺取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诸城的任务和当面敌情，确定采取如下作战步骤：第一步，以晋绥军区主力和晋察冀军区一部组织晋北战役，夺取同蒲路北段诸城，割断太原、大同的联系；晋察冀军区主力则留置冀东作战。第二步，以晋察冀、晋绥军区的主力会攻大同，同时阻击敌第十二战区部队的东进，并以一部兵力在平绥东段阻止北平之敌西进。第三步，视情况发展进行平汉战役，夺取平汉路北段，并相机攻占石家庄、保定等城，然后再夺取正太路和太原。

晋北战役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李井泉和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根据中央军委关于首先消灭阎锡山部，控制山西高原，切断同蒲路北段，割裂大同、太原联系，孤立并相机夺取大同的指示，部署晋绥军区和晋察冀军区部队各一部，于6月中旬至7月初，分别攻占了朔县、宁武、繁峙等地；接着，依据中央军委指示组成晋北野战军司令部，由周士第任司令员，统一指挥两区部队举行晋北战役。战役自7月4日发起，至8月15日，我军攻克和收复崞县（今崞阳镇）、五台、原平、定襄等10座城镇，并在忻县外围歼灭由太原北援之敌两个团，是役共计歼敌8000余人，控制了同蒲路忻县以北地段，使大同之敌陷于孤立。

大同、集宁战役大同为平绥、同蒲两铁路的交会点，国民党军把它当作“巩固华北，屏障绥宁，呼应热察，支撑太原”的战略要地。经过多年经营，工事复杂坚固。敌在大同及其外围的兵力有：暂编第三十八师、东北挺进军两个骑兵师连同保安教导总队及附近各县自卫团，共约1.9万人。早在晋北战役后期，晋绥和晋察冀两军区首长遵照中央军委关于攻打大同必须精心计划，充分准备，同时要注意对付傅作义部队的增援的指示<sup>※</sup>，决定组成大同前线指挥部，由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张宗逊任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副政治委员罗瑞卿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的主力及地方部队各一部共30个团的兵力，遂行夺取大同的任务。具体部署为：以晋绥军区第三五八旅，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第七、第八旅，第四纵队第十旅和教导旅共5个旅及地方部队一部，用10天时间攻歼大同外围的应县、怀仁、口泉等地之敌，并完成攻城准备，尔后用半个月至20天时间攻下大同；以晋绥军区独立第一旅、独立第三旅、骑兵旅和晋察冀军区第二纵队第四旅共4个旅及地方部队一部位于集宁及其以西地区及新堂、凉城地区，分别担任阻援任务。

7月31日，大同外围作战开始。至8月4日，歼敌2000人，敌军大部缩踞城关及郊区各点。我军经一周准备，于8月14日开始夺取城关及郊区据点，但由于攻城兵力、火力不集中，部队又缺乏攻坚经验，进展缓慢，形成拉锯，直到9月4日，才肃清郊区各点及北关、西关之敌。

8月10日，蒋介石为促使傅作义增援大同，将原属第二战区阎锡山所辖的大同划归第十二战区管辖。9月3日，傅作义集中第三十五军3个师、暂编第三军2个师和4个骑兵纵队（师）共3万余人的兵力，以平绥路为轴线，

---

<sup>※</sup> 见中央军委1946年7月5日致聂荣臻电。

分南、中、北三路向集宁进犯，企图经集宁南援大同。

我军大同前线指挥部根据上述敌情变化，决心首先消灭敌增援部队，然后转移兵力攻取大同。遂以3个旅及部分地方武装围困、监视大同之敌，抽调第三五八旅北上集宁参加打援。9月5日，敌占我卓资山。我军判断敌人可能沿铁路进犯集宁或沿公路向新堂、丰镇进犯，又增调晋察冀野战军第四纵队1个旅、第一纵队2个旅，连同第三五八旅，分别集结在丰镇、麦胡图地区。至此，集宁方向我军已增至25个团。7日，敌人从卓资山东犯集宁，我军以3个团守城，主力5个旅集结在集宁以南，拟乘敌进攻集宁时突击其侧背，以丰镇之第一纵队2个旅为预备队。10日，敌暂编第十一、第十七师及新编第三十一师，在空军配合下向集宁西、北两面攻击，先后占我卧龙山、南营房，逼近城垣。这时，我军主力赶到，立即夺回了卧龙山以南阵地和土城子。敌遭我反击后就地转入固守。11日下午，我军向卧龙山、脑包山之敌发起攻击，歼灭暂编第十一师大部、第十七师一部共5000人，截断敌西退的道路，将新编第三十一师、暂编第十七师大部及第十一师残部压缩在集宁西南的卧龙山阵地。但我军未能对已被打乱之敌组织连续攻击，却转兵西进，求歼来援之敌第一一师等部，几度攻击，均未奏效。敌新编第三十一师、暂编第十七师及第十一师残部得以乘隙重新整顿，于12日在空军配合下攻入集宁城内，与我守城部队展开巷战。我军因处境不利，乃于13日晚撤出集宁。援敌继续向大同前进。16日，我军撤除对大同的包围。

大同、集宁之战历时一个半月，我军歼敌1.2万人，但未能达到攻城、打援的预定目的，使张家口处于受敌东西夹击的不利形势。这一战役，对于晋察冀和晋绥军区来说，带有初战的性质。初战未能达成预定任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尔后战局的发展。未能达成任务的主要原因是：一，第一仗指向筑有坚强防御阵地的大同城，未能发挥我军打运动战的特长；二，对大同敌人的守备能力及傅作义部的增援均估计不足；三，在兵力使用上，未能在每个战斗中造成足够的优势；四，在集宁城下错过了歼敌良机。

张家口保卫战在晋察冀军区野战军主力集中大同、集宁方向作战时，敌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指挥第十三、第九十三军会同第十一战区之第五十三军共7个师，从8月21日起分别由天义（今宁城）、凌源、山海关、锦州向承德、青龙、建昌进攻，28日占我承德。9月4日开始，敌第十一战区也集中主力及地方部队一部向冀东解放区发动进攻，至21日，先后占我乐亭、遵化、平谷等15座县城。冀东地区我地方武装转入游击战。

大同、集宁战后，晋察冀军区首长考虑到部队经连续作战损耗较大，当前态势也不利于我坚守张家口，即于9月17日向中央军委建议主动撤离张家口，以争取今后战局的主动。中央军委于9月18日覆电同意这一建议，并强调指出：应“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使主力行动自如，主动地寻找好打之敌作战”。10月1日，又指示晋察冀军区：“防御是为着集结主力，消灭敌人”，应以小部兵力抗击敌之进攻，集中主力机动歼敌。这些指示，标志着我军实际上已经改变了原定的在北线夺取三路四城的外线作战计划，而改取内线歼敌的方针。

敌人占领集宁、承德和冀东各县城后，北平行辕决心以“彻底摧毁匪热、察、绥根据地，收复张垣<sup>※</sup>，打通平绥路，巩固华北”<sup>引</sup>为目的，集中第十一、

---

<sup>※</sup> 垣，即张家口市。

第十二战区主力对张家口实行东西夹击：以第十一战区第十六、第五十三军分别由南口和怀柔地区沿平绥路向怀来进攻；第九十四军位于北平附近为预备队；以第十二战区之第三十五军、暂编第三军及1个骑兵师、2个骑兵总队另2个旅集结集宁、大同一线，准备配合第十一战区会攻张家口。

晋察冀军区首长分析当面敌情，判断敌人的进攻可能以康庄、怀柔地区的两个军为主，全力西进；集宁之敌则可能在东线敌人占领怀来后沿平绥路东进，与西进之敌会师于柴沟堡地区。因此，决心以歼灭由康庄、怀柔西犯之敌为目的，进行张家口保卫战，并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组成晋察冀野战军前指，由野战军司令员肖克、政治委员罗瑞卿指挥。前指确定的战役部署是：以第二纵队主力附地方武装一部在怀来、延庆地区正面抗击敌人进攻；以第一纵队及第二、第三纵队各一个旅隐蔽集结于怀来以南地区，待机出击。另由军区直接指挥第四纵队和地方武装一部会同晋绥军区4个旅，位于张家口以西之柴沟堡、阳高地区，准备抗击大同、集宁方向敌人的进攻。为了配合平绥路作战，由第三纵队1个旅及冀晋、冀察、冀中军区部队共6个旅的兵力，同时和平汉路北段发动攻势。

9月29日，敌第十六军及第五十三军1个师，分两个梯队沿平绥路向怀来进攻，并先后出动飞机370余架次，对我军阵地、交通线及后方基地进行狂轰滥炸。我担任正面抗击的部队在怀来及其以东地区进行了顽强阻击。10月3日晚，我军主力向敌左翼第一九师发起反击，歼其一个团另一个营，缴获坦克三辆。4日，敌参谋总长陈诚亲到南口布置新的进攻。7日，敌预备队第九十四军主力由北平附近西调，企图经马刨泉、横岭迂回怀来，配合正面的进攻。针对上述敌情，我军迅速转移兵力，在马刨泉地区设伏。8日晚，将第九十四军之第四十三师1个团歼灭于马刨泉。在10天作战中，我军共歼敌1万余人，将敌阻止于怀来以东地区。

在平绥路东段作战的同时，晋察冀野战军1个旅和各军区独立旅在平汉路北段发起大规模破击战。从9月29日至10月3日，先后攻克保定南北之定兴、徐水、容城、望都，歼敌8000余人，控制铁路120余公里，策应了野战军主力在平绥路东段的作战。

正当我军主力与敌第十一战区部队鏖战于平绥路东段之际，敌第十二战区主力乘张家口西北方向我军兵力空虚，以一部兵力向兴和佯动，集中主力第三十五军、暂编第三军及骑兵集团，于10月7日，由集宁向张家口西北迂回，8日经南壕堑（今尚义）袭占张北，10日占狼窝沟，并于11日突入张家口。我守城部队即于当日撤离该市。接着，腹背受敌的东线我军主力于12日撤出了怀来地区，西线的第四纵队也转入察南，敌人随即打通了平绥路。

在进攻张家口的同时，敌东北保安司令部所属的第九十三、第七十一军主力及第十三军分别由凌源、承德北上、西进，占我赤峰及多伦、沽源。

张家口保卫战历时半个月，我军在平绥东段和平汉北段给了敌人以有力打击，但由于对敌人从集宁经尚义、张北迂回张家口的进攻路线估计不足，西线兵力未能部署在能应付各种敌情的机动位置，给了敌人以可乘之隙。

## 五、东北我军进行剿匪和整编。新开岭战役

---

<sup>31</sup> 自台湾“国防部”《戡乱简史》第89页。

我军撤出四平、长春等地后，敌军为争取时间，整顿内部，巩固已占地区，并等待增援，为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创造条件，在6月7日与我签订的东北休战15天的协定期满后，又要求延长休战期限。

休战期间，我东北的党、政府和军队集中全力，加强根据地的建设和部队的整训。1946年7月7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作出了《东北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强调把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作为第一位的工作，要求军队以主力兵团配合地方武装，切实肃清土匪，巩固根据地。东北我军根据东北局的决议，利用休战时机，开展大规模剿匪工作，并积极参加根据地建设，进一步扩充和整编部队，以求站稳脚跟，积蓄力量，准备粉碎敌人新的进攻。

东北地区的土匪是日伪残余、封建势力与国民党反动派三位一体的反动武装，活动十分猖獗，成为发动群众、建设根据地的严重障碍。截止1946年3月，东、西、南满地区的股匪虽已基本被我剿灭，但北满地区仍有股匪约3万人。东北我军将主力部队以师（旅）为单位，分区对土匪展开了全面清剿。至8月底，歼灭北满的大股土匪万余人。8月29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蒋军可能于10月向我东北解放区大举进攻，望利用9月加紧作好一切作战准备。据此，东北我军的主力兵团自9月初集中备战，剿匪任务交由地方兵团担任。至1947年4月，北满地区的股匪基本肃清。在剿匪同时，东北局和各主力兵团还抽调1.2万余名干部下乡，加强根据地建设。东北党政军民大力贯彻东北局决议的结果，使东北（特别是北满）根据地的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农村封建势力受到了沉重打击，通过初步的土地改革，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显著提高；在剿匪过程中，还建立了10余万人的民兵自卫队，改造和健全了基层政权。

休战期间，东北我军还全面加强军队建设，动员大量翻身农民参军，一部分地方部队升级为主力兵团；原来的主力兵团也得到进一步充实。为了适应作战的需要，1946年8月至10月，东北民主联军的野战部队进行了第一次整编。以山东第一、第二师及原滨海支队为基础扩编之第七纵队组成第一纵队（辖第一、第二、第三师）；以西满军区部队原新四军第三师的第八、第十旅和独立旅组成第二纵队（辖第四、第五、第六师）；以山东第七师及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组成第六纵队（辖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师）。以上3个纵队集中于北满地区，连同原在南满的第三、第四纵队，陕甘宁第三五九旅和南满独立第一、第二、第三师，共有野成军5个纵队、1个旅、3个独立师约12万余人。同时，还加强了特种兵建设，收集、修复日伪遗留的残损火炮100余门，战车40辆，建立了10个炮兵团及1个高炮大队、1个坦克队。11月，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成立炮兵司令部，统辖各特种兵部队。在野战军整编的同时，还调整了军区、军分区，全东北划分为南满、东满、西满、松江、合江等5个军区，扩大了地方武装。至11月底，东北我军总兵力已发展到约36万人。

上述各项工作的全面展开，为我军粉碎国民党军新的进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新开岭战役（参见附图12）东北国民党军利用休战时机加紧增调和整补部队，到9月底已有正规军第九十三、第十三、第五十二、第六十、第七十一军以及新编第一军、新编第六军，共计7个军25万人，连同地方团队共约40万人。但由于占地广，战线长，仍无力发起全面进攻，因而采取“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方针：以部分兵力于松花江以南监视北满我军，集中主力

进攻我南满解放区，企图首先稳固地控制南满，切断我东北与华北的联系，尔后集中兵力夺占北满。10月初，敌开始对南满解放区发动进攻，至10月中旬，先后占我柳河、金川、辉南、清原、山城镇、兴京，打通了沈吉路。接着，集中8个师的兵力，于19日分三路问通化、安东地区进行宽大正面的进攻：左路以新一军、第五十二军各1个师，由兴京、柳河、金川向通化进犯；中路以第五十二军的第二师、第二十五师，后又增加第七十一军1个师，由本溪分两股向南满军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安东进犯；右路以新六军2个师、第六十军1个师由海城进犯庄河，并迂回安东。企图将南满我军主力压缩、歼灭于凤城、安东地区。

南满军区依据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关于集中兵力打运动战，寻找小股分散之敌予以各个歼灭的指示，决心诱敌深入，必要时放弃安东，待敌分散后，集中兵力歼其一路或一部。为此，以第三、第四纵队主力隐蔽集结于通化以西地区待机，并扬言转兵安东，诱左路敌军放胆进犯通化，伺机加以攻歼。但左路敌军为巩固兴京、金川一线已占地区，停滞不前；而中路敌第五十二军主力却向安东方向急进。我军遂即改变部署，以第四纵队1个团沿沈（阳）安（东）路实行运动防御，迟滞敌之前进，争取时间，掩护主力集中和军区机关及后方转移，而以第四纵队主力迅速向赛马集附近集结，准备视机歼灭第五十二军一部。26日，敌第五十二军、新六军各一部占领安东。第五十二军的第二十五师在其驻赛马集的后卫遭我袭击的情况下，被迫由凤城回师赛马集，转向宽甸前进。30日晚，该师进至新开岭至暖阳边门（今暖阳）的袋形谷地，我先敌到达新开岭之第四纵队主力已占领有利地形，完成攻击部署，于31日拂晓向敌发起攻击。开始，我军由于在战术部署上兵力、火力不够集中，敌又控制了战场制高点老爷岭，攻势一度受挫。11月2日凌晨，第四纵队调整部署，集中炮兵支援第十师首先攻克了老爷岭，余敌全线崩溃，被我军压缩于河套内迅速就歼。是役，共歼敌8000余人，我军伤亡约2000人，开创了东北我军一次作战歼敌1个师的先例。中央军委于11月9日通报了新开岭战役的经验，指出：此次作战证明，战役上要集中兵力，“战术上亦须集中兵力。你们三十一日包围二十五师，一日，九次攻击皆未奏效；二日拂晓集中炮火攻破南北山一点（按：指老爷岭），从此扩张战果，即于半天内将该师全部歼灭。尔后作战每次均须采用此种方法。国民党军的战史在记述此次战役时，也认为导致失败的要害在于共军“集中兵力，予我突进之一部以重大之打击，逞其避实击虚、以大吃小之能事。”

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的头4个月，即1946年7月至10月，敌人被歼正规军折合32个旅，连同被歼的非正规军在内，共计损失29.8万余人，我军损失12.2万人。在此期间，敌人占领解放区城市包括承德、张家口、淮阴、菏泽、安东等重要城市在内，共153座，我军收复48座，敌多占105座。4个月中，我军经过大小80余次战役、战斗，歼灭了大量敌人，经受了严峻考验和锻炼，取得了依托解放区实行内线作战，歼灭美械装备之敌的初步经验，坚定了胜利信心。

这个时期，中央军委根据战争初期的特点，在作战指导上，紧紧抓住并解决了如下一些关键问题：在实战过程中进一步摸清敌人的战略意图、战略指导方针、战略部署、战术特点以及各部队的战斗力和装备等情况，认真研究和总结各战略区的作战经验，逐步充实和完善了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积极防御作战方针；慎重初战，根据敌我双方在兵

力和装备上相差悬殊的实际情况,强调贯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等我军长期行之有效的作战原则,并确定初期以打中、小规模歼灭战为主,以求多打胜仗,鼓舞士气,积累经验,为尔后逐步扩大歼灭战规模创造条件;抓紧战争重心尚在解放区前沿的时机,加速做好应付长期战争的各项准备工作,进一步健全“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加强战略后方的建设,准备战场,逐步建立支前机构和完善支前制度。中共中央在10月1日作出的《三个月总结》,全面总结了战争初期的基本经验,为进一步统一全军的作战指导思想,粉碎敌人的全面进攻奠定了基础。

### 第三节逐步扩大歼灭战规模，打破敌人的全面进攻

(1946年11月至1947年2月)

经过前4个月作战，战局已开始出现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变化。敌军愈深入解放区，占领的地方和城市愈多，守备任务就愈重，加之有生力量不断被歼灭（被歼的建制部队达32个旅，已占进攻总兵力的1/6），能够机动作战的兵力逐渐减少，因而战线太长与兵力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士气日益低落。从1946年11月起，敌人用于一线的攻击兵力逐步减少，全面进攻的气势开始下降。为了继续保持攻势，敌军统帅部不得不从后方陆续抽调5个军共16个旅到内战前线，使其投入作战的总兵力由战争开始时的193个旅增至209个旅，但这样又造成大后方更加空虚。

我军在主动放弃了一些城市和地方后，缩短了战线，兵力逐步集中，总兵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127万人发展到137万余人，特别是野战兵团得到了充实和加强，并以缴获的大量武器，改善了自己的装备，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各大战略区结合战争初期的实践，认真学习、贯彻党中央《三个月总结》的精神，提高了广大指战员对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的认识。杀敌立功运动和俘虏战士的“反内战诉苦”运动在部队中逐步开展，极大地激发和提高了干部战士的革命热情和阶级觉悟。在解放区腹地作战，群众的支援也更加直接、更加有力。所有这些，都为我军扩大歼灭战规模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为促使战局的有利发展，党中央在《三个月总结》中指出：今后数月的关键仍然是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此，全军必须进一步贯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实行“紧张的动员和精心计划的作战，从根本上转变军事形势。”<sup>⑤</sup>11月4日，《解放日报》发表《论战局》的社论，指出：战局的发展“犹如爬山到了过山顶的时候”，解放区全体军民必须团结一致，努力奋斗，以决死斗争的精神，翻过当前的“山顶”，争取反攻的到来。

#### 一、华东我军遂行宿北、鲁南、莱芜诸战役

国民党军在侵占淮阴，打通胶济路后，继续增调兵力，调整部署，向苏北、鲁南解放区步步进逼。10、11月间，我山东、华中两野战军分别在鲁南及苏北地区迎击进犯之敌，先后进行了东台防御战、涟水保卫战、傅山口反击战、台枣路反击战、淮沭路反击战、盐城保卫战，共歼敌约3万人，掩护了华中后方向山东转移。但由于两个野战军的主力尚未集中，未能更多地歼灭敌人。

宿北战役（参见附图13）12月初，敌徐州绥署拟订了结束苏北战事的作战计划；从冀鲁豫地区抽调整编第十一师到华东战场，集中25个半旅的兵力，组成4个集团，分路向苏北、鲁南进攻。其部署：以整编第十一、第六十九师共6个半旅，由宿迁向沭阳、新安镇（今新沂）进攻；以整编第七十四、第二十八师共5个旅，由淮阴再犯涟水；以整编第六十五、第八十三、第二十五师共5个旅，由东台再犯盐城；以整编第二十六师（附第一快速纵队）、第五十一师及整编第三十三军共9个旅（师）分别由峄县（今峄城）、

<sup>⑤</sup> 见《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204—1208页。

枣庄、台儿庄向临沂进攻。当时，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的主力分别集结在峰县以东及盐城、涟水地区。两野战军的首长对当面敌情作了分析研究，认为：四路敌军的间隙甚大，有利我各个击破。其中，由淮阴、东台、台枣出犯的三路敌军刚受我军打击，行动可能比较谨慎，而由宿迁进犯之敌比较骄狂，可能冒进；而且其进攻路线处于我两个野战军主力之间，便于我就近机动兵力加以聚歼。歼灭该敌，有利于我军尔后向西、向南或向北机动。因此，决心集中第一、第二、第九纵队，第八师及第七师（欠第十九旅）共24个团，分批歼灭由宿迁出犯之敌。华中野战军第一师自盐城方向向沭阳转移，准备参加宿北地区的作战。第六师、鲁南军区第十师等部共20个团的兵力则分别在涟水及鲁南方向担任阻援任务。

12月13日，敌整编第六十九、第十一师分别沿宿新、宿沭公路向新安镇、沭阳进犯，在我第九纵队节节抗击下，先头于14日进至五花顶以南及邵店、小牌坊、来龙庵之线。我军在查明敌情后，决心首先集中主力围歼较弱之敌左路整编第六十九师指挥的三个半旅于宿迁以北地区，尔后扩张战果，转兵聚歼右路敌整编第十一师。15日黄昏，由峰县以东隐蔽到达陇海路南新店子地区的第一纵队、第八师，向进至晓店子、嶂山镇地区立足未稳之敌整编第六十九师发起突然进攻。第一纵队一部越过宿新公路，楔入敌纵深，在曹家集附近歼灭整编第十一师师属工兵营，迫使该师向曹家集收缩。第八师攻占了全战场的制高点峰山，并打退了敌整编第六十九师主力的连续反扑。接着，第一、第二、第九纵队及第七、第八师等部继续向敌纵深猛插。17日，在宿迁以北晓店子、人和圩、苗庄、傅家湖、罗庄地区，完成对整编第六十九师的包围和分割，并切断了该师与整编第十一师的联系。激战至19日拂晓，在击退敌整编第十一师的增援的同时，我军集中兵力、火力，分别攻克上述各村镇，全歼整编第六十九师师部及三个半旅共2万余人，师长戴之奇自杀。此役，我军伤亡8700余人。整编第六十九师被歼后，整编第十一师迅速缩据宿迁、曹家集地区，依托六塘河、运河设防。我因敌已缩据有利地形，不易分割歼灭，即停止对该敌之攻击。战役遂告结束。在此期间，敌整编第七十四、第二十八师及整编第二十五、第六十五师等部分别占领了涟水、盐城、阜宁诸城。

宿北战役，开创了全面内战爆发以来我军一次歼敌3个整旅的范例。战役的主要经验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敌一路；以远距离奔袭手段出敌不意地发起攻击；在战术上，抢占并控制制高点，同时向敌纵深猛插，分割包围并各个歼灭敌人。

鲁南战役（参见附图14）宿北战役后，敌徐州绥署于12月31日命令各攻击兵团：“以继续击溃共军于陇海路东段以南地区，再向鲁南追剿之目的，应继续攻占南新安镇、沭阳、北新安镇、郯城、马头镇各要点，进出陇海路东段以北地区，再向鲁南进剿”，“峰临兵团（整七十七师，整二十六师附第一快纵，整五十一师，整二十师）均在原防向临沂西南及临枣支线<sup>临</sup>以北地区积极扫荡”。掩护北进兵团的侧背。企图将我军逼到陇海路以北，尔后集中全力会攻临沂，与我决战。

还在宿北战役结束前夕，中央军委就于12月18日指示华东我军：“第二步作战似宜集中主力歼灭鲁南之敌，并相机收复枣、峰、台，使鲁南获得

---

<sup>临</sup> 枣支线，指津浦铁路之临城（今薛城）至枣庄的铁路支线。



巩固，然后无顾虑地向南发展，逐步收复苏北、苏中一切失地。”宿北战役胜利后，华东我军曾考虑三个作战方案：一是出击淮北，威逼徐州，调动进攻鲁南、涟水之敌回援而求歼援敌；但如敌人未被调动，我军将陷入被动。二是求歼由涟水北犯沭阳之敌整编第七十四师，但该师在宿北战役后已依托六塘河转入防御，不易割歼。三是回师鲁南，求歼整编第二十六师等部，巩固后方。山东、华中野战军首长依据军委指示和当面敌情，权衡利弊，决定采取第三案，立即将第一纵队及第一、第八师北调鲁南，会同原在鲁南的第十师等部寻歼敌军。军委于12月25日批准华东我军主力回师鲁南的方案，并指出：“鲁南战役关系全局。此战胜利，即使苏北备城全失，亦有办法恢复。”

为实现北上歼敌决心，野战军首长对鲁南敌情作了进一步分析，认为位于向城、卞庄（今苍山县）地区之敌整编第二十六师战斗力虽较强，但比较突出，且由于随时准备转入进攻，未构筑坚固工事。该敌左翼枣庄的整编第五十一师，原系东北军；右翼长城、台儿庄间的整编第三十三军，原系西北军。这两股敌人从保存实力出发，当我进攻第二十六师时，不会积极增援。在这种情况下，整编第二十六师这个强敌已暴露了不少弱点。因此，决心集中山东野战军的第一纵队、第八师、鲁中军区第九师（附第四师1个团）、鲁南军区第十师、滨海警备旅及华中野战军第一师等部共27个团的兵力，首先歼灭整编第二十六师及第一快速纵队<sup>■</sup>，尔后续歼第三十三军或整编第五十一师。同时，以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的第六、第七师，第二、第九纵队等部共24个团的兵力在沭阳东西地区逐次阻击由涟水、盐城北犯之敌。歼击整编第二十六师的具体部署为：以第八、第九、第十师及滨海警备旅共12个团组成右集团，切断敌第二十六师与第五十一师的联系，并歼灭石城崮、太子堂地区的第二十六师之第四十四旅；以第一纵队、第一师共15个团组成左集团，切断第二十六师与第三十三军的联系，并歼灭卞庄、向城地区的第二十六师之一六九旅。然后，左、右两集团会攻第一快速纵队。

12月27日，我军主力由沭阳地区隐蔽北进。1947年1月2日夜，左、右集团对毫无戒备之敌整编第二十六师突然发起攻击。此时，该师师长马励武正在峰县度岁，部队仓猝应战，十分慌乱。当晚，我右集团攻占四马寨、尚岩、青山、塔山诸要点；左集团包围卞庄，并于3日上午占领横山、横山镇，进至兰陵及其以北地区。至此，我军完成了对第二十六师的战役合围，并部分实现了战术分割。3日夜，我军连克马家庄、太子堂、卞庄，歼第二十六师师部及第四十四旅全部、一六九旅大部，并将第一快速纵队包围于陈家桥、作字沟狭小地区内。4日上午，该敌向峰县突围，我军乘其溃乱全线出击，首先歼灭了快纵之第八十旅，使敌坦克失却步兵的掩护。接着，将敌坦克群压缩于下湖、漏汁湖间的洼地内。适值雨雪交加，道路泥泞，我军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机智灵活地采取抛掷炸药包、集束手榴弹等多种手段打击敌坦克。战至4日下午，全副美械装备之整编第二十六师及被国民党誉为“国军精华”的第一快速纵队除少量逃至峰县外被我歼灭。在整编第二十六师面临被歼的紧急时刻，敌徐州绥署曾严令驻四户镇、小良壁地区的

---

<sup>■</sup> 国民党军第一快速纵队由步兵第八十旅及炮兵1个团另1个营、战车营、搜索营、工兵营、汽车团组成，全部美式机械装备。其战车部队由美国军官直接训练，抗战时期转战印缅战场，被国民党军视为战斗力最强的一支机械化部队。

整编第三十三军第七十七师火速增援。但该师师长只以小部进至横山、兰陵一线佯动，师部率主力迅速后撤到台儿庄附近，坐视整编第二十六师就歼；第二十六师的左邻整编第五十一师也未敢增援。

整编第二十六师被歼后，其右翼整编第三十三军缩踞运河以南，固守既设阵地。我军决心乘胜攻击峯县、枣庄之整编第五十一师及第二十六师残部。9日晚，我第八、第九师及滨海警备旅，在由28门火炮（其中有一部分是刚缴自敌第一快纵的105毫米榴炮）组成的炮兵群的有力支援下，对峯县发起攻击，至11日拂晓攻克该城，全歼守敌第五十一师1个旅、第五十二师1个团及第二十六师、第一快纵残部，俘整编第二十六师中将师长马励武。在攻击峯县的同时，我军以第一师及第一纵队一部完成了对枣庄、齐村的合围。16日攻克齐村。接着，对坚固筑垒之枣庄矿区守敌进行逐堡、逐屋攻击，在随后加入的第八师一部协同下，于20日全歼守敌整编第五十一师师部及两个团，俘该师中将师长周毓英。是役共歼敌两个整编师、一个快速纵队计5.3万余人，我军仅伤亡8000人。还缴获坦克24辆、汽车470余辆以及各种火炮200余门（其中105毫米榴弹炮48门），为华东我军组建特种兵部队提供了物质基础。

战役期间，山东各级支前机构动员、组织民工达60万人（其中常备民工25万人），大、小车1500余辆，担架6000余副支援前线，输送粮秣弹药，后运伤员，有力地保障了一线部队的作战。

鲁南战役的主要经验是：辩证地分析敌之强弱，看出强敌在某种条件下也可能转化为较弱之敌，善于抓住敌人的弱点，及时定下战役决心；利用解放区的有利条件，隐蔽运动部队，发起突然攻击；战役合围与战术分割同时进行，迅速歼灭被围之敌，使其余敌军不及应援；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及时转用兵力，扩大战果；对敌机械化部队，首先集中兵力歼灭其步兵，然后以灵活多样的手段消灭其坦克。

鲁南战役期间，由盐城、涟水北犯之敌，先后占我沭阳、新安镇。我阻击部队在予敌以一定杀伤后，除留第七、第十纵队坚持苏中、苏北的敌后斗争外，其余均转至郯城、马头地区休整待机。

鲁南战役后，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华东解放区调整党政领导机构，部队进行统一整编。中共华中分局并入华东局；苏皖边区政府撤销。新四军军部改为华东军区机关，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并，组成华东野战军，建立党的华东野战军前线委员会，陈毅为华东军区司令员、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担任前委书记，饶漱石为军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军区副司令员，黎玉为军区副政治委员，粟裕为野战军副司令员，谭震林为野战军副政治委员。野战军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纵队。除第十纵队暂辖2个师、第十一纵队辖1个旅另1个团、第十二纵队辖2个旅外，其余各纵队均编足3个师。此外，还组建了特种兵纵队，下辖榴弹炮团、野炮团、骑兵团、工兵团、战车营及汽车大队。在11个步兵纵队中，第十一、第十二纵队分别留置苏中、苏北敌后，其余9个纵队27万人均在山东解放区执行内线作战任务。华东军区辖苏中（由第十一纵队兼）、苏北（由第十二纵队兼）、鲁南、鲁中、胶东、渤海等6个军区，全部地方武装约30万人。

整编期间，华东野战军于1月下旬在临沂附近召开了纵队（师）以上干

部会议（鲁南会议）。会议传达了党中央《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陈毅司令员在会上强调指出，华东全军必须加强整体观念和指挥上的集中统一，切实贯彻“一边打仗，一边建设”的指導思想和“以战养成”、“以战教战”的方针。华东解放区也依据半年来的经验，建立和健全了支援前线的组织和制度。华东我军的整编和华东解放区支前工作的加强，为粉碎敌人新的进攻，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莱芜战役（参见附图 15）1947 年 1 月下旬，华东野战军主力集结在临沂地区，华东战场的作战重心转入山东。敌军统帅部错误地认为，宿北、鲁南战役后，华东我军“伤亡惨重，续战能力不强”。当获悉华东野战军主力集结于临沂地区后，判断我军将固守临沂。于是，制订了“鲁南会战”计划，企图与我军在临沂附近决战。其部署：以整编第十九军军长欧震指挥整编第十一、第六十四、第五十九、第二十五、第六十五、第七十四、第八十三师及第七军共 20 个旅，组成主要突击集团，自陇海路东段台儿庄至城头一线，分三路沿沂河、沭河北犯临沂；以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指挥第十二、第四十六、第七十三军共 9 个师（未整编）为辅助突击集团，由胶济路明水（今章丘）至张店（今淄博市）之线南下，乘虚袭击我后方莱芜、新泰、蒙阴地区，实行南北夹攻。同时，从冀南、豫北抽调第五军及整编第七十五、第八十五、第七十二师集结在鲁西南地区，阻止华东我军西撤和晋冀鲁豫野战军东援。敌参谋总长陈诚坐镇徐州督战，声称：“党国成败，全看鲁南一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在敌重兵压境的严重形势面前，一贯投机的郝鹏举于 1 月 27 日率所部华中民主联军叛变，被国民党收编为第四十二集团军，位于白塔埠地区，担任进攻临沂的侧翼掩护。

针对敌人的企图，中央军委在 1 月底、2 月初对华东野战军作了

一系列方针性的指示，强调“诱敌深入”，“不求急效”；“敌不动我不打，敌不进到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之地点，我亦不打，完全立于主动地位”；“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先打弱者，后打强者”；“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临沂”。并指出：“目前敌人策略是诱我早日出击，将我扭打消耗后，再稳固地进占临沂”，我军“切不可上当”<sup>参</sup>。

1 月 31 日，南线欧震集团按计划开始北犯。华东野战军根据军委指示和当面敌情，采取各种手段诱敌，逼其突出一路，以便割歼。但敌始终坚持稳扎稳打，齐头并进，每天行程平均不足 10 公里。至 2 月 3 日，才进达重坊、郯城、桃林一线，使我难以分割围歼。而北线李仙洲集团的 3 个军却由胶济线迅速南下，其先头于 2 月 4 日进占莱芜。华野前委全面分析了敌我情况，于 2 月 5 日制订了三个作战方案报告军委：其一，以一部进击郝鹏举部，诱右路敌人东援，然后以主力视机歼击东援之敌或继续北进之中路或左路敌人；其二，如敌仍坚持密集缓进，则将主力转移至临沂以北休整，让敌人放胆北进，伺机在临沂附近歼敌；其三，如南线仍无歼敌良机，我主力即隐蔽北上，求歼李仙洲集团。华野前委申述：执行第三方案，至少可以彻底解决北线敌人，而已有利于我今后全力向南，歼灭可能由临沂继续北犯之敌。即或敌第五军到达山东，更多城镇被侵占，将增加我军的困难，但我军也可采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粉碎敌三次“围剿”的战法，挫败敌人的进攻。我军北

---

<sup>参</sup> 见中央军委 1947 年 1 月 31 日、2 月 4 日致陈毅、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电，以及 2 月 3 日致陈毅、饶漱石、张云逸、黎玉、粟裕、谭震林电。

上歼敌，还可以更有力地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作战。2月6日，我第二纵队发起讨郝战斗，一举歼灭郝鹏举总部及所属两个师，但反而促使南线敌军采取谨慎方针，不仅右路放军并未东援，连同左，中路敌人均停滞不前。此时，军委复电华野前委完全同意第三方案，指出：此案“可使我完全立于主动地位，使蒋介石完全陷于被动”。并指示：“对外装做打南面模样”，待李仙洲部占莱芜、新泰一线，“然后秘密移动全军（缺一个纵队），首先歼灭七十三军、十二军及四十六师，然后攻占胶济全线”。“为使王耀武放手南进，我渤海区应停止攻击。”<sup>参</sup>8日，北线之敌占领新泰。华东野战军首长决心以主力第一、第四、第六、第七、第八纵队于2月10日兼程隐蔽北上，同时令胶东地区的第九纵队和渤海地区的第十纵队迅即向莱芜地区开进，以求围歼李集团；以第二、第三纵队伪装野战军主力，在临沂以南实施宽正面防御，阻击、牵制南线敌军；并且布置地方武装进逼兖州，在运河上架桥，造成我将向运河以西撤退的假象，以迷惑敌人。

2月15日，南线之敌进占临沂，并大肆吹嘘“胜利”。这时，敌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察觉我军北移，顾虑李仙洲部被围歼，令已前出至颜庄、新泰的部队于16日后撤莱芜。但蒋介石、陈诚却判断我军已无力再战，企图经鲁西南渡黄河“窜逃”，严令李仙洲再度南进，确保新泰、莱芜，并派部队向蒙阴、大汶口堵截我军。17日，李仙洲部重新占领颜庄、新泰。当敌军向北收缩时，华野前委持重待机，始终坚持全歼李仙洲集团的决心，令各部队继续按原计划兼程向莱芜、颜庄地区隐蔽开进，在主力完成集结以前不惊动敌人。对于我军的隐蔽北移，国民党军在它的战史中记述说：共军“主力作战略转移时，经由临沂、蒙阴、新泰、莱芜道东西山区小径，昼伏夜行，秘密前进，我空军既无法搜集，地面情报亦不易侦知，一时竟不知匪军主力所在。乃至判明其企图与行动时，我南进兵团<sup>商</sup>已被各别包围于古马陵道<sup>马</sup>中。”19日，我军对莱芜地区之敌完成战役包围后，敌人才判明我军的真实企图，急令进驻颜庄的第四十六军及进驻新泰的第七十三军主力向莱芜收缩，并令第七十三军之第七十七师自博山南下至莱芜归建。20日中午，当第七十七师进至博山西南和庄、不动（地名）地区时，我在该地设伏的第八、第九纵队主力立即发起攻击。战至次日晨，全歼该敌。20日晚，我军对李仙洲集团发起全线进攻。至22日，第十纵队（附独立师）攻占锦阳关，构成了阻击明水方向援敌的对外正面。第九纵队位博山以北，准备阻击张店方向可能来援之敌。第六纵队以主力围攻莱芜以北交通咽喉吐丝口（今口镇）以1个师在吐丝口南担任对莱芜方向的堵击。第一、第四、第七、第八纵队逐步紧缩对莱、颜之敌的包围圈，但由于未能切断敌第四十六军由颜庄向莱芜的退路，致使该敌得以进入莱芜与第七十三军主力会合，原定将这两个军分割并各个歼灭于莱芜、颜庄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野战军首长分析，敌两个军集结莱芜后，有固守待援或向北突围两种可能，于是重新调整部署，以第四、第八纵队及第一、第七纵队并调原任南线阻击的第二纵队主力北上，分别组成东、西突击集团。顶定如敌固守莱芜，则从东西两面实施强攻；如敌向北突围，则由第六纵队在吐丝口南坚决堵击，而以东西突击集团歼灭突围之敌

---

<sup>参</sup> 见中央军委1947年2月6日致陈毅、粟裕、谭震林电。

<sup>商</sup> 进兵团，指李仙洲所率由胶济线南下的3个军。

<sup>马</sup> 陵，古地名。战国时代齐将田忌用孙臧之计，设伏于马陵隘道两侧，大破魏军。

于莱芜、吐丝口之间。

敌军猬集莱芜孤城后，慌乱异常。李仙洲在因守待援与突围北窜之间举棋不定。王耀武为确保济南和胶济路，最后决定李部向北突围。23日晨，李仙洲率第七十三、第四十六军并肩由莱芜北进。但因道路少，车辆、辎重、人员、马匹争相夺路，无法保持正常的行军队形。早与我党建立了联系的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经与华东野战军派遣该部的敌军工作干部研究，决定于突围前放弃指挥，秘密脱离部队，这就更增加了敌军的混乱。当敌先头部队进至吐丝口南芹村、高家洼一线时，即遭我第六纵队一部顽强阻击。中午，敌后尾撤离莱芜，我即以第四纵队一部抢占该城，断其归路。当敌军完全进入莱芜、吐丝口间我预设的袋形阵地时，我军立即从四面八方敌猛烈冲击，采取穿插分割的战法，迅速楔入敌之行军纵列。国民党军调集大批飞机，进行猛烈的轰炸扫射，但仍未能阻止我军的进攻。经4小时激战，我军终于将敌大部歼灭于莱芜，吐丝口间的狭窄地域内，俘李仙洲。敌第七十三军军长韩浚率千余人，会同吐丝口守敌第十二军的新编第三十六师残部向博山方向逃窜，被我预先部署于该地担任阻援任务的第九纵队歼灭于博山以南。李仙洲集团被歼后，驻胶济路之敌星夜向济南仓皇收缩，我军乘胜解放胶济路沿线县城10余座，控制铁路150余公里。使鲁中渤海、胶东三区连成一片。

莱芜战役期间，华东各级支前机构和民工支前制度已趋于完善。中共中央华东局在战前还专门发出了加强战勤保障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最有威望、最有能力的党政主要负责人亲自主持支前工作。战役期间，在通向战区的漫长补给线上，50万民工日以继夜地前送粮弹，后送伤员。当我军改变作战方向后，广大民工也迅速调转方向，向莱芜地区紧急输送粮食弹药。实践证明，战区支前工作发动的充分和组织的严密，是保障战役、特别是大规模运动战役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莱芜战役中也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军内部的派系矛盾。正如战后敌军的一些高级军官所说的：政治上的派系之争反映为作战指挥上的不统一。陈诚与何应钦的矛盾，直接体现在战役指挥上陈诚与王耀武的分歧上。这种情况，促使不少高级军官间离心离德，人人自危，宁愿在战后的战役检讨上打官司，而在战场上则各保实力。

莱芜之战，我军以伤亡8800人的代价，在三天内歼敌1个绥区前进指挥所、2个军部、7个师，计5.6万余人，连同南线及胶济路东段的作战，共歼敌7万余人，严重打击了敌人的气焰，打乱了敌进攻山东解放区的部署，加深了敌高级将领中间的矛盾、恐慌和失败情绪。通过这一作战，华东全军对毛泽东的运动战思想体会更深，执行得更为自觉，集中统一的观念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莱芜战役为我军实行大规模的运动战提供了可贵的经验，主要是：一切作战行动均应从有利于歼灭敌人着眼，哪里便于歼敌就到哪里去打，不惜暂时放弃重要城市；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部队，持重待机，保持主动；诱敌深入，坚持在运动中求歼孤立突出之敌；善于利用敌人的弱点和矛盾，制造敌人的错觉；敌变我变，实施灵活机动的指挥。

“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这是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对这一时期华东部队作战特点的形象概括。自1946年11月至1947年2月，华东我军继续执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以保守地方为主要目标的作战方针，打一仗，消灭一部分敌人，后撤一步；再打一仗，再消灭一部

分敌人，再后撤一步，以苏北、鲁南解放区的大部城镇为代价，换取了歼敌15个整旅的重大胜利，严重挫折了敌人的攻势。在此期间，随着华东我军主力的逐步集中和指挥的逐步统一，歼灭战的规模也逐步扩大。这充分证明了实行集中统一指挥对于大兵团打运动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 二、晋冀鲁豫野战军在豫北、鲁西南战场机动歼敌。晋南、晋绥我军粉碎敌偷袭延安的企图

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的敌军，在前4个月的作战中虽遭受严重打击，但仍图控制鲁西南，寻歼晋冀鲁豫我军主力于黄河以北，并打通平汉路。

1946年11月初，整编第二十七军王敬久、整编第二十六军王仲廉两集团，分别由鲁西南的鄆城、郟城地区和豫北的安阳地区出动，准备合击大名，尔后直趋邢台，与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会师，然后南取晋冀鲁豫解放区首府邯郸，于月底前打通平汉路；另以第五绥区孙震所部整编第四十一、第四十七师及河北保安第十二纵队驻守滑县、浚县、封丘、长垣地区，以第四绥区刘汝明所部整编第六十八、第五十五师驻守东明、菏泽地区。

滑县战役中央军委为打破敌人打通平汉路的计划，并协调晋冀鲁豫与华东两个战略区的作战，于11月2日、3日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在11月份“打两三个大仗，打孙震、刘汝明两集团，收复大块失地，孤立邱胡<sup>⑥</sup>，以便下月集全力解决邱胡，转变战局”，并强调指出，晋冀鲁豫野战军当前的作战行动，“以拖住邱胡不使加入鲁南为原则”，来选择攻击的对象。依据军委的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首长决心发起滑县战役，攻歼战斗力较弱且布势分散的第五绥区一部，威胁开封、新乡，调动王敬久、王仲廉集团来援。11月15日夜，第二、第三、第六、第七纵队共11个旅，采取远距离奔袭战法，由濮县、鄆城以北地区向滑县隐蔽急进。18日晚，从驻守在浚县、滑县以南地区的第一四旅、第一二五旅及保安第十二纵队三部敌人的结合部突然楔入敌纵深，将敌割裂。19日拂晓，向朱楼、上官村、邵耳寨各部敌军指挥机关所在地发起攻击，首先歼灭了第一四旅等部的指挥部，俘第一四旅旅长。接着，乘敌混乱，扩张战果。战至22日，歼灭保安第十二纵队、第一四旅全部及第一二五旅大部共约1.2万人，并吸引了王敬久、王仲廉两集团各一部从东、西两面来援，达到了预期的战役目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对滑县战役中，我军所采取的这种远距离奔袭，和首先歼击敌军首脑机关、打乱敌人部署的战术，称之为可收速决歼敌之效的“掏心战术”。

巨（野）金（乡）鱼（台）战役（参见附图16）滑县战役后，敌郑州绥署仍坚持其打通平汉路的计划。以整编第二十七军的第五军和整编第七十五师一部以及整编第二十六军的整编第八十五、第三十二师主力等部共9个旅，于11月28日分别由东明、滑县向濮阳、内黄进犯，企图寻我主力决战，另以整编第四十师1个旅及暂编第三纵队由安阳向大名进犯；黄河以南的金乡、鱼台、郟城地区及菏泽、东明地区仅有整编第八十八师两个旅、整编第七十五师1个旅及第四绥区一部担任守备。晋冀鲁豫我军原拟歼灭北犯之敌王敬久集团主力第五军一部，但在豫北与该敌周旋20余天，终因敌人队势密集或地形不利，战机难以捕捉而未实现。

<sup>⑥</sup> 胡，指国民党军第五军军长邱清泉及整编第十一师师长胡璉所部。该两部为王敬久集团主力。

12月18日，军委从有利于与华东部队相互配合着眼，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如果你们西面之敌不好打，似以南下寻歼八八师，恢复嘉、巨、金、鱼、城、单各地，调动邱清泉东进而歼灭之较为有利”。晋冀鲁豫野战军遵照军委指示精神，决心置向我腹地进攻之敌于不顾，实行敌进我进。以第二纵队和刚由晋察冀军区归建的第一纵队结合地方武装，伪装野战军主力，在清丰、南乐、大名、广平地区牵制、迷惑王敬久、王仲廉集团；以第七纵队主力首先攻占聊城，巩固后方，得手后南下鲁西南参战；野战军主力则向敌守备薄弱之徐州西北地区大踏步挺进，威逼徐州，调动整编第二十七军回援，伺机歼灭该敌一部。

12月22日，我第七纵队主力开始围攻聊城，第三、第六纵队及第七纵队1个旅自观城、朝城地区向东南挺进100余公里，于30日夜向巨野、金乡、鱼台地区之敌发起突然进攻。1947年1月1日，第七纵队攻克聊城；第三纵队攻克巨野、嘉祥，开辟了战场。1月4日，我第三、第六纵队强攻由整编第八十八师的新编第二十一旅守备的金乡，未能得手，但吸引了鱼台、定陶、菏泽之敌分路向金乡增援。于是，我当机立断，改变计划，以围城打援手段，于7日至9日，歼灭由鱼台来援之敌第八十八师的第六十二旅、第七十师的第一四旅大部于鱼台西北之胡海子地区；12日至13日，又歼灭由定陶来援之敌暂编第四纵队第一支队于金乡西南之白浮图地区。由菏泽东援之敌整编第六十八、第五十五师各一部共3个团见势不妙，于14日掉头西窜，被我南下参战之第一、第二、第七纵队围歼于金乡以西之西台集地区。在此期间，冀鲁豫、豫皖苏军区武装各一部主动向当面分散之敌出击，歼敌正规军及地方团队3000余人，并相继收复临漳、范县、濮阳、涡阳等城，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的作战。这一战役，我军歼敌正规军三个半旅，连同非正规军及地方团队，共1.6万余人，收复县城9座，迫使已占濮阳、大名的敌军停止前进，抽兵回援，又一次粉碎了敌打通平汉路的计划；同时也有力地配合了华东野战军的鲁南战役。巨金鱼战役，我军避开强敌，大踏步向敌占区挺进，转战于敌兵力薄弱地区，有效地调动了敌人，化被动为主动；并利用各路敌军因派系矛盾不能积极配合的弱点，各个歼灭了援敌。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在总结此次作战经验时指出：“攻敌所必救，消灭其救者；攻敌所必退，消灭其退者，是求得打运动战歼灭敌人的好办法。”

巨金鱼战役后，敌郑州绥署所属的整编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军等部主力仍滞留于黄河以北，整编第七十五师正由豫北向商丘、徐州调动。陇海路中段两侧地区主要由地方团队守备。中央军委于战役结束后的第三天，即1月18日，就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当前“形势极为有利，望乘胜展开攻势，向你们附近广大地区敌占据点中一切较薄弱可攻取者广为攻取，不论敌正规军、伪军、民团广为歼灭，收复大批失地”。并指出：陇海路北、路南均可视隙往返机动，寻歼好打之敌，“如此大约有两个月时间，即可将路北、路南广大地区创造为机动战场，以便吸引邱军<sup>⑤</sup>及其他薛顾<sup>⑥</sup>主力来此而歼灭之。”依据这一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首长决心举行豫皖边战役：以第一、第二、第三纵队为路北作战集团；第六、第七纵队为路南作战集团，分别在陇海路南北展开，夺取敌守备薄弱的城镇，求歼可能自徐州、郑州来援之敌，

---

<sup>⑤</sup> 军，指国民党军第五军军长邱清泉所部。

<sup>⑥</sup> 顾，指国民党军徐州绥署主任薛岳和郑州绥署主任顾祝同所部。

以配合华东部队在鲁南的作战。战役自1月24日开始，至2月4日，北集团连续攻克定陶、单县、曹县，并控制民权、商丘间铁路约30余公里；南集团连续攻克柘城、太康、鹿邑、杞县、亳县等城，并歼灭山商丘救授亳县之敌整编第七十五师第十六旅大部，全战役共歼敌约9000人。郑州绥署急调进占南乐、大名的第五军、整编第八十五师及驻武汉地区的整编第七十二师驰援，企图在击破晋冀鲁豫野战军的攻势后，东进参加华东战场的“鲁南会战”。晋冀鲁豫野战军为继续配合华东野战军的莱芜战役，于2月中旬开始，与敌第五军、整编第八十五师等部周旋于民权、兰封和鲁西南地区，有效地牵制了这些敌人。

这一时期，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冀鲁豫战场作战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避实击虚，实行大踏步进退，袭扰敌后方，捕歼分散、孤立之敌，以求调动敌人，打乱敌进攻部署。由于成功地运用了这一战法，使我军化被动为主动。三次出击，共歼敌8个旅，有力地配合了华东战场的作战。

吕梁战役、汾孝战役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机动作战于豫北、鲁西南地区期间，其第四纵队会同晋绥野战军第二纵队等部，以阻止胡宗南部偷袭延安为目的，先后发起了吕梁战役（又称晋西南战役）和汾（阳）孝（义）战役。

蒋介石为侵占我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延安，以掩饰其军事上的失利，于1946年11月上旬，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抽调驻晋南的整编第一、第九十师共4个旅，由临汾经禹门口西渡黄河入陕，准备会同原包围陕甘宁边区的部队，突袭延安。晋西南地区各县城主要交由地方团队据守。中央军委于11月6日命令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驰援延安，同时令太岳军区第二十四旅先行西进开辟通道。10日，又指示：到吕梁地区后，“如胡军向延安急进，则你们亦急进；如胡军缓进，则你们可攻占吕梁各县，待命开延”。11月20日，第四纵队自沁水、和川地区经霍县渡汾河进入吕梁地区，同由离石南下的晋绥野战军第二纵队（辖第三五九旅、独四旅）相配合，自11月22日起，开展攻势，至12月12日，席卷中阳、石楼、永和、大宁、隰县、蒲县等城。胡宗南因侧背受巨大威胁，急令已入陕的整编第一、第九十师东返，连同驻临汾、吉县的整编第三十师第六十七旅、整编第二十七师第四十七旅共6个旅，分路向蒲县、大宁反扑，企图稳定晋西南局面，尔后再向延安进攻。我军以一部实行运动防御，诱敌深入，主力集结于机动位置，伺机歼敌；以1个旅伸入蒲（县）临（汾）公路，断敌交通线，并以太岳军区部队袭击浮山、翼城、垣曲，威胁敌后。进犯大宁之敌在蒲县以四地区连续遭我伏击，被迫于28日撤退。我军乘机截击，歼灭其后卫第六十七旅。战役于1947年1月1日结束，共歼敌1万余人。

吕梁战役结束后，我军稍经休整，即转向敌守备薄弱而又储粮充足的汾阳、孝义地区作战，求歼守敌阎锡山所部暂编第七十师。1月17日，晋绥野战军独二旅、独四旅一举攻克孝义。与此同时，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主力包围了汾阳。阎锡山立即以其主力第六十一、第三十三、第三十四军等部，分北、中、南三路，由文水、平遥、介体增援汾、孝。我军以小部兵力阻击北、中两路援敌。以主力4个旅隐蔽集结于孝义东南地区，于1月21日至29日，首先歼灭敌南路指挥部及所属第六十九师，击溃南路其余3个师和中、北两路援军，并追歼溃敌两个团。是役共歼敌1.1万余人。

吕梁、汾孝两个战役，歼敌2万余人，推迟了敌进攻延安的行动，解放



了晋西南广大地区，将敌军压缩到同蒲沿线和晋中盆地，扩大了陕甘宁边区与晋绥解放区的联系，造成了尔后进一步开展晋西南战局的有利形势。

### 三、晋察冀野战军转战保定南北地区

张家口失守后，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在 10 月下旬召开扩大会议，贯彻党中央《三个月总结》的精神，总结了前段作战的经验教训，决定认真贯彻运动战、歼灭战方针，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争取从根本上转变战局。为适应作战需要，充实了野战纵队，各纵队均由两个旅扩充到 3 个旅，连同地方部队，全区兵力扩充到 24 万余人。为使作战指挥更加集中，于 1946 年 12 月初撤销了野战军的指挥机构，由军区直接指挥各纵队。

进攻晋察冀解放区的敌军，在占领张家口及冀东地区、打通平绥路及平汉路北段后，兵力已相当分散，第十一、第十二战区部队共 10 个军大部担任守备，但仍图纠集兵力，继续深入晋察冀解放区腹地，占领重要点线，将我军围困于山区，进而击破我军主力。

**易满战役、保南战役** 1946 年 11 月 2 日，敌第九十四军第一二一师由涞水向易县进攻，企图西出紫荆关，与侵入察南西合营、化稍营地区之敌第十六军会攻涞源，以分割我晋察冀解放区。晋察冀野战军以第三纵队附 3 个独立旅迎击进犯易县之敌，以伏击手段歼第一二一师之先头第三六一团于涞易公路两侧之北桥头、二十里铺地区，其余敌人缩回涞水。13 日，敌第九十四军及第五十三军各一部再度西犯易县，复被我军击退。野战军主力随即转至满城、完县地区休整待机。

12 月 16 日，敌以第五十三军 4 个团、保安第二总队 2 个团分别由保定、漕河镇向满城进犯，企图牵制和迷惑我军。策应第九十四军由涞水攻取易县。晋察冀军区首长决心以小部阻击第九十四军，集中主力歼击进犯满城之敌。19 日晚，第三、第四纵队分别从易县、完县地区以急行军隐蔽地进至满城以东，突然楔入敌军侧后，向刚进至后大留和周家庄、相庄、道口等地之敌第五十三军之第一三三师先头一个团和第二总队两个团发起猛攻，战至 21 日，全歼该敌，余敌迅速向保定及其以北地区回撤。易县、满城两地区的作战，我军共歼敌 7900 人。

易满战役后，我军稍事休整，即乘平汉路望都至正定段敌守备薄弱的有利时机，于 1947 年 1 月 20 日发起保（定）南战役。第四纵队一举攻克望都、王京，接着分路南下，扩张战果，于 23 日攻占定县西南要点寨西店，开辟了战场。次日，在预先设伏的十家町歼灭了由正定经新乐北援之敌保安第五总队 1 个团及第三十二师一部，收复新乐。28 日，我军又乘胜攻克孤立无援的定县，守敌保安第五总队的 3 个团在突围中被我全歼。是役我共歼敌 8000 余人，控制了保定以南、石家庄以北的铁路百分公里，割裂了保定、石家庄敌人的联系。

易满、保南两次作战，我军在战役指挥上的特点是：正确地选定战斗力较弱的保安部队为主要歼击对象，依据敌情、地形的不同，或远距离奔袭，或打援，或攻城，机动灵活地各个歼灭了敌人。保定南北地区作战的胜利，使冀晋、冀中解放区联成了一片，为从根本上扭转晋察冀战局创造了有利条件。

#### 四、东北民主联军举行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

(参见附图 17)

新开岭战役后，敌继续集结重兵，进攻我南满的临江地区，企图歼灭我南满主力，或压迫南满我军北撤。此时，南满解放区仅剩长白山麓的临江、濛江（今靖宇）、抚松、长白四县比较完整。两个纵队主力集结在这一狭小山区，处境极为不利。为加强南满的领导，中共中央东北局于 1946 年 11 月派陈云、肖劲光主持南满分局和南满军区的工作。对于要不要坚持南满根据地的问题，当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南满处于敌重兵包围之下，根据地日益缩小，加以山区贫瘠，供给困难，大兵团难于坚持，主张将第三、第四两纵队北移，与北满主力会合，仅以游击武装坚持南满的斗争；另一种则主张主力坚持在南满地区作战，以利牵制敌人，并为尔后的反攻创造条件。12 月上旬，由南满分局书记、军区政治委员陈云主持的有纵队以上领导干部参加的七道江会议上，作出了坚持南满根据地的决策，并得到了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批准。中央军委也于 12 月 13 日指示东北民主联军首长：“南满方面应集中主力各个歼灭敌人，收复失地，于拖延敌对北满进攻必有帮助。”

为了迫使敌人两面作战，破坏其先南后北、各个击破的计划，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确定在东北战场采取如下方针和部署：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南打北拉，北打南拉，南北满密切配合，集中优势兵力，主动打击敌人。以南满部队在临江地区迎歼进犯之敌，保卫解放区；以北满地区的主力视机南渡松花江，在长春、吉林以北地区寻歼分散之敌和由长春、吉林出援之敌，策应南满我军作战，以求改变东北的形势。东北我军依据这一方针，从 1946 年 12 月中旬起，在南满、北满两战场，与敌人展开了历时三个半月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

我军在南、北满两个战场的作战，受到天候、地形和群众条件的很大制约。在北满，由于松花江的阻隔，只能在 1 至 3 月江面冰封，人马辎重能通行无阻时，才能遂行大兵团机动作战。但由于我军御寒装备不足，严寒季节，受冻伤的威胁很大，难以坚持长时期的作战活动。在南满，不仅根据地的面积狭窄，回旋余地小，而且敌后广大地区伪满遗留的反动势力较强，群众基础较差，部队侦察敌情、安置伤员、补充粮弹，均有一定困难。东北的铁路、公路较发达，交通干线多为敌人控制，有利于敌人的迅速机动。东北我军决心克服重重困难，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逐步扭转东北战局。

12 月 17 日，东北敌军集中新编第一军、新编第六军、第七十一、第六十、第五十二军各一部共 6 个师的兵力，由辉南、柳河、桓仁、宽甸一线向临江地区发起进攻，企图第一步打通通化、辑安（今集安）线，尔后将南满我军消灭或困绝于长白山中。鉴于敌人兵力上占优势，南满我军决定实行内外线配合作战，先求分散敌人，尔后寻机歼灭部分进攻之敌，以粉碎敌之攻势。据此，第三纵队在临（江）通（化）地区进行运动防御；第四纵队于 18 日深入敌后，在本溪、抚顺、桓仁地区转战 10 余日，攻克敌据点 20 余处，歼敌 3000 余人，迫使敌人从进攻方向抽调两个师回援。第三纵队即乘机反击，歼敌第五十二军一部。1947 年 1 月 5 日，北满我军为配合南满的作战，集中主力第一、第二、第六纵队和 3 个独立师共 12 个师附 3 个炮兵团，冒 -40 的严寒，越过冰封的松花江，向长春、吉林以北之敌进攻。第一纵队首

先以一部包围吉林以北其塔木要点，主力和第六纵队分别在张麻子沟、焦家岭歼灭自九台、德惠来援之敌，最后乘胜攻歼了其塔木守敌，先后歼灭敌新编第一军的两个团和保安团队一部。第二纵队攻克伏龙泉等地。敌被迫暂时停止了对临江地区的进攻，从南满调两个师北上增援。同时，由于寒流侵袭，北满我军冻伤减员日益增多，遂于1月19日转回江北休整。

1月11日，中央军委就东北和全国作战形势致电东北民主联军首长，指出：最近东北各战场作战获胜的经验证明，“只有采取勇敢进攻方针，才是胜敌之道”，“围城打援是歼灭敌人重要方法之一。”同时指出，关内几个主要战场，我军开始取得主动，歼灭战规模日益扩大。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可能向东北增兵。“只要你们能用一切方法……一年内歼敌十二个师以上，就可使自己转入有利地位。如此打两三年（因敌被歼后又可补充），就可从根本上转变敌我形势，并建立巩固根据地。”依据军委指示，东北民主联军首长决心进一步加强南北满配合，力争更多地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以求根本改变东北战局，配合其他战场我军的作战。

1月30日，敌人集中第五十二、第六十军及新编第六军各一部共4个师的兵力，再次向临江地区发起进攻。南满我军于2月6日向敌发起反击。第四纵队主力再次深入敌后，于宽甸、辑安间歼敌一部，并袭入桓仁城，牵制与迷惑了敌人。第三纵队及第四纵队一部向进至通化以北高丽城子地区孤立突出之敌第五十二军第一九五师出击，歼敌2000余人，并攻克三源浦要点。敌又被迫停止了对临江地区的进攻，并由北满抽调1个师回援南满。

2月13日，南满之敌在获得增援后，又集结第六十、第七十一、第五十二军及新编第六军各一部共5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临江地区发动第三次进攻。18日，南满我军主力乘敌在运动中发起反击，在通沟歼左路之敌第六十军暂编第二十一师1个团，并乘胜收复金川、辉南、柳河、辑安等城。第四纵队一部于16日向抚顺、本溪挺进，21日，于碱厂歼敌1000余人，吸引敌第十四师等3个师于自己周围，策应了正面主力的作战。

2月21日，北满我军以3个纵队、3个独立师共12个师第二次越过松花江，向敌出击。第六纵队和第一纵队一部以远距离奔袭手段，攻歼九台以北城子街要点守敌新编第一军1个多团。独一师于德惠南之拉拉屯歼保安团大部，第一、第二纵队于布海以南中长路两侧，歼援敌1000余人。在北满我军强大攻势威胁下，敌被迫再次从南满、西满抽调兵力北援，第三次进攻临江又告失败。

当北满我军结束二下江南的作战行动北撤休整时，敌集中新编第一军、第七十一军等部，在空军一个大队的配合下，大举北犯，扬言与我决战于松花江两岸。北满我军主力立即反击，于3月8日第三次越松花江南下。敌人迅速后撤，我军勇猛追击，于郭家屯、靠山屯地区歼灭敌第七十一军之第八十八师全部及第八十七师一部，敌又被迫从南满及热河抽兵北援，我军即撤回江北休整。

3月27日，敌集中新编第六军、第五十二、第十三、第六十、第九十三军各一部共约20个团的兵力，分三路向临江地区发动第四次进攻。南满我军以部分兵力牵制其两翼，集中主力歼击其较弱之中路。4月3日，中路之敌第十三军第八十九师被我军小部引诱至三源浦西南红石拉子（今红石镇）地区，我预先设伏在该地的第三纵队主力和第四纵队一部突然发起攻击，全歼该师。其余两路敌军迅即撤退。至此，敌对临江地区的进攻宣告彻底破产。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之战，东北我军共歼敌约 4 万人，含东西满的配合作战），削弱了东北敌军的机动力量，迫使敌由攻势转入守势。通过这一阶段作战，北满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南满的局面获得显著改善，这就为东北我军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战役的全过程中，南、北满我军在战略上注意了密切配合，在战役上强调了独立自主、积极主动地歼灭当面之敌。每战力争主动，抓住敌之弱点，先发制人，以战役上的积极进攻达到了战略防御的目的。

经过 1946 年 11 月至 1947 年 2 月 4 个月作战，我军共歼敌正规军折合 34 个旅，连同非正规军共约 41 万余人，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对解放区的进攻。我军损失约 12 万人。在此期间，敌侵占我城市 87 座，我收复和解放城市 87 座，得失相当。

这 4 个月的作战，与战争初期的 4 个月相比较，具有许多特点：歼敌万人以上的歼灭战为前 4 个月的 4 倍；俘敌正规军少将、旅级以上高级军官为 3 倍。敌人损失的兵力为前 4 个月的 1.37 倍，而敌我攻占城市对比数则由 3.2 : 1 下降为 1 : 1。敌我兵力损失对比，已由 2.45 : 1 增至 3.45 : 1。敌人损失的兵力中，被俘、投诚、起义与伤亡对比，已由 1 : 1 上升为 2 : 1。这些数据生动地说明了，我军遂行的歼灭战役规模越来越大，战斗力明显提高；敌军则士气低落，战斗力明显下降，战略上的主动地位正在逐步削弱，战局正在向有利于我军的方向发展。

#### 第四节挫败敌人的重点进攻，举行局部反攻

（1947年3月至6月）

经过1946年7月至1947年2月8个月作战，敌人的正规军被歼66个旅（师），连同非正规军共损失71万余人，攻势受到严重挫折。敌人虽然抽调其可能抽调的战略预备队到内战前线，使进攻解放区的总兵力增至219个旅，但由于战线不断延长，守备任务不断加重，能用于第一线的突击兵力锐减。同时，由于部队大批成建制地被歼，200多个旅中歼后重建的已超过1/4，新兵增多，士气低落，战斗力明显下降。蒋介石在回顾这段作战的状况时说：“我们在后方和交通要点上，不但要处处设防，而且每一处设防必须布置一团以上的兵力。我们的兵力就都被分散，我们的军队都成呆兵，而匪军却时时可以集中主力，采取主动，在我广正面积极活动，将我们各个破击。”结果是“占地愈多，则兵力愈分，反而处处被匪军牵制，成为被动。”敌军统帅部为改变这种情况，自1947年3月起，被迫放弃全面进攻，在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战场上转取守势，抽调兵力对南部战线的两翼——山东和陕北战场，实施重点进攻，企图在消灭这两区的我军后，再转用主力于其它战场。蒋介石对于这个方针曾作过如下的说明：“我们在全国各剿匪区域中，应先划定匪军主力所在的区域为主战场，集中我们部队的力量，首先加以清剿，然后再及其余战场。”“凡是匪军的老巢……及其发号施令的首脑部的所在地，必须犁庭扫穴，切实攻占”，而“在主战场决战的时期，其它支战场唯有忍痛一时，缩小防区，集中兵力，以期固守。”并且强调提出：“匪军的主力集中在山东，同时山东地当冲要，交通便利，有海口运输，我们如能消灭山东境内匪的主力，则其他战场的匪部就容易肃清了。”<sup>引</sup>

依据上述方针，国民党军集中了94个旅的兵力于陕北、山东两解放区，占其进攻解放区总兵力的43%。同时，强使黄河在花园口合拢回归故道，构成从风陵渡到济南约1000公里正面的所谓“黄河防线”，以小部兵力驻守，以阻止晋冀鲁豫我军向南支援山东战场。

我军在抗击敌人全面进攻的同时，大力加强军队的建设，进一步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到1947年3月，全军总兵力已发展到168万人，特别是炮兵建设已初具规模，大军区和野战军建立了炮兵团、旅或炮兵纵队，步兵纵队大多建立起炮兵营，有的纵队还建立了炮兵团。全军贯彻中央军委1947年1月21日关于加强工兵建设的指示，在野战军的旅以上部队先后组建了工兵连；有的战略区还建立了工兵团。从而增强了部队的攻坚能力和工程保障能力。经过8个月作战，部队积累了打较大规模的歼灭战的丰富经验。军队的政治工作也有了新的发展。以诉苦为主要形式的阶级教育，以激发革命英雄主义为目的的杀敌立功运动，以加强新老战士之间、参军战士和解放战士<sup>解</sup>之间的团结互助为目的的“王克勤运动”<sup>王</sup>，以评指挥、评战术、评技术为基

<sup>引</sup> 自台湾“国防研究院”《蒋总统集》第2册第1598—1599页。

<sup>解</sup> 放战士，全国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的被俘士兵，经过教育和争取而参加人民解放军的，当时被称为“解放战士”。

<sup>王</sup> 克勤，原系被抓丁入伍的国民党军士兵，1945年10月邯郸战役中被我军俘虏，补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后被提升为班长，在全班率先开展“思想、技术、生活”三大互助活动，收到很好的效果。这种活动先后在晋冀鲁豫军区和全军推广，被称为“王克勤运动”。

本内容的军事民主，在各个部队广泛开展起来；“溶俘”<sup>51</sup>工作在这一时期已有相当的发展。各野战军还抓紧作战间隙，休整训练部队，不断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加强了组织纪律性。为适应打大规模运动战的需要，后勤建设和支前工作也作了许多重大的改进。各战略区陆续成立了有党、政、军领导同志参加的各级支前委员会或战勤指挥部，有的还建立了定期轮换的随军常备民工制<sup>52</sup>，较好地解决了解放区坚持生产与支援作战的矛盾。整顿了财经、供应制度，积极建立兵站、仓库，努力做到既能及时保障作战，又能节约人力、物力、财力。所有这些，都为彻底粉碎敌人的战略进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共中央正确地分析了战争形势，在 1947 年 2 月 1 日向全党发出了《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指出：“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蒋介石的攻势虽然还在继续，但是比较 1946 年秋季已经衰弱得多。“我军已在几个战场上开始夺取了主动，蒋军则开始失去了主动。”“为着彻底粉碎蒋军的进攻，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再歼蒋军四十至五十个旅，这是决定一切的关键。”中央军委确定全军继续执行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在内线作战。要求陕北、山东两区我军实行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抓住战机，逐批歼灭进犯之敌，为尔后转入战略进攻创造条件；要求豫北、晋南、晋察冀、东北等战场的部队，依据各区的具体情况，举行战略性反攻，大量歼灭敌人，逐步收复失地，以配合陕北、山东我军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

## 一、陕北我军沉重打击进犯之敌

（参见附图 18、19）

陕甘宁解放区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老根据地，东临黄河中流峡谷，西抵环江，南至渭北山地，北傍长城，包括陕西北部和甘肃、宁夏东部共 20 余县，面积约 10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160 万。首府延安，自抗日战争以来，一直是党中央和我军总部领率机关所在地，是我党领导全体军民进行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的指挥中枢，也是全国各解放区的政治、文化中心。因此，从全面内战爆发起，这个地区一直被国民党军列为主要战略目标之一。只是碍于国际、国内的舆论，未敢贸然发起大规模的进攻。这个地区土地贫瘠，物资贫乏，粮食尤其困难。但是经过我党十余年的经营，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很高，党政军民对战争准备也一直抓得很紧。陕北系黄土高原，山丘起伏，沟壑纵横，地形复杂，回旋余地大，有利于我军进行轻装野战，而不便于重装备机械化敌军行动。

1947 年 3 月初，敌军统帅部在西北地区集结了 34 个旅 25 万人的兵力，准备进攻陕甘宁解放区。蒋介石企图以攻占延安，“摧毁匪方党、政、军神经中枢，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意志，削弱其国际地位”<sup>51</sup>，借以掩饰其全面进

---

<sup>51</sup> “溶俘”，教育、改造俘虏的国民党军士兵，争取其中的大部分参加我军。是我军在解放战争中一项重要的政治工作。

<sup>52</sup> 军常备民工制，按照各战区野战部队作战保障的实际需要确定随军民工的定额，由地方定期分批轮换出佚的一种民工服役制度。

<sup>53</sup> 自台湾“国防部”《戡乱简史》第 96 页。

攻的失败。提高日益衰颓的士气；并在解决陕甘宁边区后，抽出第一战区胡宗南部这支战略预备队加强其他战场的攻势。其部署是：以胡宗南部主力整编第一军、整编第二十九军及整编第十五、第三十八师各一部共 15 个旅，由宜川、洛川一线向北担任主攻，另以整编第十师等 5 个旅为预备队。以西北行辕所属的马鸿逵、马步芳部整编第十八、第八十一、第八十二师由银川、同心，镇原一线向东，晋陕绥边区总部所属第二十二军由榆林向南配合，夺取延安，占领我陕甘宁解放区，消灭我党我军首脑机关和边区部队于黄河以西；或逼我军东撤，尔后会同华北敌军，歼灭我军于黄河以东地区。

当时，在陕北战场上，我军只有第一纵队（辖第三五八旅、独立第一旅）及新编第四旅、教导旅等 4 个野战旅约 1.7 万余人及 3 个地方旅，与敌人的兵力对比，处于绝对劣势，装备也远不如敌军。党中央全面分析了敌我情况，认为陕北战场敌情虽十分严重，但群众条件和地形条件均极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我军如能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必能达到牵制并逐步削弱、最后消灭胡宗南部的目的。据此，党中央确定陕北我军的基本作战方针是：诱敌深入，必要时放弃延安，与敌在延安以北的山区周旋，陷敌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之困境，然后抓住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逐次加以歼灭，牵制胡宗南集团主力于陕北战场。为加强陕北地区的兵力，中央军委决定从晋绥地区抽调第二纵队西渡黄河加入陕北我军作战序列。

3 月 3 日，我新编第四旅、第三五八旅等部向进至西华池（今合水）担任辅助攻击的敌军第四十八旅主动出击，歼其一部，因援敌迫近，遂撤出战斗。

3 月 13 日，胡宗南以整编第一、第二十九军等部共 15 个旅 14 万余人的兵力，由洛川、宜川之线分两路向陕北发起进攻。为加强攻势，自上海、徐州调集作战飞机 75 架至西安，由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亲自指挥，对我延安党政机关、军事设施、工厂、仓库以及前沿阵地进行狂轰滥炸，仅进攻第一天即投弹 59 吨。

为了迟滞敌人的进攻，掩护中共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和人民群众的转移，中央军委决心以教导旅和警备第三旅第七团共 3 个团 5000 余人的兵力在鄜县（今富县）、临真镇以北地区，采取运动防御抗击进攻之敌。另以第一纵队及新编第四旅位于部县西南地区待机。为加强陕北地区的作战指挥，决定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和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统一指挥边区所有部队。

我军在“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口号的鼓舞下，从 3 月 13 日起，依托既设阵地，交替掩护，节节抗击进攻之敌，并不断实施反击，经过 6 天激战，在予敌以重大杀伤，并完成掩护党政军领导机关转移和群众疏散的任务后，于 3 月 19 日主动撤出延安。此时，第二纵队已进抵陕北，我军机动作战兵力增至 6 个旅 2.7 万人。

党中央及中央军委于 18、19 日通报各区，指出：放弃延安，“虽有某些损失”，但“不足为患”，“我军行动将更自由，分别消灭敌人的机会也会增加”。“若能将胡敌大部吸引在陕甘宁而加以打击消灭，这正便于其他解放区打击和消灭敌人，恢复失地。”指示西北我军，待敌进占延安后，集中兵力打运动战，寻机各个歼敌。并且强调指出：“以边区地域之广，地形

之险，人民之好，有把握钳制胡军并逐渐削弱之，保持广大地区于我手”<sup>参</sup>。

我军撤出延安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党中央的精干机关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作战。同时，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经晋西北转至河北省平山县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由叶剑英、杨尚昆主持后方委员会，转至晋西北统筹后方工作。在实行这些部署后，党中央于4月9日通报全党：国民党采取召开伪国大、宣布国共破裂、进攻延安这些步骤，“丝毫不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强有力，而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危机业已异常深刻化。”中央决定：“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在国民党集结重兵侵占延安、深入陕甘宁边区腹地的严峻时刻，毛泽东率中共中央及人民解放军总部始终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对于鼓舞全党、全军及解放区广大人民的斗争意志，起了重大作用。

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战役（参见附图19）敌军占领延安后，大肆宣扬“胜利”。胡宗南所部更加骄狂，急于寻我主力决战。我军遂以小部兵力诱敌北上安塞，主力隐蔽集结在延安东北的青化砭、甘谷驿等地，待机歼敌。

21日，胡宗南以整编第一军的整编第一、第九十师共5个旅的兵力由延安向安塞方向急进；另以整编第二十七师的第三十一旅（欠第九十一团）由临真镇向青化砭前进，担任翼侧掩护。我侦悉上述情况后，于23日以第二纵队、第一纵队第三五八旅、教导旅和新编第四旅共5个旅的兵力，在青化砭周围，利用公路两侧的山地，布成袋形阵地设伏，求歼第三十一旅主力；以独立第一旅为预备队，隐蔽集结在青化砭西南地区，并监视安塞、延安方向之敌。24日，敌整编第一军5个旅进至安塞；第三十一旅在25日沿咸（阳）榆（林）公路北进。当该敌进入我伏击圈内时，我军立即拦头、断尾，从两翼出击，仅经1小时又47分钟的战斗，即将第三十一旅旅部及第九十二团共2900余人全部歼灭，俘第三十一旅旅长，取得了撤出延安后的第一个胜利。

青化砭战斗后，胡宗南吸取分散行动易被我各个歼灭的教训，改变了战术：部队开进时，集结几个旅为一路，数路并列，缩小间隔，便于互相策应。这种“滚筒”式的战法，减少了我军捕歼分散孤立之敌的可能。针对敌人的新战术，西北我军采取了相应的对策：主力选择有利于机动的地点隐蔽待机；组织小部队在敌进攻兵团的前后左右不断进行袭扰，长时期地疲惫、消耗敌人，耐心等待敌人弱点的暴露和兵力的分散。

胡宗南在青化砭战后发现我军主力在延安东北地区，即于25日令整编第一、第二十九军主力共11个旅，由安塞、延安及金盆湾、临真镇地区分三路，经青化砭、甘谷驿及延长，向延川、清涧地区前进，寻歼我军主力。29日至4月3日，先后占我延川、清涧、瓦窑堡（即子长），但连连扑空，不仅没有找到我军主力，反而使部队疲惫不堪，给养也发生了困难。遂以整编第七十六师守备延川、清涧，以第一三五旅留守瓦窑堡，主力于5日南撤蟠龙、青化砭休整补充。

在此期间，我军主力利用有利地形和群众条件，在蟠龙镇西北地区隐蔽休整。6日，乘敌南撤时，在永坪地区予敌以一定的杀伤之后，即进至瓦窑堡、蟠龙大道两侧地区继续休整待机。

永坪战斗后，胡宗南判断我军主力在蟠龙、青化砭西北地区集结，即令

---

<sup>参</sup> 见中央军委1947年3月18日对陕北敌情的通报及中共中央3月19日致各中央局、分局电。



整编第一、第二十九军主力共 8 个旅于 12 日向青化砭西北方向前进，并以驻清涧的整编第七十六师 1 个团开瓦窑堡，接第一三五旅防务；令第一三五旅沿瓦窑堡至青化砭公路南下策应。中央军委获悉敌人的这一动向，当即指示西北我军以伏击手段歼第一三五旅于运动中。西北我军遂以一部伪装主力，将敌整编第一军等部吸引至蟠龙西北地区；集中主力在瓦窑堡以南地区设伏。

14 日晨，第一三五旅沿瓦窑堡、蟠龙大道两侧高地南下，与我军担任诱敌任务的小部队接触后，且战且进。当该敌进入羊马河以北高地时，我军以预先埋伏在岭湾、黑山寺地区的第二纵队、教导旅及埋伏于李家川、安家咀之线的新编第四旅共 4 个旅的兵力，迅速将敌包围，经 8 小时激战，全歼第一三五旅 4700 余人。

4 月 15 日，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在总结西北我军前段作战经验的基础上，发出了《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的指示，指出：“目前敌之方针是不顾疲劳粮缺，将我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然后封锁绥德、米脂，分兵‘清剿’。”“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同日，党中央在通报羊马河之战的胜利时还指出：“这一胜利证明，仅用边区现有兵力（六个野战旅及地方部队），不借任何外援，即可逐步解决胡军”，“证明忍耐等候，不骄不躁，可以寻得歼敌机会”。

遵照军委的指示，羊马河战斗后，我军在瓦窑堡、安定、永坪、清涧之间继续与敌周旋。敌人在寻找我军决战中，为了防止遭我军伏击，只走山路，不走大道，连续行军，露宿荒野，部队被拖得苦不堪言，病号和开小差的日益增多，但仍然找不到我军主力的去向，反而使自己陷入兵疲粮缺的困境。正如国民党军的战史中所说的：“战斗遂行中，我军因情报搜集无法深入匪区，……影响于指挥及部队间之行动不小。”而共军“始终凭藉其严密之情报封锁，灵活之小后方补给，以避实击虚，钻隙流窜……，不行主力决战。尤以陕北原已人烟寥落，匪复利用其地方组织，将仅有之人与物等可资利用之力量，全部撤离。使我军行动之区，渺无人迹；行军作战，均发生极大之困难。”此时，我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等部在晋南地区转入反攻，横扫汾河两岸，夺取了秦晋咽喉禹门口，严重地威胁了胡部侧背的安全，胡宗南被迫令整编第一、整编第二十九军于 17 日开始回撤永坪、蟠龙地区休整补充。我军在永坪西北新岔河地区攻歼南下之敌整编第二十九军一部之后，主力继续隐蔽集结在永坪东北地区待机。

此时，敌统帅部错误地判断西北我军主力正向绥德附近集结，准备东渡黄河，即令胡宗南迅速以主力北上；令榆林的第二十二军南下配合，企图南北夹击消灭我军于葭县（今佳县）、吴堡地区，或迫我东渡黄河。据此，胡宗南集中整编第一、整编第二十九军共 9 个旅的兵力。于 26 日由蟠龙、永坪地区分两路向绥德前进；第二十二军及胡宗南部第二十八旅同时由榆林向米脂、葭县开进；以第一六七旅旅部率 1 个团及陕西民军第三总队守备补给基地蟠龙。

针对这一敌情变化，西北野战兵团首长于 4 月 27 日致电毛泽东主席，提出：“我野战军本日隐蔽于瓦市东南及西南，拟待敌进逼绥德时，围歼蟠龙之敌，得手后，再围歼甘谷驿、桥儿沟八十四旅之二五一团，并彻底破坏永、

延段公路”。毛泽东于28日立即复电批准这一计划，指出：“让敌北进绥德或东进清涧时，然后再打蟠龙等地之敌。”据此，西北我军立即调整了部署：以第三五九旅一部，并从每个主力旅中抽出一个排，配合绥德军分区部队及晋绥独立第五旅，节节抗击敌整编第一、整编第二十九军主力，沿途有意遗弃一些军用物资以迷惑敌人，诱敌北进；集中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的独四旅和新编第四旅共4个旅攻歼蟠龙守敌；以第三五九旅主力于清涧以西，监视和阻击绥德、清涧可能回援之敌；以教导旅于青化砭以北，阻击青化砭地区可能北援之敌。

蟠龙是国民党军在陕北的重要补给基地。敌人依托该镇外围的群山叠峦，构筑了由明暗碉堡群、深沟宽壕以及多层障碍物组成的坚固防御阵地。对既缺乏攻坚装备、又缺乏攻坚经验的西北我军来说，要攻克这样的阵地，困难是很大的。我各攻击部队于30日前隐蔽到达指定的地域后，即发动群众反复研讨作战方案，作了充分的战术、技术准备。5月2日午夜，向守敌发起突然攻击。先头部队采取了对壕作业手段，逼近敌前沿，并以抵近火力有效地压制和破坏了敌火力点，同时，以炸药爆破排除众多的障碍物，并组织小部队迂回攀登悬崖绝壁，突袭敌人。战至4日，即攻占蟠龙以东、以北敌之主阵地及蟠龙外围制高点。当日黄昏，各攻击部队依托制高点直扑蟠龙镇，迅速解决了战斗，全歼守敌第一六七旅等部67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和给养。我军主力随即转至安塞休整。

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次作战，我军以伤亡2200余人的代价，歼敌1.4万余人，给了胡宗南部以沉重打击，粉碎了敌人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首脑机关及西北我军，或将我赶过黄河的狂妄计划，稳住了陕北的战局，鼓舞了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斗志，并策应了晋南我军的反攻作战，被解放区军民誉为西北战场的“三战三捷”。国民党军的战史在检讨这一阶段的陕北作战时，不无感慨地说：“我主力始终被匪牵制于陕北，一无作为，殊为惋惜”。我军在陕北战场所以能取得重大的胜利，主要原因是：充分利用陕北的有利地形和良好的群众条件，利用敌人急于寻我决战的心理，采取“蘑菇”战术，以小部队与敌人周旋，疲惫、消耗、饿困敌人，待敌人弱点暴露，立即集中主力加以各个歼灭。在战役指挥上，及时、准确地掌握了敌情，迅速抓住有利战机，主要采取伏击手段歼敌于运动中，但在有利条件下，也敢于以攻坚手段歼灭固守据点之敌。

为庆祝“三战三捷”的重大胜利，我西北野战兵团领率机关于5月14日在安塞真武洞召开庆功祝捷大会，中央军委派周恩来副主席到会祝贺。

蟠龙战斗后，胡宗南部主力缩集永坪、蟠龙、青化砭地区整补，使我暂无良好战机可寻。而青、宁之敌马步芳、马鸿逵部却乘我主力与胡宗南部作战之机，不断自西、北两面蚕食陕甘宁解放区，至5月中旬，先后占我庆阳、合水、环县、盐池、定边等城镇。为打击青、宁“二马”，西北我军乃于5月29日以主力西进，至7月7日，先后进行了陇东<sup>陇</sup>、三边<sup>三</sup>战役，收复了环县、定边、安边、靖边等地，共歼马步芳、马鸿逵所部2400余人。但这段时间的作战，我军由于对“二马”骑兵机动力强、强悍顽强等特点认识不足，兵力部署分散，部队的损耗也较大。

---

<sup>陇</sup> 东，指甘肃东部六盘山以东地区，是黄土高原的一部份。

<sup>三</sup> 边，即定边、安边（今安边堡），靖边。

## 二、华东我军遂行孟良崮等战役

(参见附图 20)

莱芜战役后，中央军委根据敌重兵逐步集中到山东战场的情况，于 3 月 6 日就华东战场的作战方针，对华东野战军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考虑行动应以便利歼敌为标准。不论什么地方，只要能大量歼敌，即是对于敌人之威胁与对于友军之配合，不必顾虑距离之远近。转入外线之时间，现亦不必顾虑”，“大约本年全部时间均可用于内线作战。”为此，“对敌津浦集团<sup>津</sup>北进不要阻止，让其进至泰安一线，于我最为有利。”要求华东野战军在今后 10 个月内歼敌 40 至 50 个旅。并指示华东全军在 3 月份彻底休整，以利尔后作战<sup>参</sup>。

依据军委的指示，莱芜战役后，华东野战军主力集结胶济路西段地区进行了为时一个月的休整和训练，其间的主要工作有：对部队加强形势任务教育，提高对战争长期性、艰苦性的认识。各级领导干部通过学习党中央 2 月 1 日《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提高战胜敌人的信心，增强全局观念和集中统一的自觉性。依据华东野战军前委的决定，野战军团以上单位开始建立党委会，加强集体领导。各纵队在休整期间抓紧完成了整编任务，将莱芜战役中俘虏的数万敌军士兵经过教育、争取，补充了作战部队；华东军区也大力组织地方部队升级，抽调了 2 个旅，11 个团的兵力充实野战军。各部队结合总结莱芜战役的经验，普遍开展了技术、战术训练。连队大力开展了运用政治工作“三把钥匙”——诉苦教育、团结互助运动和立功运动——的活动。这一系列工作，为粉碎敌人新的大规模进攻做了很好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敌统帅部为贯彻其重点进攻方针，于 3 月初撤销了徐州、郑州两个绥署，组成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亲自主持的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统一指挥原徐州、郑州两绥署的部队；将王敬久集团自冀鲁豫战场调至山东，连同山东战场原有的主力，编组成第一、第二、第三兵团，加上第二、第三绥区所辖部队，在山东战场上的总兵力达 24 个整编师、60 个旅约 45 万人。敌人吸取以往分路进攻常被分割歼灭的教训，决定采取集中兵力，密集靠拢，稳扎稳打，齐头并进的战法。计划第一步，以一部兵力打通津浦路徐州、济南段和兖州、临沂公路，完全占领鲁南解放区；第二步，将主力推进到泰安、莱芜、新泰、蒙阴、沂水之线，迫使华东我军在鲁中山区与之决战，或压迫我军北渡黄河，以实现其占领整个山东解放区的目的。具体部署是：第二兵团司令官王敬久指挥第五军及整编第七十二、第七十五、第八十五师集结在汉上、宁阳地区，在第二绥区部队策应下，首先打通津浦路济南、兖州段，尔后向莱芜、新泰方向进攻；第三兵团司令官欧震指挥第七军及整编第十一、第四十八、第六十四、第二十、第八十四师集结在兖州、邹县、滕县地区，在第一兵团、第三绥区协同下，打通临沂至兖州公路，侵占鲁南解放区，然后向新泰、蒙阴进攻；第一兵团司令官汤恩伯指挥整编第七十四、第二十五、第

---

<sup>津</sup> 浦集团，指集结于津浦线兖州、邹县、滕县地区之国民党军第七军及整编第十一、第六十四、第二十师等部。

<sup>参</sup> 见中央军委 1947 年 3 月 10 日致陈毅、粟裕电。

二十八、第五十七、第六十五、第八十三师集结在费县、临沂、郯城、新安镇、海州之线，先以一部配合第三兵团打通临沂至兖州公路，然后以主力向蒙阴进攻；第三绥区司令官冯治安指挥两个整编师，第二绥区司令官王耀武指挥5个军，除配合以上行动外，分别集结在徐州外围及青岛、潍县、济南各要点担任防御。

3月下旬，敌发起进攻，至4月上旬，完成了第一步计划，随即稳步向我鲁中山区推进。

在敌发起进攻的一个多月内，华东我军在鲁南、鲁中地区实行高度机动回旋，力求调动敌人，捕捉战机。4月初，华东野战军主力分路南下，求歼分散配置在临沂、郯城地区之敌第一兵团主力，由于敌人迅速收缩而未遂；4月中旬，敌军主力向新泰、蒙阴一线发起全线进攻。我军集中3个纵队向敌左翼侧后据守泰安之整编第七十二师出击，准备得手后，分批歼灭由大汶口北援或由新（泰）、蒙（阴）方向回援之敌。自4月24日晚至26日第十纵队和第三纵队经连续两日强攻，歼灭泰安守敌整编第七十二师主力，但敌人未被调动，继续向新泰、蒙阴猛攻。我军遂以3个纵队沿津浦路西侧南下进击宁阳，威胁敌补给基地兖州，但仍然未能调动敌主力西援。我军即主动放弃新泰、蒙阴，主力转至临（沂）蒙（阴）公路以东待机。4月底，我军集中4个纵队反击进至临蒙公路、立足未稳之敌整编第八十三师等部，由于敌军迅速缩踞蒙阴及其以南地区，仅歼其小部。5月初，我军又集中4个纵队围歼刚占新泰之敌整编第七十四师，因敌第二兵团主力向新泰靠拢，我又主动撤围。这一时期，我军虽以积极主动的作战，先后歼敌2.8万人，但由于敌人保持高度警觉，采取了密集平推、稳步前进、不轻易分兵的新战法，而我军耐心持重不够，因而多数战役未能达成预定的目的。5月3日，华东野战军决定以第六、第一两纵队先后插至鲁南敌后，第七纵队南下苏北，以求调动、分散敌人，创造战机。

针对上述情况，中央军委于5月上旬多次提示华东野战军：对于密集进攻之敌，要实行诱敌深入，胶济路以南广大地区均可开辟为机动作战的战场；要有极大忍耐心，要掌握最大兵力在手，不要性急，不要分兵，不要扰敌后路，让敌放胆前进，总有歼敌机会；凡行动不可只估计一种可能，而要估计两种以上可能，并要控制主力于机动位置，以应付各种可能出现之情况。<sup>参</sup>

华东野战军首长认真研究了中央军委的指示，总结了前段作战的经验教训，决定：第一、第七纵队停止南下；野战军主力后退一步，集结于莱芜、新泰、蒙阴以东地区待机；已南下的第六纵队隐蔽于鲁南，待机配合主力作战。

我军主力东移后，顾祝同于5月10日下令各部“跟踪进剿，进出于莒县、沂水、悦庄、淄博之线”。第一兵团司令官汤恩伯变更稳扎稳打的战法，不待各友邻兵团统一行动，即以整编第七十四师为主，整编第二十五、第八十三师在左右两翼配合，以沂蒙公路上的坦埠为主要目标，于11日自蒙阴东南的垛庄东西地区北犯；以已划归该兵团指挥的第七军、整编第四十八师主力自汤头、葛沟地区向沂水方向推进；以整编第六十五师位于蒙阴，待机东进。整编第七十四师是国民党军自诩为“五大主力”之一的美械装备的精锐部队。全面内战爆发后，敌人一直把它当作进攻华东解放区的一支骨干力量。几次

---

<sup>参</sup> 见中央军委1947年5月4日，5月8日及5月8日致陈毅、粟裕各电。

与我军交手，尚未受到重大打击，也助长其骄狂气焰。打掉国民党军的这张“王牌”，是华东我军的夙愿。

我军主力转移蒙阴东北地区集结后，曾考虑两个方案：如敌放胆前进，即适时集中主力选择敌人一路歼灭之；如敌仍密集靠拢，稳步推进，则拟再后退一步，围攻潍县，诱歼援敌。5月10日午夜，我发现敌右翼第七军及整编第四十八师一部进至沂水以南之苗家区村，并有续犯沂水模样，决心集中兵力求歼该敌于沂水、苏村间。11日晚，当各部正向沂水开进时，我查明了敌将于12日全线发起进攻，第一兵团准备以整编第七十四师为主攻占坦埠等地的作战计划。野战军首长全面分析敌我态势，认为：整编第七十四师虽系蒋介石的精锐部队，但处于进攻状态，我军主力正位于坦埠及其两侧地区，在鲁南尚有一个纵队隐蔽集结，可出敌不意地迅速集中五倍于该师的兵力，加以围歼；在沂蒙山区老根据地作战的群众条件也好。同时考虑到桂系第七军比较狡猾，不易捕捉。于是毅然改变歼击第七军等部的决心，于12日晨命令正在东移的各部队立即重返原地集结，准备在蒙阴以东、坦埠以南地区歼灭第七十四师等部，并确定了如下战役计划：以第一、第八纵队分别楔入第七十四师与左右邻的结合部，割断该师与第二十五、第八十三师的联系，抢占黄斗顶山、北桃墟、界牌、垛庄及依汶庄、磊石山等要点；以第六纵队由铜石以南星夜兼程东进，抢占垛庄，阻绝第七十四师向临蒙公路撤退；然后上述3个纵队共同配合第四、第九纵队围歼该敌。以第四、第九纵队在坦埠正面阻击敌人，确保坦埠，待第一、第八纵队楔入敌两侧，整编第七十四师开始后撤时，迅速自坦埠及其以东地区由北向南、由东北向西南合力歼击该师。同时，以第七、第二、第三、第十纵队就原态势分别钳制河阳、新泰、莱芜之敌第七军、整编第四十八、第十一师、第五军等部；以鲁南军区武装袭扰临沂，破坏交通。战役须定于13日黄昏发起。

5月12日，敌第一兵团主力继续向北挺进。整编第七十四师占我黄鹿寨、三角山、杨家寨等要点；整编第二十五师到达旧寨附近地区；整编第八十三师进到野猪旺、马牧池地区。13日，第七十四师等部继续向我坦埠以南阵地进攻，我军在打退敌人的进攻后，当晚，第一、第八纵队利用山地复杂地形和夜暗，隐蔽地楔入敌整编第七十四师与其左右邻的结合部，至14日上午，割裂了第七十四师与第二十五、第八十三师的联系。第六纵队也于14日晨经观上地区赶到垛庄西南。敌整编第七十四师发现我军已楔入其两翼，有遭围歼的危险，即于当日上午向南收缩。我军立即发起全线进攻。至15日拂晓，第六、第一、第八纵队分别攻占垛庄、万泉山，完全封闭了第七十四师的退路；正面第四、第九纵队攻占唐家峪子、当阳。至此，第七十四师已被我四面包围于孟良崮及其以北的狭小地域内。

整编第七十四师被围后，敌统帅部认为该师战斗力强，且与左右友邻靠近，正是与我进行决战的良机。于是一面令该师坚守阵地，吸引我主力，一面督令临沂、泗水、莱芜、新泰、蒙阴、河阳等地的十个整编师分路向孟良崮驰援，企图里外夹击，聚歼我军。我主攻部队对被围之敌加速猛攻，以求迅速全歼该敌。广大指战员发扬猛打猛冲的作风，忍饥耐渴，奋勇作战。15日。敌我双方对孟良崮附近各制高点进行反复争夺。战况空前激烈。我军的攻势，正如敌军在战报中所描述的：“在炽盛火力掩护下，逐波冲锋，势如潮涌”。第七十四师在抵抗无效后，于当日下午倾全力先后向南、向西向东突围，均未得逞。我乘机攻占了雕窝、大碾等重要阵地，将敌压缩在孟良崮、

芦山等几个山头上。16日，我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对残敌实施连续冲击，终于在下午5时，将整编第七十四师及整编第八十三师1个团共3.2万余人全部歼灭，击毙第七十四师中将师长张灵甫。我军伤亡1.2万余人。

在我主攻集团围歼第七十四师时，各路援敌在敌统帅部再三严令督促下向孟良崮推进，有的虽已进至距孟良崮仅10余里，但在我阻援部队英勇抗击下，未能挽救第七十四师覆灭的命运。

孟良崮战役胜利的意义。正如当时新华社所评述的：打击了蒋介石最强大的进攻方向；打击了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这一打击又出现于解放区举行全面反攻的前夕，因而，具有特殊重大的影响<sup>⑤</sup>。敌人由于损失了进攻山东的一支重要骨干力量，内部受到很大震动，被迫暂时停止了对山东的进攻。蒋介石哀叹该师被歼是他“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第一兵团司令官汤恩伯因此被撤职。

孟良崮战役，创造了我军在敌重兵集团密集并进的态势下，从敌战线中央割歼其进攻主力的范例。这一战役的胜利，是在诱敌深入。持重待机，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于能应付各种可能情况的机动位置这一指导思想下取得的。关键的一着在于，前线指挥员善于分析敌情的变化，适时而准确地看出了强敌在一定条件下出现了致命的弱点，从而当机立断，迅速抓住战机，毫不犹豫地定下“虎口拔牙”的决心；在

战役指导上，做到因时因地制宜，改变了攻歼侧翼之敌的习惯战法，果敢地采取了“中间突破”的大胆行动：利用山区的复杂地形，隐蔽地楔入敌人纵深，实施分割包围，连续攻击，不给敌人以喘息整顿的机会；并且严密组织了主攻兵团与阻援兵团的配合与协同，从而达成了全歼和速决。国民党军的战史在评述这一战役时说：共军“在我军云集区内……竟能大胆集中兵力，围攻我七四师，此诚一般始料所不及，亦造成奇袭之基本原因。”

孟良崮战役后，华东野战军主力集结于沂水、蒙阴之间进行休整。各部队认真总结了前段作战经验，并针对山东战场的特点，加强了山地攻防战术技术训练。

5月22日，中央军委在给华东野战军的指示中指出：“现在全国各战场除山东外，均已采取攻势。但这一切攻势的意义，均是帮助主要战场山东打破敌人进攻”；“山东方面的作战方法，是集中全部主力于济南、临沂、海州之线以北地区，准备用六七月时间（五月起），六七万人伤亡，各个歼灭该线之敌。该线击破之日，即是全局大胜之时，尔后一切作战均将较为顺利。”为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作战任务，华东野战军前委于5月底在沂水以北的坡庄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会议着重指出：敌整编第七十四师被歼后，山东战局已开始改变，但我军还没有取得主动权。必须戒骄戒躁，彻底粉碎敌人正在酝酿的新的的大举进攻，为转入反攻创造条件。

敌统帅部在重点进攻受挫的情况下，为挽救战局，起用日本战犯冈村宁次<sup>⑥</sup>为顾问，召开了多次军事会议，研究对策。对山东战场的作战提出“并进不如重迭，分进不如合进，以三、四个师重迭交互前进”的战法，并重新编

---

<sup>⑤</sup> 见新华社时评《祝蒙阴大捷》（载1947年5月22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

<sup>⑥</sup> 村宁次（1884—1966年），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是日本侵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在延安公布的日本战犯名单中列为首要战犯。解放战争期间，充当蒋介石的秘密军事顾问。1949年1月被国民党政府宣判“无罪”，释放回国。

组进攻兵团，将进攻主力9个整编师共25个旅调集在莱芜至蒙阴不及百里的正面，摆成方阵，加配了山地作战器材和炮兵、工兵，在各要点屯积了大批作战物资。华东野战军曾于6月中、下旬先后部署对莱芜及其附近之敌第二兵团主力和沂水方面之敌第一兵团一部的攻歼，均因敌密集靠拢，凭坚固守，而忍耐撤回。

6月25日，敌人再次向鲁中山区发动进攻：主攻方向的整编第五师（原第五军）及整编第十一、第六十四、第八十五、第二十五、第六十五师等部统归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指挥，自莱芜至蒙阴之线东犯，于28日进至鲁村、南麻（今沂源县）、大张庄、朴里庄之线，已深入鲁中腹地，另以第七军、整编第四十八、第七十五、第九师等为二线兵团，缓缓跟进；助攻方向的整编第四十五师（原第九十六军）、整编第八师（原第八军）、整编第五十四师（原第五十四军）等部，正自济南以东地区及潍县、城阳地区，分向周村、临朐、高密推进。鉴于正面进攻之敌密集一团，难以分割，为避免无把握的作战，我军除以两个纵队分别向临沂至蒙阴公路及费县出击，破坏敌之后方补给外，主力集结在沂水、东里店之线待机。

此时，中央军委已决定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于6月底渡黄河进入鲁西南作战。为配合这一行动，并最后粉碎敌对山东的进攻，中央军委于29日指示华东野战军：“敌正面既然绝对集中兵力，我军不应再继续采取集中兵力的方针，而应改取分路出击其远后方之线。”并提出了分兵出击的基本方案：留4个纵队在正面监视敌人；以5个纵队分路向鲁南及津浦路泰安以西、以南进击，歼敌有生力量。

7月1日，华东野战军在未及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决定立即分兵向敌侧后出击：以第一、第四纵队就现态势于当夜越过临蒙公路，向鲁南挺进；以第三、第八、第十纵队向泰安、大汶口方向挺进；以第二、第六、第七、第九纵队和特种兵纵队集结在沂水、悦庄公路两侧地区，各以小部兵力与东犯之敌接触，主力待机出击。从7日至10日，向鲁南和鲁西敌后挺进的部队分别攻占了费县、峄县、枣庄和津浦路大万德、大汶口段敌一些据点，各歼敌一部。但鲁中之敌仍集中兵力继续向东、向北进犯，于10日占领东里店、沂水等地。此时，晋冀鲁豫野战军已渡过黄河，正由郟城向南猛烈扩张战果；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纵队已逼近津浦路上的滕县南北段，第三、第八、第十纵队正向宁阳、曲阜前进，严重威胁了敌后方基地兖州、徐州。敌乃于15日开始，以整编第五、第四十八、第八十三、第六十五、第八十五，第五十七师及第七军等7个整编师分路陆续西援，在鲁中山区仅留下整编第十一、第九、第二十五、第六十四师等4个整编师固守要点，伺机再动。这样，敌之兵力被我调动、扯散。

在这一有利形势下，华东野战军决定外线作战的部队分两路分别在鲁西攻占济宁、汶上，在鲁南攻占滕县、邹县，尔后或回师配合内线各纵队寻歼回援之敌，或以5个纵队协力夺取战略要点兖州。内线部队则寻歼当面分散之敌。

华东野战军转入外线的第三、第八、第十纵队和第一、第四纵队按上述部署，于14日至20日，先后分别强攻济宁、汶上、邹县、滕县，均因对敌人的守备兵力估计不足，我军以一个纵队打一个城，兵力不够集中；又适逢雨季，大雨滂沱，平地积水盈尺，护城河水陡涨，以致对各城的攻击均未奏效。整个7月份，外线5个纵队跋山涉水，连续行军作战，消耗伤亡甚大。

尤其是第一、第四纵队，战斗及非战斗减员共达2万人，经艰苦转战，突破敌人重重拦截，8月1日，与第三、第八、第十纵队在济宁附近会师，随即西渡运河，转至鲁西南地区，与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会合。

华东野战军留在内线的第二、第六、第七、第九等4个纵队，于7月17日首先向驻守南麻、处境比较孤立的整编第十一师发起攻击。该敌凭借预先构筑的坚固工事顽强抗击。我军在暴雨下苦战四昼夜，进展甚微，在援敌逼近的情况下，被迫于21日撤出战斗，向临朐西南转移。转移途中，侦知敌整编第八师进占临朐城，当即移兵求歼该敌于立足未稳之时。25日发起攻击，激战五昼夜，由于攻坚器材不足，加以援敌迅速逼近，而未能得手，于29日撤出战斗。南麻、临朐两战，我军伤亡达2.1万余人，损耗也较大，乃决定分路向胶济路北及诸城方向转移，进行短期休整。

整个7月份，华东野战军在鲁南、鲁西、鲁中三个方向的作战，从战略上调动、分散了敌人，打乱了敌人的进攻部署，配合了晋冀鲁豫野战军的战略进攻。但是，这段时间所遂行的一些战役战斗，多数打成了消耗仗，未能达成预期的歼敌目的，从而增加了华东我军尔后转入战略进攻的困难。主要原因是轻敌，分散用兵，以致每一作战方向均未能集中攻坚、打援的足够兵力；其次，对雨季作战的困难认识不足。山东（特别是沂蒙山区）夏季多雨，降水量占全年度60~70%。雨季山洪暴发，河川阻隔，道路冲毁，弹药受潮，粮食补给困难，从而使我军机动和进攻能力受到极大限制。

### 三、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我军举行战略性反攻

在陕北、山东战场我军沉重打击进犯之敌的同时，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我军依据中央军委的部署，相继开展了战略性反攻。

#### （一）豫北战场和晋南战场

敌人为集中重兵对山东、陕北我军实行重点进攻，在豫北和晋南战场上收缩兵力，转入了防御。针对这一情况，晋冀鲁豫野战军首长决心集中兵力，在豫北、晋南战场组织战略性反攻，以便策应华东和陕北我军粉碎敌人进攻，并为自身转入战略进攻创造条件。

豫北攻势（参见附图21）在豫北战场上，敌整编第二十七军王敬久部东调山东战场后，仅剩战力不强的整编第二十六军的整编第三十二、第三十八、第四十、第八十五师和第五绥区的整编第三、第四十一师以及暂编第三纵队等共约9.5万余人担任守备。防御重点置于平汉路和道清路交会点的新乡及其以北地区。

晋冀鲁豫野战军首长决心以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纵队和太行、冀南、冀鲁豫军区的的地方部队共60个团约10万人的兵力，在10万民兵配合下，举行豫北反攻。基本部署是：首先以主力插入敌纵深的新乡、郑州之间地区，辗转机动，调动并力争在运动中歼灭可能由新乡等地增援之敌，相机夺取敌守备薄弱的城镇据点，尔后视情况西出道清路，或向新乡以北扩大战果。

反攻作战于3月23日开始，至4月2日，我军连续攻占濮阳、封丘、延津、原武、阳武（今原阳）、牛市等城镇，并两次袭击黄河铁桥，一度围攻汲县，共歼敌5000余人，迫使敌统帅部将原拟调往山东战场的整编第六十



六、第九师由驻马店、汉口北调郑州，增援豫北。这样，敌在新乡地区包括正由郑州北援的第六十六师等部，已集结了5个整编师的兵力。我军为避开优势之敌，在更广阔的战场上机动作战，于3日挥师北上，至10日，彻底破坏了汤阴、汲县段铁路，解放了卫河以北以西、平汉路两侧广大地区，开辟了良好的打援战场，主力逼近安阳，围攻汤阴。14日，敌整编第二十六军军长王仲廉率整编第六十六师及整编第四十一、第四十师各一部，连同第二快速纵队（由第四十九旅及部分特种兵组成）共四个半旅由新乡沿平汉路东侧北援。16日至18日，我以诱敌深入、然后以预伏的重兵出击的手段，在宜沟以东全歼第二快速纵队，俘纵队司令李守正，其余各部敌军立即南撤。我乘胜追击，又歼敌整编第四十一、第六十六师各一部，并收复淇县、滑县、浚县三城，共歼敌两万余人。5月1日下午，我对孤立无援的汤阴守敌发起攻击。攻城部队以炮兵进行破坏射击、坑道爆破结合步兵突击的手段，当晚突破城垣，经彻夜巷战，至2日上午，全歼敌暂编第三纵队，俘纵队司令孙殿英。接着，我军移师北上，于9日至25日，在安阳外围歼敌整编第四十师6000余人。考虑到安阳城坚，短时间难以攻克，我军又需进行战略进攻的准备，遂决定停攻安阳。至此，历时两个月的豫北反攻胜利结束。我军共歼敌4万余人，解放9座县城和广大地区，控制了平汉路150公里，迫使豫北之敌缩踞于安阳、汲县、新乡等几个孤立据点。

**晋南攻势** 1947年春，胡宗南为进攻陕甘宁解放区，从晋南战场抽调7个旅，使晋南地区的防御兵力削减到只有正规军3个旅另4个团，连同地方保安部队约3万余人，防御重点置于同蒲路临汾以南段。

中央军委于2月26日及3月4日，先后指示晋南我军：“你们须在三、四两月消灭晋南胡军几部分，基本改变晋南局势”，并“配合边区作战，阻止胡军进攻延安”；军委强调，在晋南作战中，“自己须完全立于主动，各个消灭敌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首长依据晋南敌军兵力减弱且已完全处于守势的情况，决心以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共5万余人的兵力，在130多个民兵连的支援下，举行晋南反攻。

3月26日，我军主力由沁源、安泽地区出发，向临汾以南地区挺进。4月4日发起攻势。胡宗南因晋南要地运城受到威胁，即以整编第十师一部开运城加强防御。中央军委于4月9日再次指示晋南我军：“除令地方游击队加以监视外，你们主力不要理他，放手扩大战果，尽快攻占河津、荣河、万泉、猗氏、临晋等城，打敌薄弱据点，歼敌有生力量为要。”遵照这一指示，我第四纵队等部迅即在晋南三角地区展开，至25日，连克北起霍县，南至芮城，东自浮山、翼城，西抵黄河的20余城，并控制了禹门口、风陵渡两个重要的黄河渡口，使整个晋南地区除运城、安邑、临汾等孤立据点外，全获解放。28日，太岳军区两个旅遵军委指示北上，协同吕梁军区部队，攻占乡宁、汾城、襄陵、蒲县、大宁等城，使吕梁、太岳两区连成一片。第四纵队继续在晋南三角地区扩展胜利，于5月1日开始围攻运城。在外围歼敌两个团后，因敌凭坚固守，急切难下，我军也准备执行新的机动任务，遂于11日撤围，转入休整。整个反攻作战，我共歼敌1.4万余人，打破了敌在晋南的防御体系，使进攻陕甘宁边区之敌胡宗南部的侧后置于我军的威胁之下，从而有力地策应了陕北我军的作战；同时，也为晋南我军尔后或向黄河以南、或向黄河以西发展攻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 （二）晋察冀战场

1947年春，中央军委分析华北战场的敌我情况，并依据前段作战经验，曾就作战方针问题对晋察冀军区作了多次重要指示，指出：今后作战应采取“大踏步进退，不拘于一城一地之得失，完全主动作战，先打弱敌，后打强敌，调动敌人各个击破”的方针，要求各级指挥员树立起打大歼灭战的决心，“不轻敌亦不怕敌”，并提出打大歼灭战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一）以小部兵力钳制敌之其他部分，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一个敌人；决不可同时打两个敌人，也不可将很多兵力使用于钳制方面。（二）以一部打正面，以主力打迂回；决不可以主力打正面，以一部打迂回。”对于作战方向的选择，军委指出：应以有利于集中我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为基准，独立作战。不论在何地作战，“只要能歼灭敌人，就是对于他区的配合”<sup>⑤</sup>。

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察冀军区于1947年3月底、4月初，在冀中安国县分别召开了中央局扩大会议和有纵队以上领导同志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认真学习党中央2月1日《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和关于作战方针的指示，检查、部署了以军事斗争为中心的各项工作，并作出了《关于执行中央二·一指示的决定》。决定指出：前段作战胜利不足的“直接原因则是执行运动战方针不够，时常处于被动，没有很好的调动敌人”，号召全区认真“贯彻毛主席运动战歼灭战的正确方针”，“力争主动，大量歼敌”，彻底改变战局。<sup>⑥</sup>

正太战役（参见附图22）保南战役后，华北战场的敌军第十六、第五十三、第九十二、第三、第九十四、第三十五军、暂编第三军以及第三十三军、第十九军主力计9个军、26个师，主力分别据守在平汉路北平、石家庄段，平绥路北平、张家口段及同蒲路北段，北宁路北平、山海关段，维护主要交通线，保持与东北的联系通道，守备重点置于北平、保定、天津三角地区；石家庄地区及正太路一线，仅有正规军第三军2个师、第四十三军1个师和地方团队担任守备。

晋察冀我军依据军委的指示和当面敌情，决心集中第二、第三、第四纵队，在冀中、冀晋等军区部队的配合下，举行正太战役。第一步攻歼石家庄外围之敌；第二步乘胜沿正太路西进，歼击沿线之敌和可能自太原方向东援的敌人。

4月9日，第一步作战开始，我军向石家庄外围之敌发动进攻，至12日攻占正定、栾城，并肃清了石家庄外围敌据点90余处，破袭正太路石家庄至获鹿段，歼敌第三军1个团和地方团队一部，共1万余人。在此期间，北平、保定及天津之敌第九十四、第十六军等部分路“扫荡”我冀中解放区大清河以北地区，占我胜芳镇。保定另一股敌人第五十三军南援，进到方顺桥、望都地区。我军继续以地方武装与进攻冀中之敌周旋，以小部监视保定南下之敌。14日，主力按原计划由正定地区向西，开始第二步作战，连续攻克井陘、娘子关等地，逼近阳泉。敌将进攻冀中之第九十四军等部调回保定，加强南援兵力，企图牵制我西进行动。我军以地方武装继续钳制南援之敌，主力执

<sup>⑤</sup> 见中央军委1947年1月5日致聂荣臻、刘澜涛，1月25日致聂荣臻、肖克、罗瑞卿，2月21日致聂荣臻、肖克、罗瑞卿，3月12日致聂荣臻、肖克及3月16日致聂荣臻、肖克各电。

<sup>⑥</sup> 见中共晋察冀中央局1947年4月6日《关于执行中央二·一指示的决定》。

行西进计划不变。22日，中央军委在给晋察冀军区首长的指示中指出：“如敌南援，你们不去理他，仍然集中全力完成正太战役，使敌完全陷入被动，这是很正确的方针。”“这即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动作战政策。”

我军沿正太路西进，对阎锡山构成了严重威胁。24日，阎锡山令第三十三军主力分别由太原、祁县等地乘车东援，25日进入阳泉；敌独立第八、第十总队主力亦于28日进入阳泉。我军乃以一部兵力监视、包围阳泉、平定，一部继续西进，先后攻占测石驿（今测石）、芹泉、孟县等车站、城镇。29日，敌第三十三军主力西撤，被我军阻击于测石驿。5月1日，阳泉之敌除以日军改编的保安第五大队留驻狮脑山担任掩护外，第三十三军之第四十六师、独立第十总队突围西撤，当即为我包围于赛鱼、测石驿两地。3日，驻狮脑山的日本军队500多人向我投诚。4日，赛鱼、测石驿之敌在我猛攻下突围，大部被我歼灭。是役，我军共歼敌3.5万余人，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联成了一片，进一步孤立了石家庄之敌。正太战役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我军主力不为敌人所钳制、调动，而是按既定计划坚定地指向石家庄外围及正太路敌之薄弱部分，置保定南援之敌于无用武之地，从而自始至终掌握了战役的主动权。

正太战役后，中央军委指示晋察冀军区，下一步作战必须以钳制关内敌军，不使增援东北为目标，以策应东北我军的夏季攻势。据此，晋察冀我军自6月中旬开始至7月上旬继续发动攻势，先后进行了青（县）、沧（县）战役和保（定）北战役，解放了青县、沧县、永清等城及保定以北据点多处。共歼敌约2万人，并将敌拟调东北战场的第九十四军1个师牵制在晋察冀战场。

为适应晋察冀战局进一步发展的需要，1947年6月，晋察冀军区经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将军区与野战军分开，重新建立了野战军的指挥机构，杨得志任野战军司令员，罗瑞卿任政治委员，杨成武任第二政治委员。下辖第二、第三、第四纵队及炮兵旅，野战部队共约12万人。

### （三）东北战场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后，中共中央东北局对下一步的战略行动作了具体研究，认为：东北我军长期来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处于南北分兵作战的状态，只能作到战略上的配合。难以作到战役上及时有力的配合，不能予敌以更大打击。在东北战局已有很大改观，北满根据地已巩固，且有松花江的阻隔，无须驻守重兵防御的情况下，应将战略主攻方向与主要兵力移向南满。因此，决心在松花江开冻后，以北满主力大举南下，打通南北满的联系，把两个拳头变为一个大拳头，放手打击敌人，以期彻底改变东北的战局。这一计划很快获得了中共中央的批准。夏季攻势（参见附图23）1947年春末，东北敌军还保持着正规军新编第一军、新编第六军以及第五十二、第十三、第六十、第七十一、第九十三军共计7个军21个师，连同非正规军共约48万人，配置于中长路长春至沈阳、沈阳至大石桥（今营口）段，沈吉路、沈安路、沈榆路沿线，以及赤峰、承德地区，采取“内线作战，行持久之战

<sup>④</sup> 见林彪1947年4月8日向中央军委的报告及中共中央4月14日复电。

略守势”<sup>参</sup>的方针，企图巩固其占领区，继续分割东北和冀东、热河各解放区，待关内作战获胜，可以抽兵增援时，再发动攻势。

此时，东北我军全部野战军和地方军，连同4月份划归东北民主联军建制的冀热辽军区部队，总共已有46万人。敌我兵力基本相等但我军的机动兵力已超过敌军。

东北我军依据东北局的战略意图和东北战场敌军的分布情况，决定乘敌分散守备之机，发动夏季攻势，转入战略反攻。整个反攻作战计划分为两步：第一步，以北满主力和东满、西满、南满部队同时对当面防御薄弱之敌实施突击，歼灭分散孤立之敌，收复小城市和广大乡村；第二步，集中兵力机动作战，相机夺取中等城市，并寻求歼敌部分主力。

1947年5月中旬至6月3日为反攻作战的第一阶段。我军共集中28个师和4个炮兵团的兵力，以北满和南满部队担任主要攻击任务，在西满、东满以及冀热辽军区部队的配合下，分别对敌展开进攻。北满第一、第二纵队及两个独立师南渡松花江后，远距离奔袭中长路长春、四平段西侧地区，于5月17日攻克怀德。18日，在该城以南歼灭四平方向来援之敌第七十一军重建的第八十八师全部和第九十一师大部。尔后，主力向辽河以南发展攻势，迅速控制怀德至开原间的广大地区，孤立四平守敌。南满第三纵队附第四纵队一部先后向沈吉路中段、四（平）梅（河口）路东段攻击，攻占草市、山城镇、东丰、梅河口（今海龙县）等城镇，歼敌第六十军重建的第一八四师等部，与北满我军胜利会师于四平以南地区。在辽南、辽东地区活动的第四纵队主力和南满独立师先后攻克通化，安东、庄河。西满辽吉军区部队向郑家屯（今双辽）地区进击，至5月17日，攻克玻璃山、双山和康平，歼敌第七十一军的第八十七师一部。在东满，我第六纵队和3个独立师向拉（法）吉（林）路、沈吉路北段攻击，先后攻克天岗、江密峰、乌拉街、双阳、烟筒山、桦甸、海龙和盘石等城镇，歼敌第六十军的暂编第二十一师等部。至此，我军肃清了吉林、长春以南，四平以东广大地区之敌，沟通了东、西、南、北满的联系。在此期间，冀热辽军区部队收复赤峰、昌黎、抚宁、迁安等城，切断了北宁路。

6月11日至7月1日为反攻作战的第二阶段。我军集中7个师围攻敌战略要点四平；以17个师位于四平南、北地区，担任阻援、打援任务。四平守敌为第七十一军及第十三军1个师，连同众多的地方团队，共约3.5万人。我军对四平的进攻自6月11日开始，由于对守敌的兵力和作战能力估计不足，没有集中主要兵力攻城，至20日，仅占领四平市区的西半部。这时，沈阳之敌新编第六军、第九十三军、第五十二军以及新自关内调来的第五十三军与长春之敌新编第一军共10个师的兵力，采取稳扎稳打、齐头并进的战法，分自南北两个方向逐步向四平逼近。我军变更决心，除一部佯攻四平外，集中9个师迎击由沈阳北援之敌，但因敌过于密集，无隙可乘，在歼其1个团后，即停止攻击，撤出战斗。历时50天的夏季攻势至此结束，我共歼敌正规军4个师，连同非正规部队共约8万余人，攻克城市36座，迫使敌人收缩于中长路四平南北段和北宁路沈阳、山海关段狭长走廊地带。由于南、北、东、西满的进一步沟通，和南、北满我军主力的会师，我军在东北战场获得了进一步集中兵力实行机动作战的极为有利的条件。

---

<sup>参</sup> 见台湾“国防部”《戡乱简史》第96页。

1947年3月至6月的4个月作战中，我军歼敌正规军折合31个半旅，连同非正规军共40.7万余人，我军损失11.6万人，敌军损失为我军的3.5倍。敌占我城市95座，我收复和解放城市153座，得失相较，我净得58座。这一时期，敌在陕北、山东两个主要战场上，损兵折将，泥足愈陷愈深，其重点进攻已基本上被挫败。在其它战场上，敌损兵失地，连主要的点线也难以完全保住。战局的这一变化，说明战略上的主动权已逐步转入我军之手。

## 第五节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作战

### 一、党中央对开展敌后斗争的方针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敌后战场，是随着战争的发展逐步形成的。早在1945年10月间，我军主动撤出长江以南及安徽中部、河南嵩岳等地区后，当地的党组织就领导留下的少量武装力量和人民群众，坚持隐蔽的斗争，并逐步发展为游击战争。敌人发动全面进攻后，我军执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不以保守地方为主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解放区有相当一部分地区暂时被敌占领，当地军民随即开展艰苦的敌后斗争。这样，就形成了与正面战场相呼应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广阔敌后战场。

敌人为了全面控制占领区，掠夺人力、物力资源，支持其反革命战争，对占领区采取了军事清剿、政治镇压、经济掠夺相结合的方针。在绥靖区的统一部署下，收罗逃亡的地主、恶霸和地痞流氓，组织还乡团、保安队等反动地主武装，协助正规军对占领区进行连续的“清剿”、“扫荡”，企图消灭我坚持敌后斗争的地方武装和游击队；编组保甲，实行“连保连坐”，建立反动政权和各种压迫人民的社会组织，镇压群众，捕杀我坚持敌后斗争的党政干部和积极分子，企图彻底摧毁我基层组织；支持地主进行“反攻清算”“倒田退租”；广立税目，遍设关卡，横征暴敛，大量搜刮民财。

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于开展敌后游击战的战略意义及基本方针，作了一系列重要的指示，指出：在敌人占领的地区“坚持游击战争，打击敌人，保护群众，对于目前牵制敌人，配合主力作战，对于将来实行反攻，收复失地，均有极重大意义”。要求各地“加强党的领导，在暂时被敌占领地区，发展地方武装，坚持游击战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分析，由于我党我军在八年抗战中与解放区广大人民建立了血肉联系，获得了丰富的游击战争经验，加上敌军兵力不足，敌后军民坚持和开展敌后斗争是充分可能的。要求各战略区的领导同志在已经和可能被敌占领的地区，对各级党委和干部进行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动员，牢固树立就地游击、长期坚持的坚强决心和必胜信念，反对右倾动摇、退却逃跑；组织适宜的干部或部队，留在敌后或派到敌后去，发动与开展游击战。及时改变根据地原来的那套斗争方式与组织形式，使之适应游击区斗争的需要。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还指出：坚持敌后斗争的部队要灵活运用游击战术，以奇袭、伏击等手段打击敌人，积小胜为大胜，打破敌之“清剿”、“扫荡”，达到牵制和消耗敌人，保存自己与坚持地区之目的。<sup>参</sup>

### 二、华东地区敌后游击战的开展

华东苏皖边区的敌后游击战争开展较早。1946年下半年，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在进行苏中、朝阳集宿北等战役的过程中，主力逐步向山东转移，苏皖边区随即成为敌占区，当地军民逐步开展了游击战。其中苏中、苏北的大部和淮北的洪泽湖地区，由于当地党政军领导坚持敌后游击战的决心大，

---

<sup>参</sup> 见中共中央1946年10月1日的党内指示以及中共中央11月18日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给各中央局、各区党委等指示。

准备工作抓得早，地方武装采取了分散坚持、机动跳转的活动方式，同敌人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创造了许多敌后游击战的生动范例。但也有一些地区由于领导上对坚持敌后斗争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在强敌压境并进行反复“扫荡”、“清剿”的情况下，未能坚持原地斗争，先后撤出，使当地群众蒙受较大损失。

1947年2月，敌人在大举进攻山东解放区的同时，以17个旅的兵力留置苏皖边区，实施“分区清剿”，进行“轮番扫荡”和“梳篦搜索”，妄图消灭游击区的我党我军力量，巩固其占领区。针对上述敌情，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总结了前一阶段敌后斗争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明确了全面坚持苏皖边区斗争的方针、策略和作战原则，对坚持敌后斗争的兵力重新作了部署：以第十一纵队（辖1个旅另1个团）兼苏中军区，开展苏中地区的斗争；以第十二纵队（辖2个旅）兼苏北军区，开展苏北地区的斗争；以原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的两个团和骑兵一部组成淮北支队，重返淮北敌后，会同坚持在洪泽湖周围的武装，开展淮北地区的斗争；以原淮南撤出的部分武装分批进入淮（安）宝（应）地区，然后逐步渗入淮南地区打开局面。

苏中地区是我敌后斗争开展较好的地区之一。1947年1月，盘踞该区之敌第一绥靖区以整编第四十九师等部共18个团的兵力，重点对泰州、海安线以南地区进行“清剿”。我除组织武工队就地坚持斗争外，大部地方武装跳出“清剿”区，在外线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2月初，第十一纵队以一部收复了东台濒海地区，并会同地方武装两度在李（堡）栟（茶）线开展攻势，迫使“清剿”的敌人撤回原据点。我第一、第九军分区部队乘机收复如皋、南通地区的100多个村镇，第二军分区也收复了兴化、潼溱之间的莫家堡等地。至此，我在苏中基本上站稳了脚跟。3月，敌又集中8万余人的兵力对第一、第九军分区进行全面“清剿”。我第十一纵队为支援该区的反“清剿”斗争，以一部楔入敌兵力空虚之南通地区，连克三余、余西等据点，并于李堡歼敌整编第四十九师两个营。随后，该纵主力北上，先后攻克大中集（今大丰）、新丰镇，歼敌第四十二集团军1200余人，沟通了苏中、苏北两区联系。“清剿”之敌立即折返东台地区进行报复扫荡，我乘机广泛出击，收复了第一、第九军分区的大片失地。5月，敌人再度对第一、第二、第九军分区进行“清剿”。此时，第十一纵队已扩建为两个旅，增强了坚持苏中的力量，遂于5月下旬会同第十二纵队在（南）通（赣）榆公路中段联合发动攻势，攻克盐城南北之白驹、沟墩两要点，歼敌2000余人，威逼盐城。敌被迫停止“清剿”，抽兵驰援盐城。我地方武装乘机收复了江都、高邮、宝应、兴化之间的部分地区。就这样，在游击兵团的外线出击与地方武装的内线斗争紧密配合下，连续粉碎了敌之“清剿”，使苏中地区的游击战有了新的发展。

在苏北地区，1947年1月华中野战军主力北撤后，各级地方武装以灵活机动的战术，在原地坚持游击战。第六军分区武装主动挺进运河线，攻克陆集、仰化集和盐河线的古寨、石码，沉重打击了敌保安团队。从2月开始，敌人集中整编第四十四师等部共7个旅的兵力，

在地方保安团队的配合下，以淮海地区<sup>淮</sup>为重点连续进行“清剿”，“扫

---

<sup>淮</sup> 海地区。淮，指淮阴（今清江市）；海，指海州。淮海区，指淮阴以北，海州以南，西至运河，东达黄海之滨的敌后游击区，当时属苏北军区第六军分区。

荡”。2、3月间，第十二纵队会同第五、第六军分区武装，连克东沟、程集、大兴集等据点，歼敌2000余人。4、5月，敌刚组成的淮海绥靖区组织了两次规模更大的“清剿”。苏北军民积极开展反“清剿”斗争，第十二纵队主力于4月16日一举攻克胡集、钱集、徐溜等据点，逼退汤沟等据点之敌，沟通了盐阜<sup>⑤</sup>，淮海两区的联系。5月下旬，第十一、第十二纵队在通榆公路发动的攻势获胜，迫使“清剿”之敌匆忙回撤。在开展军事斗争的同时，苏北军民还展开了群众性政治攻势，争取和瓦解地主武装1万余人，使苏北形势日趋稳定。

在淮北、找淮北支队于1月18日由宿迁以北西渡运河，插入津浦路以东地区，与在洪泽湖坚持斗争的武装会合，展开以打击保安团队为主要目标的作战，恢复了洪泽湖周围的5个县、11个区政权之后，敌暂编第二十五师等部共7个团对我实施连续追剿、使我活动地区逐渐缩小，形势日趋严重。至7月，在华东野战军分兵进行外线出击，淮北敌军主力先后调出的情况下，我淮北支队乘势展开广泛活动，逐渐扭转了不利局面。

在淮南，1至5月，我华中军区先后组织三批武装进入苏北的淮（安）宝（应）地区，建立了中共淮南工作委员会和淮南支队，经过周密准备，于7月中旬渡过三河渗入淮南，向群众条件较好、敌统治薄弱的高（邮）宝（应）水网地区发展，建立了小块游击根据地。

在鲁南地区和鲁中部分地区，我野战军主力撤出后，当地军民以袭扰敌人破坏敌运输线等手段，积极配合野战军作战，并在山区建立了较稳固的敌后根据地，在平原区也保持了几块游击根据地。

一年来，华东地区坚持敌后斗争的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民兵，牵制敌人近20个正规旅和10万保安团队及地主武装，有力地策应了正面战场我军的作战，为进一步开展敌后斗争奠定了基础。

### 三、晋冀鲁豫地区敌后游击战的开展

晋冀鲁豫地区各地因敌情不同，敌后斗争的形式也不尽相同。其中水东地区<sup>⑥</sup>长期处于敌后，主要靠地方武装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冀鲁豫旧黄河以南地区，敌我主力拉锯斗争十分激烈，地方武装依据情况的变化，或独立坚持敌后斗争，或直接配合野战军作战。其它几个地区的地方武装，主要在边沿地区对进犯解放区之敌进行广泛的游击战，以制止敌人对解放区的蚕食。

水东敌后根据地，接近郑州、开封等敌战略要点。敌人为消除其后方威胁，于1946年6月底，在围攻中原解放区的同时，集中35个团的兵力，对水东游击区实行大规模的进剿。7月上旬，冀鲁豫第六军分区（又称水东分区）率第三十团，在冀鲁豫军区独立旅的支援下，积极进行反“围剿”斗争，在杞县南郑寨歼敌整编第六十八师第一四三旅两个营，接着又攻克柘城，全歼守敌700余人。8月间敌主力北上进攻鲁西南地区后，第六军分区独立坚持敌后斗争，摧毁了国民党许多地方政权，扩大了根据地。12月12日，中共中央晋冀鲁豫局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在陇海路以南，以第六军分区及位于津浦路徐蚌段以西、陇海路徐州、商丘段以南的华中军区第八军分区

---

<sup>⑤</sup> 阜区，指以盐城、阜宁为中心的敌后游击区，当时属苏北军区第五军分区。

<sup>⑥</sup> 东区，即河南省境贾鲁河以东扶沟、太康、杞县地区。



为基础，组成豫皖苏军区，辖第一、第二、第三军分区，一个独立旅，一个特务团。军区组成后，采取“敌进我进，避强击弱”的战法，积极打击敌人，巩固并扩大原有的游击根据地。1947年1月上旬，军区独立旅等部为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遂行的巨、金、鱼战役，攻克涡阳，歼守敌保安团一部以及由亳县、永城出犯之敌整编第五十八师新十旅一个多团，第三军分区武装也乘势恢复了商丘、亳县、柘城、夏邑地区，并渗入萧（县）宿（县）永（城）砀（山）地区开展活动。第一军分区以一部武装开辟了贾鲁河以西地区。第二军分区部队进至鹿邑、淮阳地区，建立了6个县政权。至此，豫皖苏3个军分区沟通了联系。3月上旬至4月初，军区独立旅及第一、第二军分区部队又克睢县、周家口、通许、宁陵，予敌以重大打击。之后，敌第六绥靖区等部14个团的兵力，采用“棋盘战术”对我第一、第三军分区进行重点“围剿”。我军以小部分散坚持内线斗争，以主力转至外线机动歼敌。至5月中旬，先后攻克豫皖边9座城镇，并于6月下旬，一举攻克皖北重镇阜阳。同时，第一、第三军分区还分别组建了水西支队和豫南支队，开辟了水西和沙（河）南地区，活动于许昌、临颖以东及商水、上蔡一带，给保安团队、还乡团等以沉重打击。豫皖苏边区的地方武装和民兵，在战争头一年坚持艰苦的敌后斗争，经常牵制着敌军4个正规旅及许多保安团队，粉碎敌6次大的“扫荡”，巩固与扩大了游击根据地，为晋冀鲁豫野战军转入战略进攻建立了前进基地。

冀鲁豫边区的黄河以南地区，从1947年2月下旬晋冀鲁豫野战军转至豫北作战后，便成为独立坚持的敌后地区。坚持这个地区斗争的冀鲁豫军区独立旅、各分区基干团和县区武装，采取内外线密切配合的方针，于3月上、中旬粉碎了敌两次扫荡。3月下旬，晋冀鲁豫野战军发起豫北反攻，黄河以南20余县仅有敌4个整编师守备。冀鲁豫军区各级地方武装乘虚向敌展开攻势，歼敌2600人，攻克鲁西南的城武、平阴、汶上等10座县城，进一步巩固、扩大了根据地。

#### 四、其它敌后地区开展游击战的概况

全国解放战争第一年中，我军除在华东和晋冀鲁豫军区的敌后地区坚持和发展了游击战外，在鄂豫陕、鄂西北、冀东等区以及敌远后方的闽、浙、粤、桂等地区，也点燃了游击战的火焰。

1946年7、8月间，中原军区突围部队分别进入以伏牛山为中心的鄂豫陕边区和以武当山为中心的鄂西北地区，组成了鄂豫陕军区和鄂西北军区，开展游击战。坚持鄂豫陕地区的部队，在敌优势兵力围堵“清剿”中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47年2、3月间，除以少量兵力继续在原地转入隐蔽斗争外，主力7600余人在晋冀鲁豫军区太岳部队接应下，分批渡过黄河进到晋城整补，并于8月3日改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坚持鄂西北地区的部队，在强敌追剿下，先后进到汉水、长江间地区和皖鄂边地区，与坚持在这些地区的游击队相会合，一部楔入湘西北的龙山、澧县、石门地区，进行游击活动。1947年6月中旬，这些游击部队经长期转战，折返豫皖苏边区，与豫皖苏军区部队会合，组成中原独立旅。

冀东解放区在全面内战开始不久便成为敌占区。我地方武装和广大民兵立即转入就地坚持，广泛开展游击战，在晋察冀野战军的有力策应下，不断

打破敌人的“清剿”、“扫荡”，并乘胜向敌兵力薄弱的地区扩张攻势，到1947年6月份，不仅基本恢复了老解放区，而且解放了一些新区。

在晋绥、陕甘宁、东北等地的敌占区，我地方武装和广大民兵同样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保护了群众，牵制了敌人的兵力，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的作战行动。

处于敌人远后方的苏南、皖南、浙南、浙西、闽浙赣边、粤桂边、滇桂边、海南岛等地区，在全面内战爆发后，那里党的地下组织都抓紧时机，进行了艰苦的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的工作，先后点燃了游击战的星星之火，有的则进一步发展了游击战。特别是海南岛的敌后斗争开展得更为活跃而有成效。坚持这个地区的琼崖独立纵队，自全面内战爆发至1947年5月，采取坚持根据地斗争和相机出击敌后空虚地区相结合的方针，先后两次粉碎了敌人的大规模“围剿”，歼敌2800人，终于巩固和扩大了以五指山为中心，包含白沙、保亭、乐东三县，可以相互策应的敌后根据地。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琼崖独立纵队也逐步壮大，发展到6000人。

一年来，敌后党政军民遵照党中央关于坚持敌占区游击战争的指示，在我军正面战场不断取得胜利的鼓舞下，广泛开展了游击战，对牵制和打击敌人，策应我正面战场的作战，起了重要的作用，并为正面战场我军尔后转入战略进攻准备了基地。事实证明，游击战是运动战不可缺少的辅助形式，是解放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敌后军民在战争的第一年，在极其艰难险恶的斗争条件下，之所以能够取得重大的胜利，主要是由于：（一）坚决批判和克服了少数干部在战争初期出现的右倾逃跑思想，牢固地树立了坚持敌后斗争的信心和决心。（二）实行军民结合。坚持敌后斗争的部队在任何情况下，都自觉地做到紧紧依靠群众，开展对敌斗争。（三）因地因时制宜，运用各种适当的斗争形式。在环境恶劣、敌人的反动统治力量强大的地区，主要依靠隐蔽斗争，在此基础上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开展公开的武装斗争。（四）灵活运用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适当集中与灵活分散相结合；内线坚持与外线袭击相结合；实行敌进我进；避强击弱，避实击虚，机动跳转；组织各个游击区相互配合和策应，等等。（五）必要时以一部分野战军插入敌后，或组织分区、军区的部分武装遂行敌后的机动作战任务，使我军在敌后战场上同样地能发挥主力、地方武装、民兵三结合的力量打击敌人。

## 本章小结

全国解放战争第一年，我军在各个战场沉重打击进犯之敌，共歼敌正规军97个半旅78万人，连同非正规军共112万人，其中，俘虏67.7万人；毙伤42.6万人，敌军起义1.7万人。我军损失35.8万人，其中负伤26.7万人——包含伤愈归队者约20万人，牺牲6.9万人，被俘及失散2.2万人。敌我兵力损失的对比为3.13：1。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在国民党军举行战略进攻的一年中，它的将级军官除被击毙26名外，被俘者达176名。这不能不引起敌军统帅部的严重震动。蒋介石惊呼：“前方高级将领被匪军俘虏，以致影响整个战局”，这是国民党军“最大的损失”，“最大的耻辱”<sup>⑤</sup>。在此期间，

<sup>⑤</sup> 见蒋介石1947年5月19日对军官训练团的讲话（台湾“国防研究院”《蒋总统集》第2册第1600页）。

敌先后侵占我城市 335 座，我解放和收复城市 288 座，得失相较，我失 47 城。一年作战中，我军除缴获敌人大量轻武器和弹药外，还缴获各种炮 6100 余门，坦克 87 辆，击毁坦克 36 辆；缴获和击毁敌飞机 60 架，舰艇 19 艘。通过一年紧张而艰苦的内线作战，我军不但粉碎了敌人的全面进攻，并且在基本挫败敌人对山东、陕北的重点进攻的同时，在其余各战场上举行了战略性反攻，使战局发生了有利于我的重大变化。一年作战的胜利，振奋了全国人民，在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深刻的失败情绪。我军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并且积累了大兵团作战的丰富经验，从而为转入战略进攻奠定了基础。

一年来，我军之所以能够以劣势兵力和装备，打破强大敌人的进攻，关键在于坚决贯彻了中央军委制定的“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sup>※</sup>的正确战略方针。这个方针的要旨是：把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作为作战的根本指导思想，根据敌我双方的各种作战条件，在敌重兵进攻时，依托解放区实行内线作战，主动放弃一些城市和地区，创造战机；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集中兵力，在战役上实行外线速决的进攻战，逐步扩大歼灭战的规模，分批歼敌，以求最终改变敌强我弱的状况，为尔后转入战略进攻创造条件。这一方针的提出和完善，是有一个过程的：全面内战爆发前夕，争取和平的可能性尚未完全消失，我军对敌人的战略企图、战略部署和作战能力也还没有完全摸清。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曾经提出以外线出击行动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以迫使其接受和平停战的格局的战略设想，这就是南线的三军出击津浦路和北线的夺取“三路四城”计划。但在全面内战爆发之后，随着局势的逐步明朗，并吸取我军初期作战的经验教训，中央军委逐步改变了这一设想，适时地制订并不断地完善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这一过程，充分反映了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指导，是以实践为依据的，是适应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具有很强的应变能力。

我军贯彻这一方针的基本经验是：

一、要在作战指导思想上解决好弃、守地方与歼敌有生力量的关系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全国解放战争第一年的实践，充分证实了毛泽东的上述论断。战争的头四个月，我净失 105 座城市，换取了歼敌 32 个旅的胜利，歼敌一个旅，要付出三座城市的代价；战争的第二个四个月，敌我城市得失相等，均为 87 座，我歼敌 34 个旅，战局发展到我不必丧失城市即能歼灭敌人；战争的第三个四个月，我歼敌 31 个半旅，净得城市 58 座，战局已发展到我既能歼灭敌人，又能恢复丧失的部分城市。

一年作战的实践证明，改变战局的关键，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敌我各种力量尤其是兵力的消长。因此，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是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核心。在许多情况下，为了实现歼敌目的，不能不主动地放弃一些地方和城市，如山东战场我军 1947 年 2 月之主动放弃鲁南地区和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城，陕北战场我军 1947 年 3 月之主动放弃全党、全军的指挥中枢延安，没有前者就不会有莱芜以北一举歼敌 7 个师的胜利，没有后者就不可能有陕北的三战三捷。国民党军由于有生力量的大量被歼，第一线的突击兵力

---

<sup>※</sup> 见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1377 页。

不断削弱。至 1947 年 6 月底，第一线突击兵力已下降到只占进攻解放区总兵力的 34%。这种突击兵力的下降，是导致敌我军事形势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年的作战实践又证明，不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并不是可以随便放弃城市和地区：其一，要在有利于歼灭敌人的前提下，考虑对城市和地区的弃、守或攻占。其二，必须尽一切可能保持必要的战略根据地和机动作战的回旋地区。其三，所谓主动放弃，是指野战军为执行歼敌任务而作必要的转移；担负坚持地区斗争的地方武装和游击武装，仍应依靠群众，有计划有准备地在当地广泛开展游击战，开辟敌后战场，保卫人民利益，牵制敌人，配合正面战场我军作战。总之，既要坚决反对脱离歼敌目的的单纯防御或消极防御，也要注意防止轻易放弃地方的逃跑主义倾向。

在战略防御阶段，我军大力进行了统一战略思想的工作，防止了上述两种倾向，使广大指战员特别是高级干部自觉地遵循军委制定的方针，正确处理弃、守城、地与歼灭敌人的关系，从而达到了以空间换取时间、换取敌人有生力量的预期目的。

## 二、以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战，打破敌人的战略进攻

全面内战爆发后，在战略上，敌人因其强大而处于外线进攻的主动地位；我军因其弱小而处于内线防御的被动地位。要改变这种战略上的被动，关键在于大量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而战役战斗的进攻战正是我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主要手段。

战略防御阶段，我军遂行战役战斗的进攻战的主要方法是：（一）诱敌深入，迫敌分散，集中兵力首先割歼其薄弱的一部，然后或转用兵力歼击他部敌军，或后撤一步另寻战机；（二）在敌重兵密集进攻的情况下，以主力楔入敌之后方，调敌分兵回援，视机逐批歼灭援敌；（三）利用有利地形，以一部兵力与敌盘旋打转，调动、疲惫敌人，待敌之弱点暴露，然后集中兵力以伏击手段歼灭敌人；（四）围城打援；（五）对分散守备交通线之敌实行主动出击，分别围歼。一年来，我军正是通过一系列进攻战役、战斗，大量歼灭了敌人，使敌强我弱的情况有了很大变化，从而为我军转入外线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年作战的实践证明：在敌人大举进攻的形势下，各个战略区应根据不同情况，积极主动地向当面之敌组织进攻战役，以求大量歼敌，并且牵制和吸引更多的敌军于本战区，这是对友邻战区最好的战略配合和支援。

一年作战的实践还证明：我军组织进攻战役的规模，需要有一个由小到大、逐步扩展的过程。这是由于我军摸清敌情、积累经验、锻炼部队、提高指挥员的指挥能力，以及改善后方的支前工作，都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实践过程。在战略防御阶段的初期，我军一般以歼敌一个团、一个旅为目标组织进攻战役。随着各方面经验的逐步积累和条件的逐步改善，我军相应地扩大了进攻战役的规模，组织了不少以歼敌一个整编师、甚至两个整编师为目标的战役。

这一时期，在举行大量的进攻战役战斗的同时，我军也组织了一些防御性质的战役战斗。这种防御战斗一般都具有积极的目的，如：为保障主力在主要方向上的歼敌，以部分兵力对增援之敌实行防御；为掩护主力开进、集结，造成有利于歼敌的态势而组织防御；为掩护领导机关、后方及人民群众的转移，在一定地区或在某一战略要点组织防御；对有重要战略意义、并有

能力保守的地方和城市组织防御。实践证明，这样的防御是保证战略、战役的全局利益所必需的。

### 三、执行以运动战为主的作战方针

运动战是我军长期行之有效的作战方针。全国解放战争开始，我军之所以采取以运动战为主的作战方针，是由于：我军已组建了具有一定规模的、能得到广大地方武装和民兵密切配合和支援的野战兵团；有了联结成片的、幅员广大的解放区作为我军回旋机动的良好战场。同时，采取这一作战方针，也便于我军选择有利的阵地条件和群众条件，造成有利的兵力对比和作战态势，创造更多的歼灭战机会；并可发挥我军长于机动、善于野战的优点，限制敌军工事坚、火力强的长处。战略防御阶段，由于敌人兵力上占有很大优势，且处于主动进攻的地位，我军采取运动战以避强击弱、避实击虚，就显得尤为必要。

我军在内线实行运动战的主要经验是：（一）明确树立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哪里能歼灭敌人就到哪里去打的作战指导思想。善于依据敌情的变化和临时出现的战机，改变作战预案。（二）各个战略区依据不同的敌情、地形和群众条件，采取不同的机动作战方法。诸如，华东我军针对敌人集结重兵分进合击的特点，主要采取打一仗，歼敌一部，后退一步这种“边打边走”的战法；晋冀鲁豫我军抓住敌人比较分散、后方空虚的弱点，主要采取在大踏步进退中调动敌人，创造和捕捉战机，各个歼敌的战法；西北我军在敌我兵力极其悬殊的情况下，利用有利的地形条件和群众条件，主要采取“蘑菇战术”；东北我军采取南北满密切配合，南打北拉，北打南拉的战法，以粉碎敌军先南后北、各个击破的企图，均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三）善于调动敌人，力争歼敌于运动中或立足未稳之时。（四）充分利用在解放区作战的有利条件，荫蔽我军行动及企图，造成敌之错觉和不意，以达成战役战斗的突然性。（五）审慎待机，经常控制主力于能应付各种可能出现的敌情的机动位置，以便在出现有利战机时，不失时机地发起战斗，歼灭敌人。

### 四、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

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靠歼灭战，而集中优势兵力则是达成歼灭战的物质基础。解放战争第一年，在战略上处于劣势和被动的我军，由于采取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法，逐步改变了敌强我弱的状况，从而削弱了敌人在战略全局上的优势和主动。

战略防御阶段，我军运用这一作战方法的基本经验是：（一）克服轻敌思想、反对平均使用兵力。每战集中六倍、五倍、四倍，至少三倍于敌的兵力，力求全歼和速决。（二）先打诸路敌军中较弱的一路，或放军诸阵地中较弱的一点，务期必克；尔后转用兵力，再及其余，以利在战役的全过程中，以优势兵力逐次歼敌。但在有利的条件下，也要敢于下决心攻歼强敌。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力求集中更大优势的兵力、火力。（三）为保证在主要方向上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在次要方向，力求以地方武装或小部主力担任钳制任务。（四）要求高级指挥员从战略的全局出发，以高度的自觉性，处理好主要方向与次要方向、主攻任务与钳制任务的关系。

五、依据战局的发展变化，在对我有利的战场上及时转入战略反攻。这是正确执行积极防御方针的一个重要环节

积极防御“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sup>参</sup>。能否抓住有利时机适时地转入反攻或进攻，是区别积极防御与消极防御的重要分界线。战略防御阶段，随着战争逐步向解放区中心推移，敌人在有生力量不断被歼的情况下，不得不缩短战线，将其主要兵力向重点战场集中，而在其他战场上暂时转入守势。在这些战场上就出现了对我极为有利的形势。中央军委不失时机地组织这些战场上的我军转入战略性反攻，歼灭敌人，收复失地。实践证明，这种战略反攻是全面执行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不仅有力地配合了主要战场我军打破敌人重点进攻的作战，而且也为自身下一步转入战略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对于改变整个战局起了重要的作用。

---

<sup>参</sup> 见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92页。

### 第三章

#### 我军主力转入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

##### 第一节战争进入第二年时的形势。 我军的任务和战略方针

（参见附图 24、25，附表 21—37）

我军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粉碎了敌人的全面进攻，基本上挫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使全国的军事、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敌军大量被歼后，虽经不断补充，但总兵力已由战争之初的 430 万人降为 373 万人。其中，正规军虽然还保留 248 个旅的番号，但人数已从 200 万降为 150 万。在被歼灭或受过歼灭性打击的 113 个旅中，有 11 个旅尚未得到补充，有一些虽已得到部分补充或较多补充，但其战力已严重削弱。由于整师、整旅的彼歼和大批高级将领的被击毙或被俘虏，敌军士气已急剧下降，官兵当中充满着失败情绪和厌战情绪。敌军 248 个旅中，有 92% 的兵力，即 227 个旅用于进攻解放区。其中，用于华北、东北战场的 70 个旅，大多陷入对交通线和重要据点的守备，能作战略机动的兵力为数寥寥；用于山东、晋冀鲁豫、陕北战场的 157 个旅，也大部分担负防御、守备任务，能作战略机动者仅 40 个旅左右。在长江以南及西北新疆、青海、宁夏等 19 个省的地境内，只有 21 个旅的兵力，作为战略预备队并担负维持战略后方安全的任务。敌人由于重兵深陷于陕北和山东战场，在南线的鲁西南、像皖苏边直至大别山区兵力十分空虚，形成了两头强、中间弱的哑铃式的不利布局，其捉襟见肘时，顾此失彼，兵力不足的弱点已进一步暴露。

在军事上处境日益不利的同时，敌人的政治、经济危机也日益迫近。蒋介石由于撕毁政协决议和停战令，打延安、开“国大”，驱逐我党和谈代表，残酷镇压民主运动，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美空中运输协定》等丧权辱国的条约，而人心丧尽，在政治上完全陷入孤立。同时，由于蒋介石推行卖国内战的经济政策，使蒋管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族工商业不断破产，工农业生产迅速下降，人民生活更加贫困，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广大学生、教员和工人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和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为口号而进行的罢课、罢教、罢工斗争遍及全国 60 多个大中城市，并且正向广大农村发展，一个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人士、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的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统一战线迅速扩大，逐步形成了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整个形势，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和全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现在已经发现它自己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无论是在军事战线上，或者是在政治战线上，蒋介石政府都打了败仗，都已被它所宣布为敌人的力量所包围，并且想不出逃脱的方法。”<sup>91</sup>

同敌人的情况相反，虽然由于战争已深入解放区的中心地区，解放区受

<sup>91</sup> 自毛泽东《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1223 页。

到很大摧残，生产遭到破坏，人民生活十分困苦，我军的人力、物力补充也遇到了很大困难。但：第一，我军在第一年作战中不断发展壮大，总兵力已由 127 万人增加到 195 万多人，与敌人的兵力对比已从 1 :3.4 上升为 1 :1.9。其中正规军由 61 万人发展到近 100 万人，与敌人正规军的兵力对比，已从 1 :3.3 上升为 1 :1.5，而在机动兵力的对比上，我军已优势于敌。与这一变化相适应，我军除在山东和陕北战场尚处防御地位外，在其它战场上已先后转入战略性反攻，取得了战争的局部主动权。第二，由于我军坚决贯彻了“以战养战”的方针，我军的装备得到改善，特别是炮兵得到了加强，各野战军先后建立了直属的炮兵纵队或特种兵纵队，或炮兵旅、炮兵团，各纵队和师、团也普遍建立了队属炮兵。第三，我军广大指战员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普遍学会了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去解决战役、战斗和战术上的许多实际问题，加上技术装备的改善和加强，因而军事素养特别是攻坚作战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士气旺盛，对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充满了信心。第四，解放区的大部分地区经过土地改革，广大农民分得了土地，提高了发展生产、支援战争的积极性，一年中，为保家保田而踊跃参军的农民共达 60 万人，支援前线的农民共有 6000 万人以上。第五，我党所领导的民族统一战线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壮大，蒋管区的人民群众越来越多地把翻身解放的希望寄托于我党我军身上。

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为使自已从军事、政治、经济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于 1947 年 7 月 4 日发布了“全国总动员方案”，接着又颁发了所谓《动员扰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决定采取更残酷的手段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加紧搜括人力、物力、财力，并进一步乞求美国援助。同时，为求继续贯彻其将战争引向解放区的反革命战略方针，决心加强山东和陕北两战场的攻势，力求迅速解决这两个战场的问题，再行转兵其它战场，以达其最后摧毁解放区，消灭人民解放军主力的目的。为了帮助蒋介石实现这一决心，美国总统杜鲁门派出了以魏德迈为首的代表团来华进行“考察”。9 月 19 日，魏德迈拟定了《军事的支援和协助计划》，建议杜鲁门以更多的作战飞机、舰艇、武器、弹药等装备国民党军；并向杜鲁门提出了“劝告中国请求联合国立即设法促使满洲战争停止，并请求将满洲置于五强监护制度之下，如或不成，则按照联合国宪章置于托管制度之下”的荒谬建议。

我军实行战略防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尔后转入战略进攻。因此，早在 1947 年 1 月间，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就先后两次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要准备在 5、6 月间举行战略出击，“向中原出动，转变为外线作战”。1947 年 5 月 4 日，又对整个南线的战略进攻作了通盘规划，初步决定：“（一）刘邓、陈粟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顾祝同系统；（二）晋南（陈谢）、陕北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胡宗南系统。”并指示刘伯承、邓小平准备于“六月一日后，独力经冀鲁豫出中原，以豫皖苏边区及冀鲁豫边区为根据地，以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潼关、南阳之线以东，津浦路以西为机动地区，或打郑汉，或打汴徐，或打伏牛山，或打大别山，均可因时制宜，往来机动，并与陈粟密切配合”。陈谢军 4 个旅应随时待命，“准备从下流或从上流渡（黄）河，受彭[德怀]习[仲勋]指挥，歼灭胡宗南及其他杂顽，收复延安，保卫陕甘宁，夺取大西北。”6 月至 8 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依据整个战局的发展情况，并针对美、蒋的上述企图与战略方针，以及敌人在南线的不利态势，决心不待敌人的进攻全部被粉碎和我军总兵力超过敌人，立即组织指挥中国人民解



放军的主力转入战略进攻，以敌人兵力薄弱的中原地区为主要突击方向，实施中央突破，并据此先后作了如下部署：

以豫北反攻后休整了1个多月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4个纵队，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于6月底自鲁北强渡黄河，先在鲁西南地区求歼敌人，尔后逐步向豫皖苏边区和大别山地区进击，在长江以北的鄂豫皖边地区实施战略展开。

7月19日决定，为协助陕甘宁我军击破胡宗南系统，同时协助刘邓经略中原，以原拟转用于陕北战场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以及第三十八军和新组成的第九纵队，由陈赓、谢富治统一指挥，改自晋南强渡黄河，在豫陕鄂边地区实施战略展开。

8月上旬决定：以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的6个纵队组成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并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在豫皖苏边地区实施战略展开。

以上刘邓、陈谢、陈粟三军的主要任务是：挺进中原，在中原地区以品字形阵势协力作战，机动歼敌，创建新的中原解放区，调动敌军主力回援，以此策应内线兵团作战。中原地跨苏、皖、豫、鄂、陕五省，南临长江，北枕黄河和陇海路，东起运河，西迄伏牛山和汉水，面对南京、武汉等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和江南统治区，人口4500余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判断，我军只要能在中原地区立足生根，就可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直接威胁敌长江防线以及长江以南的广大统治区，迫使敌人的主力自山东、陕北回援，从根本上改变战局。

以华东野战军4个纵队组成东线兵团，由许世友、谭震林指挥，西北野战军由彭德怀指挥，继续在南线的两翼——山东和陕北战场钳制敌人，策应刘邓、陈谢、陈粟三军的中央突破行动；在敌人主力回援中原地区后，即逐批歼留下的敌军，收复失地，并扩大山东、陕北老解放区。

此外，晋冀鲁豫军区、晋察冀军区部队和东北民主联军等，继续坚持内线战场，分批歼敌，收复失地，扩大解放区，策应外线兵团作战，为最后全歼内线敌人创造条件。

9月1日，毛泽东根据7、8月我军转入战略进攻初期的作战形势，为党中央起草了一个党内指示，全面阐述了解放战争第二年我军的战略任务和战略方针，指出，“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并指出：“到国民党区域作战争取胜利的关键：第一是在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第二是在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站在我军方面。只要这两点做到了，我们就胜利了。”

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各战场我军于1947年7月至9月间逐步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对于我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意义。毛泽东在1947年12月一次中共中央会议的报告中曾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

## 第二节三路大军挺进中原

(参见附图 26)

### 一、刘邓野战军举行鲁西南战役，揭开战略进攻的序幕

(参见附图 27)

敌人自 1947 年 3 月将重兵集中到山东和陕北战场后，联结这两个战场的晋冀鲁豫战场上的兵力已有所减弱。至 6 月间，在豫北地区只有 7 个整编师布防于平汉路郑州至新乡段及其两侧地区，重点扼守安阳等少数孤立城市；在鲁西南地区，敌人放黄河水归故道后，仅以第四绥靖区刘汝明部的整编第五十五、第六十八师在开封至东阿的 250 公里地段上，沿黄河南岸组织防御，另以整编第七十师位于嘉祥、济宁地区准备机动应援；在豫皖苏边地区，只有整编第五十八师另两个旅及地方保安团队担任守备。

1947 年 5 月中旬，党中央、中央军委在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结束豫北攻势即转入休整，作好外线作战准备的同时，为了统筹新区工作，决定以邓小平、刘伯承、李先念等组成中共中原局，以邓小平为书记，领导中原地区的党政军工作，以李先念为刘邓野战军副司令员。6 月 13 日，中央军委任命徐向前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在刘邓率部出击中原后，会同军区副政委薄一波、副司令员滕代远等共同主持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的工作。

依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豫北攻势结束后，立即着手外线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进行深入的思想动员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补充部队，每个纵队平均补充 8000 翻身农民及部分经过训练的解放战士；开展强渡江河的战术训练和技术训练；补充经费、粮、弹、装具；编组随军民工队；建立贯穿黄河南北的运输供应线，准备渡河船只和水手。此外，晋冀鲁豫中央局还抽调了 1000 余名地方干部随军南下开展地方工作。

6 月 22 日，刘伯承、邓小平发布强渡黄河实施鲁西南战役的基本命令，决心以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纵队从张秋镇至临濮集 150 余公里地段上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首先歼灭郟城地区的整编第五十五师，再求歼援敌于运动中，尔后依托鲁西南阵地，逐步向豫皖苏、大别山地区挺进。为保障战役的胜利，决定以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旅先行秘密渡河，会同在鲁西南地区的独立第二旅及地方武装，接应主力；以太行、冀南、冀鲁豫和豫皖苏军区部队分别在豫北、豫皖苏出击，钳制当面之敌，配合主力作战。

6 月 30 日夜，刘邓野战军第一梯队 3 个纵队，在强大炮火掩护和南岸两个独立旅接应下，从孙口、林楼、于庄等 8 个渡口起渡，迅速突破敌河防。7 月 1 日，左翼第一纵队及冀鲁豫军区独一旅将敌整编第五十五师师部及所属两个旅包围于郟城；右翼第二、第六纵队及跟进的第三纵队前出到郟城、皇姑庵地区。这时，由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及第三、第八、第十纵队组成的两个集团，正分别向费县、枣庄地区和泰安、大汶口地区挺进，形成了与刘邓野战军夹运河东西呼应作战的态势。我军的上述行动，严重威胁着进攻山东之敌的左翼和后方。国民党军统帅部为堵住鲁西南这一缺口，拱卫战略要地徐州、郑州，一面令刘汝明部死守菏泽、郟城，并从碭山调第一五三旅扼守定陶，以牵制刘邓野战军；一面从豫北、豫皖苏边区抽调整编第三十二、

第六十六、第五十八师，连同整编第七十师组成第二兵团，由王敬久指挥，以主力经陇海路黄口、砀山之线沿金乡至郓城公路北上增援，以整编第七十师自嘉祥向六营集前进，企图逼我于狭小地区背水作战；另从豫北抽调整编第三师增防徐州。

依据上述敌情，刘邓决心采用攻敌一点，吸敌来援，打其一边，各个击破的战法，乘敌援军主力尚未到达之际，首先攻歼郓城、定陶诸敌，尔后集中兵力歼灭来援的王敬久兵团主力于运动中。按此部署，第一纵队于7月8日晨攻克郓城，歼敌整编第五十五师主力，取得了初战胜利。至10日，第二、第六纵队分别收复曹县，攻克定陶，歼敌第一五三旅；第三纵队和冀鲁豫军区独一、独二旅，分别进至定陶以东和郓城、巨野间待机。这样，我军就开辟了北起黄河边的郓城、鄄城，南达曹县的广阔战场，摆脱了可能背水作战的局面。此时，敌整编第七十师一个半旅进至六营集，整编第三十二师到达独山集，整编第六十六师（欠第一九九旅）进至羊山集，王敬久兵团部及整编第五十八师、第六十六师的一九九旅位于金乡。敌4个整编师南北成一线式地分散部署于金乡至六营集之间50余公里地段上。

7月10日，中央军委指示刘、邓：“如能歼灭七十师并争取在路北多歼几部敌人，然后休息若干天，整顿队势，举行陇海作战似属有利，我军愈多在内线歼敌，则出到外线愈易发展”。刘邓根据军委指示，决心乘敌王敬久兵团主力正在运动中和兵力分散之机，对该敌实施分割包围，各个歼灭。以第一纵队进至巨野东南地区，切断敌整编第七十、第三十二、第六十六师的联系；以第六纵队经张凤集向东，一部切断敌整编第三十二师与整编第六十六师的联系，主力协同第一纵队围

歼六营集之敌；第二、第三纵队分别由曹县、汶上集地区插向谢家集、羊山集，割歼整编第六十六师，以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第二旅，进至万福河以北地区，阻击金乡之敌北援。7月13日拂晓，各纵队（旅）迅速到达指定位置。至14日晨，第一、第六纵队将整编第七十师一个半旅及由独山集北上接应第七十师南下的整编第三十二师主力包围于六营集，并追歼该师第一三九旅（原第七十五旅）于嘉祥以西地区，第二、第三纵队在歼灭整编第六十六师一部于谢家集后，完成了对羊山集第六十六师主力的包围。

六营集有居民200户，粮少，水缺。刘邓判断：敌两个师部和两个半旅猬集该村，固守困难，可能向整编第七十师的后方济宁突围；但如我军围困过紧，亦可能作困兽之斗。据此，乃改四面围攻为“围三阙一”的部署，于六营集以东布设袋形阵地，准备歼敌于突围途中。7月14日晚，我军一部由西向东对六营集发起猛攻。守敌果然分左右两路向东突围，迅即被我军歼灭于预设阵地内。

六营集战斗后，第二、第三纵队对羊山集之敌发起攻击。华东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的5个纵队，正围攻滕县、济宁、邹县。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于7月19日飞抵开封，决定从西安、洛阳、汉口和豫北地区抽调整编第十、第四十师和青年军第二、六师等部共6个半旅组成第四兵团，由原整编第二十六军军长王仲廉指挥，另从山东战场抽调整编第七、第四十八、第五、第五十七师等4个整编师，分别驰援鲁西南及津浦路中段；并严令王敬久率整编第五十八师和第一九九旅由金乡北上解羊山集之围。

针对这一情况，刘邓野战军首长首先以一部兵力，于7月22日将自金乡北援之敌先头第一九九旅诱歼于万福河以北。接着，乘王仲廉兵团惧歼而徘徊

徊于兰封、定陶之间，整编第五十八师缩回金乡的有利时机，集中7个旅及炮兵一部，于7月27日夜对羊山集之敌发起总攻，激战至28日晚，全歼守触编第六十六师。至此，鲁西南战役胜利结束。

在鲁西南战役期间，豫北我军对平汉路两侧之敌发起进攻，连克孟县、博爱、滑县、封丘等9城，歼敌5000余人；豫皖苏军区部队攻克亳县、太和等7城，歼敌6000余人，华东野战军一部在津浦线发动攻势，均有力地配合了刘邓野战军的作战。

鲁西南战役，是我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之战。此役，国民党军虽调集了10个整编师、25个半旅、18万余人，出动战斗机、轰炸机等1500余架次，但未能挽救其失败的命运。我军以15个旅的兵力，经过28天的连续作战，歼敌4个整编师师部、9个半旅6万余人，缴获各种炮872门及大量军用物资，击落飞机两架，迫敌先后从西北、山东和中原等地调动7个整编师17个半旅向鲁西南驰援，打乱了敌人的战略部署，为挺进大别山开辟了通道；并有力地配合了西北和山东我军粉碎敌人重点进攻的作战。

鲁西南战役的主要经验，是我军紧紧抓住并利用敌人逐批来援的弱点，组织连续作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来援之敌。我军突破黄河后，乘援敌王敬久兵团尚在陇海路附近集结的有利时机，集中兵力迅速攻克郟城、定陶，收复曹县，开辟了歼敌的有利战场；在王敬久兵团北援时，又乘第二批援敌王仲廉兵团徘徊于兰封、定陶间的有利时机，抓住王敬久兵团部署上的弱点，迅速集中兵力，先打头（六营集），再打尾（金乡北援之敌），然后从容围攻中间的羊山集，从而各个歼灭了王敬久兵团的3个整编师。

为适应转入战略进攻形势发展的需要，晋冀鲁豫军区于7月30日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决定以原中原军区北撤部队和各军区独立旅，组建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等五个纵队。

## 二、刘邓、陈谢、陈粟三军挺进中原，实施战略展开

### （一）刘邓野战军跃进大别山，在鄂豫皖边区展开

大别山跨鄂豫皖边境，呈西北向东南的走向，海拔1000公尺左右，为淮河与长江的分水岭。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边地区，北部为山岳、丛林，南部为平川水网。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曾是老革命根据地，群众基础较好；1946年7月原中原军区主力撤出后，仍有少数游击武装坚持斗争。

在鲁西南战役行将结束前夕，中央军委为了确保与扩大开始取得的战略主动权，决定改变原定的依托冀鲁豫地区逐步向豫皖苏边区和鄂豫皖边区挺进的部署，而采取争取在山东等战场敌主力回援之前，先敌直插鄂豫皖边地区，实施展开。7月23日，中央军委指示刘、邓：对羊山集之敌如能迅速攻歼，则攻歼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同时决定以陈谢集团于8月下旬出豫西，以配合刘邓野战军的行动。鲁西南战役结束后，刘邓野战军即抓紧有利时机集结在郟城及其以南地区进行休整，准备于8月15日南进大别山。此时，华东野战军出击鲁西、鲁南的5个纵队已进到郟城以东地区，与

刘邓野战军靠拢。

8月6日，中央军委就我军挺进大别山时敌人可能采取的对策作了分析，并电告刘邓，指出敌人可能采取两种或三种办法对付我进入大别山区的部队：第一，“迅速组织进攻，使你们不能立足”，第二，“宁可给我以立足机会，不急于尾我进攻”，在1至2个月的时间内，抽调30几个旅，先从长江、平汉两线完成部署，然后向西向北进攻；第三，“同时采用上述两种办法，既以十二个旅左右分数路迅速进攻，又从山东抽调十几个旅用于长江方面”。要刘邓“必须同时准备对付这几种办法，而主要准备对付第一种办法，即用全副精神注意于运动中大批歼灭敌人，一切依靠打胜仗”，实现挺进大别山的任务。

当时，蒋介石对我军挺进大别山的战略意图毫无察觉，错误地认为刘邓野战军作战近月，已疲惫不堪，短期难以再战，即以刚从山东战场调来的整编第五、第八十四、第八十五、第五十七、第七、第四十八等8个整编师18个旅约14万人的兵力，分别由菏泽、袁口、嘉祥等地对我军分进合击，企图逼迫我军局处于郟城、鄆城之间狭小地区内，然后利用连日大雨，黄河水位陡涨，破坏黄河大堤，淹没我军。根据这一新的情况，刘伯承、邓小平认为已不宣在鲁西南完成休整，即当机立断，于8月6日下达预备命令，决心提前结束休整，乘敌合击部署尚未完成之际，立即隐蔽突然南进，执行挺进大别山的战略任务，并于7日电告中央军委。当日黄昏，即以第十一纵队和地方武装于黄河渡口佯动，造成我军北渡的假象；以进至郟城以东地区的华东野战军5个纵队钳制由鲁中回援的敌整编第五师等部，刘邓率主力4个纵队经巨野、定陶之间跳出敌人的合围圈南进。

中央军委收到刘邓电报后，于8月9日、10日连续复电刘邓，指出：“决心完全正确”，“情况紧急不及请示时，一切由你们机断处理”。8月11日，刘邓野战军从民权至商丘间和虞城地区越过陇海路，随即以第一纵队并指挥中原独立旅为右路，第三纵队为左路，第二、第六纵队掩护中原局与野战军直属队为中路，分别向大别山疾进。

这时，蒋介石又错误地判断刘邓所都是北渡不成而南窜，仅以整编第四十六师一部自蚌埠西进太和，结合地方团队至沙河布防，以主力罗广文兵团（原王仲廉兵团，辖整编第十、第四十师及骑一旅）和刚从鲁中回援到达徐州附近的张淦纵队（辖整编第七、第四十八师）等部共12个旅为第一梯队，王敬久部（辖整编第三、第五十八、第八十五师）8个旅力第二梯队，先后尾追刘邓野战军，另以4个旅在平汉路许昌、漯河等地侧击，以两个整编师及1个交警总队布防于柘城、鹿邑地区，企图围歼刘邓野战军于黄泛区。另以整编第五、第八十四、第七十五师及第四绥靖区部队在鲁西南地区寻我华东野战军作战。

黄泛区宽达20公里左右，遍地淤泥，积水没膝，深处及脐，没有道路，没有人烟，行军、食宿均十分困难。8月17日，刘邓野战军广大指战员以惊人的毅力，战胜重重困难，胜利通过黄泛区，直趋沙河，并派出先遣队轻装疾进，先行收集部分船只。18日，全军渡过沙河。19日，部队休整一天。为了和敌人抢时间，先敌进入大别山，把重武器和车辆就地掩埋或炸毁。20日，部队在“到达大别山就是胜利”的口号鼓舞下，加速向汝河急进。蒋介石急调整编第六十五师及第八十二旅至长台关和驻马店，并以火车运送整编第八十五师至汝河南岸进行防堵。

8月23日，第三纵队进抵淮河，第一、第二纵队已渡过汝河，分路继续南进。当中原局、野战军直属队和第六纵队到达汝河北岸时，敌整编第八十五师已占领汝南埠等渡口，堵住了去路，而尾追的敌张淦纵队、罗广文兵团的3个整编师又仅相距20余公里。在此紧急情况下，刘伯承、邓小平亲自察看渡口，指示部队要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精神强渡汝河，突破敌河防。24日夜，第六纵队一部在炮火掩护下，勇猛突击，渡过汝河，击溃汝河南岸渡口守敌，掩护纵队主力及中原局、野战军直属队安全渡河。至27日，刘邓野战军已全部渡过淮河，胜利地进入大别山北麓的满川、固始等地区，完成了千里跃进任务，敌人的围追堵截计划全部破产。

刘邓野战军刚进入大别山时，面临着重重困难。部队由于连续行军而极度疲劳，粮弹匮乏，疟疾流行，非战斗减员严重；缺乏南方天候、地形条件下的作战经验；群众尚未发动，没有根据地作依托。为了尽快地变国民党区域为我之根据地，刘伯承、邓小平于8月30日发出指示，指出：“今后任务，是全心全意地、义无反顾地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并与友邻兵团配合，全部控制可能点。”“实现此历史任务，要经过一个艰难困苦过程……因此，我们应切戒骄躁，兢兢业业，上下一心，达成每一个具体任务”。并指示部队“在最初一个月内，不求打大仗，而是占领一切可能占领的城镇，肃清土顽，争取打些小胜仗，……熟悉地形，习惯生活，学习山地战，为大歼灭战准备条件”；同时号召全军提高斗志，增强团结，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完成作战、发动群众、筹款三大任务。依据上述指示，野战军各部迅速展开：第一、第二纵队和第六纵队第十六旅及中原独立旅位于大别山北麓，开展地方工作，并掩护第三纵队向皖西，第六纵队主力向鄂东展开。8月31日，政治委员邓小平在向直属队干部作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时强调：“重建鄂豫皖解放区的任务是非常光荣的，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一页。我们的决心是十分坚定的，解放区一定要建立起来，困难一定要克服，共产党的特点是越困难越有劲，越团结。我们要有信心克服困难，我们一定要站住脚，生下根。”

9月上旬，蒋介石即以其追堵部队23个旅的兵力，跟进大别山，企图乘我立足未稳，寻歼我军或将我军驱逐出大别山。在敌23个旅中，属桂系的整编第七、第四十八师善淤山地作战，战斗力亦较其他各师为强。刘邓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在目前几个月内应避免桂系，集中歼灭中央系和滇军的指示，适时集结主力，于9月间在商城、光山地区，以滇军整编第五十八师为对象，连续打了三仗，歼敌一部，把敌人的机动兵力吸引到大别山北麓，保障了第三、第六纵队向皖西和鄂东地区展开。

10月初，蒋介石以集结于大别山北麓的整编第七、第十、第四十、第四十六、第四十八、第五十八、第八十五师，对光山、新县地区的我军进行合围，而在山南地区仅留整编第八十八、第二二、第二三、第五十二、第六十五师各一部守备。刘伯承、邓小平根据这一情况，并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分散大敌，使敌主力疲于奔命”和“歼灭小敌，发动群众，解决物资”<sup>51</sup>的指示，决心除留两个旅在商城、罗山地区，伪装主力迷惑敌人和开展群众工作外；主力分两路向鄂东、皖西实施再展开。第一、第二纵队主力会同第六纵队在向鄂东展开时，于10月8日至10日在黄陂东之柳子港、李家集等

---

<sup>51</sup> 自中央军委1947年10月4日致刘伯承、邓小平电。

地先后歼敌整编第五十六师新编第十七旅大部和整编第五十二师一部；第三纵队也于8日在皖西张家店歼敌整编第八十八师的第六十二旅，打破了敌整编第七、第四十八、第四十六师的跟踪与合围企图。接着，各纵队乘胜分别向黄冈至庐江间长江北岸沿江地带挺进，连克广济、望江等县城，直逼长江，扩大了活动地区，解决了急需的冬装。敌统帅部惧怕我军渡过长江，急令整编第阿十师及第五十二师的第八十二旅经浠水向广济兼程前进，企图攻击我之侧背。我军抓住敌正处运动中的有利战机，集中11个旅的兵力，预伏在蕲春以东高山铺地区。10月26日，该敌进入我预设的伏击阵地。我军立即发起猛攻，经过激战，至27日上午，歼敌整编第四十师主力及第八十二旅共1.2万人，缴获各种炮33门，各种机枪375挺，各种子弹40万发，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这是我军进入大别山后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对大别山根据地的创立具有重要意义。

为加速根据地的建立，从10月分开始，刘邓从各纵队中抽调了第五、第十九旅、独立旅和3个主力团，分别改为皖西、鄂豫边地区的地方武装的骨干，分散开展地方工作。至11、12月，先后组成了皖西、鄂豫两个区党委和军区。

刘邓野战军在进入大别山后的两个月中，共歼敌3万余人，解放县城24座，建立了33个县政权，完成了战略展开。

## （二）陈谢集团挺进豫西在豫陕鄂边地区展开

刘邓野战军遂行鲁西南战役期间，中央军委经慎重研究后于7月19日决定，陈谢集团“渡（黄）河南进，首先攻占潼关、洛阳、郑州段，歼灭该区敌人，并调动胡军相机歼灭之。尔后，向豫西、陕南、鄂北进击，创建鄂豫陕边根据地”，以策应西北野战军作战和协助刘邓野战军“经略中原”。随后，又规定陈谢集团的作战范围为“黄河、渭水以南，汉水以北，平汉路以西，西安、汉中线以东广大地区。”陈谢集团依据中央军委指示，于8月20日进抵邵源、平陆等渡河准备位置。

这时，西北野战军主力已北出榆林地区，并在沙家店附近歼敌整编第三十六师主力，将胡宗南主力吸引到米脂以北。原在豫西的整编第十师等部则已尾追刘邓大军南下，担任孟津至潼关间黄河南岸第一线防御的部队仅有5个保安团；洛阳至潼关间，仅有整编第十五师、青年军第二六师各一部及新编第一旅等，依托铁路进行机动防御；陇海路以南豫陕鄂边广大地区只有县保安团队守备。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和当面敌情，陈谢决心以第四纵队为左路从邵源以南的大教至官阳间渡河；以第三十八军和第八纵队的第二十二旅为右路，从茅津渡以东渡河。以第九纵队为第二梯队，尾第四纵队跟进。8月22日20时，右路首先偷渡成功；23日晨，左路以偷渡和强渡相结合的手段，突过黄河，乘胜向陇海路发展。至31日，各部相继攻克会兴、新安、洛宁等城镇多处，共歼敌4800余人，并以主力一部围攻横水，威逼洛阳。从而，在洛阳至陕县间开辟了战场。

陈谢集团南渡的行动，完全出敌意外。敌军统帅部急令胡宗南将主力自米脂、绥德地区南撤，拱卫西安，另以尾追刘邓野战军的整编第三、第十五、第四十一师和青年军第二六师各1个旅回援，连同原驻洛阳地区的4个旅

组成第五兵团，由李铁军指挥；以新编第一、第一三五、第二十七、第一六七旅和青年军第二六师一部共4个半旅组成陕东兵团，由谢甫三指挥，企图从东西两面夹击陈谢集团，阻止我军发展。

在陈谢集团渡河后，中央军委于8月30日、9月4日连续指示：应“避开坚固设防据点，专打守备薄弱据点，并力求运动战，求达机动迅速、广占敌区、多歼敌人之目的”；“应将占领县城与占领乡村、消灭敌正规军与消灭敌地方武装，看得同等重要，全军都要有在豫西、陕南、鄂北建立根据地的决心”。并指出：“西面空虚，攻取较易，洛阳附近，敌所必争，不应使用主力”。据此，陈谢决心以主力向兵力空虚的豫陕边挺进，以一部活动于新安、孟津、洛阳地区，牵制洛阳之敌，以利主力尔后南出汉水或东出平汉路，9月2日起，陈谢集团主力自洛阳等地向西进击，至12日，连克虢略镇、灵宝、卢氏，歼敌新编第一旅及青年军第二六师一部。接着以一部进逼潼关，歼敌第二十七旅一部；以一部回头东进，配合第三十八军主力于17日攻克陕县，歼敌第一三五旅等部。至此，敌陕东兵团大部被我歼灭。在此期间，留置洛阳以西地区的第九纵队主力解放了伊川、嵩县等城，牵制了敌第五兵团，保障主力完成了潼陕间的作战。

在陈谢集团逼近潼关、威胁西安时，敌人仓惶将在大别山的整编第六十五师、晋南运城的第八十三旅及第八十四旅一部、驻榆林的第二十八旅等空运西安，以10个半旅在西安、潼关地区布防，阻我西进。由于西安、潼关线敌人兵力已加强，而郑州、洛阳间敌第五兵团正向新安、洛宁进犯，利于我将其各个歼灭于运动中，中央军委即令陈谢以第三十八军及第四纵队的第十二旅，在豫陕边地区活动迷惑关中敌人，主力于9月26日隐蔽东进迎歼敌第五兵团。10月2日，我军在铁门歼灭整编第十五师师部及该师第六十四旅大部；敌第五兵团主力仓惶逃回洛阳。陈谢集团主力因大雨影响，乃结束郑（州）洛（阳）间作战，转入短期休整；另分遣部分主力在渑池、栾川、卢氏等地开展工作。陈谢集团在豫陕边地区转战月余，共歼敌3.3万余人，解放县城12座，并在嵩县、栾川地区，新安、渑池地区，卢氏、灵宝地区建立了3个军分区，为豫陕鄂边根据地的建立和尔后的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10月中旬，敌人在洛阳集中第五兵团和刚刚从山东战场调来的整编第二十师共10个旅，在潼关集中整编第一、第三十六师等部共8个旅，企图再次东西对进夹击我军，打通陇海路。20日，中央军委指示陈谢：除留一部在陇海路牵制敌人，一部向陕南发展外，主力越陇海路南下，向南召、方城、舞阳以北之线展开，创建根据地。根据这一指示，陈谢决定以第三十八军的第五十五师在陇海路牵制敌人，以第十二旅和第三十八军主力向陕南展开，主力于10月下旬向豫西南开展攻势。截至11月上旬，我军连克临汝、鲁山、宝丰、南召、叶县、方城等县城；并于11月4日在郟县歼敌整编第十五师残部，俘师长武庭麟。这时，敌由潼关等地东进的8个旅，已达卢氏、陕县以东地区，敌第五兵团7个旅已尾随陈谢集团进至鲁山、襄城一线，寻我主力作战。

11月8日，陈谢集团在豫西南召店召开党的前委会议。会议决定：暂时避免与尾追之敌决战，而以主力分别向内乡和镇平地区、舞阳和泌阳地区、临汝和登封地区挺进，以“牵牛战术”调动分散并疲惫敌人，同时进行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会后，陈谢集团以两个旅展开于南阳以西地区，以两个旅展开于方城、舞阳、泌阳地区，以三个旅展开于洛阳东南地区，同时，以陕南



部队加强在豫陕边活动。敌第五兵团等部，被迫分别退守南阳、洛阳和平汉路。我军乘机放手歼灭保安团队，大力开展地方工作，并分遣了第十二、第二十五旅、第十七、第五十五师，组建军区和军分区。

截止 11 月底，陈谢集团共歼敌 5 万余人，解放和一度解放了禹县、舞阳、桐柏、镇平、镇安等 10 余县城；建立了豫陕鄂边区行政公署、8 个专署和 39 个县政权，成立了豫陕鄂军区，组成了 8 个军分区，完成了战略展开，并有力地配合了刘邓野战军和西北野战军的作战。

### （三）陈粟大军挺进豫皖苏边地区，实施展开

当刘邓野战军向大别山跃进，山东敌人开始抽兵回援之际，中央军委于 8 月间先后指示进到鲁北惠民地区的陈毅、粟裕：刘邓南下全局大有变动，鲁西南诸敌势必大部南去，因此，你们应即率野直及第六纵队等部经聊城、阳谷南渡黄河，与已进至鲁西南的第一、第三、第四、第八、第十纵队，组成西线兵团，并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在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运河以西、平汉路以东广大地区实施展开，恢复与扩大豫皖苏解放区，与刘邓野战军和陈谢集团共同经略中原。同时，指示李先念率正在晋冀鲁豫边区休整的第十二纵队到聊城以南黄河北岸，接受陈粟指挥，准备经豫皖苏边区南下大别山地区。遵照军委指示，陈粟率第六纵队、特种兵纵队主力于 8 月 31 日到达阳谷、寿张地区，与 8 月上旬由梁山地区北渡黄河到达这里的第十纵队会合，积极准备南渡黄河，预期首先在鲁西南地区打几仗，然后向豫皖苏边地区挺进。

此时，蒋介石正以 23 个旅与刘邓野战军争夺大别山，以 8 个旅在豫西牵制陈谢集团，并拼凑了 16 个旅准备发动“胶东攻势”。在鲁西南地区除以第四绥靖区整编第六十八师等部担任菏泽、开封等地的防御外，以整编第五、第五十七、第八十四师等部寻求我华东野战军第一、第三、第四、第八纵队及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一纵队作战。8 月底，敌整编第五、第五十七等师分兵冒进，尾我第四、第八、第十一纵队到达单县东西地区。

根据军委指示和鲁西南敌情，陈粟决定利用敌骄狂失慎的弱点，以位于城武、定陶地区待机的第一、第三纵队北上，诱敌跟进，以创造战机，并掩护野直和第六、第十纵队南渡黄河；以第四、第八纵队及第十一纵队尾敌整编第五师等部北上，待机从南北实施夹击。分批歼敌。9 月 1 日。第一、第三纵队开始北移，敌分别尾我北进。2 日晚。第六、第十纵队开始渡河，5 日，与第一、第三纵队会师于红船口、郟城地区。7 日，北进之敌整编第五、第八十四师和第五十七师，在我节节阻击下，分别到达隋官屯和贾敬屯地区，两敌间隔 20 余公里。陈粟当机立断，以一部兵力分别阻击隋官屯地区之敌整编第五、第八十四师和由菏泽出犯的整编第六十八师，以第三纵队及第六纵队主力对进至贾敬屯之敌整编第五十七师实行反击，并趁该敌向南退缩时，在由南北进的第八纵队配合下，将其包围于沙土集地区，战至 9 日晨，将敌整编第五十七师 9000 余人全部歼灭，俘中将师长段霖茂。这一胜利，鼓舞了我之士气，并迫敌再次从山东战场和大别山地区抽调整编第十一、第七十五、第十师等部来援。9 月 11 日，党中央致电陈粟指出：“郟城沙土集歼灭五十七师全部之大胜利，对于整个南线战局之发展有极大意义。”并指出：“在目前几个月内，你们人员补充主要是俘虏，应采即俘即补方针。弹药补充主

要靠取之于敌，应注意打有准备有把握之仗。同时，严整纪律、争取群众、你们就一定能完成在黄河、淮河、运河、平汉之间创造巩固根据地，协助刘邓、陈谢创造鄂豫皖与鄂豫陕两大根据地，协助饶黎谭<sup>⑤</sup>保卫山东根据地，协助苏中、苏北恢复根据地之伟大任务。你们处在上述四大根据地之中间地带，你们的胜利有重大战略意义。”

沙土集战役后，陈粟野战军及由李先念率领的刚由豫北南渡黄河准备转用于大别山的晋冀鲁豫第十二纵队，乘胜南下。9月22日，在曹县以南的土山集围攻刚由山东战场转用到鲁西南战场的整编第十一师主力，因敌迅速转入防御，凭坚固守，我军激战两日，未能奏效，而援敌整编第五师及由山东、中原战场来援的整编第七十五、第十师等部业已迫近。为争取主动，迅速完成开辟中原解放区的战略任务，陈粟决心放弃对敌整编第十一师的攻击，以主力第一、第八、第三、第四、第六纵队及第十二纵队，挺进豫皖苏边地区；以第十、第十一纵队在鲁西南地区牵制敌整编第五师等部。

9月26日开始，南下各纵队先后于兰封、民权间和砀山以西越过陇海路，分别向尉氏、鄢陵、太和、蒙城挺进，一部并东越津浦路向泗县、灵壁等地进击。9月底、10月初，中央军委连续指示陈粟：在一个月至两个月内只打小仗，不打大仗，各纵队应划定地境，每纵几个县，从事歼灭境内小股敌军、民团、土匪、保甲，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实行土地改革，每师拨出一个营的架子（干部）及一个连的兵力，建立各县武装基干，各纵主力则在自己辖境内往来机动作战，包括破击铁路在内。使敌主力置于无用之地，疲于奔命，为不久的将来集中兵力作战打下基础。遵照这一指示，陈粟野战军各部在展开过程中，以纵队为单位，一面在豫皖苏军区武装配合下放手消灭敌保安团从，一面派遣大批干部做群众工作。至10月底，各纵队攻克和一度攻克县城24座，解放了广大乡村，歼敌1万余人；除沙河以北原有的3个军分区和专署外，又在沙河以南、淮河以北建立了拥有1000多万人口的3个专署和军分区，扩大了豫皖苏解放区。晋冀鲁豫第十二纵队则于11月初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归刘邓野战军建制。

在此期间，敌以整编第五、第十一师为骨干。集中6个整编师的兵力。分别组成机动兵团。利用平汉、陇海、津浦三条铁路，机动转用兵力，尾陈粟野战军主力纠缠；另以第四绥区等部，阻绝我黄河南北联系，配合其机动兵团作战。为削弱敌人的机动能力，创造尔后歼敌的条件，陈粟决定，以一部兵力继续执行扩建豫皖苏边解放区的任务，集中主力7个纵队分成3个集团，于11月8日向陇海路兰封至郝寨段及津浦路徐州以南段展开破击战。至17日，共破坏铁路150余公里，歼敌整编第五师、暂编第二十四师等部1万余人，攻克萧县、砀山、民权、嘉祥、鱼台等县城9座、车站17个，威逼徐州；进一步沟通了豫皖苏边区与鲁西南的联系。迫敌匆忙调动15个旅的兵力应援，其中包括准备用于大别山的8个旅，打乱了敌人的部署，使敌原定于11月20日开始围攻大别山的计划被迫推迟执行。

### 三、三路大军密切协同，粉碎敌人对大别山的围攻

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以“品”字形阵势展开于中原地区，把战线

---

<sup>⑤</sup> 黎谭，即华东军区政治委员饶漱石，华东军区副政治委员黎玉，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谭震林。

由黄河南北推移到了长江北岸，使中原地区由敌人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我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这是一个对战争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对于我军在中原地区完成战略展开的重要意义，国民党军在他们的检讨中也承认：“大部华中地区，全为匪军糜烂，我全盘战略形势，乃从此陷于被动。”<sup>51</sup> 举止失措的敌统帅部，既怕我军在中原立足生根，更怕我军渡江南进或越过大巴山入川。因此，于 11 月下旬成立了“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由国防部长白崇禧兼任主任，直接掌管豫、皖、赣、湘、鄂五省军政大权，企图以所谓“总力战”，首先集中兵力肃清大别山我军，以巩固平汉路，确保长江动脉。

白崇禧为实现上述企图，除以整编第六十三、第六十九师等部 5 个旅担任江防，阻我南渡外；还从山东、豫皖苏及豫西调来整编第二十五、第九、第二十、第十一、第二十八、第十师，加上原在大别山区的 9 个师，共 15 个整编师又 3 个旅的兵力，并以其驻汉口的战斗机、轰炸机等飞行大队、海军江防第二舰队作支援，于 11 月底对大别山区展开围攻。同时，敌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以整编第五军（辖整编第五、第七十、第七十五师），在淮河以北地区钳制陈粟野战军，西安绥署以第五兵团在豫西钳制陈谢集团，作为战略上的配合。

围攻大别山之敌对我刘邓野战军采取分进合击的部署：以整编第八十五、第二十八、第九、第七、第二十五、第四十六师等部，自孝感、武穴、太湖、霍山一线，成半月形阵势由南向北稳步压缩推进，以整编第四十八、第五十八师进到商城地区；以整编第十、第十一、第二十师和整编第五十六、第五十二师各一个旅共 9 个旅兵力，在光山、罗山及信阳、花园一线堵击，企图在我军向西、向北转移时合力围歼；与此同时，还利用反动地主、恶霸、特务，恢复和加强保甲统治，发展谍报网，建立碉堡网等，以配合正规军进行“清剿”，企图彻底摧毁我大别山根据地。

大别山根据地能否巩固，是中原解放区能否最后确立与巩固的关键。因此，中央军委指示中原三路大军：必须长期配合，密切协同作战。即：刘邓野战军以主力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陈粟、陈谢两军向平汉、陇海路展开大规模的破击战，寻机歼敌，调动围攻大别山的敌人，“直至粉碎敌人对大别山之进攻为止”。

刘邓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并鉴于大别山区敌人兵力占绝对优势，且密集靠拢，难以捕捉战机；根据地刚建立，群众尚未充分发动，粮食困难，中心区山高路小，回旋余地狭窄，不便于大兵团进行广泛机动作战等情况，决定以主力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以一部兵力向敌围攻圈外实施再展开，开辟新解放区。具体部署是：由刘伯承率中共中原局、野战军后方机关及第一纵队向淮西（淮河以北、沙河以南）地区转移，以刚进入大别山的第十、第十二纵队向平汉路以西的桐柏和江汉地区实施展开，创建新根据地，调动敌人，由邓小平率野战军前方指挥所及第二、第三、第六纵队坚持大别山区，在地方武装和广大群众的配合下，采取“敌向内，我向外，敌向外，我亦向外”的方针，广泛实施机动，积极打击和拖住、分散敌人。中原局和野战军前委号召坚持大别山地区的军民发扬英勇奋斗的光荣传统，克服困难，宁愿本身多忍受一个时期的困苦，也要拖住敌人主力于自己周围，以利陈粟、陈谢两

---

<sup>51</sup> 自台湾“国防部”《戡乱简史》第 124 页。

军大量歼敌，并掩护第十、第十二、第一纵队在桐柏、江汉、淮西三个地区展开。

至12月3日，围攻大别山之敌先后侵占立煌（今金寨）、罗田、英山、上巴何等地，并继续向中心区压缩。我军除以地方武装分散就地坚持游击战外，第六纵队主力于12月3日乘虚奔袭宋埠，歼敌保安团队2000余人。12月10日，围攻之敌已推进至光山、商城、宋埠、广水、罗山一线。野战军前指为粉碎敌人的合围，以第二、第三、第六纵队于12月9日至15日分别跳出合击圈，绕到敌人的侧后，以旅、团为单位结合地方部队，采取“以小部队牵制大敌，以大部队消灭小敌”的战法，灵活机动地歼灭敌人。第二纵队主力于12月8日奔袭固始，歼敌一部；敌整编第四十八、第五十八师被迫从沙窝等地回援。第六纵队第十六旅以急行军百余公里跳转至敌人的外侧线，于12月24日突然奔袭广济，歼守敌青年军第二、三师一个团。鄂豫军区部队奔袭黄冈以北的上巴河、浠水以北的关口、广济以东的濯港、黄梅以南的圻春等地，共歼敌正规军和地方团队1600余人。经一个月作战，共歼敌1.1万余人，收复太湖、广济等10余县城，予敌以沉重打击。于12月上、中旬进入江汉、桐柏和淮西的3个纵队，大力歼灭敌保安团队，摧毁敌政权机构，广占乡村、创建根据地，调动敌整编第八十五、第二十师分向江汉、淮西驰援，策应了大别山区部队反围攻的斗争。

陈粟、陈谢两军依据中央军委指示，于12月13日发起平汉、陇海路破击战，至22日，共破路400余公里，歼敌2万余人，攻克许昌、漯河等敌人的重要补给基地和兰封、西平等县城23座。敌人为重新控制平汉路，并维持其对大别山的围攻，以孙元良兵团（辖整编第四十一、第四十七、第三十八师）主力由郑州南下，以原在豫西的第五兵团部

率整编第三师经驻马店北上，企图夹击我军。陈粟、陈谢两军于12月25日至27日晨，在西平地区将敌第五兵团部及整编第三师歼灭，并乘胜围攻确山，重创由大别山回援的整编第二十师，使围攻大别山之敌的重要补给基地信阳，面临着严重威胁，敌人不得不再次从大别山抽调整编第十、第十一师及第九师一部增援平汉线。

我三路大军内线外线积极作战，密切配合，经过一个月极为紧张、艰苦的斗争，共歼敌6.9万余人，创建了桐柏、江汉解放区，并使豫陕鄂与豫皖苏两解放区联成一片。在我军有力打击下，敌人为确保其重要点线和战略基地的安全，被迫先后从大别山调出13个旅，其对大别山的全面围攻遭到了惨败。白崇禧不得不哀叹：“大别山军事不容乐观”。我三路大军粉碎敌人对大别山围攻的胜利，标志着我军在中原已站稳脚跟，挺进中原的战略企图已胜利达成。

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方针指引下，山东、陕北、晋冀鲁豫各战场坚持斗争的内线兵团有力策应下，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在4个月作战中，共歼敌19.5万人，解放县城近百座，创建了江淮河汉之间的新的中原解放区，调动和吸引了南线敌人全部兵力160多个旅中的90个旅到中原战场，取得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胜利。

三路大军在外线实施展开，创建新的中原解放区的主要经验是：正确运用“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原则，适时地分遣和集结部队。分遣，主要是为了广占地盘，开展地方工作，调动分散敌人；集结，主要是为了形成拳头，寻歼分散之敌，打开局面，掩护地方工作。主要做法有：

在我先敌进入预定地区后，以纵队、师（旅）为单位，广泛分兵，分片负责，歼灭敌保安团队，从事发动群众、建立政权等地方工作；待敌重兵将要到达时，即适时集中一部分主力，以应付敌人。一部分主力从事发动群众，部分主力集中作为机动，掩护地方工作的开展。抽调一部分野战部队和干部为骨干，尽快地组建军区和分区武装。组建民兵，以形成地方武装、民兵配合野战军作战的体制。在初步展开以后，既要大力巩固已开创的地区，又要视情况继续分遣一部分部队，在更广阔的地域内展开，繁殖游击战争，调动和分散敌人。在敌人实行重点围攻时，除以少部兵力坚持内线外，主力作更大的分遣，转至敌之侧后广泛活动，以撕破敌人的合围阵势，并在敌人被迫分散时，适时集中兵力，歼灭孤立之敌。

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实行“打仗、作群众工作、筹款”三大任务，创建新的解放区，并以此为基地，继续把战争向蒋管区推进，这是我军实施战略进攻的特点和独创，它完全符合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客观实际。

### 第三节 西北、华东战场我军举行反攻作战

#### 一、西北野战军举行沙家店、黄龙、延清等战役

三边战役后，马鸿逵集团退守宁夏的金积、灵武一线；胡宗南集团主力整编第一、第二十九军共 10 个旅的兵力，从鄜县（今富县）以西的太白镇、黑水寺地区，向吴旗、保安（今志丹）进行“清剿”，计划于两个月内完成对陕北的全面占领，马步芳所部整编第八十二师及胡宗南所部整编第十师、新编第一旅、暂编第二旅等部，分别在我陇东和关中地区进行“清剿”，晋陕绥边区总部第二十二军主力及胡宗南所属整编第三十六师的第二十八旅附属地方团队共 1.5 万余人，驻守榆林地区。

1947 年 7 月 20 日，党中央为统一、加强陕甘宁和晋绥两区后方工作的领导，更有力地支援西北野战兵团作战，决定贺龙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并决定：西北我军于 8 月上旬攻歼榆林守敌，调动胡宗南集团主力北上，以配合陈谢集团即将举行的挺进豫西作战。7 月 31 日，中央军委决定西北野战兵团正式定名为西北野战军，以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及前委书记，张宗逊任副司令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张文舟任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一、第二纵队、教导旅、新编第四旅，以及拨归西北野战军建制的晋绥军区第三纵队（辖独立第二、第三、第五旅，其中独立第三旅仍留晋绥地区作战），共 8 个旅约 4.5 万人。

依据军委攻歼榆林守敌的指示，7 月 31 日，西北我军由绥德县的双湖峪、周家岭等地向榆林开进。榆林，为晋陕绥边境国民党军的重要据点。西与宁夏马鸿逵集团、南与延安胡宗南集团形成犄角之势，北与绥远傅作义集团相呼应。榆林城地处长城线上，西隔榆林河为广阔的沙漠、北、东、南三面环山，为沙漠与高原的连接点，城墙坚固，利于敌人坚守。8 月 6 日，榆林外围作战开始，至 7 日我军肃清外围据点，完成对榆林的包围。8 月 10 日攻城，至 11 日晚，由于我军缺少炮火的有力支援和周密的组织准备，两次攻击均未奏效。

蒋介石发现西北我军北上攻打榆林后，认为榆林之得失，对陕北战局影响甚大，遂一面命令第二十二军坚守待援，一面命令胡宗南即调安塞、保安

地区的整编第一、第二十九军共 8 个旅，分两路向绥德、葭县（今佳县）方向急进；另以整编第三十六师师长钟松率领所属两个旅，循安塞、靖边出长城，沿伊盟东部边缘之线，驰援榆林。11 日，援敌整编第一、第二十九军分别越过青阳岔、安定，整编三十六师主力已绕过长城，正向榆林急进。在调敌北上的目的已经达成的情况下。为另行寻机歼敌，西北野战军于 12 日撤围榆林。

沙家店战役（参见附图 28）榆林之战后，中央军委于 8 月 12 日指示西北野战军司公员彭德怀：“我军即在榆林、米脂间休整待机，隔断刘、钟两部，吸引该敌，以利陈谢行动”。同时指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立即部署各后方机关迅速移至黄河以东。遵照上述指示，西北我军以小部兵力引敌继续北进，以一部兵力掩护后方机关东渡黄河，迷惑敌人；主力集结在榆林以东、葭县西北地区隐蔽待机。

8 月 13 日，敌整编第三十六师进入榆林城，整编第一、第二十九军继续向绥德、米脂前进。这时，胡宗南误认我正在东渡黄河的后方机关是我军主力，即严饬所属各军“迅速追击勿失此千载良机”。15 日，整编第一、第二十九军在绥德会合后，除留整编第一军军部率领 3 个旅守备绥德外，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领 5 个旅向葭县方向急进，钟松率领 2 个旅经归德堡南下，企图夹击我军于葭县西北地区。

17 日，刘戡所部抵达吉征店以南地区；钟松自恃援榆有功，骄狂至甚，扬言要“一战结束陕北问题”，将部队分成两个梯队，向沙家店以东的乌龙铺推进。西北野战军首长鉴于敌夹击之势尚未形成，钟松部孤军突出，遂决心在沙家店地区以伏击手段歼灭敌整编第三十六师主力。

18 日上午，我第三纵队一部并指挥绥德军分区两个团在乌龙铺以北与整编第三十六师的前梯队第一二三旅（附第一六五旅的四九三团）接触，第一、第二纵队及新四旅、教导旅在常高山附近与整编第三十六师的后梯队师部和第一六五旅（欠第四九三团）展开战斗，该敌仓惶撤至沙家店地区集结。19 日晚，钟松急令第一二三旅撤至沙家店。该旅怕被伏击，只令配属的第四九三团先行归建。20 日拂晓，我第一、第二纵队对沙家店之敌整编第三十六师师部及第一六五旅发起攻击。同日 14 时，我教导旅与新编第四旅对正在西援并已进至常高山地区的敌第一二三旅发起攻击；第三纵队在乌龙铺以南地区坚决抗击刘戡所部的增援。当日黄昏，我军分别歼灭了胡宗南集团三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三十六师师部及两个旅。此役，我以伤亡 1800 人的代价，换取了歼敌 6000 余人的重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敌军企图将我军歼灭于陕北、或赶过黄河以东的狂妄计划，成为西北野战军转入战略反攻的转折点。这个战役之所以能够迅速获胜，主要是由于我军利用敌骄横失慎、孤军冒进的弱点，采取了诱敌进入我预设的有利战场，然后集中兵力加以各个歼灭的手段。

由于整编第三十六师主力的被歼灭，以及我陈谢集团在晋南渡过黄河，逼近潼关，使敌人在西北的战略基地西安和关中地区受到巨大威胁。胡宗南急令绥德以北的主力 8 个旅立即南撤，拱卫西安和关中。西北我军为继续牵制胡军主力，策应陈谢集团创建豫西根据地，又于 9 月 14 日至 16 日进行了岔口、关压追击战，给了南撤之敌以重大杀伤。敌被迫将主力留置延安、鄜县地区进行整补，仅将榆林的第二十八旅、延安的第一六七旅 1 个团空运西安，加强防御。

9 月，西北野战军以警备第一、第三旅，骑兵第六师组成第四纵队。

黄龙、延清战役由于胡宗南部主力自绥德地区南撤延安，延安以东、以北的绥德、子长、清涧、延川、延长等城，只有整编第七十六师师部、第二十四旅及第一六五旅残部等不足 2 个旅的兵力担任守备；黄龙山区东起黄河、西至洛川、同官（铜川）之间广大地区仅有 6 个团的兵力分散驻守。

根据上述敌情，中央军委于 9 月 23 日决定西北野战军除一部南下黄龙山区作战，以减少陕北粮食消耗并牵制敌人外，主力在一段时间内仍留陕北内线作战和筹集粮草，准备尔后转入外线。遵照中央军委指示，西北野战军首长决定以第一、第三纵队继续在陕北执行作战任务，各个歼灭延川、延长等孤立据点之敌，以第二、第四纵队分别由大、小劳山地区和拘邑东南地区向外线的黄龙地区挺进，配合主力在内线歼敌。

9 月下旬，第二、第四纵队分别进入黄龙山区。9 月 25 日至 10 月 21 日，先后攻克白水、石堡（今黄龙）、韩城、宜川等城镇，歼敌整编第九十师一部，俘宜川守敌中将指挥官许用修，缴获野炮 6 门、山炮 4 门及大批军用物资。10 月 21 日敌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率整编第一、第九十师及整编第二十七师 1 个旅。由延安驰援宜川。我为保持主动，将第四纵队撤至固临地区，第二纵队由圪针滩东渡黄河，进行休整。

与第二、第四纵队黄龙山区作战的同时，留在陕北年线的第一、第三纵队等发起延长、延川、清涧战役。10 月 1 日，第三纵队及教导旅攻克延长、延川，全歼守敌。至 4 日，第一、第三纵队完成对清涧的包围，新四旅、教导旅担任阻击延安、绥德可能来援之敌的任务。

清涧城位于延安、绥德之间九里山南，扼咸榆公路的要冲，四周环山，清涧河环城四向南流，城西的笔架山与城东北部的制高点隔河相望，构成城东、西的屏障，地势险要。敌军在城周筑有大小碉堡 50 余个。以交通壕相连接，并设有各种障碍物。该城守军为整编第七十六师师部率 1 个旅，企图凭险固守。依据清涧地形及敌守城部署，西北野战军彭德怀司令员指示攻城部队：必须做好充分准备，集中优势兵力、兵器突破一点，割裂敌阵。各兵团协同动作，先打弱敌，后打强敌。6 日，第一、第三纵队开始攻击清涧，至 7 日攻克外围据点 10 余处。9 日，攻占笔架山，10 日晚开始攻城。当晚，以连续爆破手段炸开城东门，11 日拂晓又炸开北门，攻城部队由东、北两个突破口源源投入城内，激战至 11 日晨 6 时，攻克该城，全歼守敌，俘敌整编第七十六师中将师长廖昂。在此期间，敌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五个半旅由延安向清涧增援。我阻援部队顽强抗击，直至我攻克清涧，援敌尚距清涧约 20 公里，终不能挽救守敌被歼之厄运。当日下午，我军主动撤出清涧。绥德、子长守敌因惧怕被歼，分别于 12、13 日弃城南撤延安。

围攻清涧期间，即 10 月 9 日，西北野战军以新四旅、教导旅组成了第六纵队。

黄龙、延清两战役，西北野战军内外线部队紧密配合，以较小的代价歼敌 1.5 万余人，攻克和收复延长、延川、清涧、子长、绥德等城及延安东北广大地区，一度解放了黄龙、白水、韩城、宜川等城，为尔后以主力南下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黄龙、延清战役后，胡宗南主力整编第二十九军集结于延安、甘泉等地固守，榆林仅有第二十二军主力及地方部队 9000 余人，处于孤立地位。西北野战军首长鉴于南下攻克延安的条件尚不成熟，而北上夺取榆林，则可扫清北线障碍，巩固后方，造成尔后南下作战的有利态势。遂于 10 月 22 日率第

一、第三、第六纵队及绥德军分区部队，先后由绥德等地向榆林开进，准备夺取该城。27日至31日，我军扫清了榆林外围。11月2日至8日，经两次攻击，均因准备不足，缺乏有效的火力支援而未能成功。此时，蒋介石一面令榆林守军坚决固守，一面调宁夏马鸿逵部3.5万余人由三边增援，并派大批飞机分别由归绥、太原、延安、西安飞临榆林上空助战，和空投粮弹接济。12日，宁乌援军逼近榆林。西北野战军除一部兵力继续包围榆林外，主力西移打援，虽于14日至15日在元大滩等地歼援敌4000余人，但敌主力却已绕道进入榆林。我军乃以由黄龙山区北上的第四纵队经安定向三边挺进，威胁援敌侧后。至29日，连克宁条梁、安边堡等地，援榆之敌马鸿逵部被迫西撤，战役遂告结束。此役，敌共出动各种飞机505架次，对榆林及宁马援军共投粮117吨、弹药95吨。我军由于思想上轻敌，对敌人已加强榆林城防和宁夏马鸿逵部迅速增援估计不足，加上战役组织准备不够充分，虽歼敌6000余人，但付出了4000余人伤亡的代价，未能达到预期目的。战役结束后，西北野战军转入新式整军。

西北野战军经过三个多月的反攻作战，歼敌正规军和地方团队共3万多人，陕甘宁解放区除延安、甘泉、鄜县、庆阳、合水、盐池、定边等县城和沿公路一些据点仍被敌占领外，广大失地已被我收复；并解放了神木及其周围地区，开创了黄龙山新解放区。在此期间，西北野战军已发展到5个纵队共7.5万余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所辖西北地方部队发展到3.4万余人。

## 二、华东战场我军举行胶东保卫战和盐城等战役

(参见附图29)

1947年8月上、中旬。进攻山东解放区的敌人先后进占胶济路东段的明水、益都、昌邑以及胶县、高密等地，主力集结于潍县。此时，蒋介石虽已从鲁中等地抽调7个整编师回援鲁西南，但为迅速结束山东战事，以便抽出主力转用到其他战场，并“封锁渤海港口”截断我海上通路，仍然制定了进攻胶东的“九月攻势”计划：以整编第八、第九、第二十五、第五十四、第六十四师和整编第七十四师的第五十七旅共16个旅的兵力组成胶东兵团，由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兼胶东兵团司令，在海空军支援下企图先取平度、莱阳，后取烟台，逐步将我军压缩在胶东半岛。加以消灭；另以整编第八十三、第二十八、第五十九、第七十七师守备滨海、鲁中、鲁南地区主要点线，并“清剿”占领区。美帝国主义为策应国民党军这一行动，也令其驻青岛的部队以演习为名，暗中策应国民党军，并于8月28日从海上侵犯牟平县浪暖口、小里岛，公开威胁我烟台、威海等港口城市。

8月中、下旬，经中央军委批准，华东野战军留在内线的第二、第七、第九纵队以及刚由胶东军区武装组成的第十三纵队正式组成东线兵团，以许世友为司令员，谭震林兼政治委员。这时，第二、第七纵队及完成掩护纵队主力西移后东返的第一纵队独立师和第四纵队第十师等部，位于诸城以东地区；第九、第十三纵队位于平度、招远地区。

胶东解放区，是山东我军的主要后方基地之一，敌人大军云集鲁中地区时，山东的一部分后方机关撤到了胶东。这时，除北、东、南三面临海外，西面敌人又集结5个整编师沿潍县至青岛一线大举进攻，战局十分严峻。为粉碎敌人的“九月攻势”。掩护后方机关向渤海地区转移，并钳制山东之敌，



配合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的行动，军委于8月29日指示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首长：可就现态势实行内外线配合，以第九、第十三纵队位于胶东内线，采取半歼灭半击溃敌于运动中的作战方针，逐次抗击进攻之敌，掩护后方转移，保卫胶东；以第二、第七纵队和两个师在现地区一面休整、一面寻机歼敌一旅一团为目标的歼灭战，直接配合内线作战。依据军委上述指示，东线兵出决定由许世友率领第九、第十三纵队和胶东地方部队，在胶东地区组织运动防御，利用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杀伤、消耗敌人。并力求歼敌一部；由谭震林率领第二、第七纵队和独立师、第十师及滨海地方部队在诸城地区作战，威胁进犯胶东之敌侧背。在给敌人以一定损耗并使其相当疲惫之后，第九、第十三纵队转至外线与第二、第七纵队会合，调动敌人回援，寻机歼灭运动之敌，粉碎敌人进犯胶东的计划。中共中央华东局要求胶东党政军民充分认识当前的严重情况，树立战胜困难的信心，并从人力物力上大力支援前线部队；同时组织后方机关、学校、工厂、医院人员，一部分向渤海等地区转移，一部分就地疏散隐蔽，以减少损失。

9月1日，敌胶东兵团的整编第八、第九、第二十五、第五十四师，分别由潍县、高密、胶县东犯，另以整编第六十四师控制于高密、平度附近，相机策应其主力作战。我东线兵团的内线部队，以第十三纵队一部在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下节节抗击，主力集结在机动位置隐蔽待机。至9月21日，敌先后占领平度、掖县、莱阳、招远等城。我军在广大民兵配合下，于沿途节节阻击，给了进犯之敌以一定杀伤，并于19日反击进至道头之敌整编第八师的第一六六旅，歼其一部。在完成阻击、消耗敌人的任务后，我第九、第十三纵队于22日夜从整编第八、第九师的接合部转入敌后，进入掖县东南的大泽山区。范汉杰错误地判断我军是失却战斗力而“溃逃”，即令整编第九师转头尾追，以整编第六十四师（欠第一五六旅）由高密向北堵击，其余部队继续向烟台、蓬莱进犯。9月30日敌占领烟台。至此，敌虽占领了胶东解放区的10余座城镇，但已付出了伤亡1.4万余人的代价，兵力更加分散。

在范汉杰兵团主力进攻胶东的同时，整编第六十四师所属第一五六旅南犯诸城。我第二、第七纵队等部给了占领诸城之敌以一定打击后，于9月24日挥戈北上，在高密以西的朱阳地区，与由大泽山地区南下的第九纵队会合。这时，敌整编第六十四师主力和整编第九师正分别向饮马、亭口前进。东线兵团首长决心乘敌分兵轻进的有利时机，发起胶河战役。遂令第二、第九纵队合力聚歼整编第六十四师主力于胶河以西的饮马地区，以调动进入胶东内地之敌回援，减轻敌对我后方的破坏；令第七纵队、独立师和第十师等部阻击可能经亭口西援之敌整编第九师；第十三纵队由大泽山北攻掖县，作为策应。

10月2日，整编第六十四师先头部队进至饮马，我军误认为系该师主力，当即全线出击，致使敌主力得以退守胶河东岸范家集、三户山地区。我连攻三天，歼灭三户山等地之敌两个团，残敌固守范家集待援。5日，敌整编第九、第四十五师及第六十四师的第一五六旅，分别自亭口、潍县、高密多路增援范家集。我军立即改变决心，以一部兵力围困整编第六十四师主力，并阻击整编第九师西援；而以主力分别迎歼由潍县、高密出援的整编第四十五师于运动中。8日，我军于山阳庄地区全歼第四十五师的二一一旅，并将该师之二一二旅及整编第六十四师的一五六旅包围在薛家集、郑家庄地区；同时，将援敌整编第九师阻止在红石山以东地区。敌又续调整编第八、第五十

四师由蓬莱、牟平回援。东线兵团首长鉴于调动敌人的目的已达成，即主动撤出战斗。在此期间，第十三纵队攻克掖县，歼敌 2000 余人，策应了主力作战。胶河之战，是我东线兵团在保卫胶东作战中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战役，歼敌 1.2 万余人。从此，山东我军开始转入反攻，而范汉杰兵团则因戍守要点，防广兵单，逐步陷入被动。

胶河战役后，第四纵队的第十师经渤海归建。独立师改归晋冀鲁豫军区建制。东线兵团主力集结在景芝地区休整，并以一部攻克诸城，歼敌 3000 余人，第十三纵队位于栖霞以南地区休整。这时，敌整编第二十五师正集结烟台，准备海运上海转用大别山地区；整编第九师正准备由胶县、高密地区经潍坊空运石家庄或徐州，向华北战场或中原战场增援。

为了配合中原战场我军作战，中央军委指示东线兵团“尽可能以寻机歼其一部之方法，阻止该两师一个时期”。东线兵团首长决心以第二、第七、第九纵队由景芝地区北移，准备迎击第九师，另以第十三纵队包围海阳守敌整编第五十四师主力。11 月 6 日，东线兵团主力与由高密西行的敌整编第九师遭遇于朱阳、丈岭地区，我立即向该敌出击。该敌数度组织向西突击，但在我有力阻击下均未奏效，被迫转入村落固守。11 日，整编第六十四师残部由高密西出接应整编第九师，两敌交替掩护向大沽河以东撤退，我军立即发起追击。第二纵队于 19 日包围高密守敌整编第六十四师一个团，27 日攻克该城，全歼守敌。第七、第九纵队在追击中于 22 日解放胶县，敌人主力撤返青岛及其附近地区。此后，青岛之敌先后出援海阳，我军给了援敌以一定打击，歼敌整编第九师第七十六旅一部。为争取主动，另寻有利战机，我东线兵团于 30 日北移莱阳以南五龙河两岸地区休整。胶高追击战，我军共歼敌 1 万余人，收复了高密、胶县、平度等广大地区，切断胶济路东段，使胶东、滨海、鲁中三区再度连成一片。

11 月底，敌整编第二十五师由烟台、整编第九师主力由青岛先后海运上海，转用到中原战场，胶东地区敌人完全转入防御。东线兵团首长依据敌主要兵力部署在青岛至烟台沿海，胶东腹地兵力空虚的情况，决心发起莱阳战役，力求夺取莱阳孤城，并求歼援敌一部。12 月 4 日，我军一部开始围攻莱阳，至 13 日攻克该城，全歼守敌 5000 余人。在攻莱阳期间，青岛之敌先后出动 8 个旅的兵力北援，均被我击退。莱阳攻克后，海阳守敌仓惶撤向青岛。至此，我军收复了胶东大片地区，迫使敌人收缩于青岛及烟台、福山、蓬莱、龙口等几个孤立据点之内。

持续 4 个月的胶东保卫战，我军共歼敌约 6.3 万人，彻底打破了敌人占领胶东半岛的企图，根本改变了山东战场的形势，有力地配合了外线兵团的作战。

在我军转入全国规模进攻后，华东敌后各区的对敌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特别是华中敌后战场，已经成为我军在南线的重要翼侧。

敌为加强对我华中、山东占领区的控制，在调兵回援中原和对山东发动“九月攻势”的同时，仍集中整编第二十八、第八十三、第五十九、第七十七、第四、第四十四、第五十一、第二十一师及暂编第二十五师等部近 20 个旅的兵力，在约 10 万保安团队、区乡武装、还乡团等配合下，进行“清剿”。华东敌后我军遵照中共中央、中共华东局和华东军区的指示，本着一面坚持阵地，一面举行反攻的方针，广泛开展游击战，并适时集中主力打一些小规模运动战，以策应中原和胶东战场的作战。

8 月上、中旬，我活动在苏皖边区的第十一、第十二纵队乘敌调整部署之机，举行盐城战役，先后攻克盐城及伍佑等据点 19 处，歼敌第四十二集团军第一师等部 8000 余人。敌遭此打击后，以整编第四师和整编第四十四师分别由海安、阜宁等地南北对进，于 8 月下旬重占盐城。我乘机向敌侧后出击，于 10 月上旬收复泰兴、靖江、海门、如皋等县的大部地区，并攻歼白驹、射阳之敌各一部，再次切断（南）通（赣）榆公路，迫使敌人放弃盐城南窜。10 月中、下旬，为配合陈粟野战军的作战，第十一、第十二纵队又在苏北地区发动攻势，分别攻克东新集镇及淮阴至沐阳公路上的一些据点。

11 月中旬，中央军委命令成立华中指挥部，以管文蔚任司令员，陈丕显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华中各部队的作战。下旬，第十一、第十二纵队挥戈南下，会同当地武装向李堡、栟茶之线发动进攻，扫除了沿线各据点。在上述胜利鼓舞下，我苏皖边各区地方武装和游击队也广泛出击，接连拔除敌人据点 70 余个。12 月下旬，敌集中整编第四、第二十一、第五十一师共 7 个团的兵力由东台向北进攻，我第十一、第十二纵队将该敌诱至伍佑地区后，突然进行反击，于 12 月 24 日歼敌过半，俘敌 3000 余，残敌退守东台。

在此期间，我坚持淮北、淮宝、鲁南、鲁中的敌后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也取得了重大胜利。

1947 年 8 月至 12 月，华东敌后我军共歼敌 6 万余人；牵制了大量敌人，收复了许多失地，有力地策应了正面战场我军的作战。

在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时，西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担负着从两翼钳制敌人的重要任务。中央军委根据整个战局的发展，一再指出：在我大举出击中原的情况下，敌人对陕北和胶东的进攻不可能持久，我军只要坚定地在内线坚持一段时间，以积极行动钳制当面之敌，保证外线兵团站稳脚根，则全局必起变化，内线战场的敌人也决不能持久地维持攻势。战争实践证明，中央军委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西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依据中央指示，在广大地方武装配合下，处处从全局需要着眼，从有利于外线兵团的展开和立足生根着眼，考虑和决定自己的行动，克服各种暂时的困难，积极寻求歼敌机会，从而不仅完成了中央赋予的钳制敌人的任务，而且使自己转入了反攻。

在此期间，西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在作战指挥上充分注意了以下三个原则，这就是：灵活地部署兵力，形成自己强有力的内线和外线，互为犄角，互相策应，使深入解放区中心的敌人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态势中；多打较小规模的运动战，但也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攻城作战，力争打歼灭战，但在必要时也打半歼灭、半击溃性的战役战斗。

## 第四节我军在晋察冀、东北等战场发动攻势

### 一、晋察冀、晋冀鲁豫我军分别举行清风店、石家庄、运城等战役

清风店战役（参见附图 30）正太、青沧、保北战役后，晋察冀野战军转入休整补充。7月3日，中央军委就晋察冀我军下一步的作战任务指示晋察冀野战军首长：休整后，争取于7月下旬在永定河以北（平津间）进行一次战役，此役完成后，即回石家庄以东休息一个月（8月）。然后，进行石家庄战役；尔后，应移至平绥、平汉两路之间对敌作战。8月上旬，晋察冀野战军依据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及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指示，继续休整至8月下旬。此时，敌北平行辕为确保（北）平、（天）津、保（定）三角地区的安全，除以主力拱卫平、津外，又以第十六、第九十四军等部对大清河北我解放区进行“清剿”。为粉碎敌之“清剿”，晋察冀野战军于9月2日至12日举行了大清河北战役，歼敌5000余人，战后，野战军主力继续转入休整。

9月14日，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秋季攻势，敌被迫先后从晋察冀战场抽调5个师（旅）出关增援，从而减弱了晋察冀战场的兵力。为寻机歼灭敌人并配合东北民主联军的秋季攻势，晋察冀野战军首长遵照中央军委指示，集中第二、第三、第四纵队、炮兵旅和冀中军区第七旅等部，再出保北开辟战场，并决心首先围攻徐水，视机歼灭涿县或保定来援之敌。

10月11日，徐水外围作战开始。至14日第三纵队拔除了北河店至徐水间敌军据点，第二纵队攻占徐水南、北两关，围攻城垣。敌保定绥靖公署急忙以第九十四军的第五师、独立第九十五旅、北平行辕战车第三团以及第十六军的第九十四、第一九师等，分别自涿县、霸县向固城、容城推进，图解徐水之围。晋察冀野战军按预定计划，除一部兵力继续围攻徐水，另以一部兵力钳制容城之第十六军外，集中主力求歼由固城南援的第五师等部。激战至17日，敌我胶着于徐水、固城、容城之间地区。15日，石家庄之敌第三军军长罗历戎按保定绥署主任孙连仲的命令，率第七师及第十六军一个团北上，企图经保定北援，夹击我军于徐水地区。

晋察冀野战军首长全面地分析了上述敌情，认为，第三军主力孤军远程北上，处于运动状态，有利于我歼灭该敌，遂于17日当机立断，决心以主力隐蔽南移，求歼第三军主力于保定以南的清风店地区。乃令第二纵队首长统一指挥该纵队的第五旅、第三纵队（欠第九旅）和冀中军区独立第七旅，伪装成野战军主力继续围攻徐水，并抗击北面援军，令冀中军区独立第八旅及民兵尾第三军主力北上，钳制与迟滞该敌前进，并阻止敌人后撤，为主力聚歼该敌争取时间；野战军首长率第四纵队、第二纵队第四、第六旅及第三纵队第九旅共6个旅兵力，于18日秘密星夜兼程南下，19日晨赶至方顺桥、阳城镇附近地区，隐蔽待机。19日午后，敌第三军所部1.3万余人，进至清风店地区。当晚，晋察冀野战军主力就势完成对该敌的包围。20日拂晓，我军对被围之敌发起攻击，激战至21日晚，将敌压缩于西南合村。22日拂晓，我军发起总攻，至11时将敌全歼。与此同时，第二、第三纵队各一部及独七旅等部在保北地区坚决阻击了南援之敌第九十四、第十六军等部的多次进攻，并歼敌一部，保证了清风店战役的顺利进行。此役，敌共出动战斗机、轰炸机、侦察机等共124架次支援作战。我军击落、击伤敌机各一架。

清风店战役，我军歼灭敌第三军主力，俘军长罗历戎，连同保北作战，共计歼敌 1.7 万余人，“创晋察冀歼灭战新纪录”<sup>参</sup>，对扭转晋察冀战局起了重要作用，并为尔后我军攻取石家庄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个战役获胜的重要原因是：我军在保定以北攻城打援均未奏效而可能陷入被动的情况下，当机立断，迅速改变决心，以主力隐蔽快速南下，一昼夜行军 100 余公里，出敌意外地抓住并迅速歼灭了由石家庄北进、并处于运动中的敌人，使我军始终保持了战役的主动权。

石家庄战役（参见附图 31）敌第三军主力被歼后，石家庄守军更加孤立。石家庄位于石德、平汉、正太三条铁路的交会处，战略地位重要，虽无城垣，但构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从市郊到市中心，以外市沟、内市沟和市区主要建筑物为骨干设置三道防御阵地。市郊各村庄和市内重要街巷路口，都筑有钢筋水泥工事，共有大、小碉堡 6000 多个。各阵地之间还有交通壕和地道相互联系；环市修有 20 多公里铁路，装甲列车昼夜巡逻。守敌为第三军的第三十二师及 2 个保安团和 19 个县的保警队，另有 1 个坦克连及 6 辆装甲列车。敌人为加强石家庄守备力量，11 月初又将保定绥署独立团及第三军的野炮营空运该市。

10 月 23 日，中央军委批准晋察冀军区首长关于乘胜夺取石家庄的建议，并指示晋察冀野战军首长认真组织实施。为作好战役准备，野战军前委于 10 月 25 日召开了旅以上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朱德总司令到会作了指示，研究制定了石家庄作战计划，确定“以阵地战的进攻战术为主要方法”，采取稳打稳进的方针，以坑道作业接近碉堡，用炸药爆破，辅以炮击，各个摧毁敌工事，继之以步兵突击，夺取敌各道阵地。战役部署为：第三、第四纵队分别从石家庄市的西南和东北方向担任主攻，冀中、冀晋军区部队各组成一个集团，分别由石家庄的东南和西北担任助攻；以第二纵队与独立第七旅及第三、第九军分区部队在定县地区构筑防御阵地，阻击可能自保定来援之敌。同时，攻城部队进行了各种准备工作，并将清风店战役中俘虏来的敌军大批军官，经过教育后，释放回石家庄，以动摇守城敌军的军心。

11 月 6 日拂晓，我军对石家庄发起攻击，当日占领外围大部分据点。7 日，冀晋军区部队占领机场，断绝了敌人的空援，第四纵队攻克被敌人吹嘘为“铁打的”云盘山制高点。8 日 16 时，各攻城部队在炮火掩护下，以连续爆破和连续突击的手段，迅速突破外市沟。至 9 日晨，攻占了外市沟与内市沟间的西兵营、范谈村、槐底、中庄等大部分据点。接着，继续向内市沟推进。10 日 16 时，我向内市沟发起攻击。各突击部队在炮火掩护下，炸塌了内市沟，攻入市区，采取破墙连院、大胆实施小迂回、小穿插的战术，与敌进行激烈的巷战，多次打退了敌人的反扑，于 12 日 11 时，攻占敌核心阵地大石桥地区，战役胜利结束。是役，我军共歼敌 2.4 万余人，拔除了敌人在华北的一个战略要点，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12 月 3 日，我军又解放石家庄以南的元氏县，歼敌 4000 余人。

石家庄是我军攻克的第一个较大的城市。为尔后我军继续攻占敌大、中城市增强了信心，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朱德总司令曾誉为“是夺取大城市之创例”<sup>参</sup>。石家庄攻坚战的主要经验是：充分周详的攻城准备，包括统一高级

<sup>参</sup> 见中共中央 1947 年 10 月 23 日致杨得志、杨成武电。

<sup>参</sup>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12 页。

干部的作战思想；集中数倍于敌的兵力，控制有连续突破敌几道阵地的裕余力量，攻城部署上采取多路、多面而有重点的突击；通过挖掘交通壕，确保隐蔽接敌，火力、爆破、突击的紧密结合，巷战中采取破墙跃进，用小迂回、小包围分割歼敌；在强大军事压力下，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人。

运城战役在晋冀鲁豫战场上，刘邓野战军及陈谢集团转入外线作战后，敌人主力随之转用到中原战场，晋南地区仅剩胡宗南所部整编第三十师主力及地方武装据守在临汾、运城等几座孤城内；晋中、晋北仅有阎锡山所部据守太原要点及同蒲路灵石至忻县段；豫北地区仅剩整编第四十师主力及众多的保安团队据守在新乡、安阳、焦作等少数孤立据点内。我军在晋冀鲁豫战场上，除主力第八纵队外，太岳、太行、冀南各军区尚有大量地方武装继续坚持内线作战，担负收复失地，扩大解放区的任务。

为策应陈谢集团在豫西、陕南地区的作战，拔除敌孤立据点，巩固晋南解放区，晋冀鲁豫军区首长决心首先攻占运城。1947年10月7日，晋冀鲁豫军区第八纵队等部开始围攻该城，历经一个多月，未能攻克，仅歼灭援敌3700余人。12月17日，第八纵队及进入晋南地区的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等部再度发起对该城的围攻。在肃清外围后，攻城部队采取坑道爆破手段，于27日晚，炸毁靠近老北门的一段城墙，并迅速突入城内，激战至28日拂晓，全歼守敌整编第十七、第三十六师各一个团及地方保安团队共7000余人，缴获军用物资甚多。距运城8公里的安邑守敌2000余人弃城逃窜，被我歼灭。至此，晋南广大地区除临汾一座孤城尚被敌占据外，全获解放。

## 二、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秋季攻势

（参见附图32）

1947年8月，蒋介石为加强东北的军事力量，巩固其东北占领区，决定将东北保安司令部并入东北行辕，以参谋总长陈诚接替熊式辉兼任东北行辕主任职务；并拟从关内抽调5个整编师（军）及1个炮兵团增援东北（实际上仅整编第四十九师运抵东北，改称第四十九军）。陈诚到东北后，撤销原东北5个绥靖区，重新划分为沈阳、长春、松北3个绥靖公署；将新编第一军、新编第六军，第十三、第五十二、第五十三、第六十、第七十一、第九十三、第四十九军和青年军第二七师，编成第一、第六、第八、第九等4个兵团，并收编游杂武装，补充正规军，以原13个保安区为基础，编成11个暂编师，拨归各军指挥，使东北敌军总兵力增至50万人；采取“依托重点，向外扩张”的方针，将主力部署于长春、沈阳和沈阳、锦州之线，以军为单位进行重点守备，另在沈阳地区集结重兵，随时准备向南北增援，企图确保北宁路，维护中长路，待关内更多的援军到达后，视机转守为攻。

东北我军在夏季攻势后进行了休整，并编组了新的部队。野战军除将原辽吉纵队改编为第七纵队外，又以冀察热辽军区6个独立旅及东北民主联军与东满军区所辖的3个独立师，分别组成了第八、第九、第十等3个纵队，另外，还成立了南满（辽东）、冀察热辽两个军区前方指挥所。南满前方指挥所以肖劲光兼司令员，肖华任政治委员；冀察热辽前方指挥所以程子华兼司令员，黄克诚兼政治委员。至1947年9月，我东北民主联军共辖9个纵队、39个师，连同地方武装总兵力达51万人。为贯彻执行《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所规定的任务，配合关内我军的作战，东北民主联军首长决定发

起秋季攻势，并确定了如下作战指导方针：先由南线部队（第八、第九纵队）对北宁路及其两侧地域发起进攻，歼灭守备薄弱之敌，诱使沈阳地区之敌主力南调，尔后以北线主力在中长路沈阳以北段发动攻势，使敌首尾不能相顾。

9月6日，敌军为扩大其占领区，确保北宁线，以暂编第五十、第二十二师（各欠一个团）由绥中、锦西分两路向建昌方向“扫荡”。7日，左路敌暂编第五十师进抵凌南（今建昌）以东的梨树沟门，右路敌暂编第二十二师进抵新台边门，两敌相距30公里。东北我军立即改变原定的以南线部队破击北宁路的计划，首先以南线主力割歼暂编第五十师。8日，第八纵队和冀察热辽军区独一师由热河天义（今宁城）、凌源出动，第九纵队由冀东遵化出动，兼程向建昌以东急进。14日晨，第八纵队主力于梨树沟门与敌暂编第五十师遭遇，先敌展开攻击，歼其大部。15日，右路敌暂编第二十二师东逃，我第八纵队及独一师跟踪追击，17日于杨家杖子地区歼其大部。

敌为增援暂编第二十二师，以第四十九军军部率第一五、第七十九师（各欠一个团），于17日由锦州西犯。我决心采取诱敌深入然后加以围歼的方针，以第八纵队及独一师撤至新台边门待机；以第九纵队进至杨家杖子以东，打击经锦西增援的敌人，并截断杨家杖子之敌的退路。19日，敌进至杨家杖子地区时，第八纵队主力及独立一师立即将其包围，并连夜冒雨猛攻。22日下午，敌突围南窜，经第八纵队的追歼和第九纵队的截击，其军部及两个师的主力1.1万余人，于23日在旧门地区全部被歼。随后，于9月28日至30日，我第八、第九纵队在大批民工协助下乘胜破击锦州至山海关段铁路。敌被迫将沈阳以北的新编第六军两个师，由铁岭地区调往锦州、兴城一线护路。至此，南线第八、第九纵队等部已顺利达成了调敌南下的作战目的。

为策应南线我军的作战，东北民主联军首长乘敌四平至沈阳间守备兵力减弱之机，从9月29日起，以第一、第三、第四、第二、第六、第七、第十纵队采取远距离奔袭手段，分别向中长路沈阳以北各据点守敌发动攻击。10月1日，第三纵队主力在威远堡歼敌第一一六师主力，该纵另一部在第一纵队一部配合下，于2日在西丰镇以西截歼敌第一一六师一个团。第四纵队主力在貂皮屯歼敌第一三师一个团。第七纵队一部袭占法库，歼保安第七支队。敌为加强四平地区防御，将长春新编第一军主力南调四平，新编第六军主力也自锦州撤返铁岭。鉴于敌兵力又形集中，我军遂放弃了攻取新开原的计划，以三天时间将敌抢修三个月行将通车的中长路沈长段破坏，粉碎了敌人维护该路的计划。在此期间，活动于沈阳以南的第四纵队一个师及南满独立师，攻占了大石桥、海城，歼敌一部。

东北我军的攻势，打乱了敌军的防御计划。10月8日，蒋介石飞抵沈阳亲自部署，急调华北地区第九十二军的第二十一师、第九十四军的第四十三师、暂编第三军的暂编第十、第十一师及位于平承路的第十三军所属第五十四师驰援东北。10月中旬，援敌陆续到达兴城、锦州一线，并准备继续向沈阳前进。

10月12日，东北民主联军首长致电党中央，称：“目前，在主力所在地区，敌完全采取守势，并以较多兵力防守。因此，我不易直接求得运动战。现我军拟进攻吉林，力求攻占之，并求得打增援。”次日，中央军委复电指出：“你们攻克吉林后，应将主攻方向转至北宁、平绥两线。沈阳、锦州间，锦州、山海关间，山海关、天津间，天津、北平间，北平、张家口间，均为很好作战地区。”并指示：为了能大量歼灭分散守备之敌，“依你们现有兵

力，可以组成一个有九个师左右的头等野战兵团，几个有四个或五个或六个师的二等、三等野战兵团，同时在几个区域机动作战。”遵照上述指示和当面敌情，东北民主联军首长决定以第六、第十纵队在长春、吉林间寻歼分散孤立之敌，并佯攻吉林，吸引敌人增援；以第一、第二纵队位于四平以北，准备歼灭可能由四平北援的新编第一军；以第三、第四纵队等活动于开原、铁岭之间，钳制新编第六军等部；以第七、第八、第九纵队在辽西地区展开攻势，钳制北宁路敌军。

10月中旬，各纵队开始行动。在中长路北段，第六、第十纵队及独立第四、第五师等部先后攻占桦皮厂、九站、乌拉街、九台及农安、德惠等地，歼敌两个多团，孤立了长春，包围了吉林。沈阳、四平之敌立即组织增援。由四平北援的新一军及暂编第五十六师进至陶家屯地区时，我军发起攻击，于11月2日歼灭该师一个团，其余敌人窜入长春。在辽西地区，我第七纵队先后袭占新立屯、黑山、阜新，歼敌暂编第五十七师大部及暂编第五十一师一个团，第八、第九纵队等部破袭了北宁路，控制锦（州）、榆（关）间铁路50多公里，并一度袭占锦州机场。正向沈阳前进的华北援敌第九十二军指挥的第二十一、第四十三师，因翼侧及后方受威胁，转向新立屯、阜新驰援。我为诱敌继续西进，以一部围攻朝阳、北票，并在援敌西进途中将其包围于义县以西的朝阳寺、九关台门、代官堡地区。10月31日，第八、第九纵队等部对被围之敌发起猛烈攻击，敌被迫于11月2日向义县突围。大部被我歼灭于突围途中。接着，我军乘胜解放义县。

鉴于敌已退据吉林、长春、四平、沈阳、锦州等城市，我军尚缺少大规模攻城作战的经验，同时部队也急需休整补充，遽于11月5日结束秋季攻势，主力集结在中长路沈长段两侧进行整补。

东北我军的秋季攻势，历时50天，歼灭敌正规军和非正规军共6.9万余人，攻克城市15座，扩大解放区3.8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260余万，控制了东北大部铁路；迫使敌军收缩于中长路和北宁路的几个孤立城市内，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同时，调动了关内敌军5个师到东北，有力地配合了华北我军的作战。在此次攻势中，东北民主联军的南线部队和北线部队，一方面密切配合，互相支援，同时又临机处置，不失时机地捕歼当面之敌。在战役指挥上，力求调动敌人，创造歼敌于运动中的良好机会；同时，运用渗透奔袭战法，歼灭分散守备之敌。这些都是东北秋季攻势的宝贵经验。



## 第五节 1948年初的战争形势。我军开展新式整军运动

我军经过半年作战，至1947年12月，共消灭国民党正规军12个辖编师（军）部、54个旅（内28个整旅），非正规军100个团，共75万余人。外线的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完成了在中原的战略展开，开辟了广大的中原新解放区，把战争的主要战场推进到江淮河汉之间；内线的陕北、华东、晋冀鲁豫、晋察冀及东北等战场我军，在反攻与进攻作战中，收复了大片失地，扩大了解放区，迫使敌人进一步向点线收缩。翌年2月敌总兵力已下降为365万人，其中正规军虽然增加到279个旅，181万人，但由于大批保安团队的编入，战斗力已大为减弱。我军的总兵力已上升到249万人，其中野战军50个纵队、156个旅，约132万人；装备也得到了改善，全军82迫击炮以上口径的各种火炮已达7400多门，部队战斗力特别是攻坚能力有了较大提高。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反动派为了争取时间，加强后备力量的组训，并阻止我军向长江以南挺进，在美国政府的授意和支持下，确定了尽可能坚守东北和华北，争取中原，大力经营华南、西南和台湾的方针，即：“对东北方面，持久消耗、打击匪军，使其战力不能成长；对华北方面，采取主动攻势，使东[华]北之匪陷于孤悬分离，截断其补给；在华中方面，为匪我作战重心，首以建立封锁，阻止匪继续扩大窜扰。次为划建绥区，控制战场，争取人力、物力，使匪无法生存活动。三为编组有力而机动之兵团，穷追猛打，以击灭匪军主力。四为挺进匪区，捣其巢穴，以断绝匪之生力。”<sup>引</sup>同时，还决定对我实行所谓“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总体战略。根据这一决策，敌统帅部继1947年12月撤销保定和张垣两绥靖公署，成立了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任命傅作义为总司令之后，又撤销了北平行辕，由傅作义统一掌握华北党政军大权。将中原、华东、西北战场重新划分成20个绥靖区，实行分区防御，由绥区司令官掌握辖区内的军政大权，加强所谓“轮训民众，扩大地方武装”的工作，并直接掌握3至5个旅的兵力，作为本绥区的骨干力量。同时又编组成若干整编军或兵团，直接由各战区最高指挥官掌握，往来应援。此外，又恢复每旅3个团的编制，抽调若干个旅部作为“后调旅”进行整补，另组成若干个编练司令部，在后方组训新兵，扩建二线兵团，并加强后方的守备。

在我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后，党中央依据时局的发展，进一步阐明了我党的政治、军事、经济纲领。1947年10月10日，党中央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名义发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明确提出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以及“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宣言还号召全国各界同胞“在本军到达之处，同我们积极合作，肃清反动势力，建立民主秩序”；号召蒋管区广大人民“自动拿起武器，实行抗了抗粮，分田废债，利用敌人空隙，发展游击战争”；号召解放区人民“贯彻土地改革，巩固民主基础，发展生产，厉行节约，加强人民武装，肃清敌人残留据点，支援前线作战”；号召我人民解放军全军将士“必须提高军事艺术，在必胜的战争中勇猛前进，坚

---

<sup>引</sup> 自台湾“国防部”《戡乱简史》第143页。

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敌人。必须提高觉悟性，人人学会歼灭敌人、唤起民众两套本领，亲密团结群众，把新区迅速建设成为巩固区。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

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党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毛泽东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报告除进一步阐明了在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整个历史时期内我党的政治、经济、军事纲领外，还系统、科学地总结了我军长期作战的经验，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即：“（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5）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6）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8）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坚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9）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并指出这些原则“是人民解放军在和国内外敌人长期作战的锻炼中产生出来，并完全适合我们目前的情况的。”是我军打败蒋介石的主要方法。

1948年3月，党中央根据过去两年我军逐年歼敌数和敌我兵力对比变化的状况，提出我军今后如果每年仍能消灭敌军一百个旅左右，则“五年左右（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消灭国民党全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要求我军按此目标并依据“稳扎稳打，不求速效”的方针，指导自己的作战行动。

在全国和西北战场的战局有了很大改善之后，为适应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需要，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于3月21日由米脂县杨家沟出发，24日东渡黄河，离开了工作和生活达13年之久的陕甘宁边区，经晋绥解放区，于4、5月间，先后到达晋察冀解放区的平山县西柏坡村，与由刘少奇、朱德率领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会合。

随着战争的不断胜利，我军数量上发展得很快，部队新成分不断增加，特别是俘虏成分大量增多，加之战斗频繁，部队政治教育时间少，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不良作风滋长较快，厌倦战争、怕苦怕累和享乐思想，以及违犯纪律的现象时有发生，在胜利的情况下，有的干部产生了骄傲自满、官僚

主义、军阀主义和个人主义等。同时，战争规模在不断发展，仗愈打愈大，部队的军事技术和战术，都跟不上大规模作战的需要。为认真地解决这些问题，提高我军的战斗力和加强军内外的团结，以适应发动新的攻势作战的需要，中央军委要求各战区部队利用作战间隙，开展以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各大军区、各野战军依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从 1947 年冬到 1948 年夏，先后进行了大规模的新式整军运动。

新式整军运动，一般都从土改教育入手。按照《土地法大纲》实行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项基本任务，也是我党我军发动群众、战胜敌人的最基本条件。因此，教育部队正确认识、积极支持土地改革，不仅是我军应持的基本态度，也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一个重要环节。我军此次的新式整军运动，普遍采取在土改教育的基础上，动员贫雇农出身的同志控诉旧社会给予的苦难，以发动群众，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然后进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三查阶段，揭露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和组织上的不纯问题，再进入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的三整阶段，广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分析产生问题的思想根源，各级党委作出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作风的决议、措施，清理和纯洁党的组织。最后，落实到开展军事、政治和经济三大民主运动，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性的练兵运动。经过新式整军运动，全军广大指战员提高了政治觉悟，增强了军内外团结，纯洁了组织，加深了对土地改革中的各项政策。工商业和知识分子政策的理解，增强了纪律性，发扬了民主作风，提高了军事技术和战术水平，从而激发了广大干部战士的革命热情，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为发动新的攻势作了充分准备。

这次整军运动，是我军建军以来第一次进行的大规模的民主运动，是我军思想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重大发展，对我军的巩固、发展和争取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具有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评述这一运动时说：新式整军运动，“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sup>51</sup>

---

<sup>51</sup> 自毛泽东《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1292 页。

## 第六节 中原我军发动新攻势，粉碎中原敌人防御体系

### 一、1948年春中原战场敌我态势和我军的作战任务

敌人为了加强其中原防御，于1948年初将中原战场重新划分为第四（菏泽）、第五（信阳）、第六（商丘）、第八（合肥）、第十三（南阳）、第十四（阜阳，后移新乡）、第十五（襄阳）、第二十一（宜昌）等8个绥靖区，另以主力组成邱清泉兵团（亦称整编第五军，辖整编第五、第七十师）、胡璉兵团（亦称整编第十八军，辖整编第十一、第三师）、孙元良兵团（亦称整编第四十七军，辖整编第四十一、第四十七、第三十八师），以及张轸兵团（辖整编第十、第二十、第五十八、第八十五师）、裴昌会兵团（辖整编第一、第三十、第六十五、第三十六师，青年军第二、六师），张淦兵团（辖整编第七、第四十八师）等6个兵团。上述各部，分属陆军总司令兼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司令官顾祝同。国防部长兼国防部九江指挥部主任白崇禧、武汉行辕主任程潜和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指挥。全部兵力为37个整编师，连同非正规军共86个旅、66万余人。其作战要旨是：保持津浦路，以平汉、陇海路作为分割中原我军的“十字架”和伺机进攻中原我军的依托，仍置作战重点于大别山区，企图使我军不能在大别山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以巩固其长江防线，确保江南基本统治区的安全。

中央军委依据中原战场敌人已处于防御地位，但兵力仍占较大优势，尚有力量举行战役性进攻的情况，为贯彻继续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使中原解放区迅速获得巩固，于1948年1月底和2月初先后赋予了我中原各军以下任务：由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率领第一、第四、第六纵队组成一个兵团（称粟兵团或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进行两个月的休整后，南渡长江，挺进到闽浙赣诸省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创建新解放区，以求吸引中原敌人20至30个旅回防江南，刘邓野战军除一部兵力继续留置大别山坚持斗争外，指挥部率主力进至淮河、沙河之间休整，尔后由刘伯承、邓小平统一指挥所属主力及陈谢集团和华东野战军第三、第八、第十纵队（由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指挥，称陈唐兵团或第三兵团），在淮河、汉水、陇海路和津浦路之间机动，打中等规模的歼灭战。同时指示：在刘邓野战军主力未完成整补之前，陈唐兵团主力（第三、第八纵队）应进至平汉路以西与陈谢集团靠拢，由军委直接指挥，在郑州至潼关段及其以南地区独立作战一两个月，以掩护刘邓野战军主力休整；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和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在完成护送新兵给刘邓野战军的任务之后，暂留沙河与陇海、津浦路之间机动作战。

遵照中央军委的上述指示，我刘邓、陈粟、陈谢各部于1948年2月底调整部署完毕，其中粟兵团为求在更安全的环境下休整补充，于3月初进到黄河以北的濮阳地区。在我军调整部署的同时，中原敌人也调整了部署：以张轸兵团控制淮南北的潢川、固始与阜阳地区，企图截断刘邓野战军的南北联系；以邱清泉兵团在菏泽地区监视粟兵团；以胡璉兵团位于漯河地区牵制陈唐兵团和陈谢集团；以孙元良兵团主力集结于郑州、许昌，一部扼守郑州、洛阳间铁路；以裴昌会兵团位于陇海路潼关至洛阳段防守。

### 二、中原我军转战平汉路以西。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成立

洛阳战役（参见附图 33）陈唐兵团和陈谢集团遵照中央军委 2 月 20 日关于在郑（州）潼（关）以南地区寻机作战的指示，于 3 月 6 日进到了登封、临汝镇、宜阳以南地区集结，并向军委提出了集中两个兵团举行洛阳战役的建议。此时，敌胡璉兵团一部自漯河正向东袭扰休整中的刘邓野战军主力，同时，由于西北野战军在宜川地区取得了歼敌 2 个整编师 5 个旅的重大胜利，胡宗南急调驻守潼关、洛阳间的裴昌会兵团星夜西援。这样，郑州至潼关间 400 公里地带敌守备空虚，除洛阳为敌青年军第二 六师师部率第一、第二旅、黑石关及其以东为孙元良兵团一部驻守外，其余均由保安团队防守。

为配合西北野战军作战，并掩护刘邓野战军休整，中央军委于 3 月 7 日同意陈士榘、唐亮指挥第三、第八纵队和陈谢集团的第四、第九纵队及太岳军区第五军分区部队，共 28 个团兵力，以夺取洛阳并准备歼灭孙元良援兵为目的发起洛阳战役。

洛阳地扼秦晋豫三省要冲，是陇海路中段重镇。洛阳城防工事，是在美国军事顾问团指导下，利用有利地形长期修筑而成的，敌人自诩为“金城汤池”。但守敌战斗力不强，而且裴昌会兵团已西调，胡璉兵团正自漯河向东行动，回援估计需七日行程，孙元良兵团势孤力单，不敢单独来援。因此陈唐决定采取速战速决手段，在援军到达前攻克洛阳，歼灭第二 六师，尔后视机转用兵力，寻歼援敌。

8 日，担任阻援的第八、第九纵队，分别袭占偃师和新安、澠池，控制了阻援阵地。9 日晚，担任攻城的第三纵队和第四纵队，以奔袭手段完成对洛阳的包围，并突入四关。11 日黄昏，我未待外围之敌完全肃清，即对洛阳城垣发起围攻，重点置于东、西两面。当晚，第三纵队担任主攻任务的部队以 3 个突击连组成 1 个突击营，在 30 门火炮支援下，采取连续爆破、连续突击的战术，扫清 15 道副防御设施，首先由东门突破，接着后续部队相继由东门入城，迅速向南门、北门、西门发展，与守敌展开激烈巷战。12 日，第四纵队突破南门、西门城垣，会同第三纵队向纵深发展，歼敌大部。残敌 4000 余人退据西北运动场核心阵地，至 14 日晚被我军全歼，师长邱行湘被生俘。此役，我军共歼敌约 2 万人。

在我主力接近洛阳时，进至商水的胡璉兵团开始回援。3 月 14 日，该敌进至府店镇，与逗留在黑石关的孙元良兵团主力会合，并力西援，17 日逼近洛阳。我因两敌靠拢，又兼雨雪交加，伊河、洛河水涨，不利再战，乃主动撤出洛阳。

3 月下旬，刘邓野战军的第一、第十一纵队，向太康、柘城方向出动，牵制敌张轸兵团等部；第二、第三、第六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乘机袭取上蔡、汝南、驻马店、遂平、西平等城镇，并转入豫陕鄂地区。为掩护刘邓野战军的行动，陈唐兵团主力于 4 月上旬攻占许昌、新郑等地；陈谢集团于 4 月 5 日再克洛阳及偃师、巩县、汜水等城镇，共歼敌整编第四十七军 4600 余人，洛阳从此为我控制。

为了管理好已经属于人民的新解放城市，4 月 8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提出了九条城市政策。主要内容是：应极谨慎地清理国民党统治机构；禁止农民进城捉拿和斗争地主；保护一切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企业；组织好生产，有计划地解决粮食与燃料问题，一切从持久打算。

洛阳战役的胜利，切断了敌中原与西北的铁路联系，巩固和扩大了豫陕鄂解放区，掩护了刘邓野战军主力的休整，并配合了西北野战军作战。战役中，我军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严格遵守纪律，模范地执行城市政策，成立了城市工作委员会，派遣干部参加城市管理工作，为我军继续夺取大中城市和制订、执行新区城市政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个战役，是我军挺进中原后对敌坚固设防的中等城市进行的首次攻坚战。由于我军在正确判断敌情的基础上，定下了先集中主力攻占洛阳然后视机打援的决心，并采取了远距离奔袭与强攻相结合的战役指导思想和多梯队的、能连续突破外围阵地、城垣主阵地和核心阵地的攻城部署，因而取得了胜利。

宛西战役再克洛阳许昌后，陈谢集团和陈唐兵团主力分别转移到叶县地区和禹县、襄城休整。刘邓野战军主力及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于4月初进入豫西，准备执行新的机动作战任务。4月16日，中央军委指示刘邓野战军：你们“新行动方向是豫西南、鄂西、鄂西北及整个汉水流域，歼灭分散之敌”，“首先夺取宛（即南阳）西之邓县、镇平、内乡、淅川四县，然后出汉水”，调动平汉线以东之敌向平汉线以西，以利粟裕兵团的南下行动。为执行这一作战任务，中央军委决定陈唐兵团归刘邓统一指挥。

宛西四县，位豫陕鄂三省交界处。这个地区北通武关，南接汉水，唐柯、白河、潦河、赵河等纵贯境内，为河南省重要产粮区之一。四县共驻有20多个保安团，封建统治势力甚强，是我发展、巩固豫陕鄂根据地和进一步向汉水流域发展的一大障碍。此外，南阳驻有敌第十三绥靖区司令部及整编第九师主力。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以及宛西敌情，刘邓决定由陈赓统一指挥第二、第四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及桐柏军区部队，发起宛西战役。5月2日，我军采取远距离奔袭的手段，先后攻克镇平、内乡、淅川、邓县及西峡口、候集、大城镇等地，歼敌整编第九师1个团、5个保安团全部和13个保安团大部。15日至17日，又攻克光化、老河口，歼敌第一四、第一六三旅各一部。与此同时，刘邓野战军第九纵队等部，在登封、密县地区歼灭从郑州出犯的敌第一二七旅大部，陈唐兵团主力再克许昌，歼灭守敌独立第二十一旅。宛西战役，我军共歼敌2.1万余人，收复县城九座。

经过三路大军10个月的艰苦奋斗，中原党政军人员的深入工作，至1948年5月，拥有3000万人口的中原解放区趋于巩固，为适应尔后作战和建设中原解放区的需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于5月9日决定加强中原局的领导，以邓小平、陈毅、邓子恢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并决定重建中原军区，将刘邓野战军及陈谢集团改为中原野战军。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毅任第一副司令员（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李先念任第二副司令员，邓子恢任副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中原军区辖鄂豫、皖西、豫皖苏、豫西、桐柏、江汉、陕南等7个军区。中原野战军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九、第十一等7个纵队。原刘邓野战军第十、第十二纵队及陈谢集团的第三十八军，于1947年12月和1948年6月，分别改为桐柏、江汉和豫西军区。

### 三、粟兵团加入中原作战，进一步开展中原战局

1948年4月18日，率领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第六纵队在濮阳地区休整的粟裕，在分析了中原地区已基本具备打较大规模歼灭战的条件，以及我军渡江与暂在中原作战对战局发展的利弊关系之后，向中央军委提出了以下建议：三个纵队暂缓渡江，集中“刘邓、陈谢及华野主力，依托后方（陇海路北）作战……求得在雨季与夏收前在中原地区（主要战场应在豫皖苏及淮北路东路西）打几个较大的歼灭战”，另在敌近后方派出强有力的游击兵团，在敌人深远后方派出坚强的远殖游击队。以野战军主力、游击兵团及远殖游击队密切配合，开展战局。4月底5月初，中央经过与陈毅、粟裕及中原局、华东局审慎研究后，决定由粟裕指挥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八、两广、特种兵纵队和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等部，在陇海路开封至徐州段及其南北地区，以寻歼敌邱清泉兵团等部为主要目标，力争在四至八个月内歼敌五、六个至十一、十二个旅，完成渡江准备；在主力留中原作战期间，由第一、第四、第六纵队各抽一部兵力，并由华东局抽调地方干部组成先遣纵队，先期陆续渡江，分布于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为尔后主力渡江南进创造条件。同时，为配合与策应华东野战军主力的作战行动，中央军委指示：中原野战军主力及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寻歼平汉路南段之敌，牵制胡璉兵团，不使其北进；山东兵团和苏北兵团<sup>4</sup>，分别在津浦路徐州、济南段及陇海路东段发起攻势，牵制当面之敌。在此期间，毛泽东提出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口号，作为全党的行动方针。

为贯彻中央军委的意图，朱德总司令于5月12日到达濮阳，先后召开了粟兵团各纵队团以上干部会和战士代表会，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慰问广大指战员，并进行战前动员，要求大家认真学习战术，研究敌情，用“钓大鱼”的办法，寻歼敌邱清泉兵团等部。同时，与陈毅、粟裕等共同研究确定了南下作战方案：首先以第三、第八纵队由许昌地区向淮阳方向挺进，吸引敌邱兵团等部自鲁西南地区南下；第一、第四、第六、两广、特种兵纵队等立即乘机南渡黄河，会同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在鲁西南展开，吸引邱兵团主力再回头北上；然后以第三、第八纵队尾敌北进，协同渡河各纵队夹击歼灭该敌于运动中，

5月23日，第三、第八纵队由许昌地区向淮阳方向前进。敌邱清泉兵团并指挥整编第七十五师果然自定陶、城武地区向太康急进，企图寻歼第三、第八纵队。30日，第一、第四、第六、两广、特种兵等纵队乘机渡过黄河，前出菏泽、巨野一线。邱清泉兵团又仓促北返堵击。

5月31日，由第一、第四、第六纵队各抽调由千人组成的加强营，及由淮南军区抽调的第三十三团，正式组成了渡江先遣纵队，下辖三个支队，随同主力南渡黄河后，即准备伺机渡江南进。

宛东战役 5月24日，中原野战军首长为配合粟兵团南渡行动，决心发起宛东战役，以第一、第三、第六纵队组成东集团，一部围攻确山，主力集结在确山以西，吸引临颖地区的胡璉兵团南移，并准备迎歼可能由南阳地区东援的张轸兵团；以位于内乡等地的第二、第四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

---

<sup>4</sup> 东兵团、苏北兵团的编组和序列见本书第207页。

组成西集团，准备由西向东配合东集团夹击歼灭张轸兵团。25日，东集团一部进占驻马店，27日佯攻确山。敌张轸兵团立即自南阳地区东援。28日夜，西集团的第四纵队将敌张轸兵团堵截于赊旗镇以南的埠口地区。刘邓即令东集团主力兼程西进，参加围歼张轸兵团的作战；令陈唐兵团西返漯河以南地区，并指挥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钳制自临颖南下的胡璉兵团。

张轸兵团为我扭住后，我西集团连续打退了该敌九次攻击，歼其千余人。31日，敌乘我东集团尚未赶到，突然调头向南阳逃窜。西集团当即进行追击，于6月3日在南阳以东的马刘营地区，歼其后尾整编第五十八师师部及第一八三旅共6000余人。同时，陈唐兵团及第九纵队将胡璉兵团阻击于漯河以南地区，杀伤其2000余人。此后，陈唐兵团经鄢陵向通许、杞县方向急进，改归粟裕指挥。

**豫东战役（又称开封、睢杞战役）**（参见附图34）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第六等纵队由濮阳等地渡过黄河后，陈毅赶赴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履新，由粟裕代理陈毅在华野的职务。此时，敌除令邱兵团迅速北返堵击外，令第四绥靖区刘汝明等部收缩固守菏泽、曹县、金乡等地，并自苏北地区急调整编第八十三、第二十五、第七十二师及整编第六十三师1个旅向鲁两南增援，企图与我军决战。

中央军委鉴于敌在鲁西南战场将集中9个至11个整编师的兵力，且队形密集，不易割歼的情况，于6月3日电示粟裕：“在整个中原形势下，打运动战的机会是很多的。但要有耐心，要多方调动敌人，方能创造机会。”最近期间内，你们“全军精心研究技术战术，养精蓄锐”，“等候刘邓对张轸作战完全结束，陈唐到达陇海汴徐线附近，并休息若干天恢复疲劳之后。再采取调动敌人之行动，于运动中歼灭敌人”。6月16日，华东野战军第三、第八纵队到达通许、睢县、杞县之间，距开封只有一日行程，鲁西南的邱兵团等已缩据定陶、城武，难以分割围歼，如迁延日久，援敌猬集，将陷我于被动。粟裕及陈士榘、唐亮等根据上述情况，经研究决定以第三、第八纵队出敌不意地攻击开封，调动邱兵团等部增援；然后集中主力于运动中歼灭援敌。为保证攻城作战胜利，以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楔入郑州、开封之间，阻击郑州可能东援之敌；以第一、第四、第六纵队楔入定陶、曹县、民权、考城地区，以运动防御手段阻击可能西援的邱兵团，并以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自巨野地区南下侧击该敌；以冀鲁豫军区独立旅相机攻占东明，钳制第四绥靖区部队。中央军委于6月17日批准了这一部署，并指示中原野战军主力钳制胡璉兵团，以配合华东野战军的作战行动。

开封是河南省会，中原战略要点。四郊地势平坦，城内低洼，城墙周长20余公里，共有六门四关。守敌为整编第六十六师师部率第十三旅及河南省保安第一、第二旅等部，共3万余人。

6月16日晚，第三、第八纵队隐蔽地向开封急进，18日黄昏袭占四关，敌退守城内顽抗，其开封机场的飞机被迫飞转至郑州机场。当晚，我军分别自东、南两面攻城，经过激烈战斗，先后由宋门、南门突入城内，展开巷战，粉碎了敌人的顽抗，至20日，占领城厢大部。残敌退守古龙亭、华北体育场核心阵地顽抗。

在我军围攻开封时，蒋介石一面组织多路增援，一面亲临开封上空督战，严令空军不分昼夜轰炸，企图挽救开封残敌被歼的厄运。21日下午，我军对核心阵地之敌发起猛攻，至22日晨，全歼守敌，击毙敌整编第六十六师师长



李仲辛，并击落敌机两架。

与此同时，由城武、曹县西援之敌邱清泉兵团被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第六纵队阻止于兰封（今兰考）以东地区；由郑州东援之敌对元良兵团被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和豫皖苏军区部队阻止于中牟地区，胡璉兵团被中原野战军第一、第三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阻止于上蔡地区。

开封之战，包括鲁西南阻击战在内共歼敌近4万人，是华东野战军主力在中原野战军密切配合下进行的一次成功的城市攻坚战，也是我军攻克的第一个国民党军据守的省会，使蒋介石在伪国大上吹嘘的“汴京绝可确保无虞”的呓语彻底破产。我军入城后，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坚决执行党的城市政策，在敌机滥施轰炸的情况下，大力抢救人民生命财产，积极保护工商企业、学校、教堂、名胜古迹，用实际行动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人民群众无不交口称誉。

我军攻占开封，引起了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的惶乱。蒋介石为稳定人心，严令邱清泉兵团（辖整编第五、第七十师并指挥刚自苏北调来的整编第八十三师）及第四绥靖区刘汝明部加速向开封攻击前进；令新组成的区寿年兵团（辖整编第七十五、第七十二师和新编第二十一旅），位于邱兵团左翼，经睢县、杞县迂回开封，企图重占该城，寻求我军决战。敌人十分重视这次中原会战，蒋介石宣称：“战争能否胜利，全靠中原这次决战。”

开封之战后，粟兵团与陈唐兵团会合于开封。华野首长分析了上述敌情，认为邱清泉兵团辖有三个整编师，战斗力较强，我军自南渡黄河后连续作战、行军近一个月，已感疲惫。为求必胜和保持已取得的战场主动权，不宜寻歼邱清泉部，而宜选择较弱之敌加以歼灭。因此，经军委批准，决心放弃开封，以第三、第八纵队向通许转移，吸引邱清泉兵团向南尾追，然后集中主力围歼区寿年兵团于杞县以东、以南地区。部署是：以第一、第四、第六纵队和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组成突击集团，隐蔽集结于睢县、杞县、太康之间和民权地区，待机围歼区寿年兵团；以第三、第八、两广纵队和正在归建的第十纵队组成阻援集团，在杞县以西构筑阻援阵地，隔离邱、区两兵团，阻止邱兵团东援；以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进至郑州东南地区，阻击郑州之敌东援，并从侧后牵制邱兵团，以冀鲁豫、豫皖苏军区武装辗转破袭陇海路徐州、民权段，配合华东野战军主力作战。为配合华野的行动，中原野战军继续在平汉路南段的西平与上蔡、商水间阻击胡璉兵团。

根据敌情的可能变化，我突击集团预定围歼区兵团的方案是：（一）如敌继续由睢县、杞县间向河阳镇、长岗集攻击前进，即将敌合围歼灭予以马头集为中心的的地区之内；（二）如敌仍徘徊于睢县、杞县地区，我突击集团各纵队即分路前进，将敌分割歼灭于民权、睢县、杞县地区。

6月26日晨，华东野战军第三、第八纵队撤出开封，向通许方向转移，邱清泉兵团先头一个旅随即进入该城，主力直趋通许方向，尾击我第三、第八纵队。但区寿年兵团进抵睢县、杞县地区后，便徘徊不前。鉴于敌邱、区两兵团之间已出现了40公里间隙，突击集团即按预定的第二作战方案，于6月27日晚发起进攻，至29日晨，将敌区寿年兵团部及整编第七十五师、新编第二十一旅包围于龙王店及其周围地区。当夜，我以一部兵力包围监视铁佛寺之敌整编第七十二师。以主力围攻敌兵团部及整编第七十五师、新编第二十一旅。战至7月2日凌晨，除敌整编第七十五师残部不足一个旅仍据守榆厢铺、何旗屯外，其余为我全歼，敌兵团司令区寿年及整编第七十五师师

长沈澄年被我生俘。

在我军围攻区兵团时，西线援敌邱兵团在蒋介石严令督促和飞机的配合下，向我阻援部队猛烈进攻，被我顽强阻击于杞县东南的过庄、桃林岗、王司寨一线。中原野战军在西平以西地区重创敌吴绍周兵团（以整编第十、第八十五、第二十八师组成），迫使胡璉兵团折回西平接应吴兵团。当增援兖州之敌整编第二十五师进至滕县后，蒋介石因豫东战场情况危急，即将其调至商丘，与第三快速纵队（即伞兵总队）、交警第二总队组成黄百韬兵团，增援区兵团，并于7月1日到达帝邱店附近。鉴于敌整编第七十二师已转入固守，而黄兵团却处于运动中，华东野战军首长决心集中主力首先歼黄兵团，然后再回师歼灭第七十二师，并据此调整了部署：以第一、第四纵队和第六纵队主力及两广纵队东移，围歼立足未稳的黄兵团；以第三、第十纵队及第八纵队一部继续阻击邱兵团；以第八纵队主力及第六纵队一部围歼榆厢铺、何旗屯之敌整编第七十五师残部，以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监视整编第七十二师，并作为战役预备队。

此时，我军连续作战月余，伤亡、消耗较大。加之时值炎夏，战区井涸河干，饮水缺乏。为保证战役全胜，华东野战军前委和政治部及时发出动员令，要求全体指战员“咬紧牙关，坚持下去”，“不怕疲劳，不怕伤亡，克服困难”，坚决夺取战役的最后胜利。

7月2日，我军一部攻占榆厢铺、何旗屯，歼灭敌整编第七十五师残部；主力向黄兵团全线出击，但由于敌迅速向帝邱店周围收缩，未能将其分割。战至6日晨，仅歼敌三个多团。此时，西线援敌邱兵团得到第四绥区部队加强后，绕过我阻击部队右翼推进到龙王店以北地区，东线援敌整编第七十四师已进至宁陵及以西地区；南线援敌胡璉兵团、吴绍周兵团正倾全力北进，其先头部队正向商水地区前进。我军为保持主动，即于7月6日撤出战斗，主力分别向南北分散转移。至此，包括开封、睢杞两役在内的豫东战役胜利结束。

豫东战役期间，中原野战军钳制和阻击了沿平汉路北援之敌三个兵团；所属第九纵队钳制了孙元良兵团的东援，都有力地保证和策应了华东野战军主力的作战。

豫东战役，是敌我主力在中原地区进行的一次会战。我军在20天连续作战中，歼敌1个兵团部、2个整编师部、4个正规旅、2个保安旅，连同阻援作战在内，共歼敌9万余人，给了中原之敌以重创，为我军进一步开展中原、华东战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这个战役，向我军提供的重要经验是：从战场实际情况出发，定下或修正自己的决心，不拘泥于原定的歼击目标；尽一切可能争取和保持战役的主动权，在敌重兵可能云集或可能多路来援而将使我陷入被动时，要善于分散调动敌人和敢于下决心撤出战斗，摆脱被动；有机地组织攻城和打援，必须攻敌必救之城，才能吸敌来援，求得打运动战的机会。

襄樊战役（参见附图35）在蒋介石抽调胡璉、吴绍周兵团北援豫东后，汉水流域中段的襄阳、樊城、谷城、老河口等地，仅有国民党第十五绥区3个旅和保安团共2万人防守，势孤力薄。中原野战军首长决心抓住这一有利战机，以第六纵队和桐柏、陕南军区主力共14个团3万余人，在江汉军区部队配合下，发起襄樊战役，夺取川陕鄂三省要冲襄阳、樊城。

7月2日，我参战部队采取远距离奔袭战术，冒雨自新野出发，一昼夜

行军 70 余公里，于 3 日袭歼由老河口、谷城逃窜之敌第一六三旅大部。6 日，从三面包围樊城，并袭占南漳县城。

襄阳城北依汉水，与樊城夹水相望，城南及西南为一片山区，其中有万山、真武山、琵琶山、凤凰山、铁帽山、扁山等，高程在 160 至 460 公尺之间，易守难攻，成为襄阳城的天然屏障。因此，俗有“铁打的襄阳，纸糊的樊城”之说。7 日，我军开始向襄阳外围之敌发起攻击。敌企图依托坚固设防的南山，坚守襄阳，等待援兵。我军奋战至 10 日，攻占了万山、琵琶山、真武山、铁帽山等阵地，开辟了自东西两面逼近城关的通路，樊城之敌惧怕被歼，渡河撤至襄阳。

鉴于襄阳城南山区敌主要阵地不易攻占，而城东、西两面防御薄弱，我军一反历史上取襄阳必先夺南山的惯例，以一部钳制南山之敌，集中主力用“掏心”战术，从东、西两面突然攻城。战至 13 日，占领东关和西关大部，南山之敌仓促缩据襄阳城内。15 日夜，我步兵在密集炮火掩护下对城垣发起总攻，迅速自东西两面突入城内，展开巷战，至 16 日攻克襄阳，活捉特务头子、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康泽。是役，我军共歼敌 2 万余人，解放了老河口、谷城、南漳、宜城、襄阳、樊城等地。

从 1948 年 2 月至 7 月的 6 个月中，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主力共歼敌正规军 17 万余人、地方团队 10 万余人，攻克了敌人的许多中小城市，包括坚固设防的洛阳、开封、襄阳等重要城市，进一步巩固了中原解放区。

我军在中原战场上获致重大胜利，在作战指导上的主要经验是：

一、依据中原战局的变化，适时作出正确的决策。经过 1948 年春季作战，中原战局已向有利于我的方向转变，我军进行大规模歼灭战的条件已基本具备。中央军委经过与前线指挥员审慎研究后，毅然决定粟兵团暂缓渡江，仍加入中原战场，会同中原我军开展战局，寻歼敌之有生力量。实践证明，这一重要决策，对中原以至全国尔后战局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针对中原战场上我不真攻城敌即不援，我真攻城敌即组织优势兵力多路同时来援，企图索我决战的特点，我军组织战役不仅着眼于真攻城，而且力求迅速攻克，以便下步或从容组织打援战役，或收兵休整，保持主动；同时作好能连续打几仗的各种准备，以便在必要时组织连续作战，不失时机地扩大战果，歼灭更多敌人。

三、在敌增援迅速的条件下，外线部队攻城作战的基本指导思想是速战速决。为此，对敌占城市必须事先作好侦察，掌握敌情；攻城部队平时即应有攻坚作战的一套组织准备和物质准备；作战手段上应采取远距离袭占外围与强攻城垣相结合，攻城部署上应采取四面围攻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兵力编组上应采取多梯队的配置，便于我实施连续突击攻占敌之多道阵地，不给敌以收缩兵力的机会。

## 第七节西北、华东战场我军发动攻势，恢复并扩大解放区

### 一、西北我军转入外线作战，光复革命圣地延安

西北野战军经过9个月作战，使西北战场的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敌我兵力对比由开始时的10：1降为5：1；我后方日益巩固，支援前线的能力有了提高，敌则困守一些点线，补给困难；我军开始掌握战场的主动权，敌人更加陷入被动地位。

1947年冬至1948年春，胡宗南以整编第一、第三十六、第三十师调至潼关及其以东地区，会同整编第六十五师组成裴昌会兵团，企图配合徐州顾祝同集团打通陇海路潼、郑段和平汉路郑、信段，与我争夺中原。在陕北，胡宗南为确保延安、洛川、宜川各点，阻止我军南进，采取了“机动防御”的部署，以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整编第二十七、第九十师于洛川、黄陵、宜君地区机动；以整编第十七师等部防守延安，以整编第七十六师的第二十四旅主力防守宜川，一部于韩城及禹门口，控制黄河渡口。此外，马鸿逵部的整编第十八师驻定边，整编第八十一师驻中宁；马步芳部的整编第八十二师驻西丰镇等地；晋陕绥边区总部的第二十二军主力据守榆林。

西北野战军在绥德、米脂、安塞地区进行新式整军后，遵照中央军委关于以主力转至外线，“向延安、宜川线出击，得手后向该线以南、渭水以北进攻，以建立渭北根据地”的指示，确定春季作战的方向是南下陕中，威胁西安，利用陕中地区物产丰富，交通便利，群众基础较好等有利条件，大量歼灭胡宗南主力，调回裴昌会兵团，直接配合中原我军作战，并打通与晋南解放区的联系。具体作战计划是：第一阶段，夺取宜川、韩城、石堡、郃阳四城镇，调动咸（阳）、延（安）公路黄陵、洛川及其两侧地区之胡宗南集团一部主力来援而歼灭之；第二阶段，乘胜扩大战果，解放洛河两岸、黄龙山麓各城镇，尔后收复延安，进而解放麟游山区。

宜川战役（参见附图36）2月6日，中央军委任命赵寿山<sup>赵</sup>为西北野战军第二副司令员。12日，西北野战军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纵队，分别由志丹（保安）、绥德、米脂地区向宜川前进；第二纵队于16日由晋南曲沃地区西进，准备由禹门口渡河参加宜川地区作战。24日，第三、第六纵队完成了对宜川的包围，至27日将敌压缩于城内。同时，第一、第四纵队也进入了瓦子街以北地区待机打援。胡宗南为救援宜川守军，急令刘戡率整编第二十七、第九十师共4个旅的兵力，于2月26日由洛川等地出发，沿洛（川）宜（川）公路轻装驰援。27日，该敌进至瓦子街地区。

依据上述情况，西北野战军首长即按预定方案调整部署，以第三、第六纵队各1个旅继续围攻宜川，集中9个旅的兵力迅速占领瓦子街至铁龙湾两侧高地，待敌深入而包围歼灭之。28日，援敌进至任家湾、丁家湾地区，与我阻援部队教导旅、独立第五旅各一部接触。刘戡判断我阻援部队只有1个纵队，决心放手继续攻击前进。29日，我军以运动防御诱敌先头进至宜川西南10余公里的铁龙湾地区后，即转入坚守防御，逼敌在路窄沟深四面环山的不利地形下展开。同日晨2时，第一纵队于瓦子街以西尾敌前进，6时攻占

---

<sup>赵</sup> 寿山，系前国民党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为排除异己，1946年即要赵去美国，赵乃摆脱特务监视，于1947年7月初间关远道前来解放区，并通电反蒋，决心为和平民主而战。

瓦子街。同时，鉴于第二纵队因距离甚远，尚未占领瓦子街以南高地，第一纵队即主动派出一部兵力经过与敌反复肉搏争夺后，占领了该高地，从而完全截断了敌回窜道路。刘戡发觉处境不利，决定分路突围西窜。我第一、第四纵队和第三、第六纵队主力击退了企图夺路突围之敌，将刘戡所部压缩于乔儿沟、丁家湾、任家湾狭小地区内；第二纵队经圪台镇地区赶到砖庙梁加入战斗。

敌经连日战斗，伤亡惨重，终不能突围，但仍图作困兽之斗。是日夜，大雪不止。经过新式整军运动的西北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士气高昂，克服风雪严寒带来的巨大困难，不怕疲劳饥饿，积极准备翌日总攻。3月1日上午，第一、第二、第四纵队和第三、第六纵队主力，向敌发起总攻，战斗至17时许，将敌全歼。3日，攻克宜川，歼敌第二十四旅。

宜川战役，西北野战军歼敌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部、整编第二十七、第九十师，共5个旅2.9万余人，击毙敌中将整编军军长刘戡及中将整编师师长严明，缴获甚多，粉碎了胡宗南阻止我军南进的企图，获得了转入外线作战后的第一个大胜利，从而迫使胡宗南急调裴昌会兵团及整编第三十八师向西安增援，有力地策应了中原我军的作战。这个战役胜利的主要原因，一是在正确判断敌情的基础上，定下了正确的决心，即暂不打坚固设防的延安，而选择敌右翼孤立暴露的宜川守敌作为第一步攻击目标，争取歼灭援敌；二是部署周密，先敌控制了瓦子街以西各高地，待敌进入我预设战场后拦头截尾，逼敌处于极为不利的地形条件下；三是经过新式整军，我军士气高昂，干部积极主动，当第二纵队因路程较远未及到达预定位置时，第一纵队主动抢占瓦子街南山，最后封闭了敌西撤道路。

西府、陇东战役宜川战役后，西北野战军为扩大战果，于3月5日挥师南下，发起黄龙山麓战役。9日，解放郿（富）县、黄陵、宜君、白水，逼近蒲城，围攻洛川，进一步孤立了延安守敌。胡宗南立即命令裴昌会兵团附整编第三十八师增援洛川，并将汉中的青年军第二、三师空运西安，加强防御。

洛川地险城坚，我久攻未克，援敌裴昌会兵团又滞留于郿阳、澄城、白水及其以南地区，不敢北进，黄龙山区及陕北地区粮食困难，我军不宜久留，而敌西府（即泾渭两河之间地区，古称凤翔府）、陇东兵力空虚。西北野战军首长鉴于上述情况，遂于4月6日改变夺取洛川的计划，决心以第三纵队附黄龙分区武装一部继续围困洛川，并寻机歼灭可能由延长、洛川南逃之敌；以主力向西府挺进，求得分散和寻机歼灭裴昌会兵团，相机夺取胡宗南集团的补给基地宝鸡。

4月16日，西北野战军主力分三路西进。至25日，右路第六纵队攻克旬邑、长武、灵台等地；中路第一纵队攻克郿县（今彬县）、麟游、凤翔等地；左路第二、第四纵队攻克常宁镇、郿县、岐山等地。当晚，第一、第二纵队会攻宝鸡，至26日歼灭守敌整编第七十六师师都率一个团共2000余人，击毙中将师长徐保，缴获甚多。

在我军西进后，蒋介石认为：西北野战军远离解放区，处境不利，乃命令胡宗南“彻底以大军轻装尾匪穷追，不使稍有喘息之能力，尤应不分界域越境追击，马继援都应协力向西南堵击，务将匪军完全歼灭”，各部“勿因

补给与疲劳迟滞行动。”<sup>31</sup>根据蒋介石的命令，胡宗南一面急调裴昌会兵团配合马步芳部的第八十二师共 11 个旅的兵力，分两路驰援宝鸡；一面令整编第十七师放弃延安、洛川南撤。我第三纵队等部于 4 月 21 日收复被敌侵占一年另一个月的延安，25 日解放洛川。驰援宝鸡的第八十二师步骑 4 个团，于 23 日至 25 日，突破我第六纵队教导旅长武、亭口阵地后，向崔木镇急进；裴昌会以整编第三十六、第六十五、第一师及第三十师的第二十七旅，于 25、26 日，连续突破我第四纵队杏林镇、青化镇阵地后，27 日经岐山西进，直逼宝鸡，企图与第八十二师夹击西北野战军主力于宝鸡地区。为摆脱敌人，另寻战机，西北野战军首长当机立断，于 4 月 28 日撤出宝鸡，向陇东转移。在转移途中，裴昌会兵团及马步芳部数度组织合击，企图歼灭我军，均被我击破。5 月 12 日，我军转至老解放区的马栏等地，最后脱离了敌人的追堵。

西府、陇东战役，西北野战军共歼敌 2.1 万人，解放并一度攻克县城 14 座，扩大与巩固了黄龙解放区，开辟了麟游新区，将战争的主要战场从陕北老解放区推向了国民党统治区，为继续发展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但由于宜川战役后未经充分准备，加之对胡马积极配合、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拦阻我前进，迫我决战的企图估计不足，便仓促向敌补给基地宝鸡作长距离挺进，以致在敌重兵尾追堵截下遭到了一定的损失，主力被迫撤返老解放区，最后转至黄龙地区进行大休整。

1948 年 2 月至 5 月间，西北野战军共消灭国民党军 5.3 万余人，严重地削弱了胡宗南集团的力量，有力地配合了中原和华北战场我军的作战。

## 二、华东野战军山东、苏北兵团发动攻势，恢复并扩大解放区

为进一步开展华东战局，并策应中原我军的作战，1948 年 1 月 31 日，中央军委决定以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的第二纵队南下，与第十一、第十二纵队会合组成苏北兵团（亦称华东野战军第四兵团），以韦国清任司令员，陈丕显任政治委员，担负华中战场的作战任务；以许世友、谭震林率第七、第九、第十三纵队改为山东兵团（亦称华东野战军第二兵团），并指挥渤海纵队、鲁中纵队等，担负山东战场的作战任务。

此时，山东国民党军除原有的第二、第三绥靖区外，在临沂、兖州、青岛，又增设了第九、第十、第十一绥靖区；并以部分保安部队扩编成整编第二、第三十二、第三十五师，以增强守备兵力。但在整编第五十四、第七十二、第七十五师先后调往东北、苏北和鲁西南战场后，山东战场敌军仅有战斗力较弱的 13 个整编师共 26 个旅的兵力，以津浦路济南至徐州段为防守重点；而在胶济路西段的周村、张店、邹平、淄川等地，只以整编第三十二师及保安团队分散守备。

**胶济路西段战役** 1948 年 1、2 月间，山东兵团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2 月下旬，兵团首长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和山东战场敌情，决心发起胶济路西段战役，歼灭周村、张店、淄川、博山地区的整编第三十二师等部，并相机寻歼援敌一部。

3 月 1 日，山东兵团以第十三纵队于莱阳地区继续休整，并配合胶东部队监视、打击烟台、青岛等地可能出扰之敌；兵团部率主力由掖县地区出发，

<sup>31</sup> 自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十六师师长钟松 1948 年 5 月 10 日森海维字第 174 号代电。

向周村、张店开进；渤海纵队、鲁中纵队及渤海军区部队亦相继向邹平、淄川出动。11日拂晓，我军一部逼近张店，乘守敌放弃张店西窜之机，迅速将其歼灭。12日晨，我军另一部乘周村外围之敌向周村收缩之际，果断地跟踪突入市内，经18小时激战，歼灭整编第三十二师主力及其它部队共1.5万余人。接着，我军乘胜包围淄川。敌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急调整编第七十五师由商丘车运济南，会同整编第七十三师东援。至19日，该敌被我军阻止于明水地区。21日，我军攻克淄川，歼守敌淄博警备旅等部近1万人，援敌仓惶撤回济南。此役历时10天，我军共歼敌3.8万余人，收复城镇14座及广大地区，使渤海、鲁中解放区连成一片。

胶济路中段战役（参见附图37）胶济路西段战役临近结束时，山东兵团首长鉴于昌乐、潍县地区守敌已陷孤立，遂提出以连续作战手段，于雨季到来前再歼昌乐、潍县守敌的建议。3月20日，中央军委批准了山东兵团的作战计划，并指出：“淄川攻克后，略作休息。进攻昌、潍得手后，体整半月，待命进攻津浦路济南、徐州段。”

胶济路西段战役结束后，敌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估计我山东兵团下步可能进攻津浦路中段，故进一步加强了兖州的防御，并调整编第七十五师位于泰安机动，胶济路中段的潍县，有人口10万余，是山东境内东西交通的咽喉和较大的工商业城市之一，白浪河纵贯南北，将潍县分为东西两城，西城高于东城五公尺，是敌防守重点。守敌为整编第四十五师（欠两个团）及保安部队，连同周围数十县的地主恶霸及反动武装，共3.8万余人。王耀武认为该城工事坚固，兵力较强，可保无虞。

山东兵团首长鉴于潍县之敌已深陷解放区的包围之中等情况，决心集中第九纵队、渤海纵队、鲁中纵队等部共22个团的兵力和大小口径火炮893门围攻潍县，并确定采取稳孔稳打的方针，首先分割潍县与昌乐等外围据点的联系，扫除四关守敌，攻取敌守备重点西城，然后依托西城攻取东城及外围各据点之敌；以第七纵队、第十三纵队一部与渤海、胶东军区部队分别位于益都和胶县地区，担任阻击济南、青岛援敌的任务；以第十三纵队主力为总预备队。为做好城市接管工作，华东局预先成立了潍坊军事管制委员会。

攻城部队于4月2日向潍县开进，8日，完成对外围敌人的分割和对潍县的包围，激战至18日，先后攻占外围据点坊子等50余处，肃清了四关敌人。随后，我军即暂停攻城，转入敌前练兵，隐蔽地实施近迫作业等攻城的直接准备工作。这一行动麻痹了敌人，潍县守敌误认为我军因“伤亡甚大，放弃攻城企图”，王耀武竟在济南开会庆祝“潍县解围”。我军在完成攻城准备后，于23日夜突然猛攻西城，以炽盛猛烈的炮火结合坑道爆破，首先在北面打开缺口，突进五个连，在城墙上与敌人展开激战。24日晨，我继续组织后续梯队登城，投入巷战，城南的部队也相继突入。各部队密切协同，战至当夜，全部占领西城。26日夜，我军又一举突破东城，歼敌大部，残敌由东南越城逃跑，被我城外部队截歼，俘敌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兼第四十五师师长陈金城。昌乐、安邱等地被围之敌亦相继被歼。

在战役发起后，青岛敌军5个旅于4月5日西援，经我阻击，滞留于大沽河沿岸。王耀武亲率由鲁西南调来的整编第八十四师及整编第七十五、第七十三师，于6日由济南东援，沿途被我歼灭3000余人后，于21日到达益都地区。在我军攻克潍县后，敌东西援兵于5月1日分头撤回。

在战役过程中，敌出动战斗机、轰炸机和运输机共617架次进行支援。

我军组织步兵火器进行对空射击，共击落敌机两架。

胶济路中段战役，我军歼敌 1 个整编师的主力、2 个保安旅及大批反动地主武装共 4.5 万余人，并争取潍县自卫总队和诸城自卫大队共 1600 余人起义；解放了广大产粮区和重要工矿区，使渤海、鲁中和胶东三区连成一片，为支援战争、发展生产提供了新的物质基础。

战役结束后，我警备部队在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领导下，担负起维持城市秩序、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等任务，并协助接管人员有组织地接收敌方资财，救护和救济受难群众，处理敌方党政军警特各种人员，保证了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

津浦路中段战役敌人由于中原、苏北和东北战场告急，5 月间又从山东战场将整编第七十五、第八十三、第八师分别调援上述三个战场，剩下的 8 个整编师分别固守济南、青岛等大城市和津浦路徐（州）济（南）段，以支撑山东残局。

中央军委在指示中原各部组织夏季作战的同时，令山东兵团出击津浦路中段，由北而南逐步歼灭泰安至临城各据点守敌，进迫徐州，打通与鲁西的联系，从战略上配合中原我军的夏季作战。依据上述指示，山东兵团首长决心以一部兵力配合地方武装监视济南、青岛等地敌人，主力首先攻歼泰安及其南北各点守敌，开辟战场，切断济南和兖州的联系，尔后围攻兖州，吸引徐州敌人北援，予以歼灭。

5 月 29 日晚，山东兵团发起津浦路中段战役，先后攻占泰安、大汶口、曲阜、邹县等地，歼敌一部，并于 6 月 20 日包围兖州。

兖州为津浦路中段的战略要点。控制该城，南可威胁徐州，北可攻击济南。该城地势低洼，城内多洼地，城郊为开阔地，外壕较宽且有积水，与泗水连接。当时，驻有敌第十绥靖区司令部及整编第十二师等部共 12 个团，附有步兵炮以上的火炮 30 门，凭借高大城墙与副防工事，构成坚固的城寨防御体系。我军战至 25 日，扫清了外围，并攻占西关。敌为解兖州之围，以整编第二十五师自苏北经徐州沿津浦路北援。28 日，其先头部队进抵滕县以北界河地区。我攻城部队立即撤围兖州，准备打援。但该敌又奉命车运商丘，改援豫东战场。7 月 1 日，我军再度包围兖州，并在完成各项准备后，于 12 日黄昏发起总攻。主攻部队多路自城西突入城内，激战至 13 日下午，全歼守敌 2.7 万余人，生俘整编第十二军军长兼整编第十二师师长霍守义。济南敌整编第八十四、第二师于 7 月 1 日南援，但惧于被歼，行动迟缓，13 日其先头部队渡过汶河进至太平镇时，我打援部队冒雨出击。因敌得悉兖州失守，星夜北逃，我仅歼其后尾第八十四师一部 1 万余人。津浦路中段战役遂告结束。是役，共歼敌 6.3 万余人，收复和攻克泰安、曲阜、邹县、兖州、济宁等县城 12 座。

山东兵团及地方部队经四个半月作战，共歼敌 14.5 万余人，解放了大片地区，使济南敌军处于我四面包围之中，从根本上改变了山东战局。在此期间，山东兵团遂行的作战任务主要是内线作战条件下的城市攻坚战，其主要特点是：援敌兵力单薄，前进迟缓，我有较充裕的攻城准备时间，且有解放区群众的大力支援。在这种情况下，我军一般多采用稳扎稳打方针。即：进行大量的土工作业，组织严密的炮兵火力，使用大量炸药，以火炮、爆破、突击的紧密结合，逐次夺取敌人各道阵地，直至最后歼灭守敌。

益林、盐南等战役根据中央军委决定，1948 年 3 月，苏北兵团正式组成，



苏中、苏北两个军区合并组成苏北军区，华中指挥部撤销；第十二纵队的第三十四旅进入淮南，组成淮南军区以进一步打开该区局面。

3月14日，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由胶南地区到达苏北阜宁县的羊寨与第十二纵队会合。敌人判断我军可能经苏中南渡长江，急忙收缩兵力，放弃阜宁、沐阳，以加强苏中各要点和沿江防御，并从山东战场抽调整编第七十二师，从中原战场抽调整编第二十五师到苏北增援，阻止我军南进。

我苏北兵团决心乘敌对我意图判断错误、增援部队尚未全部到达之机，以第二、第十二纵队于3月16日发起益林战役。战至19日，歼灭益林守敌整编第五十一师第一一三旅大部和援军一部共6000余人。随后，第十二纵队乘胜攻克响水口、陈家港等据点，第十一纵队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攻克掘港等据点，各歼敌一部。

4月初，敌纠集10个整编师22个旅的兵力，对苏中、淮南、淮北地区进行分区“清剿”。我苏北广大军民展开了艰苦的反“清剿”斗争，在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共消灭敌5000余人。5月初，敌以整编第四、第二十五师组成南兵团，以整编第七十二师及刚自山东战场调来的整编第八十三师组成北兵团，南北对进，企图迫我在盐城、阜宁地区进行决战。苏北兵团首长决心乘敌南、北兵团尚未靠拢时，于5月23日发起盐（城）南战役，经三日激战，歼敌南兵团3000余人，因敌北兵团已占阜宁，为避免遭受敌南北合击，我即于26日撤出战斗。第二纵队向陇海路新安镇东北地区转移，第十二纵队向淮阴西北运河线之敌出击，第十一纵队南下苏中地区。

6月中旬，为策应豫东战役和津浦路中段战役，苏北兵团乘敌整编第二十五、第八十三、第七十二师西调中原战场之机，首先以第二纵队对陇海路东段阿湖、房山街、墩上等地之敌发起攻势，随后，又集中第二、第十一、第十二纵队发起涟水战斗，共攻占城镇据点10余处，歼敌1万余人。在此期间，苏北军区各级地方武装也广泛出击，取得了许多胜利，整个苏北失地基本恢复；淮南、淮北地区亦大部重获解放。5月29日，淮南、淮北两军区奉命合并为江淮军区。

苏北战场我军经过4个月作战，共歼敌2.5万余人，有力地配合了中原和山东战场我军的作战。

## 第八节 华北、东北我军发动新的攻势，迫使敌人陷入更严重的困境

### 一、晋察冀、晋冀鲁豫我军举行察南绥东和临汾等战役

清风店、石家庄战役后，晋察冀野战军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1947年12月2日，野战军党的前委在晋县召开了有团以上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总结作战经验，并决定扩建野战军。以原察哈尔军区的机构和冀中军区、冀晋军区部分武装组成第六纵队；同时，将察哈尔军区与冀晋军区合并为北岳军区，并以原两军区的部队组成第一纵队，属北岳军区建制，以冀中军区部队组成第七纵队，仍属该军区建制。

1947年12月1日，傅作义就任华北“剿匪”总司令后，一面大量扩编保安团队，以代替正规部队守备点线，一面将其嫡系第三十五军等部7个师，自张家口地区调至北平近郊和平津之间地区，连同平津地区原有部队，编组为3个机动兵团，用以对付我野战军，实行所谓“以主力对主力”的新战法，以确保其对平、津、保三角地区的控制。

为打击傅作义部，并配合东北民主联军的冬季攻势，晋察冀野战军主力于1947年12月27日至1948年1月13日，在平汉路北段进行了破击战，并在涞水以东的庄疃等地，歼灭了由保定增援涞水的傅作义嫡系第三十五军军部及新编第三十二师，击毙军长鲁英麟。战役结束后，晋察冀野战军转入休整，继续进行新式整军运动。

察南绥东战役（参见附图38）针对傅作义“以主力对主力”的战法，中央军委和军委副主席朱德于1948年春先后指示晋察冀野战军：应“以主力展开于平绥路大同、北平线，大举破击该路，并准备向路北及冀东机动；以一部在三角地区机动。只有实施宽大机动，迫敌分散而歼灭之，才能克服敌人大量集中而不易割歼的困难。”并指出：“机动的范围，第一是整个平绥线，包括绥远全省在内，第二是北宁线，第三是平承线，第四是平保线”。遵照中央军委指示，晋察冀野战军首长决心集中主力西进，避开敌之主力，发起察南绥东战役。除以第七纵队位于保定地区机动迷惑敌人外，以第六纵队、北岳军区第一纵队组成左翼兵团，分别由易县、曲阳奔袭绥东的天镇、阳高，并破击该段铁路，歼灭沿线守敌，以第二、第三、第四纵队组成右翼兵团，分别由定县、唐县地区出击察哈尔省南部，攻歼广灵、蔚县等据点之敌，开辟新的战场，调动北平敌人西援，求歼援敌。

战役于3月20日发起，至25日，左翼兵团攻占聚乐堡、阳高、天镇等据点，控制周士庄至永嘉堡段铁路，右翼兵团攻占广灵、蔚县、吉家庄、阳原等城镇，实现了第一步行动计划。傅作义在察南遭我严重打击后，被迫将北平地区的主力西调增援。其暂编第四、第三军、第三十五军主力及骑兵第十一、第十二旅，新编骑兵第四师等部，先后进至张家口及其东西地区。为了分散敌人，创造战机，晋察冀野战军首长随即以左翼兵团西出绥远，破击丰镇、集宁段铁路，吸引张家口地区敌人西援；以右翼兵团主力在阳原、蔚县、吉家庄地区待机歼敌。

25日晚，左翼兵团自天镇地区西进，至4月6日，先后攻占丰镇、天成、新堂、凉城、和林等地，歼敌补训第四师大部，直逼归绥城。

傅作义急调其主力第三十五军及新编骑兵第四师、骑五旅自张家口地区西援，进至卓资山、丰镇、集宁一线；暂编第四军主力进至天镇、西湾堡地

区。我决心以右翼兵团北上，攻歼丰镇、怀安地区之敌暂四军主力。4月7日，敌暂四军察觉我军的意图，弃城逃回柴沟堡，我歼灭天镇车站、谷后堡及怀安、滹沱店等地敌军一部。

这时，西援之敌主力又东返兴和，敌暂编第四、第三军亦集结张家口、宣化地区。由于敌主力过于集中，难以分割围歼，我右翼兵团南撤广灵、蔚县休整待机，左翼兵团回师晋北。

晋察冀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在宽大机动中歼敌的指示，在察南绥东作战中，共歼敌补训第五、第六师全部，补训第四师大部，暂十一师一个团，骑十一旅一部等，共1.8万余人，截断了平绥铁路；并迫使敌人往返驰援，疲于奔命，无法及时抽调兵力，转用于东北方面。

正当我军集中主力于察南绥东作战时，敌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乘隙以其暂编第四十九师由寿阳取道盂县，企图偷袭石家庄。5月8日，该敌进至盂县以南被我晋察冀野战军第六纵队等部歼灭。5月25日，北岳军区第一纵队收复应县。

临汾战役（参见附图39）在晋察冀野战军出击察南、绥东期间，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胜利地进行了临汾攻坚战。

临汾，是晋南的军事重镇，西临汾河，城区地势高，城外地势低，城墙高达15公尺，顶宽10公尺，底宽25至30公尺。敌凭借有利地形，构筑了坚固、复杂的防御工事。守敌有阎锡山部第六十六师主力、胡宗南部第三十旅主力及8个地方保安团共2.5万人。阎锡山部主力5个军、13个师连同保安团队共13万人则集结在太原及其周围地区，难于应援。

为拔除敌人在晋南的最后一个据点，以利于我军下一步在晋中作战，并配合中原和西北战场我军的攻势，晋冀鲁豫军区于攻占运城后，即开始了夺取临汾的各项准备工作。1948年2月3日组成了前方指挥所，由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向前任前方指挥所司令员，统一指挥第八、第十二纵队及太岳军区，晋绥的吕梁军区各一部共5.3万人，担负围攻临汾任务，战役预定3月10日发起。鉴于西北我军宜川大捷后，胡宗南自3月6日开始将守临汾的第三十旅主力空运西安的新情况。晋冀鲁豫军区前指为抑留该敌，决定提前于3月7日发起临汾战役。当日晚，第八纵队一部以炮火封锁了敌城南机场，击毁运输机两架，打破了敌空运计划。其他部队同时与敌展开激烈的外围争夺战。至4月11日，我军攻占外围各主要据点，并用坑道爆破方法攻占东关，防守东关的阎军第六十六师大部被歼。

4月15日，我军确定了攻城部署：以第十三纵队担任南门至城东南角地段突破任务，第八纵队担任城东南角至大东门地段突破任务，以太岳军区部队担任大东门至城东北角地段突破任务；并决定以大东门为主要突破点，以坑道爆破为主要攻城手段，在完成大量土工作业及其它各项准备工作后，发起总攻。

16日开始，我军与敌人展开了以挖掘坑道与破坏坑道为中心的激烈斗争。敌机日夜轮番轰炸城东我军主要阵地，敌人炮火也不断轰击我挖掘坑道的部队，并以对挖坑道破坏我之坑道。我军于城东一线挖掘的15条破城坑道和环绕破城坑道两侧及上方的40多条掩护坑道，大部遭敌破坏。至5月16日，我终于把两条各110公尺长的破城坑道通过外壕底部，挖至城墙底下，分别放置黑色炸药6200公斤和黄色炸药3000多公斤。17日19时30分，我军向临汾城发起总攻。坑道爆破首先成功，城墙被炸开宽近40公尺的缺口，

突击部队在炮火掩护下乘爆破烟雾迅速突入城内，经过激烈巷战，于当日 24 时全歼守敌，解放临汾。

临汾战役，是在晋南地区人民的全力支援下进行的。直接参加战勤的民兵、民工，达 134 个连，共 2 万余人；支援的作业器材，仅门板、木檩条即达 14 万余件，麻袋 6 万条，从而保障了作战的需要。

历时 72 天的临汾战役，我共歼敌 2.5 万余人，其中俘敌第六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兼晋南保安司令梁培璜等以下官兵 1.8 万余人，拔除了晋南地区敌人的最后一个据点，使太岳和吕梁两解放区联成一片，有力地配合了中原和西北战场我军的作战，并为进军晋中消灭阎锡山部主力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个战役的主要特点和经验之一，是我军以坑道爆破为主要手段进行夺关攻城。因而，保证大量土工作业的完成，成为临汾之战战役保障的中心任务，其中包括大量土工作业的组织实施，有效地抗击敌人飞机、火炮对坑道的破坏，反击敌人的袭击、骚扰、挖洞、施放毒气、放水，等等，从而保证了坑道爆破的成功。

## 二、华北军区成立。华北我军举行冀热察、晋中等战役

为了加强整个华北解放区的建设，并使之成为支援全国各战场的战略基地，5 月 9 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合并成华北解放区，设立中共中央华北局、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华北军区，由刘少奇兼华北局第一书记，董必武任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主任，聂荣臻任华北军区司令员，薄一波任政治委员，徐向前、滕代远、肖克任副司令员，赵尔陆任参谋长，罗瑞卿任政治部主任。华北军区下辖六个军区及野战军第一、第二兵团。第一兵团辖第八、第十三、第十四纵队，以徐向前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第二兵团辖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纵队和炮兵旅，以杨得志任司令员，罗瑞卿兼第一政治委员、杨成武任第二政治委员。

冀热察战役察南绥东战役后，第二兵团稍事休整，即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出击冀东的指示，以第三、第四两纵队和第二纵队的第四旅，共 7 个旅的兵力，由杨得志、罗瑞卿率领，首先向热河以西地区推进，然后转向冀东，以宽大机动办法调动并寻歼敌人；另以第六纵队、第二纵队主力，及北岳军区第一纵队、冀中军区第七纵队，由杨成武率领，留置平汉路以西，寻机歼敌，策应兵团主力在热西、冀东方向的作战。

5 月 12 日，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阻击敌第十三军的第四师由平泉增援承德。13 日，华北第二兵团进军热河的部队自蔚县地区出发，沿途于延庆县城及上下店地区，各歼敌一部；29 日，进抵平承路怀柔西北的黄花城、四海地区和汤河口、宝山寺、琉璃庙地区。接着，在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等部配合下，出击平承路怀柔至鞍匠营（今滦平县）段，至 6 月 2 日，切断了平承路，分别攻占隆化、丰宁、鞍匠营及平泉等城镇，对承德形成了包围态势，严重威胁北平敌之侧背。傅作义急调平绥路的主力向平承路增援。我军即以第三纵队在平谷附近地区钳制敌军主力，以第四纵队等部出击冀东。6 月 12 日晚至 15 日，我军秘密东进，以奔袭动作，连克榛子镇、丰润、任各庄等据点 12 处，歼敌第一五一师等部 5000 余人。敌又急调 7 个师的兵力，自平各地区经三河、蓟县、玉田东援。我第三纵队等部即乘机出击平承路，围攻古北口，调敌主力回援。接着，华北第四纵队和东北第十一纵队等部继续东

进，截断北宁路，于23日至25日连克昌黎县城及石门镇等据点多处，歼敌保安团队共4000余人。

为配合兵团主力在热西、冀东的作战，留置平汉路以西的第二、第六纵队及第一、第七纵队，乘北平地区敌军转向冀东、平北之机，于7月15日至20日举行了保（定）北战役，连续攻占涞水、新城、定兴、固城、徐水等城镇，歼敌1万余人。

华北第二兵团在热西、冀东、保北三个方向上密切配合作战，切断了平绥、平承、北宁、平汉铁路，歼敌3万人，迫使傅作义集团主力往来奔波于平北、冀东，陷于被动境地。

晋中战役（参见附图40）临汾守军被歼后，阎锡山全部兵力5个军、13个师防守在同蒲路灵石至忻县段。其中，第三十四、第六十一军全部及第三十三、第十九、第四十三军主力共9个师及暂编第八、第九、第十总队，分布在榆次至灵石段铁路及太原至孝义公路沿线各城镇要点，并以其中的步、炮兵13个团组成“闪击兵团”，机动应援，以加强对晋中地区的控制；同时准备在麦熟时进行抢麦、抓丁，以解决其军粮、兵员的不足。

为保卫晋中麦收，进一步削弱阎锡山的军力，为尔后攻取太原创造条件，经中央军委批准，由徐向前统一指挥华北第一兵团的第八、第十三两纵队、军区炮兵第一旅（7个连）及太岳军区部队（后于8月15日改编为第十五纵队，归第一兵团建制）、吕梁和太行、北岳军区部队，共47个团6万余人的兵力，发起晋中战役。

沿同蒲路忻县至灵石段及其两侧的15县，为晋中盆地，地势北高南低，其间有汾河、文峪河等河流及盆地两侧的系舟山、太岳山、云中山、吕梁山等山脉，均系南北走向，因而利于我军实行南北机动和隐蔽。6月11日，我吕梁军区部队首先楔入汾阳、孝义之间，围攻高阳镇；12日，太岳军区部队攻占灵石。阎锡山立即以“闪击兵团”由平遥、介休和汾阳分三路向高阳镇推进，企图合击吕梁军区部队。18日，我隐蔽集结在平遥、介休东南山区的第八、第十三纵队乘机向平遥，介休、祁县出击，扫除山口各据点，准备诱歼“闪击兵团”于回援途中。19日，敌“闪击兵团”仓促回援。其中由孝义经介休北返平遥的亲训师、亲训炮兵团于21日进至平遥以南的张兰镇附近时，与我第八纵队遭遇。我第八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迅速先敌展开，将敌压缩于汾河东岸、张兰镇以西狭小地区内，并分割成数段，经三小时激战，歼敌5000余人，缴获山炮24门。24日，第十三纵队等部又在平遥、祁县间歼灭由平遥向祁县转移的敌第十九军军部和第四十师大部。由汾河西侧回撤的敌第三十四军则乘隙进入平遥城。我军初战告捷，歼敌1万余人。

阎锡山为寻我决战，令其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野战军副总司令元泉馨（原侵华日军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旅团长）率领以日军为骨干组成的暂编第十总队，于23日由榆次进到太谷，向祁县推进。25日，敌第三十三军与第三十四军由祁县、平遥对进，集结于洪善地区。由于敌兵力集中，不易割歼，第一兵团首长调动敌人，创造战机，乃于6月29日以太岳军区部队向北挺进，与北岳部队共同破击榆次、太谷段铁路，切断敌北撤退路，以动摇、分散敌人；主力进至太谷、祁县间待机歼敌。赵承绶发现我军主力北移后，恐我截断其向太原退路，急于6月30日由祁县地区北移太谷、东观镇，并继续沿铁路北撤。7月3日，我太岳军区部队于太谷东北的董村构筑工事，阻敌北撤。至6日，击退了敌9个团兵力的多次轮番攻击，迫使赵承绶放弃通过

铁路北撤的计划，改由榆次、徐沟间北逃，为我主力围歼该敌争取了时间。为抓住此一歼敌战机，我第一兵团首长命令：第十三纵队附第八纵队1个旅经东观镇插至徐沟以东地区，切断敌由徐沟北撤的道路；太岳及北岳军区部队自东阳地区进至车辋东西一线，切断敌撤向榆次的道路；吕梁军区主力自汾河以西东进永康地区打援堵溃；第八纵队于攻克祁县后兼程北上参战。至7日晚，我各部均到达指定位置，将赵承绶集团包围于太谷以北的大常镇、小常村、西范村、南庄等东西10公里、南北不足5公里的狭小地区内。8、9日，我军连续击退敌人的突围行动。10日起，我军对被围之敌发起总攻，激战至12日晚，攻克大常镇、南庄，歼敌第三十四军和第十总队大部。接着于16日晚攻克西范村、小常村，全歼野战军（第七集团军）总部及第三十三军等部，活捉赵承绶，击毙元泉馨。

在此期间，我第八纵队及太岳、吕梁军区部队各一部先后收复平遥、介休、汾阳、孝义、文水等城，并在文水以北截歼第四十三、第十九、第六十一军各一部，俘敌8000余人。大常镇地区围歼战胜利后，我军迅速扩张战果，先后占领榆次、晋源、忻县等城，至21日完成了对太原的包围。至此，晋中战役胜利结束。

晋中战役，我军仅以6万人的兵力，连续作战一个月，歼敌第七集团军总部、4个军部、9个师、2个总队等共正规军、非正规军7.4万余人，另俘民卫军2.6万人，解放县城14座，使阎锡山的老巢太原城陷入了我军的团团包围之中。这一战役的成功之处是：我军利用敌人的弱点，有效地调动了敌人，取得了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良好战机。首先，我军抓住敌人粮食极端困难，必然会组织抢收麦子的弱点，先敌以一部进入汾阳、孝义、灵石产麦区，调动了介休、平遥、祁县敌主力向西，然后以我之主力进击介、平、祁，歼灭了一部分回援之敌，开局一着取得了胜利，获得了战役主动权。接着，我军利用赵承绶惧怕后路被切断而无法北返太原老巢的心理，以一部兵力切断了太谷敌北撤榆次通路，迫敌主力北撤，并在敌北撤途中迅速包围和各个歼灭了赵部主力。

### 三、东北民主联军展开冬季攻势

（参见附图41）

东北敌军遭受我军秋季攻势打击后，被迫缩集于中长路长春至大石桥段和北宁路沈阳至山海关段的各主要城镇，物资供应缺乏，处境更加困难。东北行辕主任陈诚为保障“辽西走廊”与沈阳的安全，采取了两项主要措施：一是扩编正规军，即从新一、新六军和第十二、第五十二、第九十四军中各抽出1个师，再以由地方武装组成的4个暂编师，混编成新三、新五、新七军，另以部分地方团队编成暂编第六十一、第六十二、第六十三师，使其总兵力达到58万余人。二是在吉林、长春、四平战略要点，各配置3至5个师担任独立防守；对铁路沿线的一些次要城镇各配置1至2个师担任守备与互相支援；另在沈阳、铁岭集结重兵，以利于往来应援。

东北我军在结束秋季攻势后，进行了短期休整，部队士气旺盛，全军总兵力达73万余人。其中野战军为9个纵队、40个师、11个炮兵团、1个战车团共42万余人。针对敌人集中兵力固守大、中城市，我军打运动战的机会日益减少，只有集中最大兵力才能打较大据点和同时寻机歼灭援敌等情况，

东北民主联军首长决定利用江河结冰、便于机动兵力的有利条件，集中全部主力，发起冬季攻势。首先，对北宁路锦州至沈阳段展开进攻，攻歼铁路两侧城镇守敌，迫使沈阳。锦州之敌出援，寻机歼灭援敌；尔后，转兵辽南，攻歼辽阳、鞍山、营口等地之敌，使沈阳完全孤立。

1947年12月15日，冬季攻势正式发起。第八、第九纵队先由朝阳地区东进，于16日包围新立屯守敌第四十九军之第二十六师；第二纵队等部自公主岭以北地区南下，于15日包围了法库守敌新六军暂六十二师；其余各纵队同时向铁岭、沈阳之间地区开进，准备迎歼沈阳、铁岭出援之敌。

我军突然包围法库、新立屯后，敌新六军新二十二师及新三军于16日分别由铁岭、沈阳出援。新二十二师进至铁岭以西镇西堡、娘娘庙一线后，发觉我军的打援企图，即向铁岭回窜。18日，我第二纵队追歼该敌近一个团。同时，第七纵队于法库以南大孤家子等地歼敌新三军的暂五十九师主力。

敌发现我军主力云集于沈阳以北地区后，20日急调长春、四平、开原、锦州和辽南等地的新一军、第七十一军、新五军主力向铁岭、新民、沈阳地区集结，以解除我军对沈阳的威胁。我为创造战机，除以主力隐蔽集结于沈阳西北准备歼击沈阳可能出援之敌外，以第一纵队一部佯攻法库，以第二、第七纵队及炮兵主力西取彰武；并以第十纵队一部破坏铁岭以南铁路；第四纵队一部由沈阳西北佯攻沈阳；以第八纵队一部继续包围新立屯之敌，主力与第九纵队仍于沈锦路以北活动，钳制沈阳与锦州之敌。28日我军攻克彰武，全歼守敌第四十九军的七十九师等部1万余人。彰武攻克后，沈阳地区之敌仍按兵不动。为诱敌出援，我军除以第二、第七纵队在彰武休整，以第三、第六、第十纵队在沈阳西北隐蔽待机，并以一部继续包围法库外，以其余各部分别向沈阳以南、以西地区出击，扩张战果。至月底，先后占领北票、黑山、大虎山、台安等地，并破击沈阳以南铁路。

我军在沈阳以西、以南的活动，造成了敌人的错觉。敌认为我军主力已分散，遂于1948年元旦起，集中15个师的兵力，以新五军（欠一个师）为左路，新三军和新六军为右路，第七十一军和新一军主力为中路，自新民、石佛寺、沈阳和铁岭等地分三路向彰武、法库推进，企图解法库之围。这样，就造成了我在运动中分批歼敌的有利战机。我军决心集中主力首先歼灭较孤立突出和战斗力较弱的左路新五军，尔后再视机扩张战果。遂以第六纵队在新五军前进路上节节阻击，诱敌深入，尔后配合自彰武南下的第二、第七纵队，自蛇山子向西的第三纵队等歼灭该敌于新民以北的公主屯地区；以第一、第四、第十纵队进至沈阳以北、以西地区，阻止敌右、中两路向新五军增援。1月5日，我第六、第二、第三、第七纵队按预定部署，将新五军主力合围于公主屯地区。接着对被围之敌展开猛攻，经6日和7日两天激战，全歼新五军军部及第四十三、第一九五师，俘新五军军长陈林达。新五军主力被歼后，中路、右路敌人仓惶退回铁岭、沈阳。我军因暂无战机可寻，又值严寒，乃转入短期休整，治疗冻伤，补充兵员，调整组织，总结经验。

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批示，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原民主联军各总部改称东北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仍由林彪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任副政治委员，领导部队工作。

1月8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电示东北人民解放军首长：“东北与华北敌人愈打愈少，几个月后形势将起变化，请考虑某些铁路不破坏或只作战术性破坏，而不彻底破坏”，以利我军尔后使用。东北人民解放军首长即于

1月11日报告中央军委：“完全同意8日规定。除沈阳到锦州（的铁路）仍继续破坏外，其他铁路均不破坏，已破者，正在修复中。”

东北敌军连遭我打击，损兵折将，丢城失地，陷入了更大的困境。蒋介石于1月10日飞抵沈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成立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并在锦州成立冀辽热边区指挥所；同时，决定由山东战场抽调整编第五十四师（到东北后改为第五十四军）至锦州地区，以加强北宁路防御力量。以卫立煌任东北“剿匪”总司令兼东北行辕副主任，郑洞国为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范汉杰为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部司令官。2月5日，陈诚返南京，由卫立煌兼任东北行辕主任。

为继续发展胜利，东北我军于1月20日结束休整，以第一、第八、第九等纵队在大（虎山）通（辽）铁路及北宁路发动攻势。26日收复新立屯，追歼逃敌第四十九军的第二十六师等部近1万人。至31日，又先后收复沟帮子、盘山等地。接着，除留第三、第十纵队于沈阳西北地区，钳制沈阳之敌并监视法库之敌外，集中主力于1月29日转兵向沈阳以南地区出击。第四、第六纵队于2月6日攻克辽阳，全歼守敌新五军暂五十四师和第五十二军输送团等共1万余人。20日，又攻占鞍山，全歼守敌第五十二军第二十五师及保安团共1.3万人。25日，围攻营口，守敌第五十二军暂编第五十八师师长王家善逮捕了第五十二军副军长等反动头目30余人，率部起义，并协助我军歼灭了交警第三总队等部3000人。当我军在辽南开展攻势时，2月17日，被围困于法库之敌新六军暂六十二师向开原方向突围逃窜，19日被我第三、第十纵队及独四、独五师等部追歼于法库、开原之间。接着，我军又于27日攻克开原，歼敌第五十三军暂三十师1000余人。在攻占这些城镇时，沈阳之敌因惧怕被歼，只作象征性出援。

东北野战军首长完全切断沈阳与长春之敌的联系，在攻占法库、开原后，决心以主力北移，夺取四平要点，并力争歼灭沈阳援敌一部，为最后夺取全东北创造条件。其部署为：以第一、第三、第七纵队及独立第二师附山炮、野炮、榴炮163门，高射炮30余门，由第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政治委员万毅统一指挥，担负攻四平任务，以第二、第六、第八、第十纵队及3个独立师（支队）位于昌图、开原、通江口地区，准备歼灭可能由沈阳、铁岭北援之敌；以第四、第九纵队分别在辽南和北宁路活动，以5个独立师钳制吉林、长春之敌。

主攻四平的我军，于2月29日北移，3月2日完成对四平的包围，并迅速扫清了外围。攻城部队经过充分准备，特别是针对敌工事情况和兵力部署，周密组织了炮兵火力，区分了各纵队任务后，一纵由北向南，三纵由东南向北，七纵由西向东，于3月12日晨发起对四平的总攻，先后突入市区，激战至13日晨，全歼守敌第七十一军的第八十八师和3个保安团、1个骑兵团等近2万人。在我军围攻四平期间，吉林守敌第六十军慑于被歼，于3月9日弃城逃在长春，我军追歼该敌3000余人，收复吉林。

东北我军的冬季攻势，历时90天，于3月15日结束，歼敌新五军等部8个师，争取起义1个师，共15.6万余人；攻克和收复战略要点四平、吉林、营口等城市18座，将敌人压缩于长春、沈阳、锦州等几处相互不能联系的孤立城市内，为尔后全歼这些敌人奠定了基础，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评价。毛泽东主席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中指出：“我东北野战军在冬季攻势中，冒零下三十度的严寒，歼灭大部敌人，迭克名城，



威震全国。”

在冬季攻势中，东北我军依据敌情的变化做到：第一，灵活地处理了集中作战和分散作战的关系，攻城作战和力争歼敌于运动中的关系。即：在敌分兵据守沈阳、沈阳外围各重要据点以及中长路、北宁路各要点时，我分遣若干纵队，以攻坚手段，围攻大体上由一个师兵力据守的若干个据点，并集中部分主力准备打援；当敌集中兵力分路出援时，我又适时集中兵力力争歼灭援敌一路于运动中；估计敌已无力出援时，我再次集中一部分兵力，以攻坚手段夺取有较多兵力守备的敌战略要点。或分或合，全以能歼敌有生力量为依据。第二，从组织连续作战着眼，恰当地处理了作战与休整的关系。即：在一般情况下，组织各纵队轮番作战、轮番休整，以保持指战员的体力，及时恢复战斗组织，进行连续作战；在特殊情况下，如天气严重降温，极不利于部队行军、作战时，则全军转入短期休息，整顿、补充部队，恢复体力，以便在寒潮过后继续开展攻势。正是由于战役指挥上恰当地处理了上述两点，因而在这次攻势作战中，取得了突出的战绩。

3月13日，在冬季攻势临近结束时，根据东北军区首长的决定，由南满独立第一、第二、第三师，组成第五纵队；由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第一、第二、第三师，组成第十一纵队；由东北军区直属独立第二、第四、第五师，组成第十二纵队。

## 本章小结

全国解放战争第二年（1947年7月至1948年6月）作战的基本特点，是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敌军则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战争的主动权已转入我军手中。

经过这一年的作战，我军歼敌1个兵团部、2个整编军部、20个整编师（军）部、66个整旅、12个旅部、205个整团，另争取1个师起义，总计152万人，毙俘敌将级军官174名，其中俘150名；解放人口3700万；收复和解放土地面积15.56万平方公里，收复和攻克石家庄、四平、洛阳、开封、潍县、临汾、延安、宝鸡等城市164座，其中许多是有军事、政治、经济重要意义的和敌人强固设防的城市。这不仅大大地改善了我党我军的经济条件，也极大地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

由于我军坚决地执行了外线作战的正确方针和十大军事原则，彻底破坏了蒋介石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的反革命方针，打破了其所谓全面防御和分区防御计划，使各解放区联成了一片，并创造了新的中原解放区，从而奠定了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基础。

我军转入战略进攻有着许多新的特点，在战略指导上的主要经验是：

一、正确选择转入战略进攻的时机和突击方向，采取适应战局特点的进攻样式

结束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通常是在进攻一方兵力转为劣势，防御一方兵力转为优势的情况下实施的。但解放战争期间我军的战略进攻，却打破了一般战争的常规，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主要是：

（一）不待敌人的进攻全部被粉碎、我军的总兵力超过敌人，便果断地决定以一部兵力继续实施防御，而以主力转入进攻。这是因为：我军的总兵力虽少于敌人，但兵力对比上的差距已大为缩小，特别是战略上的机动兵力

已超过了敌人；敌之重点进攻已成强弩之末，其战略上的不利态势，即重兵集结于两翼，而战线的中央及整个战略后方兵力十分薄弱的情况已经出现；我军在陕北和山东战场上虽然还处于防御地位，但在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战场上已举行了战略性的反攻，迫敌处于守势，难以抽出更多的兵力实施战略机动；经过一年作战，敌军士气低落，战斗力削弱，我军士气高昂，装备加强，战斗力已大为提高。同时，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空前高涨，蒋介石集团已更加孤立。这种战略上的有利形势和政治上的巨大优势，大大弥补了我军总兵力上暂时的劣势，因而形成有利的进攻时机。

（二）进攻的主要突击方向不是直接指向敌人实行重点进攻的主力集团，而是指向其兵力空虚的战略纵深和关系敌统治安危的腹心地区，即以大别山为前哨的中原地区。这样，既有利于我军乘虚展开，发展进攻，创建新的前进基地，威胁敌人的战略后方；又能迫使进攻陕北和山东之敌抽兵回援，以便将战争的主要战场推向国民党区域，彻底粉碎敌人的战略进攻，使战略的主动权由敌方转入到我方手中。

（三）我军的战略进攻，不是采取通常那种正面进攻、一线平推的样式，而是采取以主力远离解放区，出敌不意地向敌战略纵深实行千里跃进的样式，以最快的速度分路先后进入大别山区和豫陕鄂、豫皖苏边区，取得了先敌展开、创建根据地的必要时间。同时，明确区分外线战场和内线战场，并规定外线我军主要担负创建新的解放区任务；内线我军主要担负恢复和扩大老解放区任务。这种内外线战场并存，内外线部队既在战略上互相策应，又各自依据当面敌情组织作战，也是我军在解放战争期间实施战略进攻的特点之一。这是毛泽东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对战略进攻理论的重大发展，是对马列主义军事科学的卓越贡献。

## 二、依据情况变化，确定战略部署，组织内外线之间的战略协同配合

党中央、中央军委力实现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意图，首先确定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从南线中央敌人薄弱部位突破，尔后经豫皖边向大别山挺进；随后，又依据解放战争第二年开始时的敌我态势，及时决定以陈谢、陈粟两路大军分别向豫陕鄂和豫皖苏边区挺进，以牵制和调动尾追刘邓大军之敌；并与刘邓军在中原地区以“品”字形的布势展开，以保障刘邓军在大别山区立稳脚跟为中心，三军互相配合，协同作战，经略中原。同时指示西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分别在陕北和山东战场钳制敌之主力，掩护三军在中原的展开。此外，党中央、中央军委还指示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战场我军，积极发动攻势，歼灭当面之敌，从战略上策应三路大军转入外线作战。这样就形成了中央突破、三军挺进、两翼钳制、内外线密切配合的战略布局，有效地钳制或调动分散了敌人，迫敌疲于奔命，顾此失彼，陷入被动地位。这是毛泽东组织与指挥我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又一独特之点和成功之处。

## 三、外线兵团确立大力创建新解放区，变“无后方”为有后方的思想

到外线作战的主要困难，是在人力物力上得不到老解放区直接的有力支援，新区待创，初无依托。因此，执行外线作战任务的部队，都确立了“无后方”作战，“主要向敌军和国民党区域求补充”，把新区建设成为巩固的新后方的战略思想。运用我军长期行之有效的“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

的方法，把创建新的根据地作为自己首要的战略任务。具体的做法主要有：

（一）捕捉有利战机，多打胜仗，大力消灭敌保安武装，迅速摧毁敌政权机构，同时广泛地向群众宣传党的纲领和政策，解除群众的顾虑，提高群众的觉悟。（二）从军队中抽调一批有群众工作经验的干部和战士，参加地方工作，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并在深入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使群众得到利益，支援我军作战。（三）部分野战军的师、团地方化，建立军分区和县区武装，担负肃清土匪、保卫地方的任务。（四）发动指战员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强调一切缴获归公，以之弥补部队武器、弹药、给养的消耗。这些经验，是我军发动与依靠群众进行战争和“以战养战”思想在战略进攻阶段的灵活运用和发展。

**四、力求打运动战，随着条件的逐渐具备，逐步扩大战役规模，加强阵地战，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

我军转入外线作战的初期，主要是打中、小规模的运动战，或以敌人的保安团队、乡保武装为主要歼击目标，分兵出击，广占乡村和小城市，开辟战场；或适时集中部分主力，打以歼敌一团、一旅为目的的伏击战、奔袭战；或集中兵力破击敌人的交通动脉——铁路干线，以减少敌人利用铁路机动兵力、补充给养的便利；坚决避免与敌主力进行会战性的战役和对坚固设防城市的攻坚战。随着我军作战条件的逐步改善，即可逐步扩大战役规模和提高城市攻坚战的比重，考虑对敌中等设防城市或坚固设防城市的攻取，并同时组织打援。如豫东战役就是敌我两军主力在中原所进行的一次会战性的战役。而洛阳、开封等。坚固设防城市的攻克，则标志着我军攻坚能力的提高。加拿大的新闻记者曾评论，“开封被攻克，象征着国民党军已不能防守中国任何部分。”这一判断无疑是正确的。

## 第四章

### 举行战略决战，各个 歼灭敌军重兵集团

#### 第一节 战争进入第三年时的 形势和我军的任务

（参见附图 42、43，附表 38—56）

全国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即 1948 年秋季时，全国军事、政治和经济形势已变得更加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敌强我弱的悬殊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

敌军在战争的第二年中，损失正规军和非正规军共计 152 万人。经过大量补充，至 1948 年 6 月底，其总兵力仍保持 365 万人左右，其中正规军 105 个整编师（军）285 个旅（师）198 万人，非正规军 53 万余人，特种兵及海、空军 45 万人，后方机关、学校 69 万人。正规军中，分布在第一线的共 249 个旅（师）174 万余人，被我军分别钳制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战场上，大部分只能担任战略要地和交通点、线的守备并在其附近地区作战役性机动，能够进行战略机动的兵力已寥寥无几。而且这些部队中，大多是被我歼灭后重建的，或是受过我军严重打击的，士气不高，战斗力不强。在长江中下游和巴山山脉之线以南，兰州和贺兰山脉之线以西的后方广大地区，留置的正规军只有 36 个旅（师）23.8 万人，大部分是新建的，战斗力很弱，且被我游击队所钳制，很难机动。随着军事形势的每况愈下，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经济上的危机也日益严重。蒋介石的政治欺骗完全破产，国民党区域的广大人民反饥饿、反迫害、反独裁、反内战的爱国民生运动进一步发展。统治集团内部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矛盾愈益加深。许多地方实力派正在酝酿反蒋倒蒋。副总统李宗仁正竭力争取美国的支持，逼蒋下野，谋划取代总统的职位。美国政府则一面继续支持国民党打内战，同时又在物色新的代表人物取代蒋介石。随着军事上的失败和军费支出的不断膨胀，国民党政府的财政经济陷入了空前的危机。至 1948 年 6 月，财政赤字累计高达法币<sup>法</sup> 4345656 亿元。巨额的财政赤字带来了恶性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如上海市的米价，1948 年 1 月每 100 斤为 100 万元，到 8 月，已暴涨到 4000 万元，以至工厂来不及印出当日所需要的钞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国务卿马歇尔报告中不得不承认：“局势的恶化已经进展到接近崩溃的地步。”<sup>引</sup>蒋介石也哀叹：“国军处处受制，着着失败。”我军经过两年作战，虽然损失了 80 余万人，但由于约 45 万伤愈战士的归队，动员了 110 余万翻身农民参军，以及将约 80 万经过教育的俘虏兵补入部队，连同国民党军起义部队在内，使得总兵力由原来的 120 余万人发展到 280 万人，其中正规

---

<sup>法</sup> 币，国民党政府于 1935 年 11 月发行的纸币。

<sup>引</sup> 自司徒雷登 1948 年 8 月 10 日致马歇尔的报告（《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900 页）。

<sup>引</sup> 自蒋介石 1948 年 8 月 3 日在南京军事检讨会上的讲话（台湾“国防研究院”《蒋总统集》第二册第 163 页）。

军 149 万人。敌我兵力对比，已由战争初期的 3.4 : 1 缩小为 1.3 : 1，内正规军对比为 1.32 : 1。全军的武器装备大为改善，建立了 35 个炮兵团，共装备了重型火炮 1100 余门。部队经过两年战争锻炼，不但有了丰富的打大规模运动战的经验，而且在石家庄、洛阳、临汾、开封、宜川、潍县、四平作战中积累了城市攻坚战的经验。我党领导的南方各游击队迅速壮大，到 1948 年秋已发展到 4 万余人，并在闽粤赣、湘粤赣、粤桂、桂滇、皖浙赣等边区及云南南部、浙江东部和南部、海南岛等地区，建立并发展了游击根据地，威胁着敌人的大后方，钳制了一部分敌人的正规军。解放区面积已扩展到 235 万平方公里，并拥有县城以上城市 579 座，分别占全国总面积和城市总数的 24.5% 和 29%。解放区人口已达 1.68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 35.3%。在战争的主要战场推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后，有一亿人口的老解放区完成了土地改革，激发和提高了广大翻身农民的阶级觉悟和生产积极性。经过一年休养生息，解放区的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增强了支援战争的物质力量。我党在国民党区域的工作有了很大发展，广大中间阶层迅速觉醒，站在我党方面，反对蒋介石的卖国独裁统治，拥护我党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建立新中国的主张。国民党中的一些地方实力派开始同我党联系，准备投向人民。

蒋介石统治集团为了将反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在继续出卖国家权益以换取美援和更残酷地掠夺人民以支持战争的同时，也在军事上采取了一些措施。继 1947 年底设立职掌晋、察、冀、热、绥五省军政大权的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任命傅作义为总司令后，又于 1948 年 5 月至 7 月，撤销了东北行辕，扩大了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的职权；撤销了陆军总部徐州指挥所、国防部九江指挥部、武汉行辕，设立了徐州和华中两个“剿匪”总司令部，分别任命刘峙、白崇禧为总司令，统一职掌各战区内的军政大权；改组了统帅部，任命何应钦取代白崇禧接长国防部，任命顾祝同接替陈诚任参谋总长；蒋介石还曾一度考虑过以下方案：放弃长春、沈阳、打通北宁线，将东北主力撤至锦州，进而伺机转用于华北、华中战场，把西北交给马步芳、马鸿逵，将胡宗南集团调至中原地区，以便全力与我争夺中原。但由于怕在政治上引起不良反响等原因而未实行。8 月 3 日至 6 日，国民党军统帅部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研讨两年来在作战方针、作战指挥、编制装备、新兵补训、后勤供应、士气、情报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作了相应的决议。主要是：将作战重点置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在这一地区内，“各绥区国军配合地方武力堵剿兼施，国军主力则编组强大之进剿兵团，捣毁匪军根据地，猛烈追剿，使成流寇，然后依后备兵团之增强，迫匪于绝地而歼灭之。”在东北地区，“彻底集中兵力，确保辽东、热河，以巩固华北”，达到钳制东北、华北人民解放军，屏障黄河以南之作战的目的。在以兰州为中心的西北地区，建立一个“独立作战地带”，在陕西“建立一骨干部队，支配战场，确保汉中，并于四川及汉中及时建立一个坚强兵团，以应陕甘之急需。”为实现上述战略方针，会议决定将长江以北、黄河以南地区合并成一个战区；东北、华北地区合并成一个战区，“各置统帅一人节制之”；在西北成立了“剿匪总部，统一指挥陕甘宁边区剿匪军事”；将整编师、旅恢复成军、师，军以 3.5 万人定编，每师恢复三个建制团；加强以主要城市为战略要点的守备兵力和防御工事，同时以精锐主力为骨干，组成若干个机动作战兵团，加强应援力量。妄图以此使我军对战略要点“啃不烂”，对增援兵团“吃不掉”而陷于被动。此外还确定在长江以南、西南和西北地区，迅速编练第二线部队

150万人，并计划先编组成50个步兵师，10个骑兵师。蒋介石声称，这次军事检讨会议确定的方针，是今后“剿匪成功之关键”<sup>参</sup>，要求各级将领“于两星期内执行”<sup>参</sup>。

面对日益有利的战争形势，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要求具备了条件的各野战军应明确树立敢于夺取敌坚固设防的战略要点，敢于打大规模歼灭战的决心。1948年7月14日，中央军委指示华东野战军准备在“八、九两月攻克济南，”然后于“冬春夺取徐州”，明确改变了5月间提出的要粟裕带3个纵队在四至八个月后渡长江南下的计划。8月23日，朱德在解放军总部召开的战况汇报会上指出：“自古以来谁在中原取得胜利，最后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就能解决”，因此要求中原地区我军“准备物质条件（主要是炮弹、炸药），到条件成熟时再同他们（按：指刘峙、白崇禧两集团）在中原决战。”并提出要争取在今后10个月内“解决傅作义，拔掉济南、太原诸点”。9月7日，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在给东北野战军领导人的电报中进一步指出：“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9月8日至13日，党中央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依据解放战争两年来的作战情况，特别是1948年上半年的作战情况，提出了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从1946年7月算起）。歼敌正规军500个旅（师）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任务，并决定战争第三年我军“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又指出：我们一时打不到江南去，不能很快向珠江流域进攻，也不要紧，如果在长江以北歼灭敌人兵力达80%，则五年左右还是一样能够根本打倒国民党。为了完成上述任务，政治局会议要求全军加强集中统一和正规化建设，用最大的努力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的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要求各解放区全力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做好支前工作。

根据政治局会议确定的上述方针，中央军委确定战争第三年的作战计划如下：全军歼敌正规军115个旅（师）左右。其中，华东野战军歼敌40个旅（师），攻占济南和苏北、豫东、皖北地区的若干大中小城市；中原野战军歼敌14个旅（师），攻占鄂豫皖三省若干城市；西北野战军歼敌12个旅（师），钳制胡宗南集团，使之不能实行战略机动；华北第一兵团歼敌14个旅（师），攻占太原；东北野战军和华北第二、第三两兵团，歼灭卫立煌、傅作义两集团中的35个旅（师），攻占北宁、平绥、平承、平保各线除北平、天津、沈阳三点之外的一切城市。

从1948年9月开始，我军依据军委的指示，先后在东北、华东、中原、华北、西北战场上，发起了规模空前的秋季攻势。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依据战局的发展变化，因势利导，把我军的攻势引向就地歼灭敌重兵集团的战略决战，先后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个战略性战役以及其它若干个重要战役。

---

<sup>参</sup> 见蒋介石1948年8月3日在南京军事检讨会上的讲话（台湾“国防研究院”《蒋总统集》第二册第163页）。

<sup>参</sup> 见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1948年8月7日日记。

## 第二节举行济南战役，攻克坚固设防、重兵据守的济南城

(参见附图 44)

### 一、战前敌我的基本情况和我军的攻济打援方针

1948年8月，敌徐州“剿总”和华中“剿总”依据南京军事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进一步加强了各战略要点的防御工事和兵力，将原来的整编军改为兵团，连同原有的兵团共辖7个兵团，并进一步加强了几个主力兵团的兵力，分别配置在以徐州、信阳为中心的地区，以加强中原的防御。其中，徐州“剿总”共辖6个绥靖区、4个兵团，连同特种兵及保安团队共70万余人，其部署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九、第十一绥靖区共15个整编师42个旅分别防守淮阴、济南、台儿庄、菏泽、海州、青岛等地；第七兵团3个整编师6个旅位于徐州以东新安镇地区，第二兵团4个整编师13个旅位于商丘、砀山地区，第十三兵团2个整编师6个旅位于固镇、蚌埠地区，第十六兵团3个整编师6个旅位于郑州地区。另“剿总”直辖2个整编师位于徐州。

中原、华东两野战军在战争第二年，经过内外线配合作战，歼灭了大量敌人，解放了许多重要城镇和广大乡村，打通了中原、华东两解放区的联系。在山东境内，除青岛、烟台、临沂、济南等孤立据点尚为敌盘踞外，其余已全获解放。此时，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的第一、第四、第八纵队位于亳县、涡阳地区，第三、第六、第十、两广纵队及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位于济宁、嘉祥、金乡地区，苏北兵团第二、第十一、第十二纵队位于沭阳、涟水地区，山东兵团第七、第九、第十三纵队及渤海、鲁中南纵队位于莱芜、泰安地区休整；中原野战军主力位于宝丰等地区休整，准备雨季后对敌开展更大规模的攻势作战。

依据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豫东战役和津浦路中段战役胜利结束后，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于1948年7月14日指示华东野战军准备攻取济南，相机歼灭部分援敌，并指出：“如能在八、九两月攻克济南，则许谭全军可于十月间南下配合粟陈、韦吉打几个大仗，争取于冬春夺取徐州。”要求华野首长据此考虑下步作战方案。

华东野战军首长依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华东地区敌情，于8月10日提出了下步作战的3个方案：（一）集中华野全力进入豫皖苏及苏北地区，切断徐蚌铁路，孤立徐州，着重求歼徐州出援的敌人；（二）集中主力首先攻占济南，以必要兵力阻击徐州可能北援的敌人；（三）攻占济南与打援同时实施，但有重点地使用兵力，第一阶段先以一部夺取济南机场，主力求歼徐州援敌一部。第二阶段以一部兵力阻击援敌，主力转攻济南。通过比较，认为以执行第三方案为有利。鉴于徐州至济南间有公路与津浦路相平行，地形较开阔，滕县、邹县间及泰安以北各有一片山区，商丘北至济宁、汶上间全为平原，自徐州以北的利国驿向西北经济宁直达东平，有运河及微山、蜀山、东平等一连串湖泊，加上徐州敌军的部署，华东野战军首长判断徐州之敌可能分两路沿津浦路及经鲁西南北援，因而准备将打援战场选择在汶河以北、泰安以西、肥城以南地区或邹县、滕县间地区，阻援战场选择在鲁西南金乡、巨野、嘉祥地区。8月12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实行攻济打援的作战方针，

并指出作战结果预计有三种可能：第一，打一个极大的歼灭战，即既攻克济南，又歼灭大部分援敌；第二，打一个大的歼灭战，即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分援敌；第三，济南既未攻克，援敌又不好打，形成僵局，只好另寻战机。同时又指出，依中原作战经验，要估计到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即我不真攻济南，徐州援敌必缓缓推进，并不真援，使我无战机可寻。因此，“我们目前倾向于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达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援敌之目的。”在阻援、打援部署方面，军委指出：应将兵力全部置于嘉祥、巨野、兖州、济宁及其以南地区，“夹运（河）而阵”，以便随时转移兵力用于阻击或歼灭援敌。随后，华东野战军首长依据军委指示，对战役的实施和兵力使用问题，作了初步部署。26日中央军委复电指出：此次战役必须预先估计三种结果：（一）在援敌距离尚远之时攻克济南，（二）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攻克济南；（三）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尚未攻克济南。我军应争取第一、第二种可能，在第三种情况下，即应临时改变作战计划，由以攻城为主，改变为以打援为主，待打胜援敌后再攻城。因此，攻城应留出必要的预备兵力，阻援、打援集团更应留出强大的预备兵力，以便在第三种情况下能够消灭援敌。同时，应构筑多道坚固阻援阵地。28日军委又强调指出：此役关系甚大，战役计划应以能应付最坏的情况为出发点，准备用20天到2个月的时间完成战役任务；鉴于济南能否攻克，取决于时间，而取得时间则决定于是否能阻住援敌并歼灭其一部，因此在兵力使用上，应以一部兵力真攻济南，集中最大兵力于阻援与打援方向。整个攻济打援战役由华野代司令员、代政委粟裕统一指挥，攻城部队统由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兼政委谭震林指挥。

为策应华东野战军的攻济作战，中央军委确定中原野战军继续集结于豫西地区休整，待敌人在济南、徐州吃紧，第三、第十六兵团被迫增援时，歼击其一部，使其不能东进参战。

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华东野战军前委经过认真讨论，最后定下了以攻占济南为唯一目的，并求歼援敌之一部的战役决心。

## 二、敌人的企图和我军的部署与战役准备

济南，是津浦、胶济两铁路的交会点和连结华东、华北地区的战略要地，也是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第二绥靖区所在地，人口70万。守敌有三个整编师十二个旅，控制着东自韩仓，西至长清，南起中宫、张夏，北迄泺口、齐河之间地区。济南市区分为内城、外城和商埠。津浦路中段战役后，该城已处在我军的重重包围之中。蒋介石为屏障徐州，隔断我华东、华北解放区的联系，并钳制华东野战军不能全力南进，拒绝了美国军事顾问团团团长巴大维关于“退出济南，把军队撤至徐州”<sup>51</sup>的建议，决定确保济南。

为加强济南守备兵力，蒋介石于8月上、中旬令青岛的整编第三十二师的第五十七旅和徐州的整编第八十三师的第十九旅空运济南；9月15日又令整编第七十四师于17日开始由徐州空运济南。同时还拟定了一个所谓27万人的“会战计划”，即在济南遭到攻击时，以第二绥靖区王耀武部10万余人坚守济南，消耗疲惫我军，以第二、第七、第十三兵团主力约17万人由徐州

---

<sup>51</sup> 自巴大维1948年6月给蒋介石的报告（《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371页）。



北援，企图在兖州、济宁间击破华东野战军主力，解围济南。为加强防御力量，敌统帅部还决定以济南、青岛为主基地，北平、徐州为辅基地，集中战斗机 162 架进行空中支援，另以重轰炸机 42 架对我攻城、打援部队及后方运输线进行轰炸。

王耀武根据上述企图与济南北靠黄河，南依泰山，东有茂岭山、砚池山等高地，西面开阔的地形条件，确定了尽量缩小防御圈，加强要点守备，控制强大的预备队，适时进行反击的“防守要领”，具体部署是：以黄河南岸之泇口镇至城南马鞍山为分界线，分成东西两个守备区。西守备区由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指挥整编第二、第八十四师、独立旅及保安第八旅、特务旅、青年教导总队（相当于旅）等 8 个旅防守；东守备区由整编第七十三师师长曹振铎指挥该师及保安第六旅等 3 个旅守备；以第十九、第五十七旅及拟由徐州空运来的整编第七十四师为总预备队。另以保安第四旅等地方保安团队防守长清、齐河等据点。整个防御阵地，由外围防御地带与基本防御地带构成，在日伪原有工事的基础上，筑成支撑点式的半永备型的城市防御体系。外围防御地带以齐河、长清、张夏、王舍人庄等地为警戒阵地，并沿鹊山、华山、茂岭山、砚池山、回龙岭、千佛山、马鞍山、腊山、药山之线构筑主要阵地，纵深达 10 余公里，由 160 余个支撑点组成。基本防御地带，以商埠为第一线阵地，外城为第二线阵地，老城为核心阵地。在各阵地上，都储备了大批粮食、弹药，准备长期坚守。

华东野战军首长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以及当面敌情，于 8 月下旬确定了如下部署：

以总兵力的 44% 弱、约 14 万人组成攻城兵团。即：以第三、第十纵队及鲁中南纵队主力组成攻城西集团，由第十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刘培善指挥。首先攻占机场，断敌空援，并抓住一切有利战机攻占商埠，尔后在东集团协同下攻城；另指挥两广纵队及野司警卫团围攻长清之敌，冀鲁豫军区部队一部围攻齐河之敌。以第九、渤海纵队为攻城东集团，由第九纵队司令员聂凤智、政治委员刘浩天指挥。首先肃清济南东郊之敌，尔后协同西集团攻城；另指挥渤海军区部队攻占泇口，控制黄河铁桥，尔后向南突击。以特纵炮一团（欠 1 个营）、炮三团（欠两个连）及各纵队炮兵团组成东、西两个炮兵群，分别隶属东、西集团，支援攻城作战。以第十三纵队为攻城预备队。

以总兵力的 56% 强、约 18 万人组成阻援、打援兵团。即：以第四、第八纵队及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第三旅，位于金乡、城武、巨野、嘉祥地区，构筑若干道防御阵地，坚决阻击可能由商丘、砀山地区北援之敌；以鲁中南纵队 4 个团及第七纵队一部于官桥至滕县之间地区，构筑防御工事，节节阻击可能由徐州北援之敌；以第一、第六纵队、第七纵队主力、中野第十一纵队及苏北兵团第二、第十二纵队配属特纵炮兵第二团、第三团两个连，分别集结于济宁、兖州和滕县以东地区，待机歼击沿津浦路北援之敌。以第十一纵队和各军区地方武装在广大民兵配合下，积极向当面之敌出击，破坏津浦路、陇海路，牵制敌人，配合主力作战。并决定攻济战斗于 9 月 16 日发起，预计以 15 天至 20 天时间攻克济南。9 月 2 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上述部署。

夺取济南的某些准备工作，早在解放周村、潍县之后已着手进行。8 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在 9 月 15 日以前完成攻济及打援的一切准备工作的指示，华东野战军和山东省党政领导机关，在华北解放区大力支援下，全面地展开

了各项准备工作。野战军前委在曲阜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统一了作战思想，并颁发了“攻济打援政治动员令”；部队依据各自任务，进行了战术演练；加强了对吴化文部的策反工作；军队后勤系统和地方支前系统召开了联席会议，全面地部署了后勤保障工作，至战役发起前，已动员了50万支前民工。同时，为了做好接管工作，组成了济南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指定了城市警备部队，进行了接管和警备城市的各项准备工作。

### 三、战役经过

我攻城西集团9月9日自济宁、汶上，东集团13日自泰安、莱芜、章邱等地。分别向济南隐蔽开进。15日，两广纵队等扫除长清西南地区敌保安部队，并包围了长清城。此时，王耀武判断我军主攻方向在西面，遂将其预备队第十九旅调至飞机场以西古城方向待机，将第五十七旅由张夏、崮山等地撤入市区，准备转用于西郊。

16日午夜，我军发起全线猛攻，经一天激战，西集团歼灭长清齐河守敌后迅速迫近济南西郊。东集团一举攻克茂岭山、砚池山及回龙岭等制高点。王耀武又判断我主攻方向在东面，急将第十九、第五十七旅东调，并以第十五旅及刚空运抵济的整编第七十四师七个连，自七里河方向向我反击，另以一部增援燕翅山，妄图制止我军的攻势。随后，又将飞机场以西的整编第二师之第二一一旅调入市区，以增强机动兵力。17日，蒋介石命令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第二兵团准备经鲁西南北援，第七、第十三兵团分由新安镇及固镇地区向徐州集结，准备沿津浦路北攻。华东野战军首长获此情报后，当日即令攻城兵团继续猛攻，令打援、阻援兵团迅速进入阵地，做好歼击援敌的准备。

17日，我攻城东集团在炮火支援下，依托有利地形，不断击退敌之反冲击，并乘胜攻克窑头、甸柳庄等地。攻城西集团也继续分路猛攻，至18日，攻克古城、玉皇山、簸箕山、党家庄等地，并以炮火封锁了济南机场，迫使敌人中止空运。接着，我军攻城兵团首长为扩大战果，以攻城预备队第十三纵队加入西集团作战。19日晚，敌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在我争取下，率整编第八十四师等部3个旅约2万人起义，撤离战场。我军趁势猛攻，至20日拂晓，占领商埠以西阵地。

我军的连续猛攻和吴化文部起义，打乱了敌人的防御部署，动摇了敌人坚守济南的信心，王耀武向统帅部请求突围，但遭蒋介石严词斥责，并令其坚决固守待援。王耀武随即调整部署，除留1个营守千佛山，1个团守马鞍山，以3个旅又1个团守商埠外，将主力撤入城内。南线之敌3个兵团，在蒋介石督令下，正分别向商丘、徐州集结中。

20日，中央军委指示：王耀武部可能突围，应从各方面布置，不使漏网。同时指出：刘峙已令邱清泉兵团集结临城待命援济，应迅速集结打援兵团全力于邹、滕地区，准备歼击北援之敌。华东野战军首长随即令攻城兵团迅速向商埠以东和城垣攻击，并部署兵力防敌突围逃跑。同时又详细研究了徐州之敌北援情况，进一步修订了作战方案，以便随时迎击援敌。

攻城兵团首长依据军委和野敌军首长的指示，决定以两集团立即向商埠实施突击，以东集团继续肃清城外残敌，积极进行攻城准备。20日黄昏，西集团经40分钟的炮火准备和连续爆破，即多路突入敌阵地，至22日午，完

全占领商埠，歼敌两万余人。东集团也肃清了城东残敌，直逼城下。

我攻占商埠后，敌认为我需经三五天的准备才能攻城，因此，将3个旅集中内城，以4个旅图置外城，积极加修工事，准备顽抗。

为了不给敌以喘息的机会，攻城兵团首长决定立即对外城发起攻击，并作了如下部署：东集团第九纵队配属坦克4辆于城东永固门正面及东南角突击；渤海纵队一部向城东北角佯攻，另一部位于城东北地区准备堵击可能突围逃窜之敌。西集团第十三纵队由城西南永绥门及其以北实施突击；第十纵队由城西普利门及永镇门、小北门实施突击。第三纵队集结商埠为预备队。22日晚，攻城兵团各突击部队在强大炮火掩护下，进行连续爆破，勇猛突击，经1小时左右激战，分别突入外城，与敌展开激烈巷战。至23日，除个别据点外，攻占外城。

退守内城之敌第十五、第十九、第五十七旅等部，妄图依托高厚城墙和坚固工事，作垂死抵抗。蒋介石也下令空军对我所占市区施行区域轰炸，投掷大量炸弹和燃烧弹，使得商埠和外城大片民房被炸起火。居民死伤和财产损失甚重。我军为迅速歼灭残敌，决定即刻对内城发起总攻。以第九纵队、渤海纵队由东南方向，第三、第十三纵队由西、西南方向实行突击。23日18时，我攻城兵团的全部火炮均参加了火力准备。1小时后，各突击分队发起攻击。王耀武率其残部拼死抵抗，我第九、第十三纵队虽打开了两个突破口，但仍为敌反击夺回，仅从坤顺门附近突入的第十三纵队两个连登城坚守在少数房屋内。我军各级领导随即重新调整部署，并将炮弹、炸药集中于主要突击方向使用。经过紧张、周密的准备后，于24日2时许再次发起突击，终于在当日拂晓前先后由城东南角和城西南角突入城内，激战至黄昏，全歼守敌，解放济南。王耀武化妆逃至寿光县境，为我地方武装俘获。

此次战役，敌共出动战斗机375架次，轰炸机71架次，战斗轰炸两用机50架次，实行狂轰烂炸，另以运输机27架次空运部队及物资，但终未能挽救济南守军的覆殁命运。

由徐州北援之敌，虽经蒋介石严令督促，但因察知我打援兵团严阵以待，惧怕被歼，因而行动缓慢，至我军攻克济南时，敌第二兵团方进至城武、曹县地区，第七、第十三兵团尚在集中。

济南攻克后，菏泽、临沂、烟台等地守敌，慑于我军声威，纷纷弃城逃窜。山东境内除青岛及南部边沿少数据点尚为敌占领外，其余全获解放。

在此期间，中原野战军辗转活动于南阳、确山间及大洪山、桐柏山和许昌、漯河以西地区，有效地钳制了白崇禧集团各部，有力地策应了攻济作战。华东各军区及豫皖苏、冀鲁豫军区武装也积极向当面之敌发动进攻，计克沭阳、泗县、民权等城镇十余处，破铁路百余公里，截歼逃敌4700余人，有力地配合了主力作战。

各接管机构和卫戍部队，紧随作战部队之后进入济南市区，进行接管和担任警备，作战部队也一面作战，一面协助接管和警备，在战火弥漫中，积极地抢救人民的生命财产，博得了各界人士的同声赞誉。

华东野战军攻城兵团经过八昼夜连续作战，以伤亡2.6万人为代价，换取了歼敌10万余人（内2万人起义）、攻克济南的重大胜利，开创了我军夺取敌坚固设防和10万重兵据守的大城市的先例，进一步削弱了敌军士气，从根本上动摇了敌人据守大城市进行顽抗的信心；振奋了广大人民的情绪，增强了我军攻克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信心。由于济南的攻克，使华北、华东

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津浦路徐州以北至天津以南段及胶济路青岛以西段全部为我所控制，从而大大地改善了支援前线的条件。同时，华东野战军也能全部南下，协同中原野战军在陇海路以南进行更大规模的歼灭战，逐次歼灭徐州地区的敌人。中共中央在9月29日致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首长的贺电中指出：济南战役“是两年多革命战争发展中给予敌人的最严重的打击之一。”

济南战役，是我军在敌人可能以重兵增援的情况下进行的大城市攻坚战，在作战指导上的主要经验是：

（一）从应付最困难的情况出发，作好战役的各项准备。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根据济南守敌兵力较多，工事坚固，援敌较多的情况，预先估计了三种情况和三种结果，多次指示华东野战军必须从最困难处着眼，精心进行战役部署和准备，争取最好的结局。遵照这些指示，华东野战军在攻城和打援、阻援两方面都留置了强大的预备队，预筹了各种情况下转用兵力的措施，认真地选择了打援、阻援战场。同时，战前详细地侦察了敌情、地形，加强了对吴化文部的策反工作；充分作好了粮弹供应、伤员治疗转运等后勤保障工作，从而使我军始终处于主动地位，比预定计划提前攻克了济南。

（二）针对敌军行动的新特点，制订了正确的战役方针。我不真攻城，敌即不真增援；只有在我真攻城，而且在敌坚城之下受到相当损失之后，敌才会组织重兵增援，迫我在不利情况下进行决战，这是1948年上半年华东、中原战场上出现的敌人的新的行动特点。针对这一新特点，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正确地规定了以夺取济南为主的战役目的，并制定了攻城打援分工协作的战役方针，以及以一半以上的兵力用于打援和阻援方向的兵力部署原则。华东野战军坚决贯彻了上述指示，在以足够的兵力用于攻城的同时，集中更大的兵力于打援、阻援方向，从而保障了战役的胜利。这种作战目的与手段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辩证关系，是在新的情况下，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敌原则的灵活运用和发展，对我军同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充分发挥炮火和炸药的威力，实行有重点的多面攻击和连续突击。根据济南城高墙厚、工事坚固、多道阵地、防御纵深较大等特点，我军在战役部署上，组织了东、西两个突击集团紧密协同配合，实行有重点的多路攻击与连续突击，使敌人无法判明我之主攻方向而适时调整防御部署，陷入极度混乱。在战术手段上，主要采取火力、爆破、突击相结合，利用强大炮火，辅之以大量炸药，在高大城墙上打开缺口，突击队适时投入战斗，迅速占领突破口，掩护二梯队向纵深和两翼发展，接应友邻突入城内，实行多路分割穿插，在巷战中逐批歼敌。攻济作战证明，这种攻城部署和攻城手段对付敌人据守的大城市是十分有效的。

### 第三节 举行辽沈战役，歼灭卫立煌集团，解放东北全境

#### 一、战前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和我军的作战方针

（参见附图 45）

1948年3月，东北野战军冬季攻势结束后，东北战场上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

国民党东北“剿总”卫立煌集团遭我军连续打击后，处境非常困难。其总兵力虽仍有55万人（内正规军包括机关、特种兵等共48万人），但被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3个互不相连的地区内。由于北宁铁路若干段及营口为我控制，长春、沈阳两敌通向关内的交通被切断，补给全靠空运，物资供应根本不能满足需要。对于这种困境，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不得不承认：“军心战力均未恢复常态，将士亦多无斗志。”<sup>51</sup>

卫立煌集团是国民党军的主要战略集团之一。1948年春，蒋介石为保存这支主力，曾考虑放弃沈阳，打通北宁线，将主力撤往锦州，进而伺机转用于华北、华中战场的方案；但又顾虑这样做将会在政治上、军事上造成严重后果，使华北乃至黄河以南的局势因此而更加恶化，因而未敢贸然决策，处于是撤是守，举棋不定的状态。卫立煌等则认为部队一出沈阳、长春，即可能被解放军歼灭，因而极力主张固守沈阳，待机接应长春守军突围。

冬季攻势后，东北野战军转入休整。蒋介石及其统帅部判断东北我军主力下一步可能入关寻求机动作战。为了钳制东北我军，使之不能迅速入关，以利巩固华北，因此最后决定固守东北。蒋介石在6月给锦州范汉杰的一份手令中写道，东北的战略要求在于固守目前态势，使不再失一城一兵，即有利于关内作战。7月19日总统官邸会议又研究决定，东北作战“暂取守势”，“长春仍固守”，“北宁路暂不打通”。8月南京军事检讨会议又进而确定“彻底集中兵力确保辽东、热河”，以利巩固华北。

卫立煌依据上述战略企图，决定采取“集中兵力，重点守备，确保沈阳、锦州、长春，相机打通北宁路”的方针。在此方针指导下，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指挥新七军、第六十军共6个师及非正规军连同兵团直属部队及部分联勤人员共10万人守备长春，牵制东北野战军部分主力；东北“剿总”直接指挥第八兵团（辖第五十三军）、第九兵团（辖新三、新六军）和新一军、整编第二七师、第四十九、第五十二、第十一军等共24个师（旅）及“剿总”直属部队和其他部队共30万人，防守沈阳及本溪、抚顺、铁岭、新民地区，作为防御中枢，以确保沈阳并支援长春、锦州，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指挥第六兵团（辖第九十三军）、第五十四军、新五、新八军共14个师及其他部队和非正规军共15万人，防守义县至山海关一线，主要兵力防守锦州、锦西，确保关内外陆、海联系。另外，驻沈阳的空军第一军区司令部率第一、第四大队各一部计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共45架，支援全区作战；驻北平的空军第二军区，也有支援东北作战的任务。此外，华北“剿总”指挥的第十三军两个师防守承德地区，第六十二军等4个师位于唐山至昌黎一线，与东北范汉杰集团相衔接，相互支援。

<sup>51</sup> 自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三十七年秋季东北作战经过概要》。

冬季攻势结束后，东北 97% 以上的土地和 86% 以上的人口已获解放。经过土地改革，解放区得到进一步巩固，工农业生产，尤其是军工生产，有了较快发展，东北野战军经过扩充与休整，至 8 月为止，已有 12 个步兵纵队、36 个师，另 15 个独立师、3 个骑兵师及 1 个炮兵纵队、1 个铁道纵队、1 个坦克团，共约 70 万人，另有地方部队 33 万人。全军拥有战防炮、步兵炮、迫击炮 1600 余门，山炮、野炮、榴弹炮、加农炮 660 门，高射炮 116 门。为适应大规模作战的需要，经党中央批准，于 8 月 14 日正式成立了东北野战军领率机关，除罗荣桓任政治委员外，其余领导人职务未变。将第一前方指挥所改为第一兵团，由肖劲光、肖华分别任司令员、政治委员，第二前方指挥所改为第二兵团，由程子华、黄克诚分别任司令员、政治委员。

以上情况表明，我东北地区的军力和经济力均已超过了敌人，在全国五大战场中，东北战场的形势对我最为有利，已经具备了与敌人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

早在 1948 年 2 月 7 日，东北我军冬季攻势正在猛烈展开时，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就根据东北敌军有可能全部撤至关内的情况，致电东北野战军首长，指出：“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要求东北野战军下一步作战应考虑以主力转至北宁路，截断敌军由陆上撤向关内的通路，抓住敌人予以各个歼灭。冬季攻势结束后，东北野战军首长于 4 月 18 日致电中央军委，认为南下北宁路及入关作战很困难，主张先打长春，吸引沈阳之敌增援而歼灭之。22 日，军委复电同意先打长春，但指出：“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5 月 24 日，东北野战军以一部奔袭长春西郊，歼敌 5000 余人，同时，发现部队对坚固设防的大城市攻坚作战，在战术、技术上均存在不少问题。6 月 5 日，东北野战军首长又向军委提出了三个行动方案：一是目前即正式进攻长春，但无把握，成功的可能性较小；二是以少数部队围困长春，主力到北宁路作战，但南下作战除可能到处扑空，或因敌集中不好打外，粮食极为困难，同时长春之敌又可能乘机逃回沈阳，可能造成两头都无战果的结局；三是用二到四个月的时间，对长春实行久困长围，然后攻城。认为这一方案较有把握。7 日，军委复电同意采取第三方案，同时指出：在这段时间内，“你们必须同时完成下一步在承德、张家口、大同区域作战，或在冀东、锦州区域作战所必需的粮食、弹药、被服、新兵等项补给的道路运输准备工作。”7 月中旬，东北局常委重新讨论了作战方针，认为长春守敌 10 万以上，工事坚固，粮食可依靠空运接济，我军攻长春和打援不能兼顾，因此主张“仍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的攻长春。”20 日，东北野战军首长将上述意见报告了中央军委，并提议：到 8 月中旬，我军即以最大主力开始南下作战，首先以第十一、第九、第四纵队用奔袭手段包围和歼灭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五城之敌，然后迅速向承德前进，即进行夺取承德和打援的战斗。7 月 22 日，中央军委复电指出：“向南作战具有各种有利条件，我军愈向敌人后方前进，愈能使敌方孤悬在我侧后之据点，被迫减弱或撤退，这个真理已被整个南线作战所证明，亦为你们的作战所证明。攻击长春，既然没有把握，当然可以应当停止这个计划，改为提早向南作战的计划。”“关于具体作战计划，希望你们详加考虑，拟出全般方案电告。”30 日，军委又指出：“关于你们新的作战计划，我们觉得你们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

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在同意东北野战军执行南下作战方案的同时，中央军委命令华北军区以第一、第二（欠第四旅）、第六纵队组成第三兵团，由杨成武、李井泉分别任司令员、政治委员，向绥远出击，威胁傅作义的老窝；以华北第二兵团出击平古（北口）路和平张路，以钳制傅作义部，使其不能抽兵增援东北。

8月6日，东北野战军首长致电中央军委，建议以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先向绥远行动，迫使傅作义部主力西调绥远，“以便我们和杨（得志）罗（瑞卿）部队开展战局，和更迟（进）一步与杨成武部会合，歼灭傅作义调到了西线的力量。”并在8月8日致中央军委的电中提出：“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8月9日，在致军委的电中又反映：现在南下，大军粮食的需要无法解决，需待郑家屯运粮道路修复，雨势稍减即可随时出动，但目前仍无法肯定出动日期。对于东北野战军首长因上述原因而不能迅速定下主力南下北宁线作战的决心，中央军委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并强调：应从战争的全局利益出发，迅速下决心以主力南下北宁线。

东北野战军首长根据军委的上述意图，于8月24日致电军委：“近两日水势似在开始下降，被冲毁之铁路桥梁，一星期左右可能修好。我们拟待铁路桥梁修好后，以三天时间运粮屯集在阜新一带。我部队大约可于本月底或九月初出动，在九月六日前后，即可在北宁线各城打响。”9月3日，东北野战军首长向中央军委报告了如下的计划：“以靠近北宁线的各部，突然包围北宁线各城，然后待北面主力陆续到达后，进行逐一歼灭敌人。而以北线主力控制于沈阳以西及西南地区，监视沈阳敌人，并准备歼灭由沈阳向锦州增援之敌或歼灭由长春突围南下之敌。”5日，中央军委复电着重指出：东北我军“秋季作战的重点应放在卫立煌、范汉杰系统”，7日，中央军委进一步指出：应将主力使用于锦州至唐山之线，并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因为锦、榆、唐三点及其附近之敌互相孤立，攻歼取胜比较确实可靠，攻锦打援亦较有希望。如果你们以主力位于新民及其以北地区准备打长、沈出来之敌，则该敌因受你们威胁太大，可能不敢出来。一方面长、沈之敌可能不出来，另一方面锦、榆、唐诸点及其附近之敌（十八个旅）则因你们去的兵力过小，可能收缩于锦、唐两点，变为不甚好打而又不得不打，费时费力，这样就有可能使自己陷入被动地位。不如置长、沈两敌于不顾，专顾锦、榆、唐一头为适宜。”中央军委预计，从9月至次年6月的10个月中，为求全歼卫立煌集团，应准备进行三次大的战役，要求东北野战军首长在作战指挥上注意掌握以下三点：“（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三）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粮食、弹药、新兵等）和处理俘虏事宜。”

## 二、战役第一阶段攻克锦州，和平解放长春

（参见附图46）

北宁路是敌人连结关内外最重要的陆上通道，锦州又是这条交通要道上的咽喉。该市四周环山，南傍小凌河、女儿河，地势险要。锦州守敌计有范汉杰指挥的第九十三军、新八军各两个师，新六军1个师及原属第六十军的

1个师，共6个师，连同特种兵、后勤及地方部队约10万人。敌人凭借炮台山、双山子西山、罕王殿南山、紫荆山、亮马山等高地，以钢筋混凝土工事为骨干，构成若干支撑点式的独立坚守据点，作为外围阵地；依托小凌河、女儿河和城垣构成主阵地；以城内高大建筑物交通大学、日伪神社、中纺公司、老城等构成内城核心据点。为拱卫锦州，还以第九十三军1个师位于义县，新八军1个师位于高桥，第五十四军位于锦西、葫芦岛和兴城，新五军位于绥中、山海关、秦皇岛和北戴河之线。此外，华北“剿总”所属第六十二军等部4个师位于唐山至昌黎一线。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当面敌情，东北野战军首长于9月10日拟定了如下作战计划：第一步以奔袭动作歼灭北宁路除山海关、锦州、锦西以外各点之敌，切断关内外敌人的联系；第二步，集中兵力攻取锦州和打增援之敌。部署是：以第三、第四、第七、第八、第九、第十一等6个纵队及炮兵纵队主力、第二纵队的第五师、冀察热辽军区3个独立师，歼灭义县至昌黎一线之敌，尔后相机夺取锦州、锦西、山海关；以第一、第二（欠第五师）、第十、第五、第六等5个纵队，位于沈阳西北及长春、沈阳之间，阻止沈阳之敌向锦州或向长春增援，并随时准备参加攻锦作战和歼击长春突围之敌；以第十二纵队和6个独立师、炮兵纵队1个团及内蒙古军区骑兵第二师等部，继续围困长春。

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开始行动。第二兵团指挥第十一纵队和冀察热辽军区3个独立师及炮兵旅由建昌营等地奔袭昌黎至兴城一线之敌，至17日先后占领昌黎、北戴河，包围兴城、沙后所、绥中等地，吸引了锦西敌第五十四军向南增援。第四、第九纵队分别自台安、北镇地区出发，于16日包围义县。第三纵队和第二纵队第五师以及炮纵一部，自西安（今辽源）、四平等地乘火车于20日前后陆续到达义县附近，接替第四、第九纵队对义县的包围任务。25日，第九纵队配合自八面城南进的第八纵队攻占锦州以北葛文碑、帽儿山等要地，歼敌暂二十二师两个团大部。27日，自四平地区南下的第七纵队，在第九纵队一部配合下，攻占高桥和西海口，第四纵队第十二师进占塔山，截断了锦西、葫芦岛之敌与锦州的联系。28日，炮兵纵队以炮火封锁了锦州飞机场，切断了敌人的空运。29日，第四纵队攻占兴城。10月1日，第三纵队、第二纵队第五师在炮纵主力协同下，攻克义县，歼敌暂编第二十师等部约万人。至此，我军已歼敌2万人，切断了北宁路，完全孤立了锦州。在义县战斗中，东北野战军炮兵司令员朱瑞光荣牺牲。

与此同时，监视沈阳、长春之敌的第一、第五、第六、第十纵队和第二纵队主力，分别自九台、四平、清原、开原等地出发，于9月下旬相继进至新民西北，黑山及其东北，法库以南，开原、昌图、伊通地区待机；第十二纵队和6个独立师及内蒙古军区骑兵第二师由第一兵团指挥，继续担任包围长春的任务。

我军攻占高桥后，东北野战军首长于28日向中央军委报告，决定立即攻击锦州，然后再攻锦西。29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这一计划，并强调指出：必须将作战重心放在攻占义县、锦州、锦西三点，因为这是整个战役的关键，“你们是否能取得战役主动权（当然战略主动权是早已有了的），决定于你们是否能迅速攻克三点，尤其是锦州一点。”

东北野战军对北宁路的攻势展开后，蒋介石深感形势严重，严令卫立煌由沈阳派兵增援锦州，并派参谋总长顾祝同赴沈阳督战。9月27日，卫立煌



开始由沈阳向锦州空运第四十九军，但仅运去两个多团，即因锦州机场被我炮兵封锁而中止。30日蒋介石飞抵北平，10月2日又赴沈阳，经过同傅作义、卫立煌磋商，最后确定如下作战计划：范汉杰集团固守锦州，以求吸引与消耗东北野战军主力；华北“剿总”的第六十二军、第九十二军1个师、独立第九十五师，以及山东烟台的第三十九军两个师迅速海运葫芦岛，会同锦西、葫芦岛原有的4个师，共11个师，组成“东进兵团”，由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指挥，增援锦州；沈阳地区的新三军、新一军、新六军、第七十一军和第四十九军主力共11个师另3个骑兵旅，组成“西进兵团”，由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指挥，先向彰武、新立屯攻击，截断我军后方补给线，然后经阜新趋义县，协同“东进兵团”夹击我军；长春郑洞国第一兵团则视机向沈阳突围。

10月2日，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在得知华北“剿总”所属独立第九十五师和位于绥中、秦皇岛地区的新五军将增兵葫芦岛后，判断葫芦岛之敌将大举援锦。锦西、锦州相距仅约50公里，且无险可守，在此情况下，我阻援部队不一定能抗住援敌，故于当日22时致电中央军委，提出以下两个方案：一、锦州如能迅速攻下，则仍以攻锦州为好，省得部队往返拖延时间，二、目前如攻长春，则较6月间准备攻长春时的把握大为增加，但须延迟半月到20天时间，“以上两个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中，并请军委同时考虑与指示”。随后，东北野战军首长经过慎重研究，未待军委复电，于次日9时致电军委，表示决心“仍攻锦州”，并据此调整了部署：以第二、第三、第七、第八、第九纵队及第六纵队第十七师共16个师和炮纵主力共25万人，攻歼锦州之敌；调第一纵队主力南下进至高桥地区为战役总预备队；以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政委黄克诚指挥第四、第十一纵队和冀察热辽军区两个独立师位于锦西以北的塔山、虹螺山一线，构筑坚固阵地，坚决阻止锦西方面之援敌，以独立第八师在山海关附近佯动迷惑牵制敌人；以第五、第十纵队、第六纵队主力、第一纵队第三师、独立第二师、内蒙古军区骑兵第一师，位于彰武、新立屯以东地区，阻击敌廖耀湘兵团，将第十二纵队自长春方向南调通江口，视机转用于南面，并又先后增调5个独立师，连同原围城的6个师及内蒙古军区骑兵第二师共12个师，统由第一兵团司令员肖劲光、政委肖华指挥，继续围困长春。

10月4日，中央军委复电指出：这个部署“是完全正确的”，“这样做，方才算是把作战重点放在锦州、锦西方面，纠正了过去长时间内南北平分兵力没有重点的错误（回头打长春那更是绝大的错误想法，因为你们很快就放弃了此项想法，故在事实上未生影响）。”要求东北野战军按照既定的部署，“大胆放手和坚持地实施，争取首先攻克锦州”。10月10日，中央军委再次致电东北野战军首长，强调指出：这一时期的战局，很有可能如你们曾经说过的那样，发展成为极有利的形势，“关键是争取在一星期内外攻克锦州。”“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10月4日晚，东北野战军指挥所由阜新继续向锦州附近前进，并根据锦州守敌防御部署和锦州地形条件，确定了如下攻城部署：以第二、第三纵队及第十七师、炮纵主力附坦克15辆，由城北向南担任主要突击；以第七、第九纵队附炮纵一部由南向北，第八纵队由东向西担任辅助突击。各攻城部队经过充分准备后，于10月9日发起战斗，至13日，北突击集团攻占了城西

北的合成燃料厂，城北的配水池、亮马山、黑山团管区等据点，南集团攻占了炮台山、罕王殿南山、老爷庙东山，前出至女儿河北岸；东集团攻占了小紫荆山、百官屯、北大营，逼近东关。至此，我军已控制了锦州外围有利地形，锦州城已处于我军俯瞰之下。14日10时，各集团向锦州城发起总攻，先以猛烈炮火集中射击城墙及附近的敌工事，打开了缺口。11时左右，南、北两个突击集团在炮火的掩护和坦克的支援下，发起猛烈冲击，迅速突入城内，打退了敌步兵、坦克的多次联合反击。接着，后续梯队源源跟进，向敌纵深发展进攻。随后，东突击集团也突破了城垣。各部采取穿插分割，迂回包围等战术手段，首先将敌插乱、割裂，然后以后续部队在炮火，坦克的掩护下，以火力、爆破、突击相结合的攻坚动作对固守据点的敌人实施攻击。15日拂晓前，各路攻城部队先后在白云公园、中央银行地区胜利会师，歼灭了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和第六兵团司令部，仅剩残敌约1万人固守老城。当日中午，第七纵队及第二纵队一部向该敌发起攻击，激战至18时，全歼残敌。至此，锦州之战胜利结束，我军俘虏范汉杰及第六兵团司令官卢浚泉以下近9万人。在我军攻取锦州作战中，敌共出动飞机1069架次，担负空运和空中支援任务。我军高炮部队共击毁飞机15架。10月19日22时，中央军委在致东北野战军首长的电报中指出，锦州之战“部队精神好，战术好，你们指挥得当，极为欣慰，望传令嘉奖。”

与夺取锦州的同时，阻援部队也胜利地完成了任务。从10月10日开始，锦西、葫芦岛地区之敌在7架飞机、两艘军舰舰炮和数十门重炮掩护下，以3至5个师的兵力，向锦西通向锦州的交通要隘塔山实施连续猛攻。我第四纵队在第十一纵队等部配合下，以坚守和反冲击相结合的战法，打垮了敌人数十次冲击，经6昼夜鏖战，歼敌6000余人，至锦州解放，阵地屹然未动。塔山阻击战的胜利，为主力攻克锦州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由沈阳出援的廖耀湘所部于10月8日开始由新民和辽中分路西进，我为破坏其援锦计划，以第五、第六（欠第十七师）纵队在彰武东南地区，采取运动防御，诱其向西北和向北前进，以第十纵队和第一纵队第三师在新立屯以东地区，坚决阻止其向锦州增援。11日至13日，该敌先后进占彰武及新立屯以东一线后，因惧怕被歼，徘徊于彰武、新立屯之间，未敢继续前进，不但没有起到救援锦州的作用，反而为我军下步歼灭该敌造成了有利的态势。

锦州的攻克，使东北战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0月15日，蒋介石又一次飞抵沈阳，严令长春守军向沈阳突围。然而，早已经我做了大量工作的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将军却于17日毅然率部起义。我军兵不血刃而迅速控制长春东城。接着，新七军官兵也纷纷投诚。19日，郑洞国率余部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

战役第一阶段我军共歼敌第六、第一两个兵团，连同地方部队等共20余万人，控制了战略要点锦州，完全截断了卫立煌集团向关内撤退的陆上道路，为尔后全歼东北敌人奠定了基础。

### 三、战役第二阶段围歼第九兵团

（参见附图47）

锦州攻克，长春解放，给东北敌军以致命打击。10月18日，蒋介石偕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幸明第三次飞赴沈阳，部署“总退却”。蒋介石

判断我军攻锦作战伤亡很大，需经一月以上休整才能再战，遂令廖耀湘部经黑山、大虎山向南，在锦西地区各部策应下，“规复锦州”<sup>参</sup>，然后掩护沈阳敌军经北宁路撤入关年，另以辽阳第五十二军抢占营口，并令在天津征集船只，以备廖耀湘部两进受阻时，即改经营口会同沈阳守军从海上撤退。蒋介石唯恐卫立煌不执行上述计划，特以杜幸明改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指挥这一撤退行动。

锦州攻克后，中央军委就东北野战军下一步作战行动问题，于10月17日致电东北野战军首长，指出：一是如廖耀湘部不敢继续向锦州前进，或停留原地或由彰武退回新民、沈阳固守时，我军即稍经休整，然后集中兵力歼灭锦西、葫芦岛敌全部或大部，迫使廖耀湘兵团西进增援锦、葫，然后将其歼灭；二是如廖耀湘部仍按原计划向锦州前进，即求歼该敌于援锦途中。10月18日，东北野战军首长获悉廖耀湘兵团一部已占新立屯，并继续南进，判断沈阳之敌有可能经锦州实行总退却，即向中央军委建议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辽西的新立屯、黑山、沟帮子地区打大歼灭战，各个歼灭总退却之敌。19日，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一建议，并指出：“如果在长春事件之后，蒋介石、卫立煌仍不变更锦葫、沈阳两路向你们寻战的方针，那就是很有利的。在此种情形下，你们采取诱敌深入，打大歼灭战的方针，甚为正确。”同时强调，必须以一部兵力控制营口，“堵塞沈敌向营口的退路”，“只要此着成功，敌无逃路，你们就在战略上胜利了。”

辽西，即辽宁省西部，包括沈阳以西各县及锦州南北地区，属辽河平原，辽河、巨流河、柳河、绕阳河、沙河、大凌河、女儿河南北纵贯，流向不定，水虽浅，但多淤泥，难以徒涉，不利于大兵团行动；黑山至沟帮子之间为由东北向西南走向的山地丘陵，即医巫闾山，便于我军筑工固守。

根据军委的指示，东北野战军首长决定采取拦住先头，拖住后尾，夹击中间，分割包围的战法歼灭廖耀湘兵团，并于10月20日作了如下部署：锦州地区的第二、第三、第七、第八、第九纵队、第一纵队主力、第六纵队第十七师和炮纵立即隐蔽地向新立屯、大虎山、黑山方向急进，从两侧迂回包围敌人；第五纵队由彰武西南的绕阳河一线移至阜新东北的广裕泉地区，第六纵队主力仍位于彰武东北地区，第十纵队和第一纵队第三师、内蒙古骑一师由新立屯东北地区后撤至黑山、大虎山地区，依托医巫闾山，构筑工事继续迟滞敌军前进，以争取对间待野战军主力赶到，然后配合主力围歼敌人，第四、第十一纵队等部继续在塔山地区阻击锦西方面之敌，保障主力的作战安全；第十二纵队和5个独立师及内蒙古军区骑兵第二师迅速由长春地区进至铁岭、通江口地区，钳制沈阳地区之敌，独立第二师以4天行程赶到营口，切断敌人海上退路。如廖耀湘兵团先我转向营口撤退，全军主力立即跟踪追击，争取在营口、牛庄之线歼灭撤退的敌人。

10月20日，东北野战军首长下达了全歼东北敌军的政治动员令。号召全体指战员振奋百倍勇气，发扬吃苦精神，乘敌在总撤退中的恐慌混乱，连续作战，与敌决战，全歼该敌。

廖耀湘兵团在得到沈阳的重炮、装甲部队和新民的整编第二七师第三旅加强后，从10月21日开始，在空军掩护下，由新立屯等地猛攻我黑山、大虎山阵地。我第十纵队等部以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顽强抗击，浴血奋战，

---

<sup>参</sup> 见蒋介石1948年10月15日日记。（台湾中央日报《蒋总统秘录》第14册第82页）。

打垮了敌整营、整团的多次冲击，有些连队只剩 10 多人，仍与敌顽强搏斗，经 5 天激战，终于守住了阵地，阻住了廖耀湘兵团的前进。黑山阻击战的胜利，为全歼廖耀湘兵团创造了条件。这时，由锦州地区东进的各纵队已经进至北镇及其以北、以东地区，威胁着敌人的右翼。

此时，自鞍山南逃之敌第五十二军两个师已于 24 日占领营口。卫立煌也令新一军暂五十三师自辽河东岸向卡力马前进，并令工兵在辽河上架桥接应廖兵团。在这种情况下，廖耀湘决定自黑山、大虎山以东地区，经台安渡辽河向营口撤退。东北野战军首长立即以第七、第八纵队从右翼迂回敌人侧后，与第五、第六纵队对敌实施钳形突击。以第一、第二、第三、第十等纵队从正面突击，采取边合围、边分割的手段，求歼敌人，以独立第二师由营口以北向台安以北地区急进，断敌退路。25 日，敌先头部队第四十九军一部窜至台安西北魏家窝棚时，遭到我独立第二师的截击，我第七、第八纵队也先后适时插入大虎山、台安之间地区，堵住了敌南逃通路。廖耀湘因南进受阻，惊慌失措，急令各军分别向沈阳方向撤退，但为时已晚。我第六纵队于 25 日夜进至北宁路的厉家窝棚、姚家窝棚地区，第五纵队于 26 日凌晨进至二道境子、郑家窝棚之线，截断了敌向新民、沈阳的退路；其余各纵队多路由黑山、大虎山地区向东急进，终将廖耀湘兵团主力 9 个师合围于黑山以东、半拉门以西沿公路两侧地区，另 3 个师合围于大虎山以东、义和庄、康家屯之间地区。在北平指挥的蒋介石眼睁睁地望着廖耀湘兵团被因而无力救援。只好无可奈何地哀叹：“东北全军，似将陷于尽墨之命运。寸中焦虑，诚不知所止矣！”<sup>31</sup>

10 月 26 日，东北野战军在黑山、大虎山以东，绕阳河以西，无梁殿以南，魏家窝棚以北约 120 平方公里的区域内，乘敌混乱展开大规模的围歼战。各部发扬高度的机动作战精神和战斗积极性，不怕疲劳，不怕伤亡，大胆插入敌各军之间，打乱了敌人的部署。当晚第三纵队在胡家窝棚歼灭敌兵团指挥部，使敌更加混乱。我各纵队立即乘机从各个方向向敌纵深猛烈穿插，分割围歼，激战至 28 日拂晓，全歼廖耀湘兵团 5 个军、12 个师（旅）及特种兵部队共 10 万人，其中包括号称蒋介石“五大主力”的新一军主力和新六军全部，俘虏廖耀湘，从而取得了辽沈战役的决定性胜利。

#### 四、战役第三阶段攻占沈阳、营口，歼灭东北残敌

（参见附图 48）

廖耀湘兵团被歼后，卫立煌匆忙从沈阳乘飞机逃走，以第八兵团司令官周福成统一指挥第五十二军两个师、整编第二七师两个旅、新一军一个师及 4 个守备总队（相当于师）、3 个骑兵旅之残部和一部分地方保安部队，约 14 万人，妄图继续顽抗，或伺机经营口从海上逃跑。为了全歼该敌，中央军委于 10 月 27 日午夜电示东北野战军：“当面敌人解决后，望以有力兵团（不少于三个纵队）星夜兼程东进，渡辽河，歼灭营口、牛庄、海城一带之敌，阻塞敌人向海上的逃路。”“如果在目前数日内，沈阳一带敌军已经或正在向营口逃跑，则你们全军须迅速向营口、海城方向进击。”

遵照军委的指示，东北野战军首长当即令铁岭附近地区之第十二纵队除

<sup>31</sup> 自蒋介石 1948 年 10 月 20 日日记，（台湾中央日报《蒋总统秘录》第 14 册第 83 页）

以一部围歼铁岭地区的敌第五十三军的第一一六师外，主力会同开原地区的5个独立师、内蒙古军区骑兵第二师和辽西战场上的第一、第二纵队，以及本溪地区之独立第十四师等部向沈阳急进；第七、第八、第九纵队和独立第二师、内蒙古军区骑兵第一师向鞍山、辽阳、海城、营口急进；并令辽南军区部队立即在辽河上设法架桥，准备主力东渡。

10月31日，第一、第二纵队经新民、巨流河进抵沈阳西郊，会同已进至沈阳以南苏家屯的第十二纵队和进抵沈阳北郊、东郊的6个独立师包围了沈阳。11月1日，我军发起总攻，在我军政治争取下，守敌纷纷投降。2日，我解放东北最大工业城市沈阳，歼敌13.4万人，俘虏周福成。

与解放沈阳的同时，第七、第八纵队和独立第二师等部于10月31日解放辽阳、鞍山、海城，直逼营口。同日，第九纵队进抵营口近郊，11月1日晚，突入市区，2日，在独二师协同下，解放营口，共歼敌1.4万余人。敌第五十二军军部率1个师万余人乘船逃走。至此，辽沈战役胜利结束。

锦西、葫芦岛之敌在我国歼廖耀湘兵团时，未敢北援，沈阳解放后，于11月9日经海上撤向关内。10日，我军占领锦西、葫芦岛，歼敌后卫一部。12日，我军收复承德。至此，东北全境和热河均获解放。

东北人民为了取得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在中共东北局的领导下，掀起了支援前线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参加支前的民工达160万人，其中由省、专区、县级负责同志率领，经常在前线参战的即有9.6万亲人，由后方运送前线的粮食7000万斤，为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辽沈战役，是对解放战争的进程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中的第一个战役。在这个战役中，东北我军经过52天的连续作战，以伤亡6.9万人的代价，取得了歼敌1个“剿匪”总司令部、4个兵团部、11个军部、33个整师，连同其它部队共47.2万余人，解放东北全境的伟大胜利。从此，东北野战军成了我军一支强大的战略预备力量。这个战役的胜利，加上当时其他战场上我军的胜利，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敌军总兵力已下降到290万人，由长期的优势转为劣势。我军的总兵力增长到300余万人，由长期的劣势转为优势。11月14日，毛泽东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中指出：“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辽沈战役之所以能在不足两个月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就战役的组织指挥而言，主要是正确掌握和处理了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一、制定并贯彻了以主力南下北宁线，“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正确方针，使卫立煌集团完全陷入我军的大包围中而无法逃脱被歼的命运；二、集中两倍半于敌的优势兵力，迅速坚决地攻下了战略枢纽锦州城，使我军确实控制了北宁路，并有效地调动了沈阳之敌出援；三、根据沈阳援敌极怕远出被歼的心理和我军攻克锦州后便于转移主力围歼援敌的意图，在攻锦州的同时，恰当地选定了阻击沈阳援敌的阵地并部署了兵力；四、在合围廖耀湘兵团的同时，乘敌混乱，猛烈进行穿插分割，并首先歼灭了敌兵团部，使敌来不及收缩集结而陷入更大的混乱中，造成了我军短短两天中歼敌10万，包括敌两个精锐主力军在内的有利态势；五、乘攻克锦州、和平解放长春、迅速全歼廖耀湘兵团的余威，我军以最快的动作，多路向沈阳疾进，迫使沈敌既无法

组织有效防御，又无时间经营口撤退而迅速就歼。

在东北野战军举行辽沈战役期间，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为钳制傅作义集团，策应东北野战军的作战，并夺取绥远，进行了察绥战役。9月上旬，第二兵团首先向平古路南段和北平以北山区积极活动，至24日，歼敌3000余人，吸引了敌人3个军、10个师于自己周围。在第二兵团掩护下，第三兵团和北岳军区部队于9月5日由涞源、易县地区向绥远进击。23日至27日，在晋绥军区第八纵队等部的配合下，连克集宁、丰镇、凉城、和林、清水河等城，歼敌5000人，解放了绥东、绥南广大地区，并包围了归绥。

傅作义发觉我第三兵团西进后，深感其后方受到严重威胁，急忙从张家口、北平等地抽调步、骑兵共10个师组成西进兵团，驰援归绥。28日，敌先头1个军又4个师进抵集宁东北的马连滩、台基庙、玫瑰营地区。第三兵团除留一部继续监视归绥的敌人外，主力移至丰镇以西、以北，卓资山以东地区休整待机。30日，敌重占集宁。

第二兵团为调动敌西进兵团回援，策应第三兵团作战，于9月27日开始，向平古铁路和平张铁路沿线发动攻势，至10月15日，相继攻克崇礼、尚义等城和通县以东的燕郊、白庙及平张铁路沿线的沙城、土木、八达岭等敌据点数十处。在敌西进兵团开始回援后，第三兵团即于10月12日开始向绥西、绥北横扫，至23日，先后攻占陶林、武川、和林、萨拉齐、包头等城镇，接着，主力东转，于11月5日再次包围归绥。这时，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为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平津地区，以便协同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歼灭该敌，第三兵团遵照军委指示，于15日撤围归绥，转移至卓资山、集宁、丰镇地区休整，战役结束。此役，华北第二、第三兵团共歼敌2万余人，解放了绥远和察北广大地区，钳制了傅作义集团，使其不能大量抽兵增援东北。胜利完成了配合东北野战军作战的任务。

## 第四节举行淮海战役，歼灭刘峙集团

### 一、战前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和我军的作战方针

(参见附图 49)

济南战役后，国民党军统帅部判断华东、中原两野战军下一步将在陇海路以南发动大规模攻势，因此决定以华中“剿总”白崇禧所属的第三、第十二两个兵团由确山、遂平线向唐河、赊（社）旗镇地区发动攻势，破坏豫西解放区，扣留中原野战军于平汉路以西；将驻郑州的第十六兵团东调徐州地区，郑州防务交给第十二绥靖区担任。以徐州“剿总”刘峙指挥第十六、第二、第十三、第七共 4 个兵团与第四、第三、第九、第一等 4 个绥靖区的部队，加强以徐州为中心的陇海路东西两侧防御，阻止华东野战军由鲁西南或鲁南地区南下。当发觉华东野战军有出苏北，中原野战军有攻郑州的企图时，敌统帅部又决定放弃郑州、开封等地，并于 10 月 24 日命令刘峙加强陇海路商丘至海州段，津浦路临城至蚌埠段的防御，以及徐州、蚌埠、淮阴等据点的防御工事，企图以“攻势防御”。“巩固徐州而确保之”<sup>参</sup>。同时，根据 8 月南京军事检讨会议的决议，决定以白崇禧统一指挥徐州、华中两“剿匪”总司令部所辖的部队。但白崇禧为求自保，并支持李宗仁伺机与蒋介石争权，拒绝接受这个烂摊子。同时，刘峙等人也不愿交出指挥权，因而这一决定未能实现。

11 月初，敌统帅部为避免徐州刘峙集团重蹈卫立煌集团的覆辙，决定以白崇禧部两个兵团、4 个绥靖区的部队共 23 万人，防御平汉路南段及长江中游地区，钳制中原野战军主力，将刘峙集团的 4 个兵团、

4 个绥靖区的部队，以及位于平汉路南段的第十二兵团等部共 29 个军、70 个师，连同其他部队共约 70 万人分别置于津浦路徐州至蚌埠段及其两侧地区，以攻势防御，确保该段交通，拱卫南京、上海；并准备在必要时放弃徐州，依托淮河抗击我军进攻。据此，敌参谋总长顾祝同于 11 月 4 日亲赴徐州，与刘峙研究确定了如下的部署：

第十六兵团孙元良部（辖第四十一、第四十七、第九十九军），由商丘转移至蒙城地区，保障津浦路徐、蚌段西侧的安全，第二兵团邱清泉部（辖第五、第十二、第七十、第七十四军），仍在砀山、永城地区集结待机；第四绥区刘汝明部（辖第五十五、第六十八军），由商丘移驻临淮关，合肥之第八绥区撤销，其辖区划归第四绥区；第十三兵团李弥部（辖第八、第九军），由碾庄圩、炮车段向灵璧、泗县地区转移，担任机动任务；第七兵团黄百韬部（辖第二十五、第六十三、第六十四、第一 军），由新安镇移至运河以西集结，以一部控制窑湾、滩上段运河；第三绥区冯治安部（辖第五十九、第七十七军），放弃临城、枣庄，退守韩庄、台儿庄段运河及其以南地区；第一绥区周鼎部（辖第四、第二十一、第五十一军），驻守淮阴、扬州线，海州第九绥区撤销，所属第四十四军由海上南撤上海（后因缺少海运工具，6 日又临时决定该军沿陇海路西撤，改归黄百韬指挥，第七兵团待第四十四军到达后再开始由新安镇西撤）；由徐州“剿匪”总司令部直接指挥的第七十二、第一 七、第六十六、第九十六军，分别防守徐州、睢宁、五河、盱眙

<sup>参</sup> 见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 1948 年 10 月 24 日致刘峙电。

与蚌埠。原属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指挥的第十二兵团黄维部（辖第十、第十四、第十八、第八十五军），由确山地区开阜阳、太和集结，改归国防部直接指挥，准备参加徐蚌间作战。

为支援刘峙集团作战，敌在徐州、南京驻有空军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十、第二十等各大队的全部或一部，计有歼击机、轰炸机 126 架，运输机 32 架。

济南战役后，华东野战军大部集结在徐州、济南间津浦路两侧休整，一部位于苏北宿迁地区。中原野战军大部集结在禹县、襄城、叶县、鲁山地区休整，一部活动在豫南、鄂北地区，钳制白崇禧集团。

为了实现中央军委 7 月间提出的于“冬春夺取徐州”的计划和党中央九月会议提出的第三年的作战任务，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在济南战役临近结束时，就下一步作战计划向中央军委提出了举行淮海战役，攻歼淮阴、淮安和连云港地区之敌，为夺取徐州创造条件的建议。9 月 25 日，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复电指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你们第一步作战应以歼灭即将自徐州调返新安镇地区的黄百韬兵团为目标，然后再歼两淮和海州、连云港之敌。歼其十几个旅，打通山东与苏北的联系，以利下一步进行徐州、浦口线上的作战。10 月 11 日，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发出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指示，明确规定：“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伯（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曹八集、峰县、枣庄、临城、韩庄、沭阳、邳县、郯城、临沂等地。”第二阶段“攻歼海州、新浦、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并占领各城。”第三阶段准备在淮阴、淮安方向作战。针对刘峙集团主力集结于徐州周围地区，随时可能增援的情况，军委着重指出：为达成战役第一阶段的任务，应采取“攻济打援”的兵力部署原则，即以一半以上的兵力担任牵制，阻击和歼援敌一部的任务，并从东面和北面威逼徐州，“使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不敢以全力东援”。14 日，又强调指出：担任打援任务的部队，应放在援敌的侧面，即位于徐州的北面、西北面、南面，造成围攻徐州的态势，使徐州之敌“第一个感觉是我军似乎有意夺取徐州，而不能确切断定我军并非夺取徐州，而是歼灭黄兵团。等到我军对黄兵团攻歼紧急而决定增援时，又发现如不解除南北两侧威胁，则很难赴援。这样就给我军以必要的时间歼灭黄兵团。”同时，中央军委还决定中原野战军主力在淮海战役发起前攻克郑州，然后攻开封或直出津浦路徐州、蚌埠间，钳制敌孙元良、邱清泉、李弥兵团和第四绥区部队，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第二、第六纵队首先协同江汉、桐柏军区部队，努力将黄维兵团牵制在平汉路以西，并彻底破坏平汉路南段，当黄维兵团东援徐州时，则对其进行尾击和侧击，迟滞其前进速度。

10 月 22 日，中原野战军主力占领郑州，守敌万余人北逃，被我迫歼于郑州以北老鸦陈地区。24 日，开封守敌东撤，中原野战军主力 4 个纵队，在政治委员邓小平、副司令员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陈毅率领下，乘势继续东进。11 月 1 日，中央军委根据粟裕的建议，决定整个战役由邓小平、陈毅统一指挥。7 日，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依据辽沈战役胜利后出现的全国军事形势的巨大变化，决定扩大淮海战役的原定规模，指示华东野战军主力按原部署直出新安镇两侧及台儿庄、贾汪、邳县（今邳城）、炮车，中原野战军主力及华东野战军一部，继续在徐州以西地区求歼第四绥区刘汝明部，尔后两大野战军即可直逼徐蚌线。并指出：第一仗应力争歼灭敌第七兵



团全部、第十三兵团一部和第三、第四两个绥区的部队等共 21 个至 22 个师，尔后如徐州之敌仍未撤退，即可打第二仗，求歼第十二、第十六兵团，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起来。

我军参加淮海战役的兵力计有：华东野战军 15 个步兵纵队、1 个特种兵纵队，约 36 万人，中原野战军 7 个步兵纵队，约 15 万人，以及能够就近参战的华东军区、中原军区、华北军区所属冀鲁豫军区的地方部队，总兵力约 60 万人。与敌军总兵力相比，敌军虽仍占优势，但已相差无几，而且我军连战皆捷，士气旺盛，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极大地增强了战胜徐州之敌的信心；经过开展反对无组织、无纪律倾向的斗争，加强了组织性、纪律性，全军思想统一，指挥统一；华东、华北两解放区已完全连成一片，中原解放区已日臻巩固，两大野战军联合作战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运输力，基本上有了保障。因此，华东、中原我军已具有歼灭敌刘峙集团的必要条件。

## 二、战役第一阶段歼灭第七兵团，攻占宿县，孤立徐州

（参见附图 50）

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战场，位于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四省交界地区，属黄淮平原，地形开阔，村落稠密，津浦、陇海两条铁路纵横贯穿，公路四通八达，有利于大兵团机动作战。惟沿韩庄、台儿庄、运河车站（今邳县）、宿迁、淮阴一线有一条西北向东南走向的运河，不能徒涉；泗县以东、淮阴以西为洪泽湖等湖泊、沼泽，固镇、蚌埠间有数条东西走向的河流，影响部队机动。

根据中央军委的历次指示和当面情况，华东、中原野战军首长分别确定了第一阶段的作战部署：

华东野战军首长以第一、第六、第九、鲁中南纵队和苏北兵团指挥的第二、第十二纵队及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等 7 个纵队附特种兵纵队主力，担任割裂、围歼位于新集镇、阿湖地区的敌第七兵团的任务；以第四、第八和第十一纵队及江淮军区两个旅围歼邳县、官湖、炮车、运河车站地区之敌第十三兵团一部，控制运河以东阵地，阻击第十三兵团东援；以第七、第十、第十三等 3 个纵队，由山东兵团首长指挥，自临枣路以北地区直出临城、台儿庄、贾汪，争取第三绥区部队起义，尔后自徐州以北、以东进逼徐州，切断陇海铁路，占领有利阵地，阻击徐州之敌东援。

邓小平、陈毅指挥中原野战军第一、第三、第四、第九纵队，以及进入鲁西南地区的华东野战军第三、两广纵队和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第三旅，求歼位于商丘地区之敌第四绥区部队，钳制第二兵团，然后以主力直出徐蚌线，切断徐蚌联系，从西面、南面威胁徐州，并阻击可能由蚌埠北援之敌；以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指挥的第二、第六纵队和陕南军区第十二旅等部侧击和尾击由确山东进的敌第十二兵团，迟滞其前进。

为配合主力作战，两大野战军首长还分别指示桐柏、江汉两军区部队破击信阳以南的平汉铁路；豫皖苏军区部队破击津浦铁路徐州至蚌埠段，并破坏第十二兵团东进路上的桥梁、道路；江淮军区部队破坏陇海铁路徐州至运河车站段；冀鲁豫军区部队破击陇海铁路徐州至商丘段，先期进入淮南地区的华东野战军先遣纵队和苏北军区部队，分别钳制当面之敌。

1948 年 11 月 6 日，敌军开始向徐州、蚌埠间津浦路两侧收缩兵力。当

晚，华东、中原野战军按照预定计划发起淮海战役。至7日夜，华东野战军第四、第八纵队攻占邳县、滩上，鲁中南纵队歼灭了郯城守敌。山东兵团各纵队攻占韩庄、万年闸，包围了台儿庄，并正抢渡运河南进。担任歼击第七兵团任务的各纵队正向新安镇及其两侧地区前进。中原野战军主力和华东野战军第三、两广纵队进至商丘地区，因故第四绥区部队先我撤向蚌埠方向，我仅歼其后卫第五十五军的一八一师于张公店，接着，继续东进。7日，敌第七兵团开始西撤。8日，兵团部与前卫第六十四、第四十四军已通过运河铁桥，第二十五、第一军撤至运河车站、炮车、官湖地区，担任侧翼掩护的第六十三军先头到达窑湾。同日，敌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我党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率第五十九军两个师、第七十七军1个半师共2.3万余人在贾汪、台儿庄地区起义，为我军迅速切断第七兵团的退路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

刘峙在得悉我军多路向徐州前进及何、张起义后，十分惊慌，急令第二、第十三兵团放弃碭山、曹八集，向徐州城郊收缩，分别担任徐州西郊和东郊的防御，以保卫徐州，令第十六兵团由蒙城撤至宿县，加强津浦路徐、蚌段守备，令第七兵团迅速向徐州撤退，同第二、第十三兵团靠拢。

7日，华东野战军首长得悉何、张所部已准备起义的消息后，立即指示山东兵团应不为小部敌人所吸引，乘机按预定计划直插陇海路。接着又侦悉刘峙集团可能实行总退却，即于8日晨一面向中央军委提出如后方支援力量尚可满足战争需要，则应力争歼灭刘峙集团在长江以北、勿使其南撤的建议，一面部署各兵团，各纵队猛烈进击，截歼敌第七兵团，并向徐州进逼；命令山东兵团急速穿越第三绥靖区防区，直插陇海路，并与经皂河、土山镇向大许家急进的第十一纵队和江淮军区独立旅打通联系，准备堵截敌第七兵团西逃并阻止徐州之敌东援；命令第四、第八、第一、第六、第九纵队排除一切困难，踞尾追击第七兵团；命令苏北兵团南越陇海路经宿迁、大王集，双沟集向徐州东南进逼，威胁徐州与堵截西逃之敌。要求各部队不怕疲劳、不怕困难、不怕饥饿、不怕伤亡、不怕打乱建制、不为河流所阻，勇猛追击、截击，力求迅速围歼第七兵团，并拖住援敌，粉碎其总撤退的计划。同时，将这一决心报告了中央军委。

9日，中央军委、毛泽东复电指出：“你们按照敌要总退却的估计，迅速部署截断敌退路，以利围歼是正确的。”“现在不是让敌人退至淮河以南或长江以南的问题，而是第一步（即现在举行之淮海战役）歼敌主力于淮河以北，第二步（即将来举行的江淮战役）歼敌余部于长江以北的问题”，并着重指出：现“敌指挥系统甚为恐慌混乱”，“此时我军愈坚决，愈大胆，就愈能胜利。”为实现歼灭刘峙集团于长江以北的目的，中央军委还指示中原野战军主力“应直出宿县、截断宿蚌路”，指示华东、华北、中原党政领导“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

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和野战军的部署，华野各部队加速前进。10日，山东兵团占领大许家、大庙、侯集和曹八集，歼敌第七兵团先头部队第一军的第四十四师，切断了敌第七兵团西窜的退路；向西追击的各纵队也从北、东、南三面逼近该敌。至11日，将敌第七兵团第二十五、第六十四、第四十四、第一军共7个师合围在以碾庄圩为中心的狭小地区内。第一纵队在第九纵队一部配合下，在窑湾歼灭了第六十三军。苏北兵团各纵队在宿迁、皂河之间渡过运河后，于13日在大王集歼灭了由睢宁西逃之敌第一七军。

第七兵团被包围后，蒋介石被迫改变原定在徐州、蚌埠间集中兵力的计划，决定将主力集结在徐州周围。遂令黄百韬率部依托、加修第十三兵团原来构筑的工事，固守碾庄圩地区待援；令第二兵团转至徐州以东，在第十三兵团一部参加下，沿陇海路及其两侧东援；令第十六兵团由宿县撤至徐州，协同原守备部队，确保徐州；将原李延年第九绥区机构改为第六兵团，指挥第九十九军和刚由东北撤回的第三十九军、第五十四军，由蚌埠沿津浦路东侧向宿县前进；令第四绥区刘汝明部改为第八兵团，并将位于蚌埠之第九十六军归其建制，会同第六兵团沿津浦路西侧向宿县推进，并担任固镇、宿县之间守备；令第十二兵团于11月15日到达阜阳后继续向蒙城、宿县前进。并特派杜聿明重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实际指挥徐州集团各部。蒋介石告诫其前线将领说：“徐淮会战实为我革命成败、国家存亡最大之关键”，必须“团结苦斗，期在必胜”<sup>31</sup>。此时，淮海战场敌之总兵力已近80万人。

根据上述情况，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于11月11、13、14日连电华东、中原两野战军，指出：华东野战军的首要任务是阻击徐州东援之敌，歼灭第七兵团，尔后争取再歼灭敌第二、第十三兵团几个师，将该敌打得不能动弹，以利下一步作战。为此，在兵力部署上，阻援部队除应位于援敌正面与侧面外，还应以有力部队从徐州东南攻击援敌之后路，以拖住敌人，围攻第七兵团的各纵队应集中兵力首先解决第二十五、第四十四、第一军，留下第七兵团余部，以吸引邱、李兵团东进至大许家、曹八集，然后再集中主力乘势猛击，歼其一部，同时以一部歼灭第七兵团余部。中原野战军主力应迅速攻占宿县，歼灭敌第十六兵团，然后以徐、蚌路为枢纽，对付南面各路援敌，争取给固镇一带之敌第六、第八兵团一个歼灭性打击。第二、第六纵队应不分昼夜，不惜疲劳，兼程前进，务必赶至第十二兵团先头，从正面阻止该敌前进，以保障华东野战军围歼第七兵团的作战。并强调指出：“只要你们歼灭黄百韬、孙元良两兵团，占领宿县及徐蚌段铁路，徐州就处于被我包围中，就可以准备第二步歼灭邱、李，夺取徐州。”

11月16日，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又指出：淮海战役为南线空前大战役。“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中原、华东两军必须在现区作战3个月至5个月（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吃饭的人数连同俘虏在内，将达80万人左右，必须由两野战军的前委会同中共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鲁豫区党委统筹解决。并决定，为统筹淮海前线作战事宜和地方支前工作，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5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5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3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

以碾庄圩为中心的地区，位于运河以西，陇海路两侧，共有十几个村庄。为防洪水泛滥，每个村庄都筑有高出地面二、三公尺的土围子，土围子四周多洼地，水塘，地形开阔。该地区原为敌第十三兵团的防地，已经构筑了比较完整的防御阵地。敌第七兵团退守该地后，利用这些工事和有利的地形，迅速筑成了以地堡群为骨干，并有纵横交错的堑壕、交通壕的环形防御阵地，每个村庄都形成可独立防守的支撑点，村与村之间又可以兵力、火力相互支援。黄百韬将其兵团部置于碾庄圩，所属之第六十四、第四十四、第一

---

<sup>31</sup> 自蒋介石1948年11月10日致黄百韬的信。

第二十五军分别配置于东、南、西、北四侧。

华东野战军担任围歼第七兵团的各纵队，自11月11日起，从四面八方向敌展开猛攻。敌在空军掩护下逐村顽抗，我军各部由运动中仓促转入村落攻坚，准备不足，炮火未及跟上，以致连续三天，进展缓慢，伤亡较大。14日晚，华东野战军调整部署，改变战法。以山东兵团兼政委谭震林、副司令员王建安指挥第四、第六、第八、第九、第十三纵队及特纵主力围歼第七兵团，以第十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政委刘培善指挥第七、第十、第十一纵队从正面阻击徐州东援之敌；以苏北兵团司令员韦国清、副政委吉洛（姬鹏飞）指挥第二、第十二、鲁中南纵队和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从徐州东南进逼徐州，威胁援敌的后路；以第一纵队位于单集东南地区为战役预备队。16日晚，主攻碾庄圩地区各纵队以近迫作业接近敌人，集中兵力火力逐点攻击的战法，对被围之敌发起攻击，至20日拂晓歼灭敌第四十四、第一军全部及第六十四、第二十五军各一部，攻占敌兵团部所在地碾庄圩，黄百韬逃至大院上，继续指挥残部作垂死挣扎。我军组织连续突击，至22日黄昏歼灭残敌，击毙黄百韬。

由徐州东援之敌第二、第十三两兵团5个军12个师，在飞机、坦克掩护下，从11月12日开始，沿陇海路及其两侧向东猛攻。华东野战军第七、第十、第十一纵队，以顽强的防御，坚守阵地，迫使敌人每日仅能前进一至二公里，至22日，共歼敌近万人，将该敌阻止在侯集、林佟山之线；与此同时，苏北兵团指挥的各纵队进占徐州东南之潘塘镇、徐山村，威胁东援之敌的右侧。

中原野战军从11月12日开始进至徐蚌线作战。由于敌第十六兵团先期撤往徐州，我歼灭该敌的计划未能实现，仅第四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三、两广纵队在夹沟、三堡歼该兵团后尾7000余人。接着，主力从南面逼近徐州；中原野战军第三纵队在第九纵队一部配合下，于15日攻克战略枢纽宿县，歼敌一个师又一个交警总队等共1.2万余人。豫皖苏军区独立旅等部占领固镇，并破击了曹村至固镇间铁路百余公里。至此，津浦路徐蚌段为我军切断。随后，中原野战军以第九纵队并指挥豫皖苏军区独立旅等部在任桥集一线布防，阻击由蚌埠北进的第六、第八兵团，以第一纵队位于蒙城，沿涡河、淝河布防，协同第二、第六纵队阻击第十二兵团，以第三、第四纵队位于宿县西南地区待机。至22日，分别将蚌埠、蒙城两路援敌阻止于任桥集、花庄集和赵集地区，有力地保障了华东野战军歼灭第七兵团的作战。

第一阶段作战，我军共歼敌正规军18个师（内3个半师起义），并给第二、第十三、第十六、第八等4个兵团以一定的打击，控制了战略枢纽宿县，将刘峙集团分割为南北两大股，为全歼该集团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中央军委在11月23日致中原、华东野战军首长的祝贺电中，除庆祝战役第一阶段的伟大胜利外，并指出：造成这一胜利的原因，“主观上是因为我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会合并攻占宿县，客观上是敌人只有某种程度的防御能力（对于这一点决不可轻视），很少有攻击能力（对于这一点必须有充分认识）。”

### 三、战役第二阶段歼灭第十二兵团，合围杜聿明集团

（参见附图51）

敌第七兵团被歼后，第二、第十三兵团开始向徐州收缩。第六、第八兵

团仍位于任桥、花庄集地区；第十二兵团继续沿蒙城、宿县公路两侧向宿县推进。11月24日，蒋介石电召刘峙、杜聿明至南京开会，决定以徐州之第二、第十六兵团向南，第六、第八兵团由任桥、花庄集向北，第十二兵团经南坪集向东北攻击前进，企图南北夹击，重占宿县，恢复津浦路徐蚌间交通，并特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到蚌埠指挥南线两路敌军的行动。

在敌第七兵团行将全部被歼灭之际，中央军委曾设想下一步的主要作战方向是以华东野战军主力诱歼由徐州东援之敌第二、第十三兵团数个师，将该敌打得不能动弹；然后再看形势，或者继续歼灭邱、李再打徐州，或者先打徐州再歼邱、李。以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一部寻歼第六、第八兵团并钳制第十二兵团。

11月19日，总前委常委研究战场情况后认为，华东野战军歼灭第七兵团之后，已相当疲劳，“刀锋似已略形钝挫”，如不休整，接着又打战斗力较强的第二、第十三两兵团，不易达成预期目的。同时，中原野战军以现有兵力阻击敌第六、第八和第十二兵团两路援敌，困难较大。在北线打第二、第十三两兵团不能速决，南线阻援又无把握的情况下，我军势必陷入被动。根据这一分析，向中央军委建议：“我们认为，徐海作战必须从三、五个月着眼，必须分作三、四个战役阶段，每个阶段都需要有休息，整补俘虏，才能保证必胜”，因此，华东野战军歼灭第七兵团后，即以主力位于徐州以东、以南，一面监视徐州之敌，一面争取休整部队，同时以一部兵力协同中原野战军歼击第六、第十二兵团。23日，总前委又根据敌第六、第八兵团迟迟不进，第十二兵团已进至南坪集，与我中原野战军接战，且该敌远道而来，兵疲粮缺，又与宿县、蚌埠有相当距离，孤军突出等情况，建议以中原野战军全部及华东野战军一部先歼敌第十二兵团，以华东野战军主力阻击徐州和固镇地区增援之敌，并争取歼灭敌第六、第八兵团各一部。24日中央军委复电“完全同意先打黄维”。并指出：“情况紧急时，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11月23日，中央军委致电总前委和华东、中原野战军前委，祝贺歼敌第七兵团的伟大胜利，并就整个战役的作战方针、后勤保障和政治工作等方面，作了系统的指示，指出：对我军“最有利的是以现态势各个歼灭当面之敌”，如果能在第二阶段大量地歼灭南面敌人，即可能实现全战役计划。为此，“必须准备给予全战役以三个月至五个月时间；必须准备以几个作战阶段（你们已完成了第一个作战阶段），去取得全战役的胜利；必须准备全军部队及民伕一百三十万人左右，三个月至五个月的粮食、草料、弹药，十万至二十万伤员的医治；必须争取全军各部队在全战役所需时间中，有二分之一以上时间的休息整补，务使士气旺盛，精力饱满；对于兵员，必须实行随战随补，随补随战的方针；对于人民，必须实行耕战互助的方针；在战术方面，必须不是依靠急袭，而是依靠充分的侦察和技术准备（近迫作业、步炮协同等）。去取得成功；必须对于我军及居民进行充分的政治工作；对于敌军进行猛烈的、有实效的政治攻势，对于刘汝明等部则进行内部策反工作。只要你们注意了和完成了这些条件，你们就有可能取得这一具有全国意义的伟大战役的胜利。”

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总前委决定以中原野战军第四、第九纵队、豫皖苏军区独立旅，位于南坪集地区，与敌第十二兵团保持接触，并将该敌诱至浍河以北，利用浍河隔断敌人；以中原野战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纵队和刚归建的第十一纵队，荫蔽集结在浍河以南的曹市集、五沟集、孙疃集、

胡沟集一线，待第十二兵团进入我预定作战地区，在浍河处于半渡状态时，分别由东西两翼实施向心突击，配合正面各纵队，将敌包围分割，各个歼灭；以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和特纵炮兵一部归中原野战军指挥，参加歼灭第十二兵团的作战。以华东野战军第二、第六、第十、第十一、第十三纵队位于宿县、西寺坡地区，阻击敌第六、第八兵团北援，力争歼其一部，保障中原野战军的侧背安全；以华东野战军第一、第三、第四、第八、第九、第十二、鲁中南、两广纵队，及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第三旅，位于徐州以南夹沟至符离集之间，跨津浦路两侧，构筑多道阵地，阻击徐州之敌南援。

敌第十二兵团，辖4个军11个师和1个快速纵队，约12万人，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战斗力较强，其中第十八军是蒋军“五大主力”之一。11月23日，该敌在空军和坦克的掩护下，分三路向南坪集地区猛烈攻击。坚守该地区的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与敌激战竟日，当晚奉命放弃阵地，诱敌深入。次日中午，敌前出到忠义集、东坪集、杨庄、七里桥、朱口地区，进入我军预设的袋形阵地内。黄维发觉处境不利，即令各部于下午向浍河南岸收缩。中原野战军乘机全线猛烈出击，至25日晨，将该敌合围在以双堆集为中心的地区内，并在固镇以西大营集歼灭第十八军的第四十九师。

蒋介石得知第十二兵团被围后，于26日命令该部“应不顾一切即以主力向东攻击，击破当面之匪，与李延年兵团会师”<sup>参</sup>。黄维依令于27日以其主力4个师，在空军、炮兵和坦克掩护下，向双堆集东南方向轮番突击，均被我军击退。在突围中，第八十五军的一一师师长廖运周率部乘机起义。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于28日改令第十二兵团站稳脚跟，就地固守。从29日起，第十二兵团即迅速收缩集结在以双堆集为中心的若干个村落内，构筑大量地堡群，构成环形阵地，依托炮火、坦克转入阵地防御。

与此同时，刘峙、杜聿明按照预定计划，以第十三兵团守徐州，以第二、第十六兵团从11月24日开始，沿津浦路东西两侧南犯，遭我华东野战军阻援部队顽强抗击，至30日仍滞留于孤山集、后官桥、四堡、褚兰以北地区。由蚌埠、因镇北进的第六、第八兵团，发现华东野战军一部主力南下，即于26日由花庄集、龙王庙、任桥集地区南撤。华东野战军5个纵队迅速追击，歼后尾第三十九军两个团于曹老集地区，第十三纵队在南下途中，在江淮军区部队配合下，于25日攻克灵璧，歼守敌1个师。至此，敌三路会攻宿县、打通津浦路的计划遂告破产。

11月28日，中央军委指示总前委和中原、华东野战军前委：假如在今后数日内能完全解决第十二兵团，并能包围和歼灭蚌埠以北李延年、刘汝明诸部，则淮海战役即起了决定性的变化。这样，“淮海战役的第三阶段是解决徐蚌两处之敌，夺取徐、蚌”，“直追长江”。同时指出：在第十二兵团解决后，徐州敌有向两淮或武汉方向逃跑的可能，应作好防范准备。总前委和华东野战军前委当即决定从华东野战军南下的5个纵队中调第十三纵队作为歼灭第十二兵团的战役预备队，调华野第六纵队和豫皖苏军区5个团会同中原野战军第二纵队，在固镇以南监视、阻击可能由蚌埠再次北犯的第六、第八兵团。其余第二、第十、第十一纵队集结宿县地区为总预备队，随时准备会同在徐州以南担任阻击任务的8个纵队对付徐州可能向东或向西逃窜之敌。

---

<sup>参</sup> 见顾祝同1948年11月26日致黄维电。

战局发展果然如中央军委所料，蒋介石鉴于黄维的处境危殆，打通津浦路计划难以实现，徐州更形孤立。为保存徐州主力，并救出第十二兵团，于11月28日将杜聿明召到南京研究对策，决定放弃徐州，刘峙率“剿总”机关空运到蚌埠指挥第六、第八兵团继续北援，杜聿明率第二、第十三、第十六等3个兵团经永城、涡阳、蒙城南下，先解第十二兵团之围，然后一同南撤。当晚，杜聿明飞返徐州，即向刘峙、邱清泉、李弥、孙元良等人传达了蒋介石的撤退命令，并拟定了撤退计划。29日，刘峙率“剿总”部分机关人员飞抵蚌埠。30日，杜聿明以第二、第十六兵团继续沿津浦路南攻，以迷惑我军；以第十三兵团1个师占领萧县、瓦子口，以掩护主力撤退时的左侧安全。当晚至12月1日19时，杜聿明率3个兵团及徐州党政机关人员并裹胁部分青年学生，共30万人，全部撤离徐州，沿徐州、萧县至永城公路仓惶西撤。徐州即为我第一、第十二纵队部队占领。

华东野战军查明徐州敌人的动向后，立即指挥各纵队于30日夜和12月1日白昼展开尾追、平行追击与迂回截击：以刚由济南地区南下的渤海纵队经大许家、宿羊山地区沿陇海路西进，于12月1日进驻徐州，任警备任务。以第十二、第一、第四等3个纵队分由潘塘镇、褚兰、双沟等地并列向徐州、萧县间尾敌追击；以第九、第八、第三、鲁中南4个纵队分别由城阳、桃山集、路疃向瓦子口、濉溪口作平行追击；以第十纵队由塘圩，第二、第十一纵队由固镇地区，分别向永城、涡阳、亳州方向急进，迂回拦击。2日，华东野战军迂回部队进至大茴村和五户张集线，截断了敌人向永城的逃路；追击部队已在萧县西南瓦子口、孟集地区追上了敌人，并立即多路向放开展猛攻。

敌撤出徐州后，各部争相逃命，人员车辆拥挤不堪，混乱异常，前进困难。杜聿明不得已于12月2日停止在孟集、李石林、袁圩、洪河集地区进行整顿。蒋介石深恐杜聿明一意西逃，“迂回避战”而“坐视黄兵团消灭”<sup>参</sup>，遂用飞机向杜聿明空投亲笔信，令其取捷径改向濉溪口方向攻击前进，协同由蚌埠北进的第六兵团，南北夹击中原野战军，解第十二兵团之围。杜聿明即调整部署，采取东、西、北三面掩护，向东南逐次跃进突击，企图与黄维会合。华东野战军立即采取三面突击、一面堵击的战法压缩敌人。至4日拂晓，将敌全部合围于陈官庄、青龙集、李石林地区；并于6日歼灭了向西南方向突围的第十六兵团，仅兵团司令官孙元良化装乘隙逃脱。7日至10日，杜聿明继续采取原定部署，向东南方向连续发起攻击，均被我军击退。一周来，华东野战军共歼杜聿明集团8万人，攻占村落50余处。

据守淮阴地区之敌第一绥区的部队，在徐州的敌人撤退后，亦于12月9日弃城南逃。华东军区地方部队随即收复了淮阴、淮安、宝应等城。

在华东野战军合围杜聿明集团的同时，中原野战军对敌第十二兵团展开了猛烈攻击，但敌凭坚顽抗，我进展不大。12月4日，中央军委及时指出：“对于战斗力顽强之敌，依靠急袭手段是不能消灭的。必须采取割裂、侦察、近迫作业、集中兵力火力和步炮协同诸项手段，才能歼灭。”据此，中原野战军及时调整部署，改变战法。以第四、第九、第十一纵队附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的炮兵主力以及豫皖苏军区独立旅组成东集团，由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统一指挥，攻击双堆集以东之敌；以第一、第三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十

---

<sup>参</sup> 见蒋介石1948年12月2日夜致杜聿明电以及12月3日致杜聿明的信。

三纵队及炮兵一部组成西集团，由第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统一指挥，攻击双堆集以西之敌；以第六纵队、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和陕南军区第十二旅等部组成南集团，由第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统一指挥，攻击双堆集以南之敌。经过充分准备特别是进行了大量的土工作业后，三个集团于12月6日发起全面攻击。各部按对野战阵地防御之敌进攻的战术要求，采取稳扎稳打，攻占一村巩固一村的战法，对敌实施有重点的多面、多点的连续突击。至10日，共歼敌近5万人。

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从11月23日开始，经过18天紧张、激烈的战斗，分别包围了第十二兵团和杜聿明集团，并予敌以沉重打击。但是，两敌拼死顽抗，仍图向南突围。我军全歼该敌尚需一定时日。而此时由蚌埠北犯的第六兵团在第八兵团的策应下，已推进到余家集，包家集以南地区，距离双堆集仅70余里，从华中白崇禧集团中抽调的第二十、第二十八两军已陆续到达浦口，估计12月15日前后可以到达蚌埠地区。另外，正在上海集中待命的数十艘船只，有可能突然北上接走平、津、塘、唐地区的蒋系各军，转用于徐蚌战场。针对这些情况，总前委认为必须迅速歼灭两股被围之敌中的一股，才能保持主动。为此，经中央军委同意，决心采取集中足够兵力，首先歼灭敌第十二兵团，尔后再集中全力歼灭杜聿明集团的方针，并决定抽调华野第三和鲁中南纵队南下参加围歼第十二兵团；另以华东野战军渤海纵队一个师加强到固镇以北的阻援方向，会同原任阻击任务的部队，对付第六、第八兵团。华东野战军主力则继续围困杜聿明集团，准备在歼灭第十二兵团后，再围歼该集团。刘伯承把这一方针形象地比喻为“吃一个（黄维）挟一个（围困杜聿明）看一个（阻止李延年、刘汝明）。”

依据总前委的决定，中原野战军再次调整了部署：将华东野战军第三、第十二纵队加入南集团，由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统一指挥，突击敌核心阵地双堆集；东西两集团的各纵队则分别向当面之敌实施突击；以鲁中南纵队为战役预备队。12月12日，刘伯承、陈毅发出了《促黄维立即投降书》。但黄维拒绝放下武器，继续作垂死挣扎，并施放毒气。敌空军也频频出动，支援黄维兵团防守，仅13日，敌飞机即向我军阵地投弹百余吨。13日晚，我军发起总攻，激战至15日，敌10万人全部就歼，生俘兵团司令官黄维副司令官吴绍周。

由蚌埠北犯的第六、第八兵团遭我阻击部队的顽强阻击，连攻10余日，终未能与第十二兵团靠拢。第十二兵团被歼后，该敌于16日撤至淮河以南。被围于陈官庄地区的杜聿明集团从11日至15日曾连续向南突围，均未得逞，其防区进一步缩小，处境更加不利。

战役第二阶段，我军解放了战略要地徐州，歼灭了国民党军精锐兵团之一的第十二兵团和第十六兵团，严密包围了第二、第十三兵团，并将第六、第八兵团驱逐至淮河以南，从而为全歼杜聿明集团，争取淮海战役最后胜利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 四、战役第三阶段全歼杜聿明集团

（参见附图52）

当敌第十二兵团即将被歼，杜聿明集团两个兵团8个军被合围在以陈官庄为中心南北5公里，东西10公里的狭小地区内，全军覆没已成定局时，战



略决战的另一个战役——平津战役已经开始。为着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洋地区国民党军南下，中央军委于12月14日指示淮海前线我军对杜聿明集团在若干天内“只作防御，不作攻击”。15日，我军歼第十二兵团后，总前委依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华东野战军自16日起，以10天为期转入战场休整（后又延长10天）；中原野战军位于宿县、蒙城、涡阳地区休整，为战役总预备队，随时准备协同华东野战军歼灭杜聿明集团，或寻歼可能自蚌埠方向再次来援之敌。华东野战军首长确定以第一、第二、第四、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渤海纵队为第一线部队，边围困敌人边休整；以第三、第六、第七、第十二、第十三、鲁中南、两广纵队，部署在夏邑、永城、濉溪口一线为第二线部队，进行休整，并随时准备配合第一线部队作战。在休整期间，华东军区抽调了16个地方团和动员了数万名新参军战士编、补入野战军。野战军各部队则普遍进行了总攻的准备工作。主要是：恢复与整顿战斗组织，吸收了大批优秀分子入党，提拔了大批干部，并从地方上动员一批干部参军，充实了基层骨干力量，普遍执行了“随俘随补，随补随战”的方针；将经过初步教育、改造的俘虏兵充实连队。到12月25日止，华东野战军已增加到46万余人。深入进行了形势任务教育和评功活动。采取广播喊话、写信、送食品、遣返俘虏等方法，对敌展开政治攻势，并广播了由毛泽东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针对敌人的防御特点，开展了敌前练兵和规模巨大的土工作业，使我军前沿阵地普遍推进到离敌前沿30至50米处。在此期间，各级支前组织和军队后勤部门，也将大批粮食和副食品、弹药等物源源不断运送到前线，补充了部队。经过20天战场休整，部队士气旺盛，体力恢复，战斗力大为提高，为最后总攻，全歼杜聿明集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与我军情况相反，包围圈内敌军的处境十分凄惨。从12月20日开始，战区雨雪交加，气温骤降，敌空运时续时断，粮弹不继，大批士兵冻饿而死。为求生路，成排、成连，甚至成营的官兵纷纷向我投诚，到我军发起总攻前，已达1.4万余人。但是，杜聿明等高级将领仍拒绝投降，一再请求蒋介石调西安、武汉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与解放军决战。而蒋介石则已众叛亲离，白崇禧、傅作义部不愿也无法抽兵应援，胡宗南部远在西北，且被我西北野战军钳制，应援不及，因而只能令杜聿明待补足粮弹后，在空军支援，并施放毒气掩护下率部突围。1949年1月初，华北、东北我军已给傅作义集团以沉重打击，其退路已被切断。华东野战军经中央军委批准，决定采取先歼包围圈东部第十三兵团，再歼西部第二兵团的方针，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并作了如下部署：以第三、第十、第四、渤海纵队及冀鲁豫军区两个独立旅为东集团，归第十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政委刘培善指挥，向敌防御阵地的东部实施主要突击；以第一、第十二、第九纵队为北集团，归山东兵团兼政委谭震林、副司令员王建安指挥，由北向南攻击；以第八、第二、第十一纵队为南集团，归苏北兵团司令员韦国清、副政委吉洛指挥，由西南向东北攻击。另以第六、第七、第十三、鲁中南、两广纵队和由济南战役起义的国民党军整编第八十四师改编的第三十五军等部为战役预备队。

1月6日16时，华东野战军三个突击集团同时对敌发起猛烈攻击。在两个小时内，即歼敌第十三兵团万余人，攻占敌村落据点13个。7日，敌第十三兵团逃入第二兵团防区。我军乘势连续猛攻，又攻克村落23处。9日，敌军在20余架飞机掩护下施放毒气，向西突围，为我击退。黄昏，我军全线出

击，多路插入敌阵，至 10 日下午 4 时全歼杜聿明集团，击毙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俘虏杜聿明，仅李弥等少数人化装潜逃。至此，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杜聿明集团被歼后，位于淮河南岸的第六、第八兵团和 12 月 9 日撤至扬州、南通地区的第一绥区部队，以及由武汉调达滁县地区的第二十、第二十八军，仓惶逃向江南。华东野战军第六、第七、第八、第十三纵队、江淮军区两个旅，于 1 月 16 日乘胜追击，在先期进至淮河以南的先遣纵队等部配合下，至 24 日，先后解放蚌埠、合肥、泰州、滁县，巢县等县城 12 座和江淮间广大地区，进抵长江北岸。中原军区部队到 1 月底解放南阳、襄樊、舒城、黄安、庐江、驻马店等城镇。

在整个战役过程中，敌共出动驱逐机和轰炸机 1340 多架次，支援地面部队作战，并骚扰、破坏我后方运输线；出动运输机 120 多架次，输送人员并空投作战物资。其间，轰炸机还利用南京、北平等地的机场，对我实行“穿梭轰炸”，但均因“指挥不统一，与陆军协同未臻密切，致未能尽量发挥效能。”<sup>参</sup>

在战役过程中，华东局、中原局和华北冀鲁豫分局全力以赴地组织了庞大的支前工作。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日日夜夜转战在淮海战场上。据不完全统计，支前的一、二线民工达 150 余万人，运送粮食达 4.3 亿斤，有力地保障了战役的胜利，充分体现了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

淮海战役是对解放战争的进程具有决定意义的三个大战役中的第二个战役。全战役自 1948 年 11 月 6 日至 1949 年 1 月 10 日，历时 66 天，我军以伤亡 13.4 万余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剿总”前进指挥部、5 个兵团部、22 个军部、56 个师，加上其他部队，共 55.5 万余人。其中包括蒋介石的“五大主力”的第五军和第十八军。至此，南线敌军的精锐主力已被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均获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上海以及长江中游中心城市武汉等地已处于我军的直接威胁之下。

这个战役，是三大战役中唯一我军在战场总兵力少于敌军的情况下讲行的。从战役的组织指挥方面说，获胜的关键在于：（一）依据全国及华东、中原战场形势的变化，适时定下了扩大原定的淮海战役规模，集中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联合作战，求歼敌刘峙集团于淮河以北的决心，并据此调整了兵力部署和加强了各项保障工作；（二）战役第一阶段，在新安镇敌第七兵团向西撤退时，战役第二阶段，浍河北岸第十二兵团向浍河以南收缩和徐州敌杜聿明集团向西南方向撤退时，我军都能发扬不怕疲劳、不怕伤亡的作风，以最迅速的动作，多路勇猛追击和堵击，先后迅速完成了对各敌的合围；（三）攻克宿县，有效地分割了徐州守敌与由蚌埠、蒙城分头北援之敌，造成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有利态势；（四）在杜聿明集团与第十二兵团拼死顽抗，我攻击进展缓慢，和蚌埠敌逐步逼近，以及敌统帅部正酝酿从其他战场抽调兵力增援被围之敌的紧张时刻，总前委决定采取“吃一个，挟一个。看一个”的方针，集中兵力首先歼灭了第十二兵团。从而使我完全掌握了战场主动权；（五）在敌第七、第十二兵团依托村落转入阵地防御时，我军及时转变作战指导思想，迅速改野战出击为村落攻击战法，集中兵力，依靠大量土工作业和火力、爆破、突击相结合，逐点夺取敌人据守的村落，缩小包围圈，最后歼灭了被围之敌；（六）在关键时刻，组织了何基沣、张克侠率部起义，并

---

<sup>参</sup> 见台湾“国防部”《戡乱简史》第 362 页。

乘何、张起义的有利时机，迅速插断了陇海路，构成了合围敌第七兵团的坚强有力的内外正面，严重地威胁了徐州，使刘峙集团陷于十分混乱之中。

## 第五节举行平津战役，歼灭傅作义集团

### 一、敌军的基本企图和我军的作战方针

(参见附图 53)

辽沈战役后，敌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傅作义集团除 1 个军 3 个师约 4 万人位于归绥，1 个师 1 万余人位于大同外，其余主力 4 个兵团、12 个军、42 个师（旅），连同其他部队共 50 余万人，位于东起北宁路的山海关，西迄平绥路的张家口的 500 余公里狭长地带。在 42 个师（旅）中，属傅作义系统的为 17 个师（旅），蒋介石系统的为 25 个师（旅）。这时，在战场情况方面，由于东北全境的解放，傅作义集团正面临着东北、华北我军的联合打击，处境危殆；在全国战局方面，由于战争第三年的头 4 个月丧师近百万人，国民党军长期占有的数量上的优势已迅速消失，在同解放军的兵力对比上反而转入了劣势。面对这种极为不利的形势，敌人是固守平、津、张、唐地区。还是实行战略撤退，成为需要迅速作出抉择的严重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蒋介石和傅作义各有打算。蒋介石鉴于徐蚌大战一触即发，为加强长江防线，应付徐蚌作战，于 11 月 4 日召傅作义到南京磋商。蒋介石提出放弃平、津，委傅作义为“东南军政长官”的主张，要傅率部南撤。傅作义对蒋介石并吞、排斥异己的惯伎深怀戒心，不愿南撤，而企图在平、津危急时率部西撤绥远老巢。但这时，蒋、傅又判断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后需有 3 个月到半年的休整时间，要到次年春天才能入关作战；在东北我军入关之前，凭傅部实力尚能应付自保。而暂时守住平、津对于蒋、傅都是有利的：对蒋介石而言，可以钳制东北、华北我军，取得部署长江防线，组训新兵所需时间；对傅作义而言，则可以争取到美国的直接军援，便于西撤绥远，自成局面。因此，蒋、傅最后决定采取暂时固守平、津、张地区，同时确保塘沽海口，以观战局变化的方针。

暂守平津的方针确定后，蒋傅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蒋介石主张只以一部兵力守北平，以主力确保津、沽，保持出海通道，但傅作义却“顾及张垣系通绥、包唯一要道，不欲轻易撤离”<sup>参</sup>，因而按自己的意图，从 11 月中旬开始，收缩兵力，调整部署：先后放弃承德，保定、山海关、秦皇岛等地，以第四、第九两兵团部与蒋系部队第十三、第十六、第三十一军，傅系部队第三十五、第一一、第一四军共 18 个师，防守北平及南口、密云、通县、涿县地区，以蒋系部队第十七兵团部与第六十二、第八十六（由新编第五军改编）、第八十七、第九十二、第九十四军共 16 个师，防守天津、塘沽、唐山、滦县地区，以傅系部队第十一兵团部与第一五军等共 8 个师（旅），防守张北、张家口、宣化、怀来地区。另以 1 个军守归绥，1 个师守大同。

这时，我东北野战军主力正位于锦州、沈阳、营口地区休整。华北第一兵团（辖第八、第十三、第十五纵队）正围攻太原；第二兵团（辖第三、第四、第八纵队）位于阜平地区，准备参加太原作战，第三兵团（辖第一、第二、第六纵队）已包围归绥，准备夺取该城；第七纵队正围攻保定。

为了就地歼灭傅作义集团，加速国民党统治的总崩溃，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在辽沈战役临近结束时，即 1948 年 10 月 29 日和 31 日指示东北野战

<sup>参</sup> 见台湾“国防部”《戡乱简史》第 168 页。

军，除以第四、第十一纵队和热河独立第四、第六、第八师、骑兵师组成先遣兵团，由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参谋长黄志勇率领，先行入关，进到河北省遵化、蓟县地区待机外，主力在沈阳、营口作战结束后，休整1个月左右，约于12月上旬或中旬开始出动，攻击平、津一带，准备1949年1月至6月期间，会同华北部队歼灭傅作义集团，夺取平、津及北宁、平绥、平承、平保各线，完成华北的全部解放。辽沈战役结束和华东、中原野战军联合发起淮海战役后，中央军委又于11月7日致电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首长，指出傅作义集团今后的动向有三种可能：一是固守平、津；二是放弃平、津，蒋系南撤南京一带，傅系西撤绥远；三是蒋、傅两系均撤至南京一带。指出：如果敌人采取固守的方针，对我军是有利的；如果敌人采取撤退的方针，对我利害各半，我虽可不战而得平、津，但对今后作战不利。因而要求东北、华北我军“密切注意平、津、张家口、唐山、锦西、葫芦岛蒋、傅两系军队的动态”。9日和16日，中央军委为使傅作义不感到孤立而自动放弃平、津、张、唐南撤或分别向西向南撤退，又先后决定华北第三兵团除留一部监视归绥之敌外，主力撤至归绥、集宁之间休整待机；第一兵团停攻太原，就地休整，待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攻击平、津时，再攻该城；第二兵团继续在阜平地区待机；东北野战军应考虑提前入关，以阻止敌从海上逃跑。17日，中央军委再次致电华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首长，着重指出：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我已可歼敌18至19个师。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集团必将考虑其长江防线问题，一种可能是调动兵力加强长江防御，而目前蒋介石所能调动的兵力只有华北、西北两集团，因为西北胡宗南集团负有掩护四川和西南的任务，因此首先必是华北。但因傅作义不愿南撤，准备西退绥远，只有蒋系24个师可从华北海运江南，这是蒋介石今天唯一可以使用的机动兵力。这部分敌人不论直接用于防守江南，或使用于协同黄维、李延年向北接出邱、李、孙三兵团，然后集中约90个师的兵力，布防长江下游两岸，这对延缓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最后崩溃说来，自会起较大的作用。另一种可能是美蒋为争取时间，在南方重建军力，不惜牺牲平、津、张、唐等处兵力，只求挡住你们三四个月。“但是，我们的计划应当放在他可能调动一点上”。从战略全局来看，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地区对我最有利：一则便利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二则将加速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崩溃，使其江南防线无法组成。同时，华东、中原两野战军也可继续在徐、淮地区歼敌。但欲抑留蒋、傅两部于华北，依华北我军现有兵力，是无法完成的，望东北野战军提前于25日左右起向关内开动。18日中央军委决定，东北野战军立即结束休整，提前于22日取捷径以最快速度隐蔽入关，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隔断敌人海上南撤的通路。并要求东北野战军首长先行出发，到冀东指挥。同时指示新华社、广播电台多发东北野战军在东北地区祝捷、庆功、练兵、开会的消息，造成东北我军正在休整的假象，以麻痹敌人。

我军参加平津战役的部队，计有东北野战军12个步兵纵队、1个铁道纵队、两个地面炮兵指挥所（各辖3个团）、1个高射炮兵指挥所（辖3个团）、1个装甲兵指挥所（辖两个坦克团、1个装甲团）、1个工兵指挥所（辖两个团）、1个重迫击炮团等共55个师约80万人；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等部共7个步兵纵队，约13万人。连同东北、华北军区能参战的地方部队，总兵力约100万人。为使战役能够顺利进行，中央军委规定，整个战役在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入关之前，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林、罗、刘入关后，即由

林、罗、刘统一指挥。12月13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任命聂荣臻为平津卫戍司令、薄一波为政治委员，彭真为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为市委副书记、北平军管会主任兼市长，黄克诚为天津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黄敬为天津市长，具体领导平、津等城市的接管工作。1949年1月10日，中央又决定由林、罗、聂三人组成党的总前委，林彪为书记，统一领导平、津、张、唐地区的作战和接管等一切工作。

## 二、战役第一阶段对傅作义集团“围而不打”，“隔而不围”

（参见附图54）

自1948年11月23日开始，东北野战军主力10个纵队和特种兵全部，分别由锦州、沈阳、营口地区出发，向关内进军。其中，第五、第六纵队和特种兵一部经义县、建昌、喜峰口入关，第三、第十、第九、第八、第七纵队沿北宁路两侧从冷口入关，第二、第一、第十二纵队跟进。各部队仪行晓宿，边开进边动员，以各种生动活泼的形式，反复进行入关作战，配合友邻解放华北，解放全中国的教育。华北地区以及热河、冀东的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动员人民群众沿途准备充足的主副食、腾房舍、抢修道路、桥梁，开展热烈的欢迎慰问活动，给予入关部队以巨大支援和鼓舞。从而保证了部队迅速、顺利地完成任务。

24、26、27日，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相继发出平、津、张、唐作战指示：令华北第二、第三兵团、先期到达冀东地区的东北先遣兵团和冀热察军区部队统归东北先遣兵团首长指挥，担负平张线作战任务。其中，华北第三兵团应于25日由绥东地区出发，于30日左右到达柴沟堡、怀安附近地区，然后以迅速动作抓住并相机攻击柴沟堡、怀安或张家口、宣化诸点之敌一个军左右的兵力，吸引东面之敌西援，拖住平、津地区的敌人。华北第二兵团和第七纵队应于26日由阜平、曲阳地区出发，于12月1日左右集中于紫荆关地区，隐蔽待命，然后准备以5天行程进至涿鹿地区视机参战，冀热察军区部队担任平张线宣化、怀来段的破击任务。东北先遣兵团位于平谷、蓟县地区，完成作战准备，待华北第三兵团抓住几部敌人后，迅速超越密云、怀柔、顺义线上之敌，向延庆、怀来地区前进，视机投入战斗。东北野战军主力到达冀东地区后，第一个任务是消灭平津线上廊坊地区之敌，切断平、津之间的联系，并以必要兵力包围唐山之敌；第二个任务是歼灭唐山、天津之敌，最后夺取北平。另以北岳军区部队监视大同之敌，晋绥第八纵队监视归绥之敌。军委强调指出：平张线上有敌第一五军和第一四军等部共11个师（旅），在张家口、宣化被我包围后，北平地区的第三十五、第十六军可能西授，“只要你们在十二月份内能抓住、扭打上述步骑十六个师旅于平张线上，并歼灭其一部，打得该敌不能动弹，不能西逃也不能东窜，那就是极大的战略上的胜利”<sup>参</sup>。

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华北第二、第三兵团和东北先遣兵团相继行动。其中第三兵团于11月25日由集宁、丰镇、隆盛庄荫蔽东进，29日突然向张家口外围守敌发起进攻，至12月1日，先后占领左卫、柴沟堡（今怀安）、万全、沙岭子等地，切断了张家口敌人的西逃道路及与宣化敌人的联系。

<sup>参</sup> 见《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592页。

这时傅作义错误地判断，东北野战军主力暂时尚不能入关，我军的进攻是华北军区部队继进攻包头后的又一次局部行动，因此决心先击破华北军区部队，然后再对付东北野战军。为此，将丰台的第三十五军两个师、怀来的第一四军1个师车运增援张家口；怀来的第一五军1个师增援宣化；昌平的第一四军主力调至怀来；涿县的第十六军移至昌平、南口。11月30日，第三十五军等部3个师进抵张家口后会同张家口守军向东、西两面出击。12月4日重占万全等地。至此，傅作义4个军16个师被我军吸引到昌平至张家口一线。

傅作义主力西移后，中央军委于12月1日至4日，连续指出：“此种形势，对我极为有利。”并令华北第三兵团包围几部敌人后，加紧筑工，严密包围，确实切断张家口与宣化间敌军的联系，不使张家口的敌人向东或宣化的敌人向张家口突围。令华北第二兵团经涿鹿于5日到达宣化、下花园间地区，隔断怀来、宣化敌军联系；令东北先遣兵团由蓟县立即出动，取捷径向南口、怀来前进，包围怀来、南口之敌，隔断北平与怀来敌军的联系。遵照军委指示，东北先遣兵团立即由蓟县地区西进，并在行进途中于5日攻克密云，歼敌第十三军1个师。接着，星夜向平张线急进，准备攻歼康庄地区之敌。华北第二兵团于6日到达涿鹿以南地区，该兵团留在平绥线上的第四纵队第十二旅迅速占领了新保安，截断了平绥路。冀热察军区部队占领了沙城、土木，破坏了下花园至怀来间铁路和公路。

傅作义得知密云失守，又发现东北野战军一部出现在喜峰口长城内外，判断东北野战军一部将与华北我军合力切断平张线，直取北平。乃令第十一兵团部率第一五军等部坚守张家口；令第三十五军星夜撤回北平；令第一四军和第十六军由怀来、康庄向西接应；令第十三军放弃怀柔、顺义撤至通县，第一一军主力放弃涿县、良乡，撤至宛平、丰台、门头沟一带，第九十二、第九十四（欠第四十三师）、第六十二军由天津、塘沽地区调至北平，以加强北平周围的防御。

12月4日，张家口、宣化地区的敌人为打通两地之间的联系，在空军的支援下，倾全力从东、西两面猛攻我沙岭子阵地。由于华北第三兵团主力部署在张家口西南地区，东南沙岭子地区仅有第一纵队防守，兵力薄弱，该纵与敌激战1日，付出了较大的伤亡，被迫放弃了沙岭子阵地。6日，张家口之敌第三十五军军部率两个师乘汽车东撤，当晚宿营下花园。中央军委立即严令华北第三兵团继续隔断张、宣间联系，重占并巩固沙岭子、八里庄一线阵地，严密包围张家口；督促华北第二兵团迅速占领下花园、新保安一线，阻止敌第三十五军东逃；令东北先遣兵团迅速占领怀来、八达岭一线，切断东、西两敌的联系。7日，敌第三十五军在18架飞机的支援下，由下花园继续东撤时，遭我华北第四纵队第十二旅及地方部队的顽强阻击，被抑留于新保安地区。华北第二兵团主力由于道路拥挤、河流阻隔等种种阻碍，以及对敌东逃的可能性估计不足，顾惜部队疲劳，迟至8日晨才到达新保安附近西八里至东八里一带，会同第十二旅等部，将敌第三十五军包围于新保安。接着，经8、9两日激战，击退了敌第一四军和第三十五军分别由沙城（今怀来）、新保安进行的两面夹击，使两敌虽仅相距四公里而不能会合。

第三十五军东窜后，宣化守敌两个师北逃张家口。华北第三兵团于7日追歼其一个师，解放宣化，随即完成了对张家口守敌1个兵团部、1个军部又7个师（旅）的包围。

东北先遣兵团经密云、延庆于9日进至怀来、康庄、八达岭间。10日，第四纵队在康庄东南地区歼敌第十六军指挥所和第一九师及第二十二师一部，占领康庄。敌第一四军因腹背受到威胁，被迫放弃接应第三十五军的计划，改经怀来向北平方向逃窜，于11日在横岭、白羊城一带被我东北先遣兵团和冀热察军区部队歼灭大部。

至此，我军在平张线已歼敌两个军、五个师，并将敌第三十五军和第十一兵团部、第一五军等部分别包围于新保安、张家口，调动了津、塘之敌第九十二、第九十四、第六十二军进到北平地区，从而不但打乱了傅作义的整个防御部署，而且拖住了傅作义集团，使他不能迅速决策南逃或西撤，为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分割包围天津、北平、塘沽地区之敌赢得了时间。

傅作义在其嫡系被包围在平张线后，又得知宝坻地区有我军大部队向天津方向运动，判断我东北野战军主力已经入关，感到平、津交通有被截断的危险，北平、天津将受到严重威胁，同时顾虑天津守备兵力薄弱，乃急忙调整部署，收缩兵力，实行北平、天津、塘沽“分区防守”的方针。即放弃南口、昌平、通县、宛平等地，以第四兵团司令官李文兼北平城防司令；放弃唐山、芦台、汉沽，将第八十六、第八十七军调到塘沽、天津，并令刚到丰台的第六十二军主力立即返回天津，以加强天津、塘沽的防御力量，确保塘沽海口，并以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兼津塘防区司令官。

这时，我军虽然已切断了傅作义集团两窜绥远的通路，但东北野战军主力刚到丰润、玉田、蓟县地区，距平津铁路和津塘公路还有数天行程，敌从海上逃跑的通路尚未切断。12月11日，中央军委、毛泽东就战役的方针和部署致电平津前线我军，指出：“被我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包围于徐州西南地区之敌三十四个师，有在十天内外解决之可能。此敌解决，蒋军全局动摇，势必重新部署。有可能以现在上海集中待命之数十艘船只突然北上，作接走平、津、塘、唐诸敌之计划”，现在“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为此，东北野战军主力应加速向平、津地区赶进，“首先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隔断平、津、塘、唐诸地的联系，“务使敌人不能跑掉”。为稳住敌人，“从本日起的两星期内（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以便吸引平津之敌不好下从海上逃走的决心。“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县），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强调指出：“此种计划出敌意外”，“平津之敌决不料你们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能够完成上列部署”。因此，东北野战军主力“应不惜疲劳，不怕减员，不怕受冻受饥，在完成上列部署以后，再行休整”。然后按“第一塘芦区，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区，第四天津、张家口两区，最后北平区”的顺序，从容攻歼各敌。“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

为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中央军委于12月11日命令淮海前线我军在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集团余部，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令山东军区“集中若干兵力控制济南附近一段黄河，并在胶济线上预作准备”，以防敌人向青岛逃跑。

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华北第二、第三兵团和北岳、内蒙古、晋绥、冀热察等军区的部队，为防止张家口、新保安之敌分别向西、向东突围，构筑



了多道阻击阵地，击退了敌第三十五军的多次突围。北岳军区部队和内蒙古军区骑兵第四师于15日攻占张北。东北野战军从12月12日开始行动，第三、第四、第五、第十一纵队和华北军区第七纵队分别由顺义、怀来和涿县地区出发，至17日先后占领海淀、门头沟、丰台、南口、通县、南苑机场和黄村等地，完成对北平的包围。第一、第六、第十纵队由蓟县地区南下，至20日先后进抵宝坻附近、马头镇、灤县镇和廊坊等地，隔断了平、津之间的联系。第七、第八、第九纵队由丰润、卢龙、抚宁等地沿北宁线及其两侧向南急进，至20日相继进至张贵庄机场、杨柳青、唐山、军粮城等地，完成了对天津之敌的包围并隔断了津塘联系。第二、第十二纵队和特种兵部队正由山海关、汉沽地区向津、塘地区急进。

至此，我军已将傅作义集团包围在平津、平张线上，并完成了对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5个地区的分割，实现了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目的，为尔后逐次歼灭傅作义集团创造了有利条件。

### 三、战役第二阶段歼灭新保安、张家口、天津之敌

(参见附图55)

从11月开始，傅作义经我北平地下党组织和民主人士的争取工作，几次派人与我接触，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平津问题，但实际上却仍动摇于和、战之间。我军遵照军委指示，一面同傅作义代表继续谈判，争取和平解决；一面加强军事攻势，以增强和平解决的可能性。

平津前线我军根据中央军委12月11日的指示，决定采取先取两头、后打中间的部署，先打新保安和塘沽两点。在打新保安之前，中央军委估计，第三十五军被歼后，张家口守敌有突围的可能。而华北第三兵团8个旅包围敌5个步兵师、2个骑兵旅，在兵力上不占优势。为增加包围张家口的力量，军委令东北野战军将第四纵队西调张家口归华北第三兵团指挥。20日，该纵队抵达张家口附近。

新保安是平张线上的1个集镇，面积仅约1平方公里，有比较坚固的城墙，并筑有相当数量的防御工事。守敌第三十五军军部及所属两个师及地方部队，共1.6万人，是傅作义的嫡系主力，突围不成转为固守。华北第二兵团经过充分的准备后，于12月21日发起战斗，在扫除了外围据点后，22日7时发起总攻，首将炮兵团和24个步兵团属迫击炮连集中于城东南和西北方向，实施压制和破坏射击，经1小时的火力准备和连续爆破，摧毁了敌城垣阵地多处，接着，第四纵队首先从东面突入城内；随后第三、第八纵队分别从西、北两面突入城内，经过激烈巷战，至17时全歼该敌，敌军长郭景云毙命。

第三十五军被歼后，张家口守敌于23日拂晓仓惶突围。先以一部向西南佯动，企图迷惑我军，被我击退。接着，主力由北门突围，企图逃向归绥。我华北第三兵团第一纵队一部及北岳军区部队、内蒙古军区骑兵第四师位北面阻击；第六纵队从西向东，第二纵队、东北第四纵队从南向北，实行围追堵截，至24日晨，将敌压缩在张家口以北西甸子至乌拉哈达不足1公里宽、10公里长的山沟内。时值严寒大雪，逃敌人马拥挤，混乱不堪。我军乘势猛烈攻击，至16时，除兵团司令官孙兰峰带少数骑兵逃跑外，余敌5.4万人全部就歼。张家口重获解放。接着，东北第四纵队于12月25日东返，30日

到达清河镇，海淀镇之间地区；华北第二、第三两兵团位于原地待机。

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东北野战军第一步原拟攻歼塘沽敌第十七兵团指挥的第八十七军等部 5 个师。但在接获前线部队首长关于塘沽背靠渤海，三面河流、盐田很多，不便部队运动和展开，无法对敌实行四面包围的报告和侦悉北平、天津守敌也有乘机突围的征候后，经中央军委同意，决定改变原定计划，除以第十二纵队主力位于军粮城监视塘沽敌人外，集中兵力转攻天津。另外，命令华北第二、第三兵团东进，加强对北平的包围。

天津是华北第二大城市，地近海滨，位于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潮白河下游，市郊多低洼地，市内河流纵横，多高大建筑物。敌经过长期设防，筑有各种大型钢筋水泥碉堡 380 余座，和各种副防御设施，结合市内高大建筑，组成了若干个既能独立坚守、又能以火力互相支援的防御要点。环中控有 1 条长 45 公里、宽 10 米、深 3 至 4 米，水深 1.5 至 2 米的护城河，河外侧设有铁丝网、鹿寨和布雷场，河内侧筑有高约 6 米的土墙，墙上有铁丝网、电网，每隔 30 米还筑有 1 个碉堡。守敌计有津塘防区副司令兼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指挥的第八十六、第六十二（欠在北平的第一五七师）军等部共 10 个师，连同地方部队，约 13 万人。其部署是：海河以东，新开河以南为东防区，由第八十六军及新编的一个师防守；新开河、南马路以北为西北防区，由第六十二军主力防守；南马路以南、海河以西为西南防区，由第九十四军的第四十三师及两个津南支队防守；海光寺以东，墙子河以北，海河以南为核心阵地，由特务营及第九十四军留守部队防守；另以 3 个新编师为预备队。

东北野战军首长决定集中 5 个纵队 22 个师共 34 万人，并配属大口径火炮 538 门、坦克 30 辆、装甲车 16 辆，由参谋长刘亚楼组成前线指挥所统一指挥，强攻天津。根据天津东西窄、南北长的地形和守敌北部兵力强，南部工事强，中部兵力、工事均不强的特点，东野前指确定采取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的作战方针，部署是：以第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政治委员梁必业指挥第一、第二纵队和特种兵部队 2/3 的炮兵及 20 辆坦克，于西面和平门南北地段，由西向东实施主要突击。以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吴富善指挥第七、第八纵队和特种兵部队 1/3 的炮兵和 10 辆坦克，从东面的王串场、民族门一线由东向西突击，上述两集团以金汤桥（今解放桥）为会合点，完成“拦腰斩断”的任务，尔后穿插分割，各个歼灭守敌。以第九纵队及第十二纵队第三十四师，由南向北实施助攻；以小部兵力在北面实施佯攻，以第六纵队第十七师为预备队。参战各部在完成对天津包围的同时，即对敌情、地形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拟制了详细的攻城计划，并以保障顺利突破护城河为主，在战术、技术和物资保障方面作了充分准备。同时，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前指要求攻城部队对据守工厂、学校等主要建筑的敌军，采取先包围、暂时不要攻击的办法，待大部敌人歼灭后，再设法解决，以减少对城市的破坏，利于今后建设。

1949 年 1 月 3 日至 12 日，我攻津部队扫除了外国据点。在此期间，守敌几次派代表找我谈判，要求我军停止攻击，允许其携带轻武器南撤。我军提出了敌军放下武器，实行和平解决的反建议。但守敌拒绝我方的条件，决心顽抗到底。14 日 10 时，我军发起总攻，经 40 分钟的炮火准备，在各个突破地段摧毁了敌人的主要工事，接着，工兵在炮兵、坦克兵的掩护下，迅速排除了护城河外的地雷、铁丝网等障碍物，并在护城河上架起了数座浮桥，保证了步兵突击分队的顺利突破，和坦克、火炮的顺利前进。至 11 时，各突

击集团即从东、西、南三面突入市区，向纵深发展，各步兵分队在炮、工、坦克兵的协同下，采用穿墙越顶的战术，绕过敌坚固据点，向指定目标猛插。15日5时，东西主攻部队会师于海河金汤桥，将敌人分割成数块。敌人陷入一片混乱。我军乘势猛攻，至15时，全歼守敌，俘虏陈长捷，解放天津市。战斗中，除个别工厂、学校被敌纵火烧毁外，其余均完好无损。参战部队模范地执行了城市政策纪律，保障了整个城市的顺利接管，受到了中央军委的通令嘉奖。

天津战役，是东北我军首次在水网低洼地形条件下实施的大规模城市攻坚战，也是我军参战的炮兵、坦克兵和工兵等特种兵最多的一次战役。由于战前我军准备了多种渡河器材，详细地制订了诸兵种的协同作战计划，在战斗中实现了步、炮、坦克、工兵之间的密切协同，保证了战役的顺利发展；同时，由于采取了东西对进，拦腰斩断的战役部署，和穿墙越顶、避强击弱、穿插分割的战术手段，仅经29个小时的激战，就攻克了这个具有坚固设防和重兵守备的大城市。中央军委向全军通报了天津的攻城经验。

天津解放后，塘沽敌于1月17日乘船南逃。东北野战军第十二纵队歼其后尾3000人，解放塘沽。

战役第二阶段，我军歼灭新保安、张家口和天津守敌，彻底粉碎了傅作义集团西窜或南逃的企图，为和平解决北平守敌创造了极有利的形势。

#### 四、战役第三阶段和平解放北平

（参见附图56）

天津解放后，北平守敌两个兵团部、8个军部、25个师、连同其他地方部队共计25万人，完全陷入绝境。

北平是华北第一大城市，也是世界闻名的文化古城，拥有人口200多万。为保护这座古城免遭战争破坏，天津之战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认为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已比较成熟，决定继续同傅作义进行谈判，争取和平接管北平，同时命令我军作好充分准备，以便在谈判万一不成时，以战斗手段解放该城。

1月14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同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16日，我平津前线司令部致函傅作义，提出和平缴械或出城接受我军改编两项解决办法，敦促其认清形势，当机立断，站到人民方面来。傅作义经过我北平地下党的耐心工作和北平开明人士的敦促，表示愿意接受我党我军提出的和平条件，并派其副总司令邓宝珊到我平津前线司令部洽谈。21日，双方达成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22日，北平守军开始按协议撤离市区，进至我指定地点接受改编。31日，我军进驻北平城，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2月3日，我军举行了庄严的入城式。3月25日，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由西柏坡村迁到北平。

北平的和平解放，是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中最重要军事发展和政治发展之一，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北平国民党守军是执行我党八项和平条件，以和平方法结束战争的第一个榜样，被誉为“北平方式”。毛泽东指出，

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是人民解放军的强大与胜利”<sup>参</sup>。其次，“北平人民，包括劳动人民、资产阶级及绅士们在内，一齐渴望和平解决”<sup>参</sup>。同时，北平守军中“除少数死硬分子外，从士兵到将军们一概不愿再打了”，也是其原因。<sup>参</sup>傅作义将军对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贡献。

华北、东北两解放区人民为平津战役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据不完全统计，两解放区直接支援前线的民工共达 30 余万人。担任修桥补路、运输粮食草料等其他工作的群众达 150 万人。为保证大清河水路运输，组织了 4 万余人，冒零下十几摄氏度的严寒，一日数次破冰，使 200 余里水路运输畅行无阻。另参加支前的大车 34 万辆，运送到前线的粮食达 3 亿斤，保证了百万大军源源的供给，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

平津战役是对解放战争进程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中的最后一个战役。全战役历时 64 天，我军共伤亡 3.9 万余人，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 1 个“剿匪”总司令部、1 个警备司令部、3 个兵团部、13 个军部、50 个师，共 52 万余人，使华北地区除归绥、太原、新乡等少数几个孤立据点外，全部获得解放。中共中央在贺电中指出：平津战役的胜利，连同东北、华东、中原、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以及南方人民游击战争的伟大胜利在一起，已经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

平津战役是在我军总的兵力和平津战场兵力均优势于敌军，敌军攻击精神虽然已减弱但尚有一定防御能力的情况下遂行的一个巨大规模的歼灭战。战役胜利的关键在于：第一，通过各种手段，成功地将傅作义集团抑留于平津地区，并首先完成了对这个集团的战略包围与战役分割，使我军在主力到达后能周密部署，逐个歼灭各点守敌；第二，先坚决打下了新保安和天津，为和平解放北平创造了条件；第三，在对傅作义集团加强军事压力的同时，通过各方而特别是北平地下党的工作，加强了对傅作义的政治争取工作，对实行和平解放北平进行了有力的配合。

平津战役中的攻克天津、和平解放北平及北平解放后通过傅作义的工作与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达成的双方军队划界驻守等协议，为我军尔后解决国民党 100 余万残余军队提供了“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等三种方式，这对进一步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

<sup>参</sup> 见毛泽东 1949 年 2 月 1 日为新华社写的《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原因》的评论（《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28、229 页）。

<sup>参</sup> 见毛泽东 1949 年 2 月 1 日为新华社写的《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原因》的评论（《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28、229 页）。

<sup>参</sup> 见毛泽东 1949 年 2 月 1 日为新华社写的《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原因》的评论（《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28、229 页）。

## 第六节西北野战军继续发展进攻，钳制胡宗南集团

在东北、华东、中原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对国民党军的主力集团进行战略决战的时候，西北野战军遵循中央军委的指示，对胡宗南集团继续开展攻势，以求进一步削弱与钳制该敌，使之不能抽兵增援其它战场，并为最后歼灭这个集团创造条件。

澄（城）郃（阳）战役当战争进入第三年时，西安绥署主任胡宗南集团所部经过补充和整编，仍有 11 个整编师、30 个旅约 25 万人的兵力。蒋介石因在中原连遭败绩，太原吃紧，曾令胡宗南抽兵增援，但胡宗南为保存实力和保障西安安全，仅以 1 个整编师空运太原，以 3 个整编师于豫陕边，防止我中原野战军西进，保障其侧背安全，而将主力置于西安及其以北地区，实行所谓“机动防御”。7 月底，胡宗南又以第五兵团司令官裴昌会指挥四个整编师共 7.8 万余人，向黄龙解放区进犯，企图控制黄龙山区南麓的壶梯山、将军山等要点，并相机进占石堡（今黄龙）及韩城。其中，以整编第三十八、第十七师由郃阳进犯韩城，占领禹门口，切断我军晋西南至陕北的补给线；以整编第三十六师由白水进犯石堡；以整编第一师由同官（今铜川市）北犯宜君。

西府陇东战役后，西北野战军 5 个纵队、13 个旅，共 6.8 万余人，集给于石堡、韩城地区，进行了两个月的军事、政治整训，进一步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为粉碎胡宗南的进犯，西北野战军决定发起澄郃战役，首先歼灭敌整编第三十六师。尔后视情况再歼整编第十七、第三十八师。部署是，集中主力 5 个纵队 5 万余人，荫蔽在石堡镇东南及西南山地，待敌进到我阵地前时，即采取正面出击和两翼迂回相结合的战法，求歼整编第三十六师；以 1 个骑兵师位于宜君以南，节节抗击敌整编第一师，吸引其北进，另以 1 个团位于洛河东岸，准备阻击该敌可能的东援；以 4 个团的兵力利用韩城西南山地及韩（城）郃（阳）公路有利地形，节节抗击整编第三十八、第十七师，保障主力的左翼侧及韩城、禹门口粮道安全。

7 月 30 日，整编第三十六师进至澄城以北冯原镇、刘家凹地区，因发现北面有我军主力集结，即就地构筑工事，转入防御。8 月 8 日拂晓，西北野战军对该敌发起进攻。经激战迅速夺取了敌主阵地壶梯山，歼敌 1 个团。黄昏，敌大部沿冯原镇、澄城公路仓惶南撤，我军乘胜追击和截击，至 9 日晚，将敌大部分别歼灭于王庄镇、杨家凹和梁周村地区。

整编第三十八、第十七师于 8 月 6 日进占韩城后，获悉我军正歼击整编第三十六师时，即相继放弃韩城、郃阳、澄城南逃。13 日退到大峪河以南防御。西北野战军逐一收复了上述诸城，战役结束。此役，共歼灭敌 9000 余人，巩固和扩大了黄龙解放区。

荔北战役澄郃战役临近结束时，中央军委于 8 月 11 日指示西北野战军：如目前暂无歼敌机会，应即收兵休整若干天，然后再在渭北寻机歼敌。并强调指出：在渭北再歼几部胡军，对于抑留胡宗南部在陕西不向中原进犯是一大利。15 日，中央军委又指出：“你们可作一个月的休整计划”，“九月起全国各区均将有大战，希望你们能配合”。根据军委的指示及部队情况，西北野战军从 8 月 15 日起在澄城、郃阳地区进行休整。野战军前委于 9 月 12 日至 23 日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秋冬两季继续在渭北作战，再歼胡宗南部 4 至 6 个旅（师），使其不能抽兵增援其他战场。

胡宗南进犯黄龙解放区的计划破产后，为阻止我军南下潼关或再出西府，以第九十、第七十六军主力守蒲城，以第十七、第三十八军和第三十六军残部守大荔及以北地区，以第一、第六十五军和第七十六军的第二十四师分驻富平、兴平之线，以第五十七军（原整编第二三师）守西兰公路之郃县、醴泉线，第六十九军（原整编第十三师，由第一三五、第八十四、第一四四旅组成）守潼关、灵宝，第二十七军守洛南、商县。

1948年9月，我军在华北、东北战场对敌展开了巨大规模的秋季攻势。西北野战军为配合这一攻势，决定发起荔北战役，歼灭大荔以北之敌第十七、第三十八军。

10月6日拂晓，西北野战军首先对位于寺前镇、韦庄镇、永丰镇地区的第十七军发起攻击。担任迂回任务的第一纵队迅速插入敌军心脏地区张家城，割裂了敌第十七军军部与第四十八师的联系，接着，协同第二、第四纵队将第四十八师大部歼灭。第十七军军部率其余部队自韦庄镇向西南突围逃脱。西北野战军除以第四纵队继续围歼永丰敌一个团外，主力于7日晨转而向宜井、汉村地区之敌第三十八军进攻，迅速突破该敌防御阵地，歼其1个多团。因受地形限制，未能截断敌军退路，敌第三十八军主力得以撤至洛河西岸。我军于洛河岸边缴获敌抛弃的重武器及其它大批军用物资。同时，我第六纵队乘势直逼大荔城郊。第三纵队一部和黄龙分区地方武装分别解放朝邑、平民、白水等城，争取了朝邑县敌地方保安团两个大队1000余人的起义。

荔北战役开始不久，胡宗南即从耀县、兴平、潼关等地调集第一、第六十五军和第六十九军的第一三五师，连同原在蒲城、大荔地区的各部队约13个师9万余人，对我军进行反扑。10月11日，敌第六十五、第一军等部由大荔地区先行分路北犯。黄昏第六十五军进到胭脂山、汉村、李家坡、大壕营一线。西北野战军查明情况后决定歼灭该敌于立足未稳之时。12日拂晓，第一、第三、第六纵队发起攻击，敌在猛烈炮火和6辆坦克、10余架飞机的支援和掩护下，向南逃窜，我军击落敌机3架，击毁坦克两辆。并在李家坡歼灭第六十五军的第一八七师1个团又两个营。与此同时，第二纵队将敌第六十五军的一六师压缩在大壕营土寨内，几次攻击均未成功，我伤亡较人。野战军首长鉴于再战不利，即令各纵队于当日黄昏停止攻击，向北转移，至18日退回澄城、郃阳以北的冯原镇、赵庄镇、百良镇地区。敌军重占澄城、郃阳以及朝邑、平民等城。此役我军共歼敌2.5万人，予敌第十七、第三十八、第六十五、第三十六军以沉重打击，我军伤亡9600余人。

西北冬季攻势（参见附图57）荔北战役后，胡宗南以第九十军附第六十九军的第一四四师守郃阳，以第七十六军附第三十六军的第一六五师守澄城，以第一军附第三十军的三十师守蒲城，以第三军（由原新编第六师、暂编第十七旅及暂编第二旅组成）附陕西保安第一旅守同官、耀县。第三十八、第六十五、第十七军及第三十六军（欠一个师）分别调至三原、富平、大荔、临潼整补。

11月上旬，华东、中原两野战军联合发起了淮海战役。为阻止胡宗南集团调兵增援中原战场，西北野战军前委会决定发动冬季攻势。

11月15日，第二纵队抓住郃阳敌第一四四师1个团窜到临皋地区窥探情况的有利战机，一举将其歼灭，接着乘胜在乳罗山地区又歼灭该师1个多团。胡宗南判断西北野战军已在澄郃地区发起新攻势，急从蒲城、富平、临潼抽调第一、第六十五军和第十七军1个师东进增援；同时将蒲城以北的第

三十师撤回蒲城。西北野战军首长为分散与疲惫敌军，决定以第一、第四纵队及警备第四旅、骑兵第二旅组成右兵团，出击同官、耀县；以第二、第三、第六纵队组成左兵团，隐蔽在洛河两侧地区，待机歼敌。

11月21日至23日，右兵团在蒲城、同官、耀县地区歼敌第三军第十七师大部和第二五四师（原暂编第二旅）一部。胡宗南判断我军主力在同官、耀县地区，改令刚进至洛河以西之第一、第六十五军等部调头西进增援，并令第九十、第七十六军放弃郃阳、澄城经永丰、蒲城西进，企图夹击我军。23日第七十六军进至永丰镇及洛河西岸石羊地区，发觉我军在蒲城、石羊之间设伏，即停止前进，筑工防守；第九十军则于25日进至永丰镇以南的唐家堡地区。

西北野战军抓住第七十六军进入我预定战场的有利战机，决定以第二、第三纵队主力求歼该军，另以一部位于楼之原、韦床镇地区阻击敌第九十军可能的增援；以第六纵队监视蒲城之敌。25日下午，我军发起进攻，战至26日晚，将第七十六军1万余人压缩在永丰镇。28日拂晓发起总攻，10时许即全歼该敌，俘虏敌军长李日基。冬季战役，西北野战军共歼敌2.5万人。

西北野战军在澄郃、荔北、冬季攻势三个战役中，共歼敌6万人，将胡宗南集团牢牢地钳制在西北战场，有力地配合了其它战场的作战，并巩固了渭北地区，获得了大批粮食，取得了平原村落作战的经验。

## 本章小结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是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期。这期间，我军同国民党军进行了中国战争史上空前的、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主的大规模战略决战。在三大战役中，我军共歼敌154万余人，连同7月以来进行的济南战役和其他战役，共歼敌231万余人，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将战线推进到长江北岸。至此，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基本归于消灭，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已从根本上动摇。蒋介石不得不于1949年1月21日宣告“引退”，转入幕后指挥。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为我军向全国进军、夺取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最终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决战阶段的斗争，“是全战争或全战役中最激烈、最复杂、最变化多端的，也是最困难、最艰苦的，在指挥上说来，是最不容易的时节”。<sup>51</sup>构成战略决战的三大战役，是在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实施的，决战的胜利，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尤其是发展了作为这个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战略决战思想。

这一时期，我军组织战役的基本指导思想，仍然是在战略上、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敢于同敌人进行决战，敢于夺取决战的胜利；在战役战术上，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环节上重视敌人，充分估计困难，从应付最困难的情况着眼，过细地组织指挥每一个战役。其主要的经验是：

### 一、及时把握战略决战的时机，正确选定第一个歼击目标

战略决战，是决定战争双方命运的严重斗争。因此，及时地把握决战的时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一般情况下，往往是数量上、装备上处于优势的军队主动寻找处于劣势的军队进行决战，以取得战争的决胜性胜利。

<sup>51</sup> 自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10页。

在解放战争的头两年，敌我力量对比相差悬殊。我军的方针，是通过若干次战役、战斗上的决战，逐批歼敌，以求逐步缩小这种敌我力量对比上的悬殊情况，而避免与敌进行战略性的决战。到了战争的第三年初，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敌我力量的对比，已由战争初期的3.4:1，下降到1.3:1。敌在战略上已陷入被动，其在长江以北第一线的几个主要集团，均被我分割，无法进行相互间的配合；国民党军统帅部内部矛盾加深，进退失措，举棋不定。陷入了很大的困境。同时，在政治和经济上也陷于深刻的危机之中。我军经过两年的作战，积累了丰富的战争经验，装备有了明显改善，战斗力进一步提高，具备了攻克敌大、中城市和歼灭敌重兵集团的作战能力。虽然在总兵力上还居劣势，但战场上的机动兵力已大大的超过敌军。同时，我军后方日益巩固，支援战争的能力进一步提高。上述情况表明，我军同敌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在对战争全局及每一个局部作了全面的辩证的分析后，打破了一般的战争规律，不待我军总兵力超过敌军，创造性地作出了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即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的决策，并因势利导，指挥各野战军先后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及其他一些重要战役，提前实现了在长江以北歼灭敌人主力集团的战略意图。

战略决战，仍然要贯彻分批歼敌的方针，通过若干个重要战役来实现。因此，选定第一个歼击目标，组织指挥好第一个战役，使之成为整个战略决战的有机组成部分和良好的开端，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具体分析了各战场敌我双方的情况，认为：在东北战场，我军具有其他战场暂时还不具备的许多有利条件，如我军总兵力已超过敌军，敌军孤立突出，长、沈、锦三处完全被我分割，我军物质力量雄厚，并且可以得到华北我军的有力配合等，因而取胜的把握性最大。同时，我军歼灭了东北敌军，不仅能解放东北全境，使我有战略上巩固的、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后方；而且可使东北野战军由一支区域性的部队，变成为一支战略机动部队，这对于尔后解放华北和其他地区，均将发挥巨大作用。因此决定，以求歼敌五大集团中的卫立煌集团为目标，在东北战场上组织战略决战的第一个战役。实践证明，这一选择十分正确，它对我军尔后在淮海、平津战场的顺利歼敌起了重大的影响。

## 二、精心选定战役的主要突击方向

在组织辽沈、淮海、平津这三个决战性战役时，我军面临的战场情况是：要求歼灭的是敌拥有数十万人的重兵集团，在战区的敌我兵力对比上，我尚未占有优势或仅占相对的优势，敌一旦发觉处境不利，就有可能实行战略撤退，与其他战略集团靠拢，组织新的防御。根据这些情况，我军在选定战役的主要突击方向，即第一仗主要攻击矛头的指向时，充分注意了以下几个条件：（一）指向能阻绝敌人实行战略退却的要点，造成对敌人的合围态势，以实现就地歼敌的方针；（二）指向能割裂敌重兵集团，使其无法收缩集结进行顽抗的重要地段，以便适时分割和各个歼灭敌人；（三）指向敌整个防御中的薄弱部位，以保证确有把握地取得初战的胜利。辽沈战役，我军主攻方向直指北宁线，并首先集中兵力攻克了锦州这个在东北敌人的整个防御中既是薄弱又是要害的部位，完全封闭了东北敌人撤向关内的陆上通路，并且有效地调动了沈敌来援，为尔后各个解决廖耀湘兵团及长春、沈阳守敌奠定了基础。淮海战役，我华野的主要突击方向指向敌徐州集团右翼的第七兵团，中野指向淮海战场的战略枢纽和敌防御力量薄弱的宿县。这样，不仅迅速合



围并歼灭了敌拥有 5 个军、10 个师兵力的第七兵团，而且分割了徐州、蚌埠、蒙城三处敌军，使徐州守敌近 30 万人处于我重重包围之中，并迫使蒙城第十二兵团，蚌埠第六、第八兵团不得不加速北进，恢复徐、蚌通道，从而为我军第二、第三步歼灭敌第十二兵团和徐州杜聿明集团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平津战役，我华北部队主力首先指向傅作义部西撤绥远的交通咽喉张家口，迫使傅作义不得不以一部主力由北平西援，同时东北野战军入关后，立即以主力插向津、塘间和平、津间，封闭了敌人主力从海上南撤的道路。这样，就完成了对傅作义集团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为尔后从容逐一围歼新保安、张家口、天津守敌和解决北平守敌奠定了基础。

### 三、大规模的运动战和大规模的阵地战相结合

组织战略决战性的战役，仍然必须执行以运动战为主的方针。但由于敌人是十几万、几十万人的重兵集团，又往往有大的、坚固设防的城市作为依托，因此，在实行运动战的同时，必须给予阵地战以重要的地位。在辽沈、平津战役中，阵地战主要表现为对敌十余万重兵坚守的锦州、天津等大城市的攻坚战；在淮海战役中，阵地战主要表现为我军由大规模的追击战转变为大规模的村落攻坚战。前者所依据的主要原则是：充分的攻坚准备；集中尽可能多的炮火和大量的炸药；优势的兵力和几个梯队的部署；多面围攻和重点突击相结合；突破城垣后多路向敌纵深穿插分割，先弱后强地各个歼灭守敌。后者所依据的主要原则是，掌握好由追击转为村落攻坚的时机；集中兵力，逐点攻击，逐步缩小包围圈，依靠大量的土工作业迫近敌村落据点的防御前沿，并切断攻击目标守敌的退路；炮火、爆破、突击的紧密结合。

### 四、贯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我军歼灭敌军的主要作战方法。组织战略决战性战役时，由于我军的参战兵力与敌军大体相等或仅占相对优势，因此仍然要坚决执行这一原则，即将敌人五六十万人的重兵集团分割成若干股，然后集中优势兵力逐批予以歼灭，最后达到全歼敌人的目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我军在合围敌人的同时，都首先把敌人割裂成互相无法联系的几个部分，然后依据情况有重点地使用兵力，一部分一部分地“吃”掉敌人。辽沈战役，我军依据长春、沈阳、锦州三处敌军已被我完全割裂的有利态势，首先集中 2.5 倍于敌的兵力攻克了锦州，封闭了敌人南撤的通道，尔后逐一解决了长春敌人和沈阳出援之敌，最后攻占沈阳，全歼守敌。淮海战役我军首先包围了第七兵团并攻占了宿县，使刘峙集团被分割成徐州、碾庄圩、蚌埠、蒙城地区的四大股，然后集中兵力逐次转移兵力，在局部形成优势，分批歼灭了其中的三大股。平津战役我军在完成对傅作义集团的分割包围后，也是集中优势兵力逐一歼灭了新保安、张家口、天津守敌，最后迫使北平守敌接受改编。三大战役都成功地贯彻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因而顺利地达成了预定的战役目的。

### 五、组织连续作战

战略决战性战役，是大型战役，持续时间较长，战况十分激烈。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每个战役的持续时间都长达两个月左右。为进行连续作战，使战役一环紧扣一环地按我预定的计划发展，我军在组织上、指挥上充分注意了以下几点；（一）轮番使用兵力，使一部分部队能获得短暂整顿的时间；（二）及时补充、编并战斗组织，使连队经常保持一定的突击力量；（三）除依靠后方补充新兵外，应贯彻执行随俘、随补、随打的方针，保证

连队经常满员；（四）通过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使广大指战员保持和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疲劳、不怕牺牲和连续作战的作风；（五）在发扬我军夜战特长的基础上，充分注意组织必要的白昼战斗，使敌无法获得喘息和整顿及加固阵地的机会。

#### 六、实行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相结合的原则

“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sup>51</sup>。用政治争取瓦解敌军，是我军长期革命战争中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原则。解放战争进行到战略决战阶段时，由于敌军的败局基本已定，内部各种矛盾日益加深，士气日益低落，许多人包括一些高级将领惶惶不安，纷纷寻找出路，这就为我军争取瓦解敌军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在战略决战阶段，我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进一步采取了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方式。在开展强大军事攻势的同时，除在战场上争取广大士兵投诚外，加紧了对高级军官的政治争取工作，向他们晓以大义，指明出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如济南战役中的吴化文，辽沈战役中的曾泽生，平津战役中的傅作义等将军，以及长期隐伏在敌军内部进行工作的我党地下党员如何基沣、张克侠、廖运周率部起义，对于我军攻克济南，歼灭黄百韬、黄维兵团，和平解放长春和北平，都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一时期，我军通过政治争取工作，使约40万敌军或起义、或放下武器，从而加快了战争的进程，减少了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

#### 七、依靠前后方的结合，解决大兵团连续作战中庞大的人力、物力需要

战略决战性战役的特点之一，是参战兵力多，战役规模大，持续时间长。近百万人的粮食、副食品供应，大量弹药、军需物资的前运，数万伤员的抢运、后送、治疗，后勤保障任务十分繁重。同时，后方生产也不能耽误。因此，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提出了“耕战互助”的方针，在基本满足前线需要的前提下，统一筹划调度前后方工作、支前和生产工作。对于“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sup>52</sup>的我军来说，则必须十分注意节约，注意收集缴自敌人的物资，注意组织斩解放城市的力量，包括汽车、火车等运输力量支援前线。

---

<sup>51</sup> 自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69页。

<sup>52</sup> 见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248页。

## 第五章

### 实施战略追击，消灭残余敌军

#### 第一节战略决战后的形势和我军的任务

（参见附目 58、59，附表 57—82）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及在战略决战阶段进行的其他战役，消灭了国民党军主力，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都已濒临绝境。

从 1946 年 7 月至 1949 年 1 月，国民党军损失的兵力总计达 495 万余人，残存的正规军仅有 71 个军 227 个师 115 万人，加上特种兵、机关、学校和地方部队，总兵力下降到 204 万人，其中能用于作战的部队共 146 万人<sup>※</sup>。这些部队，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内，已无法在战略上组成有效的防御。100 多万正规军中，位于南京、上海、杭州地区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部 19 个军 64 个师约 41 万余人；位于武汉、宜昌地区的华中“剿总”白崇禧部，和广州绥靖公署余汉谋部共 17 个军 57 个师 36 万余人；位于陕西地区的西安绥靖公署胡宗南部 13 个军 33 个师约 20 万人；位于陕、甘、宁、青、新地区的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马步芳、马鸿逵部 6 个军 28 个师 17 万余人；位于太原地区的太原绥靖公署阎锡山部 6 个军 14 个师 7 万余人；位于川、康、黔、滇等省的重庆绥靖公署张群部，以及青岛、新乡等孤立据点和绥远西部之敌共 10 个军 31 个师约 24 万人。这些部队，除白崇禧集团、胡宗南集团的一些军以及马步芳部未受我军严重打击，尚有一定战斗力外，其余部队多系新组成的，或者是多次被歼又多次补充起来的，战斗力很弱。

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情况迅速恶化，已出现了总崩溃的局面。财政枯竭，物价飞涨，财政赤字高达 900 万亿元；上海市的物价，从 1948 年 8 月到 1949 年 3 月，上涨了 8.3 万余倍。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国民党统治区的工商企业纷纷倒闭，农村经济迅速破产。随着经济形势的进一步恶化，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互相倾轧愈演愈烈。1948 年 12 月 25 日，白崇禧及其控制下的湖北省参议会，提出了“和平解决国是”的主张，以此逼蒋介石下野；蒋介石宣布“引退”、由李宗仁在南京代理总统职务后，1949 年 2 月 5 日，孙科自行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迁往广州。整个国民党政府，已陷入“一国三公”、四分五裂的境地。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国务卿马歇尔报告中宣称：这个政府已愈来愈众叛亲离了。

我军经过两年半作战，已解放了东北全境、华北大部和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各解放区已完全连成一片，总面积达 261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 27%；总人口约 2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 42%；同时还拥有县以上城市 776 座，占全国县以上城市的 38%。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已由长期的劣势转为优势。至 1949 年 1 月，我军的总兵力由战争开始时的 120 余万人增加到 358 万余人，其中野战军已增加到 188 个师（旅）共 218 万人，士气高昂，装备得到了进一步改善，不仅拥有强大的炮兵，而且还扩建了工程兵、铁道兵等兵种，大兵团作战的经验更加丰富。

<sup>※</sup> 见中央军委一局 1949 年 2 月 23 日的《军情综合》。

我党领导的南方各省游击武装，经过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有了很大发展，至1949年1月，总兵力已达5万余人，活动地区遍及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省的200多个县境。这些敌后游击武装，遵照中央军委命令，先后组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游击纵队，即：琼崖纵队，由冯白驹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粤赣湘边纵队，由林平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闽粤赣边纵队，由刘永生任司令员，魏金水任政治委员；桂滇黔边纵队，由庄田任司令员，周捕任政治委员；闽浙赣边纵队，由曾镜冰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浙东第二游击纵队，由马青任司令员，张瑞昌任政治委员；粤中区纵队，由吴有恒任司令员，冯欒任政治委员；粤桂边纵队，由梁广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几支较大的南方游击武装，在敌后积极开展武装斗争，钳制了大量敌人，已成为配合我军主力在正面战场作战的重要力量。

在军事战线上取得胜利的同时，我党在政治战线和经济战线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解放区工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我党领导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迅速扩大，大批民主人士纷纷来到解放区，准备参加我党建议召开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一些国民党军的爱国官兵，也积极寻求新的出路，准备投向人民解放军。2月25日，国民党海军最大巡洋舰“重庆号”官兵570余人，在舰长邓兆祥等率领下毅然宣布起义。国民党的不少高级将领和地方实力派也纷纷与我党联系，准备走和平解决的道路。

整个形势的发展，正如毛泽东主席指出的，我们已经完全有把握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是毫无疑问的了。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了赢得时间，依托长江以南半壁山河，重整军力，伺机反扑，决定再度打出“和平谈判”这张牌。美帝国主义则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变为两种方式的斗争，即在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所谓地方势力于长江以南和边远省分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进军的同时，还企图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出了包括要求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反动军队等在内的求和声明，接着于21日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任代总统，出面同我党进行“和谈”。但蒋介石在“引退”前对继续进行战争作了布置，“引退”后又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总揽军政大权，实行幕后操纵，先后任命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和台湾警备司令，朱绍良为福建省政府主席和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余汉谋分别为重庆、广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方天、王陵基分别为广东、江西、四川省政府主席，以加强对华南、西南和台湾等地的控制。在闽、赣、粤、湘、云、贵、川、陕等省，设置了14个编练司令部，组训新兵，企图把国民党军重新扩充到350万至500万人。与此同时，还将京沪警备总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统一指挥苏、浙、皖及赣东的军事，会同华中“剿总”白崇禧部共同负责长江防御。1949年4月，华中“剿匪”总司令部、重庆绥靖公署分别改为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指出：“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

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毛泽东还借古代希腊寓言“农夫与蛇”的故事，庄严地表明：“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象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针对蒋介石1949年元旦发出的求和声明，1月14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在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在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表示愿意以上述八项和平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后，4月1日，国共两党代表在北平正式开始了和平谈判。

为迅速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3月5日至13日，党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作出了本年内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决定，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会议还指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向全国进军过程中必须采取的主要方针，这就是：一、对于国民党残存的100多万作战部队，可以运用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去加以解决，并指出：“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但同时也要注意学会运用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去解决敌人，前者就是象对待北平傅作义所部那样，用和平的方法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后者就是象对待绥远国民党军那样，有意地暂时予以保留，使之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利于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军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sup>85</sup>。二、依据党的工作重点已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今后将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新情况，要求我军在向全国进军过程中，应把工作重心转向城市，“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sup>86</sup>。三、要求我军逐步加强工作队的作用，指出，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但随着战斗的逐步减少，工作队的作用就增加了。今后人民解

---

<sup>85</sup> 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425、1426页。

<sup>86</sup> 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428页。

放军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是一个工作队，以便担负经营和建设新区的任务。

为了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我军在平津、淮海战役结束后的休整期间，遵照中央军委 1948 年 11 月和 1949 年 1 月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 的指示，于 2 月至 4 月先后进行了整编。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赵寿山任副司令员，阎接要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一、第二兵团（6 月分编成）。第一兵团由王震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辖第一、第二、第七军；第二兵团由许光达任司令员，王世泰任政治委员，辖第三、第四、第六军。全野战军共 15.5 万余人。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下辖第三、第四、第五兵团。第三兵团由陈锡联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治委员，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军；第四兵团由陈赓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辖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军；第五兵团由杨勇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辖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军。全野战军共 28 万余人。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由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此时陈毅尚在中原军区，其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职务均由粟裕代理），粟裕任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任第一副政治委员，张震任参谋长，唐亮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兵团。第七兵团由王建安任司令员，谭启龙任政治委员，辖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三十五军；第八兵团由陈士榘任司令员，袁仲贤任政治委员，辖第二十四、第二十五、第二十六、第三十四军；第九兵团由宋时轮任司令员，郭化若任政治委员，辖第二十、第二十七、第三十、第三十三军；第十兵团由叶飞任司令员。韦国清任政治委员，辖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一军。全野战军共 58.1 万余人。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由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员，肖克、赵尔陆分别任第一、第二参谋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兵团。第十二兵团由肖劲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辖第四十、第四十五、第四十六军；第十三兵团由程子华任司令员，肖华任政治委员，辖第三十八、第四十七、第四十九军；第十四兵团由刘亚楼任司令员，莫文骅任政治委员，辖第三十九、第四十一、第四十二军；第十五兵团由邓华任司令员，赖传珠任政治委员，辖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四十八军。全野战军共 90 万余人。原华北之第一、第二、第三兵团依次改称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兵团，归中央军委直接指挥。第十八兵团由徐向前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辖第六十、第六十一、第六十二军；第十九兵团由杨得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治委员，辖第六十三、第六十四、第六十五军；第二十兵团由杨成武任司令员，李井泉任政治委员，辖第六十六、第六十七、第六十八军。三个兵团共 23.8 万余人。1949 年 4 月 25 日，中央军委决定，将第十八、第十九兵团调归第一野战军建制，并改由周士第任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志民任第十九兵团政治委员。另外编成第八、第七十军，属华北军区建制；第十九、第五十八军，属中原军区建制；第三十二军，属华东军区建制；第五十军，属东北军区建制；原属华东野战军建制的两广纵队改属第四野战军建制。在此期间，中央军委还组成了铁道兵团，由滕代远任司令员，吕正操任副司令员；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和华北军区建立了特种兵司令部，统一领导所辖的炮兵、工兵、坦克兵、装甲兵等部队；华东军区还成立了华东海军，由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原有的西

北、中原、华东、东北、华北 5 个一级军区建制不变，西北军区由贺龙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王维舟任副司令员，张经武任参谋长；中原军区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毅、李先念任副司令员，邓子恢任副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1949 年 5 月，中原军区奉命撤销）；华东军区由陈毅任司令员，饶漱石任政治委员，张云逸任副司令员，舒同任政治部主任；东北军区由高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富春任副政治委员，伍修权任参谋长，周桓任政治部主任；华北军区由聂荣臻任司令员，薄一波任政治委员，徐向前、滕代远、肖克任副司令员，赵尔陆任参谋长（1949 年 5 月，肖克、赵尔陆调离华北军区，由唐延杰接任参谋长），罗瑞卿任政治部主任。一级军区下设二级军区、三级军区和军分区。通过整编，全军统一了编制，充实了各级军政干部，补充了大量兵员，总兵力已达 400 万人。这次整编使我军向正规化建设迈进了一大步。

关于向全国进军的战略部署，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早在 1948 年 12 月中、下旬，就已开始研究。1949 年 1 月 8 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 3 月间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初步决定在 1949 年人民解放军应争取解放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九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则是全部。还指出：“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役以后，几个大的野战军必须休整至少两个月，完成渡江南进的诸项准备工作。然后，有步骤地稳健地向南方进军。”<sup>51</sup>3 月 17 日，中央军委就渡江南进问题又发出指示：“华野、中野两军决于四月十日渡江向着湖口、芜湖、南京、镇江、上海之线及其以南地区国民党军六十个师举行攻击。”5 月 23 日，中央军委就渡江后的进军问题作出了具体的部署：以第一野战军向西北进军，负责歼灭马步芳、马鸿速等部及胡宗南集团一部，解放并经营陕、甘、宁、青、新五省，其中一部（10 月，中央军委确定为第十八兵团）则准备入川；以第二野成军在协同第三野战军占领宁、沪、杭等地后，主力集结于皖南、赣东、浙西地区，待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减少后，向西南进军，在第一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歼灭由秦岭退入四川的胡宗南集团主力及西南地方军阀部队，解放并经营川、黔、康三省（7 月 16 日，中央军委又进一步确定第二野战军的任务是解放并经营川、黔、滇、康四省）；以第三野战军向闽、浙进军，负责经营鲁、苏、皖、浙、闽等省，同时准备解放台湾；以第四野战军向中南进军，歼灭白崇禧集团和余汉谋部，解放并经营豫、鄂、湘、赣、粤、桂等省。为了预防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中央军委于 5 月 28 日发出指示：“我们应当预筹对策，以期有备无患。”“对策的主要方面是，我各路野战军，按照预定计划前进，歼灭国民党残余力量，使各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上完全丧失他们的走狗。第二方面是力求经济上的自足自给，准备着海上被封锁时，我们仍然有办法。在这方面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站在我们方面极为重要。第三方面是在华北、华东部署充分兵力，以防美国海军协同国民党海陆军，向我后方的袭击和扰乱。”

各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统一的进军部署，结合整编、整训，开展了以“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中心内容的形势教育，城市政策、新区政策和团结会师教育。团以上党委还进一步开展了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等不良倾向的斗争。在此基础上，着手进行向全国进军的全面准备，以期圆满实现解放全中国的神

---

<sup>51</sup> 自毛泽东《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31 页。

圣大业。



## 第二节发起渡江战役，解放南京，上海、杭州、武汉、南昌等地

(参见附图 60)

### 一、敌军加强长江防御，妄图阻止我军南进

国民党军为阻止我军渡江南进，到 1949 年 4 月初为止在宜昌至上海间 1800 余公里的长江沿线，部署了 115 个师约 70 万人的兵力，其中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部 75 个师约 45 万人，布防于江西湖口至上海间 800 余公里的地段上；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白崇禧部 40 个师约 25 万人，布防于湖口至宜昌间近千公里的地段上。另以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和江防舰队一部共有军舰 26 艘，炮艇 56 艘分驻安庆、芜湖、南京、镇江、上海等地，以江防舰队主力计舰艇 40 余艘分驻宜昌、汉口、九江，沿江巡弋；空军 4 个大队以南京、上海、武汉为基地，支援陆军作战。同时，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舰艇也停泊于上海，有可能对我军渡江作战进行武装干涉。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下游江面宽达 2 至 10 余公里，历来被称为天堑。水位在 4、5 月间开始上涨，特别是 5 月桃花汛期，不仅水位猛涨，而且风浪高达 50 余厘米，如迁大海潮，则入海地段江水例流。沿江各省多为水网稻田地，河流湖泊较多，不利于大兵团行动。防守长江下游地段的汤恩伯集团，以一部兵力控制江北沿岸若干据点，作为警戒阵地，以主力 18 个军 54 个师沿长江南岸布防，重点置于南京以东地区，并在纵深控制一定机动兵力，企图在我军渡江时，凭借长江天险，依托既设工事，在海空军配合下，大量杀伤我军于半渡之时，或消灭我军于滩头阵地；如江防被我突破，则分别撤至上海及浙赣铁路组织新的防御。其具体部署是：以淞沪警备司令部所属第三十七、第五十二、第七十五军防守苏州至上海地区；第一绥靖区所属第四、第二十一、第五十一、第一二二军防守镇江至江阴段，以第五十四军位于丹阳、武进地区为预备队；第六兵团及首都卫戍总部所属第二十八、第四十五、第九十九军防守南京及其东西地段；第七绥靖区所属第二十、第六十六、第八十八军防守马鞍山至铜陵段，另以第十七兵团所属第一、六军位于泾县、宁国地区为该防御地段预备队；第八兵团所属第五十五、第六十八、第九十六军防守铜陵至湖口段。此外，还以第十八、第六十七、第七十三、第七十四、第八十五、第八十七军共 20 余个师位于浙赣铁路及浙东地区，担任第二线防御。防守湖口至宜昌段的白崇禧集团，以 27 个师直接担任江防，以 13 个师位于长沙、南昌地区，其中，白部主力第三兵团位于武汉及其以东之九江、安庆地区。

### 二、我军渡江作战的决心和部署

依据向长江以南进军的既定方针，中央军委于 2 月 3 日至 3 月 20 日先后决定：以第二、第三野战军的 7 个兵团 24 个军及地方部队共 100 万人，准备于 4 月间发起渡江作战，歼灭汤恩伯集团，夺取国民党政治、经济中心——京沪杭地区，为尔后向华东南、中南、西南地区进军创造条件，并随时准备粉碎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为了作好渡江准备，开辟渡江道路，可提早攻占敌长江北岸据点。以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部率第四十、第四十三军约

十余万人组成先遣兵团迅速南下，攻取信阳，威胁武汉，会同中原军区部队钳制白崇禧集团，策应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为了加强渡江作战的统一领导，2月11日，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同志在淮海战役期间组成的总前委，在渡江作战中“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

总前委根据中央军委意图和敌人的江防部署，对我军实施渡江作战的有利条件和各种困难进行了全面分析，认为：渡江作战是我军的一个新课题，广大指战员多属北方籍，不习水性，存在种种顾虑；领导干部缺乏组织指挥大兵团强渡江河的经验，在无现代化渡河器材的条件下，要突破敌陆海空军组成的长江防线，将会遇到很大困难。但是，在我军渡江正面担任防御的汤恩伯集团战斗力差，缺少骨干力量；长江在5月桃汛之前水流比较平稳，利于我军航渡；南京以西江面较窄，敌防御薄弱，更利于我军组织渡江；芜湖至江阴段，江身逐步向北突出，沪宁芜铁路与江平行，利于我军对敌实施钳形突击和渡江后迅速控制铁路，限制敌机动，并达成对宁、芜、镇地区之敌的合围和分割。这些都是我军夺取渡江作战胜利的有利条件。

1949年3月31日，总前委制订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决定以第二、第三两野战军组成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采取宽正面、有重点的多路突击的战法，于4月15日18时在江苏靖江至安徽望江段实施渡江作战，首先歼灭沿江防御之敌，然后向南发展，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夺取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纲要》预定将战役区分为三个作战阶段：第一阶段达成渡江任务，实行战役展开；第二阶段割裂和包围敌人，确实控制浙赣路一段，断敌退路；第三阶段分别歼灭被包围之敌，完成全战役。

《纲要》规定的第一阶段作战计划和第二、第三野战军的具体部署是：以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指挥第二十、第二十六、第三十四、第三十五军，第十兵团指挥第二十三、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一军及苏北军区3个独立旅共35万人，由第三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参谋长张震指挥，组成东突击集团，其中第八兵团指挥之第三十五、第三十四两个军以积极佯攻的手段，吸引和钳制浦口、仪征地区之敌；其余6个军由三江营至张黄港段渡江，成功后，以一部兵力歼灭沿江当面之敌，巩固滩头阵地，主力迅速向宁沪铁路挺进，控制该路一段，阻击南京、镇江之敌东逃和上海之敌西援，然后扩张战果，派部队向西发展，切断宁杭公路，封闭南京、镇江地区之敌的南逃通路，尔后会同中突击集团歼灭被围之敌。

以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指挥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四军，第九兵团指挥第二十五、第二十七、第三十、第三十三军共30万人，组成中突击集团，由第三野战军副政治委员谭震林指挥，在裕溪口至棕阳镇段渡江，成功后，以一部兵力歼灭沿江守敌，并监视芜湖之敌，主力迅速东进，与东集团会合，完成对宁、沪、杭地区之敌的割裂包围，尔后会同东集团各个歼灭宁、镇地区之敌。为求得中、东两集团行动上的协调，迅速合围宁、镇之敌，中集团渡江后统归粟裕、张震指挥。

以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之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军，第四兵团之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军，第五兵团之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军及地方部队共35万人，组成西突击集团，由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副政治委员张际春、参谋长李达指挥，在棕阳镇至望江段渡江。渡江成功后，以一个兵团用最快

速度挺进至浙赣线衢州及其以西、以北地区，确实控制浙赣路一段及屯溪南北公路，切断汤恩伯集团的退路及其与白崇禧集团的联系；主力沿江东进，接替第九兵团监视并歼灭芜湖敌军的任务，尔后准备参加夺取南京的作战（为便于部队就粮和避免过于拥挤，4月17日总前委又决定西集团以第三、第五两兵团直出浙赣路，第四兵团执行东进任务）。

以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所属第四十、第四十三军和中原军区部队共20万人，归刘伯承指挥，占领武汉以北及其以东地区，以积极行动钳制白崇禧集团，配合第二、第三野战军之渡江作战。

《纲要》对我军渡江成功后敌可能采取的行动作了如下几种估计：（一）收缩兵力于芜湖、南京、无锡、上海、杭州等城市，阻绝我东、中集团会合，尔后利用浙赣铁路机动兵力，或在南京、上海间，或在宁沪杭三角地区，或在浙赣路沿线与我决战。（二）放弃沿江一线阵地，退守浙赣路和上海、杭州沿海地带进行顽抗，或作有秩序的撤退。（三）在退路被我切断，无法撤退时，分别固守南京、上海、杭州等要点。《纲要》指出：“只要我军渡江成功，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战局的发展均将发生于我有利之变化，并有可能演成敌人全部混乱的局面。”同时强调，战役成功的关键，是中、东两集团的迅速会合，“此着成功，既可使东线兵团不致孤立，使东线主力作战有必胜之把握，又可做到打乱敌人作战体系，达成割裂包围敌人之目的。”但估计东集团在渡江后可能遇到严重的战斗，因此随后又决定中集团较东、西两集团提前一天渡江，以便能有力地支援东集团作战。

4月3日，中央军委批准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18日，中央军委指出：“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希望我二野、三野全军将士，同心同德，在总前委及二野、三野两前委领导下完成伟大任务。”

担任渡江任务的各部队于3月初至4月初，先后进抵长江北岸，全面紧张地展齐了战役的各项准备工作，进行了形势任务和新区城市政策纪律教育，使广大指战员明确树立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在沿江地方党组织和江南游击队的配合下，对敌军的防御部署、工事情况和地形、水情进行了全面的侦察，并据此展开了强渡江河和水网稻田地作战的战术、技术训练；在地方党和政府的大力协助下，积极筹集和修理船只，并自制了部分机帆船，到渡江前，共筹集各型木船9400余只，动员了万余名船工随军参战，同时培训了数千名部队选调的水手，以切实保证航渡的需要；在中原局和华东局的统一部署下，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竭尽全力，动员组织广大人民群众进行规模巨大的支前工作，仅筹集与运送到前线的粮食即达数亿斤，动用的临时民工达300余万人，做到了“要粮有粮，要人有人，要船有船。”此外，山东、苏北还组建了16个民工团随军服务，军队打到哪里，他们就支援到哪里。

在抓紧进行渡江准备工作的同时，各兵团还以一部兵力先后拔除了棕阳、仪征、三江营等长江北岸敌据点十余处，从北岸控制了长江航道，开辟了我军渡江通路。江汉军区部队为了掩护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南下，发起了荆门战役，歼敌第七十九军等部8000余人，解放了荆门、当阳。

### 三、战役第一阶段突破江防，占领南京

为争取国共两党谈判达成有利于人民的协定，我军在完成渡江作战的一切准备之后，曾数度推迟渡江的时间。4月15日，双方代表团拟就了“国内

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并商定于4月20日共同签字。但是，国民党政府于20日拒绝签字。当夜，我中集团按预定计划发起渡江作战。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4月20日20时，我中集团第一梯队第二十四、第二十五、第二十七、第二十一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冒着敌舰和江防炮火的拦截，首先起渡，迅速占领了一些江心洲，并突破鲁港至铜陵段敌防线，打退了敌军的多次反扑，在对岸建立了滩头阵地，接着向敌纵深发展进攻。21日，占领铜陵、繁昌、顺安等地。

这时，汤恩伯仓皇飞赴芜湖指挥作战，并组织第九十九军等部增援，但已无济于事。21日晚，我东、西两突击集团开始渡江，广大指战员发扬了英勇顽强，有进无退，独立作战的战斗作风，乘船直冲敌岸。东集团主力迅速突破了长山、天生港、扬中敌之防御阵地，击退了敌3个军从江阴等地的多次反击，于22日进至香山、南闸、百丈一线，建立了东西50余公里，南北10余公里的滩头阵地，并争取了江阴要塞守军7000余人起义，控制了江阴炮台，封锁了江面。西集团主力也于当夜在预定地段顺利突破敌人江防阵地，于22日占领彭泽、东流等地。中集团主力则继续发展攻势，占领南陵，歼敌第八十八军大部。

在我军渡江时，英帝国主义军舰共四艘公然炮击长江北岸我军，我当即予以猛烈还击，将其中的紫石英号击伤于镇江附近江面，其余3艘逃往上海。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声明，严正申斥了帝国主义的这一侵略行径，同时要求英、美、法等国在中国的一切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海、领土、领空，表达了中国人民保卫自己领土主权的决心。

敌江防被我全线突破后，于22日下午仓促部署总退却。芜湖以西之敌向浙赣铁路退却，芜湖以东、常州以西地区之敌向杭州方向撤退，常州以东地区之敌向上海撤退，企图在浙赣路和上海地区组织新的防御。

我军当即迅猛向敌防御纵深发展攻势。23日，东集团主力相继解放丹阳、常州、无锡等城，切断了宁沪铁路。敌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25艘舰艇在南京以东江面起义，另一部23艘舰艇在镇江江面向我投降，国民党政府留在南京的一部分机构仓皇迁移广州。我第八兵团一部于当晚渡过长江，进占南京、镇江。中集团一部占领芜湖，主力渡过青弋江，并在湾址地区歼敌第二十军大部和第九十九军一部。西集团乘胜攻占贵池、青阳等地，歼敌第八兵团一部。南京的解放，标志着蒋介石国民党22年的反动统治从此宣告灭亡，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即将取得全国的胜利。

与第二、第三野战军横渡长江的同时，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先后解放黄梅、浠水、汉川等地，有力地钳制了白崇禧集团，保障了第二野战军的翼侧安全。

至此，我军胜利达成了战役第一阶段任务，粉碎了敌之长江防御，并击退了帝国主义军舰的挑衅，为下一步向敌纵深发展，合围歼灭逃敌造成了极为有利的态势。我军能如此顺利地一举突破敌人长江防御，除充分的政治动员外，在战役指挥上的主要经验是：（一）准备工作尤其是船只、水手的准备十分充分，战役发起前各突击部队又利用夜幕反复进行了渡江的战术、技术演练；（二）力争偷渡，准备强渡，采取各种手段迷惑敌人，保持了战役

发起的突然性；（三）采取宽正面有重点的作战部署，使敌在千里防线上防不胜防；（四）注意按江河进攻的战术要求编组船队，并加强了起渡场的指挥和船只的回航组织；（五）各突击船队的指战员做到了有进无退，随靠随登岸，边打边恢复建制，主动支援友邻；（六）明确区分一、二梯队任务，一梯队主要担负建立、巩固滩头阵地，二梯队主要担负扩大滩头阵地，歼灭顽抗的敌人。

#### 四、战役第二阶段合围歼灭芜湖、南京、镇江逃敌，占领浙赣铁路

我军渡江成功后，总前委依据敌军纷纷向浙赣线及杭州、上海撤退的情况，迅速调整了进攻部署：令渡江东集团和中集团主力不顾一切疲劳，不为小敌军钳制，分别沿丹阳、金坛、溧阳及太湖西侧之线和南陵、宣城、广德之线向长兴、吴兴地区疾进，切断宁杭公路，完成战役合围，歼灭镇江、南京、芜湖地区南逃之敌；以中集团一部迅速向杭州挺进，第八兵团部率第三十五、第三十四两个军担任南京、镇江地区的警备任务，第十兵团的第二十九军东进攻取苏州，向上海方向警戒，解除西集团第四兵团之沿江东进任务，改为与第三、第五兵团并肩向浙赣铁路挺进，追歼逃敌，控制浙赣线，确实切断汤恩伯集团与白崇禧集团的联系，保障第三野战军歼灭包围之敌，同时，以第三兵团的第十军担任安庆、芜湖等地的警备任务。

各部接到命令后，不顾疲劳，不待辎重到达，克服阴雨连绵、道路泥泞等困难，向指定地区兼程疾进。4月26日，中集团之第九兵团主力及第七兵团一部通过广德，东集团一部进抵天王寺、宜兴一线，并在溧阳以西、以南地区歼敌一部。27日，东集团第二十九军进占苏州，东、中两集团主力一部会师于吴兴，将由芜湖、南京、镇江地区南撤之敌第四、第二十八、第四十五、第五十一、第六十六等5个军包围于郎溪、广德山区。中集团之第七兵团主力沿安吉、武康之线向杭州挺进。接着，我军对被围之敌发起攻击，经两日战斗，于29日将敌8万余人全部歼灭。5月3日，第七兵团主力占领杭州。4日，西集团第二野战军之第四兵团，占领浙赣线之上饶、贵溪、横峰，至7日，第三、第五兵团亦分别占领金华、衢县，其中第三兵团一部与中集团第七兵团一部会师诸暨。在上述追击作战中，先后歼敌第六十八、第八十八、第一一六、第七十三军等各一部，残敌纷纷向福建、浙东逃窜。我军即控制了义乌至东乡段400余公里的浙赣线。西集团的这一行动，不仅割断了汤、白两集团的联系，粉碎了敌人在浙赣线组织顽抗的企图，而且扩大了预定的战役范围，为下一步进军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此期间，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先后占领了孝感、黄陂，逼近武汉，完成了钳制白崇禧集团的任务。4月28日，先遣兵团归还第四野战军建制。

我军之所以能在渡过长江后顺利达成战役第二阶段的任务，首先是中、东两集团的迅猛对进，不为沿途小股敌人所迟滞，迅速完成了对宁、镇逃敌的合围，并乘敌混乱，分割歼灭了该敌。其次是西集团先期截断浙赣路，断敌退路，拊敌侧背，并阻绝了白崇禧集团可能的东援，使汤恩伯无法按其预定计划组织新的防御。

#### 五、战役第三阶段攻占上海，歼灭汤恩伯集团主力

(参见附图 61)

郎、广地区围歼战后，退守上海市及其周围地区的汤恩伯集团 8 个军 25 多个师共 20 万人，在蒋介石的亲自部署下，企图凭借上海丰富的资财和 4000 多个永备工事继续顽抗，以争取时间，抢运物资，并准备大肆破坏该市，阴谋挑起国际事件，促使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位于武汉、宜昌地区的白崇禧集团，企图以一部兵力迟滞我第四野战军渡江，掩护主力向湘赣边和湘中、湘鄂西地区退却，在汨罗江以北、长沙以东和大巴山地区组织新的防线，以阻止我军南下湘、赣、粤、桂和西进四川。

总前委根据战局的发展，令第三野战军以第七兵团继续向浙东、浙南地区进军，解放浙江全省；第八兵团以一部兵力继续担任南京、镇江地区的警备任务，并肃清苏浙皖边境溃散之敌；集中第九、第十两兵团及第八兵团一部共 8 个军攻取上海，歼灭该地之敌。令第二野战军主力在浙赣路金华、东乡段休整，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保障第三野战军围歼上海之敌；以一部兵力向闽北、赣中进击，并相机进占南昌。同时，中央军委也指示第四野战军首长，以先遣兵团伺机渡江，占领武汉三镇，为第四野战军主力尔后进军中南创造条件。

上海，位于东海之滨，濒临长江出海处，人口约 5 百万，是我国最大的城市和工商业中心。近百年来，该市已沦为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主要基地，各种反动势力猬集，政治情况十分复杂。上海郊区地形平坦，村庄稠密，河流沟渠纵横，地下水位高，不便于大兵团机动。市内高大建筑多而坚固，主要市区傍黄浦江西岸，市北吴淞位于黄浦江与长江的交汇点，是上海市区出海的交通咽喉。防守上海之敌，以第二十一、第五十一、第五十二、第五十四、第七十五、第一二三军 20 个师，配属坦克、装甲车各一部，守备黄浦江以西市区及外围之太仓、昆山、嘉兴、金山等地，以第十二、第三十七军共 5 个师守备黄浦江以东地区。全市的防御重点，置于浦西市郊之月浦、刘行、大场和浦东之高行、高桥地区，借以屏障吴淞和市区，保障其出海通路。另以海军海防第一舰队和空军协助陆军防守。

为了达到既要歼灭敌人，又要完整地接管上海，以利今后建设之同的，中央军委向总前委、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首长先后发出了一系列指示。4 月 27 日，军委指出：“国民党在沪军队有迅速撤走可能，加以上海资产阶级不赞成在上海打仗，故上海和平解决之可能性甚大”，因而指示攻上海部队不要过于迫近上海，以免吓跑敌人；28 日指示：“我方对英美侨民（及一切外国侨民）及各国大使、公使、领事等外交人员，首先是美英外交人员，应着重教育部队予以保护”；30 日及 5 月 3 日，又先后指示：“总前委除直接领导南京工作外，请迅速抓紧完成占领上海的准备工作，以便在一星期以后假如汤恩伯从海上逃跑时，你们能够主动地有秩序地接收上海”，应“令军队学习政策和接管城市事项”；5 月 6 日，军委就攻占上海的军事部署指出：“请粟、张即行部署于五月十日以后，五月十五日以前数日内，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封锁吴淞口及乍浦海口，断绝上海敌人逃路，使上海物资不致大批从海上逃走，……并迫使用和平方法解决上海问题成为可能”，“但是你们仍须准备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早日去占领上海。你们的准备工作愈快愈好。”

根据这些指示，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前委抽调了约 5000 名干部组成各系统的接管机构，拟制了具体的接管计划和警备措施，组织接管人员学习中央

关于接管方针的指示。中共上海地下党，秘密地组织大批纠察队，护厂护校。攻城部队进行了城市政策纪律教育，并规定了市区作战力争不使用重武器，尽量减少对城市建筑物的破坏。

第三野战军首长针对上海敌防御部署，决定以第九、第十两兵团首先采取钳形攻势，从浦东、浦西两翼迂回，进逼吴淞口，先断敌海上退路，尔后围攻市区，分割歼敌。具体部署是：以第十兵团首长指挥第二十六、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三军附特纵炮兵一部，由常熟、苏州地区向昆山、太仓、嘉定地区攻击前进，歼灭该区之敌，直插吴淞、宝山，封锁黄浦江口，截断敌之海上运输及退路，然后由西北向市区进攻；以第九兵团首长指挥第二十、第二十七、第三十、第三十一军附特纵炮兵一部，首先以第三十、第三十一军由南浔、吴江等地迂回浦东，向奉贤、南汇、川沙攻击前进，进逼高桥，协同第十兵团确实封锁吴淞口；以第二十、第二十七军由松江以南和嘉兴及其以东地区向松江、青浦攻击前进，尔后该兵团由东、南、西三面与第十兵团会攻上海市区之敌。

5月12日，我军向上海外围之敌发起攻击。至14日，第九兵团先后攻占平湖、奉贤、南汇和松江、青浦等地，进逼川沙，威胁上海守敌侧背。敌被迫由市区增调第五十一军至白龙港、林家码头加强防御。第十兵团攻占昆山、太仓、嘉定、浏河等地后，继续向月浦、扬行、刘行之敌发动猛攻。敌凭借钢筋水泥堡顽强抵抗，我进展缓慢。从15日起，各部队遵照总前委和野战军首长的指示，加强了敌前侦察，调整了部署，总结了经验，改以小分队行动力主，实行火力、爆破、突击紧密结合的攻坚战术，逐个夺取敌碉堡，加速了战斗进程。至19日，第十兵团相继攻占月浦、国际无线电台，肃清了刘行残敌；第九兵团攻占川沙，并在白龙港地区全歼敌第五十一军，进而将敌第十二军压缩于高桥地区，与第十兵团形成了夹击吴淞口之势。敌被迫于22日将第七十五军增调高桥，以保障吴淞口出海通道。至此，我军已将敌主要兵力压缩于吴淞口两侧地区，为攻取市区，歼灭守敌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时，华东局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中央军委于5月20日发布命令，指出：“接收上海的准备工作已大体就绪，似此只要军事条件许可，你们即可总攻上海。”第三野战军首长随即遵照军委和总前委的命令，增调第七兵团之第二十三军和第八兵团之第二十五军分别配属第九、第十兵团，于23日夜向上海守敌发起总攻。24日，第九兵团攻占浦东市区和虹桥、徐家汇车站，第十兵团直插吴淞、宝山。敌一面继续调集兵力增强月浦方面的防御，一面向吴淞收缩，准备从海上逃跑。我各部队采取快速勇猛的动作，多路直插市区。追歼逃敌。至26日，第九兵团攻占上海市区。在我军的争取下，敌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率第二十一、第一二二军等各一部向我投诚。第十兵团相继攻占大场、吴淞、宝山等地。27日，上海战役结束，敌除汤恩伯率第五十四军等部约5万人登舰逃跑外，其余15万余人全部被歼，我共缴获各种炮1300余门，坦克、装甲车110余辆，汽车1100余辆，舰艇11艘及大批军需物资。6月2日，我第二十五军解放崇明岛，歼敌3700余人。至此，京沪杭作战胜利结束。

在解放上海的过程中，我军全体指战员模范地执行了城市政策，露宿街头，不进民房，保护外侨，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欢迎和爱戴。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接管人员及时跟进，在人民群众的热情协助下，有秩序地进行接管。中共上海地下党也积极组织和领导广大工

人、学生及市民开展护厂、护校的斗争和瓦解敌军的工作，对解放和接管上海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此期间，第七兵团主力在浙东、浙南游击队的配合下，相继解放了宁波、奉化、镇海、温州、临海、黄岩等城市和广大地区。山东军区第三十二军于6月2日解放青岛，守敌第十一绥靖区第三十二、第五十军等部由海上经台湾南撤广东。第二野战军一部于5月中旬先后解放赣中、闽北之南城、建阳、建瓯、南平等地。为策应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的渡江行动，截击由武汉地区南撤之敌，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于5月20日进至丰城、樟树（现清江）一线，并于22日占领南昌。

驻守武汉地区的白崇禧集团，不顾我党的忠告，拒绝以和平方式解放华中南。并从5月初开始收缩兵力，准备南逃。我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乘白崇禧集团南撤时，于5月14日开始在团风至武穴段横渡长江，17日解放武汉三镇，并争取了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兼第十九兵团司令官张轸。在贺胜桥率第一二八军等部约两万人于15日宣布起义。接着，又解放了通山、蒲圻、通城等地。

渡江战役，是一个大规模战略性战役。这个战役，我军在以木帆船为主要航渡工具的条件下，一举突破了敌由陆海空军组成的长江防线，攻克了敌坚固设防的上海等重要城市，歼敌11个军部、46个整师，共43万余人，我军伤亡6万余人，解放了苏南、皖南、浙江广大地区和江西、湖北、福建三省部分地区，为我军尔后继续向福建及华南、西南地区进军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我军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胜利，在战役指导上主要是紧紧掌握了以下几点：

（一）精心计划，周密准备，立足于用战斗的手段突破敌人长江防线。在国共两党再度开始和平谈判的情况下，虽然存在着和平渡江的可能性，但我军的一切部署、一切工作仍然立足于以战斗方式强渡长江，消灭敌人，并据此进行了充分周密的战役准备，特别是船只的准备和依据强渡江河作战的特点进行了战术、技术准备。因此，当国民党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时，我军能不失时机地发起渡江作战，迅速突破敌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

（二）在敌主力基本被歼、全国胜利已成定局的大好形势下，我军对渡江作战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重大困难，如敌可能依托长江天险进行顽抗，我军渡江后敌可能拼全力阻绝我东、中集团会师，并集中主要兵力向东集团实行反击等，仍然作了充分的估计，并相应地预筹了对策，因而能顺利地突破敌千里江防，合围并歼灭敌重兵集团，达成了预定的战役目的。

（三）利用有利的地形，实施钳形突击，先求合围敌人，尔后从容歼敌。此次战役，我军利用长江镇江、芜湖段向北突出的有利地形，决定以中、东两个集团的主力从芜湖以西地段和镇江以东地段实施向心突击，形成两个极有力的钳子，而以西集团直出浙赣路，东集团一个军直出苏州，形成对付武汉白崇禧集团和上海汤恩伯集团主力的强有力的对外正面，从而迅速造成了对芜、宁、镇逃敌的合围和歼灭。上海之战，我军在兵力部署上仍以第九、第十兵团以吴淞口为目标实行钳形突击，同时辅之以对市区的多路攻击，因而迅速歼灭了守敌15万人。仪由于上海临江滨海，受地形限制，我军缺乏海、空军的配合，钳击部队又无法迅速控制吴淞口，使汤恩伯得以率残部5万余人登舰从海上逃跑。



（四）对于帝国主义可能实行的武装干涉，我军妥善筹划了对策。如：当英舰阻挠我渡江时，我军给予了坚决的回击；我第三野战军攻取上海期间，第二野战军集结浙赣路任战略预备队等。同时，我军本着中央军委关于愈迅速地消灭国民党军就愈能减少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可能性的指示精神，在渡江战役中迅速突破敌江防，先后攻占南京、武汉、上海等城市，歼灭了大量敌人，从而使美、英等帝国主义未敢进行武装干涉。实践证明，只要我军态度坚决，准备充分，并能迅速地消灭国民党军，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就相应地减少或消失。

### 第三节向福建进军。解放东南沿海岛屿

渡江战役后，原盘踞在苏、浙、皖及赣东、闽北地区的一部分国民党军残部仓皇撤向闽南及东南沿海诸岛屿，经过编并，统由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陈诚指挥，重新组织防御，企图通过控制东南沿海地区及近海岛屿，屏障台湾，待机反攻。其兵力分布是：舟山防卫司令石觉指挥3个军10个师约6万人，防守舟山群岛。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福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指挥10个军27个师约12万人，防守福建沿海地区及近海岛屿，其中第六兵团李延年部5个军13个师6万余人，防守福州地区；第八兵团刘汝明部2个军6个师3万余人，防守漳州地区；第二十二兵团李良荣部3个军8个师约3万人，防守泉州、厦门、金门地区。另以空军第一、第四、第五大队，以定海及台湾为基地，执行空中支援、侦察、封锁海面及输送物资任务。此外，山东长山列岛尚有残敌一部盘踞。

中央军委早在上海战役临近结束时，即指示第三野战军首长：“你们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六七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sup>51</sup>第三野战军首长于上海解放后决定：以第八兵团继续担任南京、镇江警备任务并清剿苏南、皖南残匪；以第七兵团主力担任解放舟山群岛的任务，一部保卫海防和担任城市警备；以第九兵团担任上海市的警备及淞沪地区海防，并准备解放台湾；以第十兵团部率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一军执行进军福建的任务。

福建省多崇山峻岭，道路险阻，仅沿海有部分平原开阔地。境内河川交织，沿海有马祖、平潭、厦门、金门、东山等1100多个岛屿，地形十分复杂。

我军解放了苏南、皖南、浙西、闽北、赣东北广大地区，特别是第二野战军一部前出到建瓯、南平、古田等地后，打开了进军福建的北大门。同时，我党领导的长期坚持在闽粤赣边的游击纵队已发展到万余人。这些都有利于第十兵团执行进军福建的任务。但时值炎夏多雨季节，加上复杂的地形和落后的交通条件，又系新区，为我军行军作战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

第十兵团在上海战役结束后，即集结于苏州、常熟、嘉兴一带进行进军福建的准备工作：普遍开展了形势与任务的教育，整顿了组织，并进行了山地作战的训练；兵团统一组织了先遣队进入闽北地区，与地方党和游击队取得联系，筹集粮食，动员群众。同时，华东局还抽调了5000名党政干部，组成福建省委及各级党政机关以及闽北支前司令部，随军南下开展工作。

7月2日，第十兵团开始向福建挺进。部队由嘉兴车运江山、上饶，尔后徒步南下。广大指战员负重荷、爬高山、越峻岭，时而顶着炎炎烈日，时而冒着倾盆大雨，经长途跋涉，至7月下旬，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一军先后到达建瓯、南平、古田等地集结，兵团部进抵建瓯。

根据福建地区的敌情、地形，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政治委员韦国清决心以两个作战阶段完成解放全福建的任务：第一阶段，集中全力围歼福州地区守敌第六兵团，控制闽中；第二阶段，乘胜南下，攻占泉州、漳州以及平潭、厦门等岛屿，求歼第八、第二十二兵团。

福州战役（参见附图62）福州位于闽江下游，周围环山，中央低平，闽

<sup>51</sup> 自中央军委1949年5月23日关于向全国进军的部署给各野战军的电报。《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337页。

江横贯市区南部，地势十分险要。守敌以第一六军主力扼守福州市区；以第七十四军为右翼，防守罗源、连江、琯头一线；以第二十五、第九十六军等为左翼，防守闽清至福州间闽江两岸地区；以第七十三军防守福清、平潭岛；以独立第五十师防守宦溪及大、小北岭。敌人的企图是依托有利地形，阻止我军于闽清、罗源以北，守住福州；如其防线被我突破，即以逐次抵抗的手段掩护部队退踞海岛，或经陆路南撤漳州、厦门。

第十兵团针对上述敌情，决心采取钳形攻击战法，首先以第二十九军为右路，远程迂回攻占宏路、福清、长乐，断敌陆上逃路；以第三十一军为左路，迂回攻占连江、马尾，断敌海上逃路；以第二十八军沿古田至福州公路实施正面突击，准备会同左、右两路围歼福州守敌。与此同时，第七兵团以第二十一军之第六十三师从闽东北霞浦地区向罗源等地守敌发起进攻，配合第十兵团作战。

8月6日，左、中、右三路分别由古田、建瓯、南平向福州开进，在游击队和人民群众的协助下，经过5天急行军，隐蔽地逼近福州外围。11日发起战斗，当日右路第二十九军占领永泰。13日左路第三十一军占领丹阳。15日中路第二十八军占领闽清、溪口。至16日，各路军相继攻克连江、马尾、长乐、福清等地，逼近福州市区。当晚，福州守敌弃城渡乌龙江南逃，朱绍良、李延年乘飞机逃往台湾。17日，我第二十八、第三十一军各一部解放福州。接着，第十兵团除以一部警备福州外，主力分路追堵逃敌，至23日福州战役胜利结束，敌除一部逃往平潭和漳、厦外，其余均被歼灭于福清、永泰以北，乌龙江以南地区，共歼敌4万人。在此期间，第二十一军第六十三师解放了闽北的三都、罗源等地。至此，我军胜利地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作战任务。

福州战役后，第十兵团主力进行了休整，一部在闽中游击队配合下，于8月底解放了莆田、惠安、泉州、青阳、安海等广大地区，9月中旬又攻占了大、小练岛、平潭岛、南日岛、湄州岛等，共歼敌9千余人，为实施第二阶段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漳厦战役国民党军在福州失守后，以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汤恩伯接替朱绍良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并兼厦门分署主任，进驻厦门，统一指挥第八、第二十二兵团在闽南组织防御，以第八兵团部率第六十八军及第九十六军残部布防于漳州、长泰、南靖地区，拱卫厦门、金门；以第五十五军布防于厦门岛；以第二十二兵团部率所属第二十五军及新自台湾调来的援军第二一师，布防于大金门岛，以第五军防守小金门岛。

我第十兵团决心首先歼灭漳州地区之敌，控制进攻金、厦的有利阵地，尔后视情况或同时或先后夺取厦门岛和金门岛。其部署是：以第三十一军攻取漳州，以第二十九军一部攻歼厦门以北澳头、集美等地之敌；尔后以第三十一军会同第二十九军主力攻取厦门岛；以第二十八、二十九军各一部攻取金门岛。

9月初，第十兵团主力开始由福州地区南下，19日发起漳厦战役。至25日，第三十一、第二十九军先后占领同安、长泰、南靖、漳州及马巷、澳头、集美等地，歼敌1.2万余人，控制了夺取厦门岛的有利阵地。28日，第二十八军主力到达厦门东北地区之石井集结。闽粤赣游击纵队占领了平和、漳浦等城，对金、厦之敌形成了三面包围的态势。此时，敌汤恩伯率第八、第二十二兵团残部共4.5万人，退守厦、金两岛，兵力相对集中，又有海峡天险

为屏障，加上积极赶修工事，防御能力已相应增强。

第十兵团在肃清金、厦外围大陆之敌后，原拟乘敌败退混乱之际，同时攻取金、厦两岛。后因船只不够，不能同时发起攻击，故根据野战军领率机关的指示，决定先取厦门，再攻金门。部署是：以第三十一军由排头、嵩屿、尾仔屿起航，从厦门岛西部登岛，并同时攻歼鼓浪屿岛守敌；以第二十九军主力由集美、澳头起航，从厦门岛北部登岛，尔后两军协力聚歼岛上敌人。另以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军各一部，先期攻占大、小嶝岛策应主力攻厦作战。

攻击部队经过半个月准备后，于10月10日至13日先后攻占大、小嶝岛。15日黄昏，第三十一军及第二十九军主力发起厦门战斗。第二十九军首先在厦门岛北部突破敌人防御；第三十一军由于船队遇风受阻，仅一个多团的兵力在厦门岛西部陆续登岛。该军攻击鼓浪屿的船队则多半被风吹散，少数登岸遭敌阻击，攻击受挫。至16日午，第二十九、第三十一军的后续梯队陆续登上厦门岛，连续扫退敌人反击，控制了岛的北半部。守敌见大势已去，向东南海岸撤退。我乘胜猛追，于17日解放全岛，歼敌第八兵团2.7万余人。同时，第三十一军一部再度登上鼓浪屿，并占领该岛。

金门战斗厦门岛的解放，使金门守敌感受到巨大威胁。为加强该岛防御，敌军将潮安、汕头地区的第十二兵团所属两个师先后增调至大金门，该兵团后续部队也有继续向金门增援的迹象。

我第十兵团在解放厦门后，领导精力主要用于城市接管，仅以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军各一部共7个团的兵力，在第二十八军首长指挥下，担任攻取大金门岛的任务；以第三十一军一部夺取小金门岛。

此时，我已搜集到一次可运送3个团的船只。为求在敌第十二兵团尚未全部到达之际攻占大、小金门岛，第十兵团首长决定把所有船只集中使用，准备一夜间连续运送两次，集中5个团的兵力首先夺取大金门岛，尔后再攻小金门岛。24日夜，我军发起金门战斗。第二十八军2个团又1个营，第二十九军1个团，分别由莲河、大嶝岛、后村等地启航，途中遭敌炮火拦截，受到部分伤亡，船队已不能保持完整的航渡队形。25日2时许，各船陆续在龙口、古宁头附近靠岸登岛。各部在“有几个人打几个人的仗，不等待，不犹豫，向里猛插”的战术要求下，分头向敌勇猛攻击，大胆穿插。此时，敌第十二兵团之第十八军已到达该岛加入战斗，协同原有守军，在坦克配合下对我登陆部队实施连续反击，我军被迫退至古宁头地区继续坚持战斗。由于我军登陆时已是退潮时间，所乘船只全部搁浅，进而被敌飞机及地面火炮全部炸毁，致使后续部队无船可渡，登岛部队处于敌众我寡、孤立无援之境地。25日，后续部队虽四出搜罗船只，但仅够装载约4个连的兵力，于当晚起航登岛，与坚持古宁头部队会合。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登岛的全体指战员仍临危不惧，顽强战斗，连续向敌猛烈反击。但因兵少力薄，后援不继，终难挽回败局。激战至27日，两批登岛部队共3个多团9086人（内有船工、民夫等350人）一部英勇牺牲，一部被俘。这是解放战争中我军的一次重大损失。

这次战斗失利的主要教训是，在胜利的形势下，高级指挥员轻敌麻痹，盲目乐观，战斗任务尚未全部完成，就过早地转移了工作重心，忙于城市接管。同时，在作战指导上，对渡海登陆作战的特点和困难认识不足，只强调掌握战机，对敌情、海情缺乏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船只准备不充分，战斗组织指挥不严密，不同建制的3个多团没有统一指挥，仓促发起战斗，这

就难以避免造成严重的损失。

在第十兵团发起福州战役的同时，第七兵团一部积极进行了解放舟山群岛的各种准备。

舟山群岛位于浙江杭州湾以东，拥有大小岛屿 300 余个，其中以定海本岛为最大（约 1000 平方公里），其次为岱山、金塘、六横、桃花、衢山诸岛。这些岛屿分布于江苏、浙江两省海面，扼我国海上航运要冲，是江浙两省和上海市的海上屏障。守敌为舟山防卫司令石觉所部第七十五、第八十七、暂编第一军等 3 个军 10 个师约 6 万余人，企图通过对舟山群岛的控制，实行海上封锁，窒息我经济，并屏障台湾安全。其部署是：以第七十五军防御舟山西部及其外围之金塘、册子山、大榭等岛屿；以第八十七军防御舟山东部及六横、桃花、登步等岛；以暂一军防守岱山、衢山及嵎泗列岛。依据当面敌情，我第七兵团于 7 月下旬决定：以第二十二军并指挥第二十一军之第六十一师担负攻击舟山群岛的任务，并以逐岛攻击的战法，先取外围，后取本岛。8 月 18 日，我军开始向舟山本岛的外围岛屿发起进攻，第二十二军一部在攻占大榭岛、梅山岛后，于 10 月 5 日全歼金塘岛守敌，使舟山本岛侧翼直接处于我军炮火威胁之下。第二十一军第六十一师在进占六横岛后，乘胜于 10 月中旬攻占桃花岛。但在 11 月 3 日的登步岛战斗中，由于我军对敌第八十七军之第二二一师据岛顽抗及援军迅速登岛估计不足，遭守军、援军和海、空军联合反击，伤亡千余人，被迫撤出战斗。至 11 月 6 日，我军共占舟山外围岛屿 30 余个，歼敌近万人，为夺取定海本岛创造了条件。

国民党军为加强舟山防御，先后从台湾、金门等地抽调第五十二、第十九军等增援舟山，使舟山守敌增至 5 个军 16 个师，连同海、空军及特种兵部队在内，共 12 万余人。第三野战军前委根据这一情况，决定增调第二十一军主力、第二十三、第二十四军及炮兵一部，在第七兵团统一指挥下参加渡海作战，从而使我军参战兵力由 4 个师增加到 12 个师又 10 个炮兵团，总兵力已占很大优势。同时，我新组建的海、空军各一部也已进驻上海、宁波等地。1950 年 5 月，正当我各部进攻舟山的准备工作大体就绪，即将发起战斗时，蒋介石鉴于海南岛守军被歼，为了集中一切兵力，确保台湾基地，命令国防部调集载重 15 万多吨的舰艇 44 艘，从 5 月 13 日开始，指挥舟山群岛守军实行秘密撤退。19 日我军全部占领舟山群岛。

在此期间，山东军区部队一部和第二十四军第七十二师，在山东军区首长统一指挥下，解放了渤海湾长山列岛，歼敌 1500 余人，位于福建的第三十一军、第三十二军各一部解放了闽南东山岛，歼敌 2000 余人。

1950 年 6 月，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并以武力霸占我国领土台湾省。因国际形势起了重大变化，第九兵团攻台任务随之解除。

1949 年 7 月至 1950 年 5 月，第三野战军在向华东南进军中，解放了福建省及东南沿海的大部岛屿，歼敌 10 余万人，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在此期间，部队面临的一个新课题，是如何组织好岛屿进攻战。这种近海岛屿进攻战役（战斗）的主要特点是：我军在没有制海、制空权的条件下，依靠落后的运载工具，保证突击部队和二梯队顺利通过宽窄不等的海峡，歼灭通常是环岛设防的敌人。为适应这一特点，在战役指导上，一要作好充分的战役准备，尤其是船只的准备和海情、登岛地段地形的调查；二要严密组织航渡，包括起渡场的统一指挥，船队的编组，出现意外情况时队形的保持，及组织船只返航及时接运二梯队等；三要使突击部队明确树立适应渡海登岛作战特点的

战术思想，如：指挥提前，加强护航火力及登岛时掩护火力的组织，对滩头阵地应首先巩固，在巩固的基础上扩大，以便掩护二梯队登陆发展胜利。实践表明，能否抓好这些环节，直接关系到岛屿进攻作战的成败。

## 第四节向中南进军，解放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省

### 一 中南地区敌军的态势和我军进军中南的准备

国民党军在长江的防线被突破及华北、西北战场迭遭失败后，防御体系已彻底崩溃，尚存的 150 万人，分别位于福建、台湾及中南、西南、西北若干省境内，成为互不相连的几个集团，处境极其孤危。但是，蒋介石仍企图依靠这些残余力量，在边远省分负隅顽抗，借以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盘踞中南地区之敌，为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白崇禧集团和广州绥靖公署（后改为华南军政长官公署）余汉谋部共 28 个军 73 个师，总兵力共 40 余万人。其中驻守湘鄂赣等省的白崇禧部共 21 个军 52 个师近 30 万人，其部署是：以湘鄂边绥靖公署宋希濂部第十四、第二十兵团共 6 个军布防于巴东至岳阳间的长江沿岸及其以南地区，重心置于宜昌、沙市；以白崇禧部直属之主力第三、第十兵团共 7 个军布防于南昌以西、长沙以北之九岭山、汨罗江、洞庭湖一线；以长沙绥靖公署程潜部和第一兵团陈明仁部 4 个军（后编并为 3 个军）布防于长沙、湘潭地区；以第五十六军和第一二七军分别位于桂林、常德；江西绥靖公署方天部第四、第十二兵团 4 个军位于遂川和赣州。驻守广东的广州绥靖公署余汉谋部 7 个军 21 个师约 11 万人，除 1 个军驻守海南岛外，主力沿粤汉路扼守粤北，屏障广州。敌人企图依靠这些力量，在鄂西和湘赣边地区阻止我军南进，以保持其对湘、赣、粤、桂等省的控制；如果受到我军攻击，处境不利，则宋希濂部退守鄂西山区，以四川为后方，扼守川东门户，白崇禧部退守湘南，余汉谋部固守大庾岭，以确保两广安全。但是，这些敌人，除白崇禧嫡系第七、第四十八军等少数部队尚有一定战斗力外，其余大多是被我军歼灭或遭受严重打击后重新组建的部队，战斗力较弱。而且内部派系复杂，湘系、桂系之间，白崇禧和宋希濂之间，均矛盾重重。

中央军委在确定向全国进军的战略部署中，赋予第四野战军的任务是向中南进军，消灭该地区之敌，解放并经营豫、鄂、湘、赣、粤、桂六省。为了更好地完成上述任务，1949 年 5 月，中共中央决定：以中中共中原局为基础组成华中局；以中原军区领导机关与第四野战军领导机关合并，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1949 年 12 月又改称中南局和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以林彪任华中局第一书记、华中军区司令员，罗荣桓任华中局第二书记、华中军区政治委员，邓子恢任华中局第三书记、华中军区第二政治委员，统一领导中南地区党政军工作。

中南六省，大部位于长江以南，崇山峻岭，河流纵横，道路崎岖，水网稻田地甚多；夏季炎热多雨，秋冬阴凉多雾，空气潮湿，疾病易于流行；湘、粤、桂等省，由于地方军阀长期盘踞，封建势力较盛，社会情况复杂，加之民族众多，语言不同，这些都对初到南方的我军带来许多困难。但是，该六省内不少地区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曾经是我党我军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全国解放战争期间，我党领导的长期活动于这些地区的人民游击武装，尤其是琼崖纵队、粤赣湘边纵队、粤桂边纵队、粤中纵队、闽粤赣边纵队、桂滇黔边纵队等，已有很大发展，总人数已达 10 万余人，他们和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是配合我军进军中南的一支重要力量。

第四野战军为了实现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在平津战役结束后的林整期间，即着手进行向中南进军的准备。首先从思想教育入手，进行了将革命进

行到底的教育、新区政策教育和以反对无组织无纪律为主要内容的组织、纪律教育。其次，按照中央军委的整编计划，对部队进行了整编，组建了兵团，补充了兵员，并针对南方地形、气候特点，在部队中开展了水网稻田地作战的训练。同时，还从地方抽调了两万余名干部，吸收了8000余名青年知识分子组成南下工作团，准备随军南下开展新区工作。在华北地方党委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筹集了大批粮草和军用物资。此外，坚持中南敌后地区的各游击纵队，也进行了迎接主力南下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

1949年4月11日，第四野战军除先遣兵团12万余人已提前南下外，其余70余万人自平、津地区分三路沿平汉路、津浦路、平大公路（北平至大名）南下。为消除障碍，在南进途中我第十三兵团部率第四十二、第四十七军，在华北军区第七十军等部协同下，发起新（乡）安（阳）战役，5月6日，第四十二军攻克安阳，歼敌“冀豫边区清剿指挥部”所属1.4万余人；新乡守军第四十军等部1.6万余人接受我军和平改编。至6月上旬，各部队先后到达长江以北的襄阳樊城、安陆、孝感、浠水一线展开。

## 二、我军南渡长江，挺进湘中、赣南

第四野战军当面之敌白崇禧集团，以第一三、第五十八、第九十七、第一二六军分别布防于益阳、平江、岳阳、长寿街地区，担任第一线的正面防御；以第三兵团之第七、第四十六、第四十八军为右翼，布防于醴陵、宜春、上高地区，一部前出奉新、高安；以宋希濂部为左翼，布防于湘鄂西地区，其中第二、第一二四、第七十九、第十五军位于宜昌、宜都、沙市一线；以长沙绥署程潜部及第一兵团陈明仁所属第十四、第七十一、第一军担任第二线防御。

5月17日，中央军委就第四野战军下一步作战部署指示野战军前委：在鄂西方面以3个军由宜昌、沙市渡江，尔后以两个军向宝庆（今邵阳）推进，留1个军在常德、益阳地区；在粤汉线方面你们可使用8个军，除以3个军分别位于武汉岳州（今岳阳）线、岳州株洲线、株洲衡州（今衡阳）线外，以5个军向株洲推进，协同西路两个军歼灭白崇禧部于湘粤桂边境，并准备向两广推进，在江西方面以预定经营江西的两个军向该区推进，如遇作战，可要求陈赓兵团协助之。5月25日，中央军委又决定：第二野战军之第四兵团暂归第四野战军首长指挥，并明确规定其任务为：“第一步在宜春一带配合四野歼灭桂系主力，第二步待命入湘抄袭白崇禧后路，尔后即待命入川。”<sup>51</sup>6月2日，中央军委又根据中南敌情，就南进作战方针指示第四野战军首长：各军到齐休整一短时期，然后分三路或两路同时动作，齐头并进，一气打到赣州、郴州、永州（零陵）之线，使白崇禧各部处于我军猛打猛追猝不及防而遭我各个歼灭。并指出：“程潜、李默庵、陈明仁有和我们合作反蒋反桂之可能性，……请你们亦利用张轸推动程潜，站在我们方面。”第四野战军前委根据上述指示，决定以主力自武汉及其东西地区分三路渡江南进：以第十二兵团沿粤汉路<sup>52</sup>前进；以第十三兵团在宜昌、沙市地区渡江南进；以第十五兵团并指挥两广纵队沿湘赣边会同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攻击前进；第十四

<sup>51</sup> 自中央军委1949年5月25日致林彪、肖克和刘伯承、张际春电。

<sup>52</sup> 京广铁路汉口至广州段的旧称。



兵团除以第四十二军留河南剿匪外，主力沿粤汉路跟进；以调归第四野战军建制的东北军区第五十军南下襄樊集结待命。

7月初，正当我第四野战军即将渡江南进时，宋希濂部为巩固其沿江防御，调集第二军、第一二四军和湖北保安第四旅等部向我当阳、荆门袭扰，并以一部前出远安抢运存粮。第四野战军首长认为：宋希濂部在西线发起进攻的同时，白崇禧主力可能在东线湘赣边有所行动。决心立即发起宜（昌）沙（市）战役和湘赣战役，歼灭宋、白部主力，然后再乘胜南进。于是经军委批准后决定：在西线，以第十三兵团3个军附第十四兵团第三十九军及湖北军区一部发起宜沙战役，以期围歼宋部主力于宜、沙地区；在东线，以第十二、第十五和第四兵团共9个军，在野战军首长统一指挥下，发起湘赣战役，求得围歼白崇禧部主力于万载、宜春地区。

7月6日，我第十三兵团对宜昌、沙市地区之敌发起进攻，以湖北军区独立第一、第二师在当阳、荆门地区诱敌深入，以主力由南漳、钟祥、京山从东西两翼向宜昌、沙市迂回包围。9日，我第四十七军一部，在当阳东北与敌军遭遇，敌发现我主力向其两翼包抄，即于10日下令全线收缩，南渡长江，向鄂西山区撤退。我随即发起追击，因敌甫经接触立即收缩，加之山多路窄，道路泥泞，我军装备笨重，部队行动迟缓，以致未能抓住敌之主力，仅歼其后尾一部。至16日，我占领沙市、宜昌。由于对西逃之敌已追歼不及，乃按原定部署渡江南进，至7月底，先后占领慈利、临澧、桃源、常德等城。此役共歼敌1.5万余人，打开了南进湘西大门，切断了宋希濂部与白崇禧部的直接联系，但未能实现歼灭宋部主力的预期目的。

在发起宜沙战役的同时，东线我军于7月8日以第十五兵团第四十三军奔袭奉新、高安，诱敌增援，但敌先期逃跑，我奔袭扑空。野战军首长当即令该部停止前进，令第十二、第四兵团分别由湖北通城、江西新干加速向萍乡地区迂回，求得在浏阳、醴陵以东地区合围歼敌。白崇禧察觉我军向其侧后迂回，乃于13日下令所属部队全线星夜后撤至攸县、茶陵地区，逃出了我预定的包围圈，至19日战役结束，我仅歼敌4600余人。

宜沙、湘赣两战役，是第四野战军主力南下后第一次作战，之所以未达到预期的歼敌目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对白崇禧集团力避与我决战的行动特点认识不足，因此采取了通常情况下的诱歼敌军和近距离迂回包围的部署，使敌得以迅速逃脱。其次是部队初到南方，不熟悉水网稻田地和山地作战特点，而且不习惯南方气候水土，没有配发蚊帐、雨具，病员增多（一般连队发病率占25%，严重者达70%以上），严重的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

8月初，我南下之第十二、第十三两兵团，从东西两面逼近长沙。国民党长沙绥署主任程潜、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接受《国内和平协定》，于8月4日率领绥署司令部、兵团部和3个军共7万余人宣布起义，长沙宣告和平解放。程、陈部起义后，白崇禧乘起义部队情绪未稳之机，进行策反。8月7日，起义部队约4万人叛变南逃。我当即以第四十、第四十六、第四十九军等部发起追击。至18日，我军进占宁乡、湘乡、水丰（现双丰）等地后即停止前进。在追击过程中，第四十九军一部由于轻敌麻痹，对白崇禧部作战特点估计不足，以致在青树坪地区遭敌第七军伏击，损失800余人。叛逃部队被白崇禧收编为第一兵团。起义军余部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于1949年10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陈明仁任司令员，唐天际任政治委员，辖第五十二、第五十三军。另在贺胜桥起义的张轸部改编为第五十一

军。均属华中军区建制。

宜沙、湘赣战役结束后，第四野战军前委经中央军委批准，决定从8月1日起全军转入休整。在40天休整期中，所属第十二、第十三、第十五、第四等兵团分别集结于长沙、常德、南昌、吉安及其周围地区，总结了前一段行军作战的经验教训，根据山地水网稻田地作战特点，进行了适应性训练，并广泛开展了以治病、防病和增强部队体质为中心内容的“兵强马壮”运动，为部队继续进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此期间，第十五兵团以留置江西的第四十八军发起赣西南战役。该军沿赣江东西两侧向赣南之敌实施猛烈追击，经一个月作战，歼灭了江西绥署方天部第二十三军、第七十军万余人，解放了江西全省，为进军广东创造了有利条件。敌第四兵团残部及第十二兵团逃入粤境后改归广州绥靖公署建制。

8月1日，中央军委决定抽调第十四兵团部至北平组建空军司令部，该兵团所属第三十九军改归第十三兵团建制，第四十一军改归第十二兵团建制，第四十二军由野战军直接指挥。

第四野战军自向中南进军以来，根据毛主席关于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指示，在追击作战的同时，在地方党委统一领导下，积极参加了接管新区、建立政权、剿灭土匪、恢复交通、筹集粮草等工作，既为新解放区的民主改革创造了条件，又从人力、物力等各方面为继续进军提供了保障。随着战局的发展，华中军区先后组建了湖北省军区、江西省军区、赣西南军区和湖南省军区。

### 三、实行大迂回大包围，歼灭白崇禧、余汉谋两集团

我军挺进湘中、赣南以后，宋希濂部逃往鄂西恩施地区，改归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指挥，扼守川东门户；余汉谋部仍据守广东；白崇禧集团则退据以衡阳、宝庆（现邵阳）为中心的湘南地区，企图依托湘江、永乐江、资水，背靠滇、桂、黔，构成一条东起粤北乐昌与余汉谋集团相衔接、西至湘西芷江的“湘粤联合防线”，阻我南进。其兵力分布是：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及第三、第十、第十一兵团部均位于衡阳，第四十六军位于乐昌，第九十七军位于郴县、汝城，第四十八军位于耒阳，第七军位于衡阳、泉溪市，第五十八军位于衡山，第一三军位于湘乡西南的永丰，第七十一军位于宝庆东北的界岭、青树坪一线，第一兵团部及第十四军位于宝庆及其以北的新化地区，第十七兵团部及第一军位于芷江、安江地区。此外，尚有第一二六军和第五十六军分别位于零陵、桂林。

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根据全国战局和第四野战军前一段作战的经验教训，于7月16日就歼灭白崇禧集团的作战方针致电第四野战军前委，指出：“白部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判断白崇禧准备和我作战之地点不外湘南、广西、云南三地，而以广西的可能性为最大。但你们第一步应准备在湘南即衡州以南和他作战，第二步准备在广西作战，第三步在云南作战。”并明确指出：“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随着战局的发展，中央军委、毛泽东又进一步强调：“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

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sup>51</sup>中央军委、毛泽东的这一作战方针，是针对敌人一触即退的作战新特点制定的，其基本着眼点在于采取完全主动的部署，置敌于完全被动的地位，最后迫使其不得不和我作战。

依据上述方针，9月9日，即第四野战军休整即将结束之际，中央军委指示第四野战军前委，除留置河南1个军、赣西南1个军、湖南3个军担任工作队任务外，其余10个军可分三路向两广挺进。以第四兵团的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军，第十五兵团的第四十三、第四十四军及两广纵队为东路军，由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统一指挥，经赣州、南雄、始兴南进，歼灭余汉谋集团主力，占领广州，然后第十五兵团及两广纵队留粤，第四兵团由广州向桂南挺进，迂回敌之右侧后，成为合围白部的南路军，协同第四野战军主力歼灭白崇禧集团，待完成广西作战后，即由南宁西出昆明，占领云南。以第十三兵团的第三十八、第三十九军为西路军，由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指挥，取道沅陵、芷江，沿湘黔桂边直下柳州，迂回敌之左侧后，切断白崇禧部西退云南、贵州道路，和第四兵团形成对白部的大钳形包围。以第十二兵团的第四十、第四十一、第四十五军为中路军，由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肖劲光指挥，经湘潭、湘乡首先歼灭宝庆之敌，迫使白崇禧部向桂林撤退，尔后尾敌南下，会同西、南两路军各个歼灭白崇禧部于广西境内。

依据上述指示，第四野战军前委具体确定了东、中、西三路军的行军、作战计划，并以留置湖南3个军中的第四十六、第四十九军配合中路军在湘南作战，以第四十七军位于湘西北的永顺、大庸以南地区，监视宋希濂部，保障湘桂前线我军翼侧安全，并掩护第二野战军主力入川前的集结。前委要求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的部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以确保进军作战任务的顺利完成。

9月10日，部队结束休整。中旬，各路军依据新的作战部署，开始南下作战。

**衡宝战役**(参见附图63)西路军第十三兵团所属第三十八、第三十九军，于9月13日由常德、桃源地区向沅陵、芷江挺进。至10月5日，先后解放沅陵、泸溪、溆浦、辰溪、怀化、芷江、黔阳、会同等地。敌第十七兵团西逃贵州锦屏。至此，我已从右翼突破了白崇禧的湘粤联合防线，截断了白部主力西逃贵州道路。

中路军第十二兵团，于9月中旬和下旬以第四十、第四十一、第四十五军先后西渡湘江，集结于衡宝线以北的娄底、湘乡、中路铺一线；第四十六军和暂归第十二兵团指挥的第十八军亦展开于洣水北岸、湘江东岸，牵制衡阳地区之敌。10月2日，在西路军占领芷江的同时，中路军按预定部署，以主力分路向青树坪、永丰、自果市攻击前进。白崇禧发觉我主力南下后，急自乐昌、耒阳地区抽调第四十六、第四十八军等部加强到衡宝沿线，企图会同原在该线之第七军及第一兵团等部迟滞我军南进。

第四野战军首长获悉上述敌人调动情况后，判断白崇禧正集中全部主力，企图在衡宝线与我决战。遂于10月5日令中路军主力在现地停止待命，并指示，“如敌大举向我进攻时，各部可采取诱敌深入方法，以一部抗击敌

<sup>51</sup> 自中央军委1949年9月12日致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并林彪、邓子恢、谭政电，《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342页。

人，主力后移。”<sup>51</sup>同时，还令西路军停止南进，由芷江、会同折向宝庆、祁阳间前进，令第四十六、第十八军向耒阳、常宁西进，准备在衡宝地区寻敌主力决战。<sup>52</sup>

10月5日晚，第十二兵团主力依据野战军首长的指示，停止于衡宝线以北待命，第四十五军的第一三五师在急行军中未接到停止前进的命令，于当日继续向宝庆东南的灵官殿地区猛插，楔入敌之纵深，对敌侧后造成了严重威胁。6日，敌集中数个师的兵力向我第一三五师猛烈进攻。该师在极困难情况下，激战竟日，终将敌人击退。此时，我东、西两路军已分别逼近韶关、靖县，威胁广州、桂林，形势对敌十分不利。6日午夜，白崇禧令所部全线向广西方向撤退。7日，第四野战军首长发现敌已全线收缩，立即命令第一三五师在灵官殿地区坚决阻敌南逃，令第十二兵团发起追击。敌第七军军部及其所属的第一七一、第一七二师和临时归其指挥的第四十八军的第一三八、第一七六师在我军追堵下，于9日被合围于祁阳以北的白地市、黄土铺地区。10日，我集中第四十、第四十一、第四十五、第四十九军对敌发起总攻，从东、北、西三面展开向心突击，激战至11日，除敌第一三八师师部率一个团逃跑外，其余两万余人被我全歼。我军乘胜解放了衡阳、祁阳、耒阳等湘南广大地区。与此同时，第十三兵团在武岗及其以北的石下江地区歼敌一部；第四十七军于16日解放了大庸、桑植等城。此时，白崇禧大部已逃入桂境，中路军随即于祁阳地区停止前进，衡宝战役遂告结束。是役我军共歼敌4.7万余人。

衡宝战役，我军虽一度受白崇禧以进为退的临时部署所迷惑，延误了追击时间，但由于第一三五师在敌纵深奋勇抗击，有效地迟滞了敌人的撤退行动，又由于我军发现敌人撤退时，当机立断，立即迅猛追击，因而最后仍然消灭了白崇禧的精锐部队近4个师，沉重地打击了白崇禧集团，为尔后进军广西全歼桂系主力，以及第二野战军经湘西进军西南创造了有利条件。

广东战役（参见附图64）在我西路军迂回湘西，中路军进击衡、宝的同时，东路军第四、第十五兵团也挥戈南下，挺进广东。

广东守敌连同由闽、赣逃粤的第十二、第四兵团在内，共3个兵团11个军约15万人，统由华南军政长官公署司令长官余汉谋指挥。余依据其国防部“巩固粤北，确保广州”的指令，决定以第四、第二十一两兵团共7个军，沿粤汉路韶关至广州一线布防，企图阻止我军南进，部署是：以第三十九、第六十三军位于韶关、南雄、始兴；以第五十、第二十三、第七十军位于英德及其以西、以南地区；以第三十二、第一九军位于从化、花县、广州、增城等地。此外，还以第十二兵团的第十、第十八军位于潮安、汕头地区策应粤北作战，以第六十二、第六十四军位于湛江、海南岛，保持退路。

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广东、广西地区党政军工作的统一领导，于1949年8月1日任命叶剑英为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归华中局领导。9月7日，分局在江西赣州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中局的有关指示，强调了增强主力部队与华南敌后游击纵队之间、野战军党委与华南地方党委之间的团结；确定了解放广东的作战方案和接管广东等重大问题。作战方案规定：对于广东，应争取和平解决，同

<sup>51</sup> 自林彪、邓子恢1949年10月5日致第十二兵团电。

<sup>52</sup> 见第四野战军前委1949年10月5日致第十三兵团及6日致第十八、第四十六军电。

时准备对付坚守广州顽抗之敌。“如敌扼守曲江、英德之线顽抗时，四兵团除以一部由铁道西迂回敌之左侧外，主力沿粤汉路及东西两侧并进；十五兵团由三南<sup>三</sup>插至英德或以北断敌归路，求得歼灭敌之4个军”；“如敌集中主力退守广州、虎门时，我决以四兵团沿粤汉路南进至广州以北、以西，十五兵团进至广州以东，两广纵队则插至广州以南，截断广州、虎门间之联系，合力聚歼广州之敌。”<sup>引</sup>东路军依据进军广东的作战方案，决以第四、第十五兵团和两广纵队分三路南下：以第四兵团的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军为右路，沿粤汉路两侧南下，占领韶关，直趋广州；以第十五兵团的第四十三、第四十四军为中路，经翁源、从化等地南下，与右路军形成对广州的钳形包围，以两广纵队并指挥粤赣湘边纵队、粤中纵队组成左路，由和平、龙川等地进至东莞地区，断敌南逃退路。另以粤桂边纵队向信宜、茂名、电白挺进，逼近雷州半岛，配合主力作战。

10月2日，我军按预定部署向广东之敌发起进攻，粤北守敌纷纷南逃，广东北部门户洞开。7日，我解放韶关、翁源，随即向广州挺进。12日，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根据广东战役进展情况，及时指示林彪、叶剑英、陈赓：“先以必要力量直出广州、梧州之间，切断西江一段，断敌西逃之路，不使广州敌向广西集中。如查明广州一带之敌向广西逃窜时，陈赓兵团即不停留地跟踪入桂；如广州一带之敌并不向广西逃跑，则陈邓两兵团仍执行原计划占领广州不变。”14日，我右、中两路进占清远、花县、从化、增城，左路逼近博罗，从东、北、西三面对广州形成包围态势。残存的国民党政府及代总统李宗仁仓皇乘飞机逃往重庆，余汉谋部则沿西江西逃。我第十五兵团一部14日晚解放了中国南疆的门户和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名城——广州。

为追歼逃敌，第四兵团根据军委的指示，经四会向高要挺进。15日至17日，先后占领佛山、三水、四会、高要，敌除一部向粤桂边逃窜外，其主力转向阳春、阳江方向撤退，企图经雷州半岛逃往海南岛。我第四兵团跟踪猛追，又经7昼夜急行军，于24日将敌第二十一兵团部及第三十九、第五十、第二十三、第七十军等部包围于阳江、阳春间的平岗圩、白沙圩地区，经激烈战斗，于26日将敌4万亲军全部歼灭。驻守江门的国民党海军第四巡防联合舰队500余人（拥有舰艇11艘），于25日宣布起义。随后，我第十三军乘胜西进，至11月4日，先后解放罗定、信宜、廉江等地。此时，驻守潮安、汕头之敌第十二兵团已撤向金门，广东战役遂告结束，我共歼敌6.2万余人。这一战役，由于我军决心果断，部队行动神速，终于不失时机地追歼了广州逃敌之主力，为下一步迂回广西，协同第四野战军主力歼灭白崇禧集团创造了有利条件。

广西战役（参见附图65）湖南、广东解放后，我西路、中路、南路军立即挥师入桂，围歼白崇禧集团。

退入广西的白崇禧部，经过强行抓了和编并地方团队，恢复了被歼部队的番号，其兵力为5个兵团12个军约15万人，连同由广东逃至粤桂边的余汉谋残部在内，总兵力近20万人。企图以桂林为中心，沿湘桂路及其两侧组织防御，以“确保左右两江，增援黔省，屏障昆明，及支援雷、琼。”<sup>引</sup>其分

<sup>三</sup> 南系江西南部尤南县、全南县、定南县三县的简称。

<sup>引</sup> 自叶剑英、陈赓1949年9月8日向中央军委及林彪、邓子恢的报告。

<sup>引</sup> 自台湾“国防部”《戡乱简史》第204页。

布是：第一兵团的第十四、第七十一、第九十七军及第十兵团的第四十六军沿湘桂路桂林至全州段布防；第十七兵团的第一、第一三军位于锦屏、通道；第十一兵团的第五十八、第一二五军位于龙虎关、荔浦，第三兵团的第七、第四十八、第一二六军和第十兵团的第五十六军位于桂林、阳朔、信都、梧州等地。进入粤桂边的余汉谋所属第四兵团残部据守合浦地区，以确保向海南岛的退路。但是，敌人由于连续被歼，已成惊弓之鸟，士气十分低落。

针对广西敌情，第四野战军首长认为，广西作战的关键是取大迂回动作首先切断敌退云南、退雷州半岛、退钦州的道路，尔后再依情况调整部署，歼灭敌人，并据此于11月4日向中央军委报告了广西作战的部署，即：以西路军第十三兵团的第三十八、第三十九军迂回百色、果德（现平果县），断敌入滇退路，以南路军第四兵团的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军由阳春、阳江等地西进郁林（现玉林县）、博白之线，阻止白部经雷州半岛逃向海南岛，尔后视情况向南宁或钦州方向发展，以中路第十二兵团的第四十、第四十一、第四十五军待西、南两路军断敌退路后由湘桂边南下，围歼白崇禧集团于南宁、果德地区。另外，以第四十九军沿湘桂路两侧跟进，担任剿匪和维护交通任务。中央军委于6日批准了上述部署，9日又进一步指出：“白崇禧部在无法逃往云、贵时，将逃往越南，……我四兵团应着重切断白匪退越南的道路。”

按照上述部署，11月6日，我西路军由洞口、武岗向靖县、通道地区之敌攻击前进。守敌望风而逃，我军进占黎平、从江等地。与此同时，南路军主力亦开始向博白挺进。这时第二野战军主力已突破敌川黔防线，一部已逼近贵阳、遵义。白崇禧集团在处境十分孤立的情况下，决定乘我西、中两路军尚未进入桂境之机，以其主力第三兵团的第七、第四十八、第一二六军，第十一兵团的第五十八、第一二五军，南下博白、郁林、岑溪，组织所谓“南线攻势”，企图在余汉谋残部的配合下，夹击我南路军，进而控制雷州半岛，打通逃往海南岛的道路。

针对这一情况，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于11月24日致电第四野战军和第四兵团首长：这是歼灭该敌的好机会，陈赓部“除一个军仍照陈赓前部署，由罗定、容县之线迂回敌之左侧背外，主力似不要进入广西境，即在廉江、化县、茂名、信宜之线布防，置重点于左翼即廉江、化县地区，待敌来攻而歼灭之，同时以一部对付余汉谋之配合进攻”；“桂林方面之我军迅速分数路南下，攻敌侧背”；“我程子华兵团即应分数路宽正面，第一步向百色、南宁之线，第二步向龙州、南宁之线攻进”，以期尽歼逃敌于国境内。

第四野战军首长根据上述指示，决心击破白崇禧的“南线攻势”，就势歼灭敌第三、第十一两兵团于粤桂边境，进而解放广西全省。其部署：以第四兵团及第十五兵团的第四十三军迅速进至罗定、信宜、茂名、化县、廉江一线，阻敌第三兵团等部南下并相机歼灭该敌；以第十二兵团及第十三兵团的第三十九军南下桂林，荔浦、梧州及柳州，拊敌侧背，配合南线作战；以第三十八军继续挺进百色。

11月24日，敌第三、第十一兵团共五个军分别由博白、陆川、北流、容县、岑溪向化县、茂名、罗定一线攻击，遭我南路军顽强阻击。27日，我军发起反击，敌不支溃逃，我乘胜猛追，第四十三军在占领容县、北流、郁林等地，并歼敌第五十八军大部后，于30日一举突入博白，歼敌第三兵团部，

俘兵团司令张淦。与此同时，第四兵团在占领陆川、公馆圩后，将敌第七、第四十八、第一二六军合围于博白地区，经激烈战斗，敌大部就歼，一部溃散。余汉谋残部于11月29日乘隙袭占廉江，我第十三军立即回师反击，歼敌“粤桂边剿匪指挥部”喻英奇以下7千余人，其余逃向海南岛。我粤桂边纵队随即解放雷州半岛。

在南路军围歼敌第三兵团等部的同时，我西路军和中路军分别由黔桂边、湘桂边迅速南下，守敌第一、第十、第十七兵团纷纷南逃，至12月2日，我军解放了东兰、宾阳、武宣、梧州以北广大地区，各追歼逃敌一部，余敌向南宁、钦州、防城逃窜，白崇禧则逃往海南岛。

第四野战军首长为防止白崇禧残部逃出国境，除以第十五、第四十一两个军留置陆川、博白清剿溃散之敌外，以第十三、第十四、第四十三、第四十、第四十五、第三十九军于12月2日分别由廉江、博白、容县、武宣、宾阳向钦州、南宁之敌实施猛烈追击。我军指战员不顾疲劳，兼程疾进，在进占合浦、灵山、横县、南宁后，于7日将敌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第十、第十一两兵团残部、伪国防部突击纵队、交警总队等部围歼于钦州、小董圩地区。至此，白崇禧集团主力已被歼灭，其第一、第十七兵团残部溃不成军，纷纷向中越边境逃窜。我军立即以第三十九军、第十三军和第四十三军一部跟踪追击，至14日，先后占领镇南关（现友谊关）和爱店，控制了中越边境，敌除约两万人逃入越境外，其余均被我歼灭。此役共歼敌17.3万人，解放了广西全境，实现了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在广西境内歼灭白崇禧集团的作战计划。

#### 四、强渡琼州海峡，解放海南岛

（参见附图66）

广西战役刚结束，第四野战军首长经请示中央军委后，决定以第四十、第四十三军并配属加农炮、高射炮各1个团与工兵一部，共10万余人集给雷州半岛，组成渡海作战兵团，由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赖传珠统一指挥，准备解放海南岛。

海南岛又名琼崖，北与雷州半岛隔海相望，是我国第二大岛，面积约3.2万余平方公里，海岸线长1000余公里，琼州海峡宽11至27哩（约20至50公里），是我国南部的海上屏障。五指山雄峙岛的中央，并逐步向南延伸，形成该岛中部和东南部的山岳丛林地带，村庄稀少，道路崎岖，不适于大兵团作战。该岛沿海多丘陵平原，交通较为方便。我党领导的琼崖纵队，经20余年的英勇斗争，已发展到1.5万余人，并创建了以五指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成为接应我军登陆作战的重要力量。

海南岛守敌为海南防卫总司令薛岳部5个军，海军舰艇50余艘，空军作战飞机25架，运输机20架，总兵力约10万人，企图以所谓“立体防御”凭险固守，把海南岛当作反攻大陆的跳板，同时，也作了在情况不利时实行“主动撤离”<sup>参</sup>的准备。其部署是：以第三十二军守备岛的东部；以第六十二军及教导师、暂编第十三师等部守备岛的北部；以第四、第六十四军守备岛的西部；以第六十三军守备以榆林为重点的岛的南部。海空军主要用于环岛巡逻

<sup>参</sup> 见台湾“国防部”《戡乱简史》第226页。

和海上封锁。敌人虽然设置环岛防御，但兵力不足，部署分散，空隙很多，便于我军选择弱点登岛突破。

1949年12月18日，毛泽东主席依据金门战斗失利的教训，就解放海南岛问题指示第四野战军首长：“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与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力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第三野战军一部“于占领厦门后不明上述情况，以三个半团九千人进攻金门岛上之敌三万人，无援、无粮被敌围攻，全军覆灭。你们必须研究这一教训。”1950年1月10日，毛泽东主席又致电第四野战军首长：“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海南岛与金门岛情况不同的地方，一是有冯白驹的配合，二是敌军战斗力较差，只要一次运两万人登陆，又有军级指挥机构随同登陆，……就能建立立足点，以待后续部队的续进。”“请要十五兵团与冯白驹建立直接电台联系，并令冯白驹受邓、赖、洪<sup>邓</sup>指挥。”2月上旬，华南分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主持，召开了有渡海兵团首长、两个军和琼崖纵队首长参加的广州会议。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精神，结合海南岛的敌情、地形等情况，认为：“如一次以一个军登陆，则船只问题极难解决，同时又无法对付敌之海空军扰乱”，因此决定采取“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战役指导方针，即首先以小部队分批偷渡，加强岛上力量，为大规模强渡作有力策应；尔后以主力在琼崖纵队及先期登陆部队接应下强行登陆。第四野战军前委立即表示同意，毛泽东主席还复电指出：“此种办法如有效，即可提早解放海南岛。”<sup>引</sup>

第四十、第四十三军到达雷州半岛后，立即投入了渡海作战的准备工作：进行深入的政治思想动员，树立敢于用木帆般突破敌海空封锁、登岛歼敌的信心；加强渡海作战战术、技术的训练；搜集了2100余条船只，培训了6000余名水手；对海情、敌情进行了调查。经两个月准备，部队基本上掌握了海上作战技能。

3月，渡海作战兵团为了争取时间，利用北风季节，分两批组织了4次偷渡：第一次，第四十军第一一八师以1个加强营800人，乘船13只，于3月5日由徐闻以西的灯楼角起渡，在突破敌飞机、军舰的封锁和岸上守敌两个连的拦阻后，于次日13时在白马井登岛成功，并与琼崖纵队一部胜利会师。第二次，第四十三军第一二八师以1个加强营1000余人，乘船21只，于3月10日在雷州半岛以东之州岛起渡，次日9时抵达赤水港击溃守敌，除两只船百余人失去联络外，其余均胜利登岛，并在琼崖纵队一部协同下，进入琼东根据地。第三次，第四十军的第一一八师以1个加强团2900余人，乘船81只，于3月26日自雷州半岛西部海岸起渡，途中风停雾起，联络困难，部队划桨前进，至27日7时，除两只船被击沉及少数船失去联络外，其余于临高东北地区登岛后与琼崖纵队接应部队会合。第四次，第四十三军的第一二七师1个加强团3700余人，乘船88只，于3月31日自徐闻东南海岸起渡，途中遭敌舰3艘截击，我即以专打敌兵舰的两个连（4只船）向敌猛攻，保障主力于4月1日在海口以东强行登陆成功，与琼崖纵队接应部队胜

---

<sup>邓</sup>、赖、洪，指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赖传珠，副司令员洪学智。

<sup>引</sup> 自毛泽东1950年2月12日致林彪电。



利会师。唯打敌兵舰的两个连遭敌围攻，经昼夜苦战，大部壮烈牺牲。四次偷渡使岛上我军增加了约一个师的兵力，为主力登陆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4月10日，渡海作战兵团首长定下了以两个军的主力从海峡正面实行大规模强渡的决心，并作了如下部署：以第四十军6个团、第四十三军两个团组成西、东两路军，于4月13日前准备完毕，分别在鲤鱼港东西一线待命起渡；以第四十三军一部为第二梯队跟进；以琼崖纵队第一总队、第四十军偷渡登岛部队，进到临高以北按应四路军登陆；以琼崖纵队第三总队、第四十三军偷渡登岛部队，进到海口地区接应东路军登陆。

4月16日19时，我东西两路军从雷州半岛南端并肩南渡，途中，担任掩护任务的火力船与敌军舰炮战通宵，掩护主力航渡。至17日3时，在岛上我军配合下，突击部队于海口市以西至临高角一线突破敌人防御后胜利登陆，占领滩头阵地，掩护后续部队向敌纵深发展，迅速占领了临高、福山、美台、加来等要点。薛岳急调其第六十二、第三十二军各一部在美亭地区向我登陆部队反扑，为我击溃，敌即全线向南撤退，薛本人亦飞逃台湾。23日，我军解放海口。次日我第二梯队在天尾港顺利登陆，立即会同第一梯队分路向敌追击。我军在琼崖人民和琼崖纵队的积极支持下，冒着酷暑，克服沿途道路、桥梁被敌破坏的困难，日夜不停地兼程前进。军行所至，群众夹道欢迎，送茶送水，筹粮送草，情景热烈。第四十军主力和第四十三军一部自琼山以南经嘉积、万宁、陵水，于30日解放榆林、三亚；第四十三军主力由美亭经那大、白沙，于5月1日占领八所、北黎，至此，海南岛全境解放，敌大部由榆林港等地登舰逃向台湾，战役遂告结束，共歼敌3.3万余人，我军伤亡、失散4500余人。随后，第四野战军又相继解放了担杆岛、万山群岛、南澳岛和南澎岛等岛屿。海南岛的解放，拔除了国民党残余势力在南海的主要基地，对于捍卫祖国领土，保卫神圣海疆，保障祖国建设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海南岛战役，是我军以木船为主、配以部分机帆船作为航渡工具，突破敌由陆海空军组成的“立体防御”的一次成功的岛屿进攻战役。战役顺利发展的原因：一是有效地运用了琼崖纵队这支有力的接应力量，正确地制定了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大规模强渡相结合的战役指导方针；二是登陆的第一梯队明确树立了独力攻进不靠后援的思想，并为此采取了各种有效的措施，三是接受金门战斗失利教训，全面加强了战前准备和战役的组织指挥。海南岛战役的实践证明：岛屿进攻战役，在我军没有一定的海、空力量配合，无力切断敌海上通路的条件下，要求全歼随时可能登舰逃跑的敌人是很困难的。

第四野战军自1949年6月向中南进军以来，历时11个月，在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的配合和我党领导的华南各游击纵队的有力策应下，先后进行了6次较大规模的战役，歼灭了中南境内白崇禧集团和余汉谋部等共43万人。解放了湘、鄂、赣、粤、桂五省，使中南大陆和两广沿海岛屿，除西沙、中沙、南沙群岛外均获解放。

## 第五节攻克太原。和平解放绥远

太原战役（参见附图 67）晋中战役后，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部主力龟缩在太原孤城，一部困守大同。中央军委为夺取太原，最后消灭阎锡山集团，及时指示华北军区，由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徐向前指挥所属第八、第十三、第十五纵队，华北军区炮兵第一旅，西北野战军第七纵队，晋中军区 3 个独立旅，陕甘宁警备旅共 17 个旅约 10 万人，于太原附近进行休整，准备发起太原战役。同时还指示，可派被俘军官携信入城，劝阎锡山归降，我可保证其部队及眷属的安全。<sup>参</sup>

太原系山西省省会，位于晋中平原北部，南为平川，北为丘陵，西濒汾河，东依罕山，城墙高大，易守难攻。该市人口约 40 万人，是正太路、同蒲路的枢纽，工业比较发达，有钢铁厂、机械厂、兵工厂等重要工厂 80 余座。守敌经过多年经营，筑城坚固，以各类钢筋水泥堡 3000 多个作为骨干，构成约 30 里纵深的环形防御体系。城周有铁路，南北市郊筑有机场。守军计有正规军第十九、第三十三、第三十四、第四十三、第六十一军及 1948 年 7 月中旬由西安空运至太原加强防御的第三十军共 6 个军 17 个师（总队），连同非正规军、联勤机关、特种兵等约 10 万人，配属各类火炮近 600 门。阎锡山企图凭借太原的工业基础和坚固设防负隅顽抗，其部署是：以 5 个军 11 个师（总队）担任东、南、西、北 4 个守备区的防御，以绥署直属部队防守城内中心区，以 1 个军 6 个师担任机动作战任务，其防御重点置于南、北两区。

鉴于守敌据有坚固工事，且敌我兵力相当，第一兵团前委于 1948 年 9 月 28 日决定：“战役指导方针，系以围困、瓦解、攻击、逐步削弱敌人，然后一举攻下太原，全歼敌人。”<sup>引</sup>并准备于 10 月 18 日发起战斗，争取在 3 个月内完成解放太原的任务。

正当我军逼近太原城郊、进行战役准备之时，太原守敌为了抢掠粮食，破坏我之战役准备，于 10 月 2 日出动 7 个师的兵力，沿汾河以东、同蒲路以西向南进犯。至 3 日，先后进至小店镇、南黑窑和武宿机场地区，其后续两个师则推进到小店以北。

第一兵团首长决心乘敌军脱离工事南犯，利于我军在运动中予以歼灭的时机，提前发起太原战役，首先求歼进至小店、武宿之敌，乘胜夺取太原外围阵地，尔后实施攻城。10 月 5 日拂晓，我第七纵队主力东渡汾河，直插小店以北；第十五纵队由东向西直插武宿机场以北，以东西夹击之势，切断敌人退路，并准备阻击可能由太原增援之敌。与此同时，第八、第十三纵队以神速的动作，分别包围了小店、南黑窑地区之敌，经 1 日激战，于 6 日晨歼灭敌暂编第四十四、第四十五师全部和第七十二师、暂编第四十九师各一部。随后我各纵队继续扩张战果，攻占武宿机场等据点多处，进抵敌人东山堡垒地域南侧。但因未能确实控制武宿机场以北通路，致使余敌得以回窜太原。我第七纵队一部为策应小店地区作战，在城北凤阁梁一带歼敌第六十八师 1 个多团和暂编第三十九师 1 个营，并用炮火控制了城北新城机场。至 16 日，我军共歼敌军 2 个师、3 个团又 7 个营共 1.2 万余人，逼近并部分地突破了太原南北敌军第一道防线。

<sup>参</sup> 见中央军委 1948 年 7 月 16 日致徐向前、周士第电。

<sup>引</sup> 自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前委 1948 年 9 月 28 日关于攻太原的作战方案向中央军委的报告。

初战获胜后，兵团首长决心乘机攻击东山要塞，为下一步攻城创造条件。太原东山，是城东的天然屏障，东西长 60 公里，南北宽 30 公里，主峰罕山高 500 米，可俯瞰全市，山上筑有永备工事。依据敌军设防情况，我以第七纵队并指挥晋中一分区主力于城北进攻牛驼寨等地；以第十五纵队并指挥晋中一分区一部进攻淖马、大窑头等地；以第十三纵队并指挥晋中第二、第三分区部队攻击南坪头、马庄、双塔寺等要塞；以第八纵队于小店以南集结，担任预备队。

10 月 15 日，东山争夺战开始。经 2 日激战，我先后攻占榆林坪、牛驼寨、黑驼等据点，歼敌一部。18 日，攻占大小北尖、南坪头、千家坟、石嘴子，石人梁和罕山，切断了东山与太原的联系。敌以第三十军一部和暂编第十总队在炮火支援下，以牛驼寨为主要目标，实施反击，战斗异常激烈。我军于 21 日撤出牛驼寨等地。随后，我军决定缩小攻击正面，集中兵力夺取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山头等东山 4 个要点。遂调整部署，以第七纵队附重炮 31 门攻牛驼寨，以第八纵队攻小窑头，以第十三纵队附重炮 11 门攻山头，以第十五纵队附重炮 19 门攻淖马。10 月 25 日，攻击城东四要点的作战开始，敌我双方均以主力投入战斗。敌在密集炮火及空军配合下，连续反扑，甚至施放毒气，我军英勇顽强，勇猛突击。经过反复争夺，至 11 月 12 日，我军最后控制了上述四要点，并争取了敌第八总队起义，共歼敌 2.2 万余人。

此时，东北我军即将开始入关，会同华北我军举行平津战役。为稳住傅作义集团于平、津、张地区，中央军委于 11 月 16 日致电第一兵团前委：“估计到太原攻克过早，有使傅作义感到孤立自动放弃平、津、张、唐南撤或分别向西向南撤退，增加尔后歼灭的困难。请你们考虑……再打一、二个星期，将外围要点攻占若干，并确实控制机场，即停止攻击，进行政治攻势。部队固守已得阵地，就地休整。待明年一月上旬东北我军入关攻击平津时，你们再攻太原。”第一兵团首长按照军委指示，从 12 月 1 日开始，以一部兵力在太原东、北、西三面先后攻占了松树坡、苏村、关口、化七头、赵家山等地，用火封锁了城西、城北的机场，断绝了敌人的空运，将守敌进一步压缩在纵横不过 30 里的狭小区域内。之后，太原前线我军即以部分部队坚守前沿阵地，监视敌军行动，主力转入休整。同时，对敌开展了广泛的政治攻势，通过战场喊话，散发传单，动员敌军亲属进行规劝等活动，促使大批敌军弃暗投明，至 1949 年 3 月底，共瓦解与歼敌 1 万余人。

平津战役结束后，中央军委命令第十九、第二十兵团（原华北第二、第三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炮兵第一师于 3 月由冀入晋，与第十八兵团（原华北第一兵团）等部会攻太原。3 月 17 日，中央军委决定组成太原前线党的总前委，以徐向前、罗瑞卿、周士第、杨得志、杨成武、陈漫远、胡耀邦、李天焕八人组成，徐向前为书记，罗瑞卿、周士第为副书记；组成太原前线司令部，以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周士第为副司令员，罗瑞卿为副政治委员，统一指挥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兵团，以第十八兵团司令部为太原前线司令部。3 月 28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刘司令员兼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由中央驻地返回西北途经太原时，参与了总攻太原的作战指挥。

太原守敌经前一阶段作战，连同被围困期间的损失，伤亡消耗达 4 万余人，经抓丁补充，仍保持 6 个军连同非正规军共约 10 万人的兵力，但战斗力进一步削弱，处境岌岌可危。阎锡山于 2 月 15 日乘飞机逃离太原。指令绥署副主任兼第十五兵团司令官孙楚、太原防守司令兼第十兵团司令官王靖国统

一指挥太原守军进行顽抗。孙、王决定以第三十三军防守城北，以第十九军防守城东北，以第四十三军防守城东南，以第三十四军防守城南，以第六十一军防守汾河以西，以神勇师、铁血师和警卫部队等防守近郊，以第三十军等部守备城区，并担任预备队。另以日本侵华战犯今村指挥 10 个炮兵群支援步兵作战。

3 月底，我第十九、第二十兵团及第四野战军炮兵第一师到达太原前线，从而使前线兵力增加到 32 万人，各种火炮增加到 1100 余门。无论兵力、火力我军均占绝对优势。3 月 31 日，太原前线司令部决定集中全部兵力先割裂歼灭外围之敌，尔后总攻城垣，全歼困守之敌。部署是：以第二十兵团附第七军一部歼灭北郊之敌，尔后由大、小北门攻城；以第十九兵团附晋中军区 3 个旅歼灭汾河西岸之敌，尔后由大南门攻城；以第十八兵团附第七军主力歼灭东郊之敌，尔后由大东门攻城；以华北炮兵师在太原前线司令部直接指挥下压制敌人火力，支援步兵作战；以第四野战军炮兵第一师及 1 个炮兵团配属 3 个兵团作战。4 月 20 日，我军经过充分准备后按预定计划，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分十路向太原守敌发起攻击，至 22 日，摧毁了敌军城外全部据点，歼敌 12 个师，直逼太原城下。

为减轻太原市民生命财产损失，22 日，我太原前线司令部向守敌发出劝降通牒。但孙楚、王靖国等执迷不悟，拒绝投降。24 日拂晓，我攻城部队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向城垣发起总攻。各突击部队争先登城，仅 1 小时即进入巷战，战至 10 时，全歼守敌，活捉孙楚、王靖国和日本顾问今村、岩田等，特务头子梁化之被击毙。

历时 6 个多月的太原战役，共歼敌 1 个绥靖公署、1 个保安司令部、6 个军共 13.5 万余人。我军伤亡 1.5 万余人。

太原战役是我军对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进行的一次阵地攻坚战，战役的主要特点是，我军在长达 4 个多月的围城期间，采取了围困、瓦解和攻击相结合的方针，首先在反复争夺外围据点中逐批地消灭了部分敌军，同时以强有力的政治攻势瓦解了敌军士气，从而在总攻之前就极大地削弱了敌人的战斗力，为最后以小的代价顺利围歼守敌创造了条件。实践证明，在战略和战役的主动权都操之于我，而我之兵力一时又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对孤守城市之敌采取长期围困而后总攻的方针是正确的。

太原解放后，困守大同之敌第二七五师及 5 个保安团 1 万余人接受我军改编，4 月 29 日，大同和平解放。

和平解放绥远太原、大同解放后，在华北地区仅有傅作义的部属、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董其武率领的第九兵团部、第一一一军，第三一、第二五八、第二二八师，新编第七师，整编骑兵第十二、第十三旅，骑兵第五、第十一旅等部共 6 万余人，分别驻守归绥、包头地区，处境十分孤危，上层开始分化。董其武等主张走和平解决的道路，但有些人仍主张向西撤退，进入极荒凉偏僻的绥远西部活动，极少数人则主张以武力就地顽抗。针对这一情况，中央军委于 1949 年 2 月 12 日致电华北军区和西北局：对董其武部“用改编方法彻底改造并在绥远全境建立人民政权，须在我军占领兰州、宁夏以兵力由宁夏进占五（原）、临（河）之后，目前应让其照原样存在，彼此互不侵犯。”3 月 5 日，毛泽东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进一步指出：对绥远可采取“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

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的方式。接着，党中央本此方针提出了和平解放绥远问题的各项具体政策，由华北人民政府和傅作义将军互派代表在北平谈判。经过谈判，双方拟定了包括军队划界驻守、平绥铁路通车、在绥远使用人民币和互派联络人员等项内容的《绥远和平协议》草案，又经过傅作义的工作，征得董其武同意后，于6月8日签字生效。7月，华北人民政府组成联络处进驻归绥，协助董其武作好起义的准备工作。蒋介石为阻止我和平解放绥远，不断派遣人员以威逼利诱、策动哗变、武装检查我驻绥办事处等手段，破坏和平协议。为促使绥远早日解放，8月末，党中央委托傅作义将军赴绥远协助董其武组织起义。董其武在全国胜利形势的影响和我党政策的感召下，排除了国民党反动派设置的种种障碍，于9月19日率绥远军政各界领导人与各民族代表共39人联署通电起义。至此，华北全境获得解放。随后，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六、第三十七军和骑兵第四师。1950年12月编组成第二十三兵团，董其武任司令员，高克林任政治委员。

绥远的和平解放，是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我军解决残余国民党军的一种新的方式。这种方式的作用在于使我军能集中力量解决主要方面的敌人。由于我军在华北成功地运用了这一方式，因而能将第十八、第十九兵团及时转用于西北战场执行更重要的任务，开使绥远兵不血刃地获得解放。

## 第六节向西北进军，解放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诸省

### 一、解放西安，击退胡、马反扑

中央军委在1949年5月23日确定的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战略部署中，赋予第一野战军的任务是：向西北进军，消灭西北地区之敌，解放并经营陕、甘、宁、青、新5省。要求年底前占领甘肃、宁夏、青海，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解放并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入川，配合第二野战军解放川、黔、康诸省。为了实现上述任务，中央军委于4月25日决定第十八、第十九兵团调归第一野战军建制，迅速由晋入陕，参加解放西北的作战。

西北五省，极大部分处于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峰峦叠嶂，高原、平川互相交错，平均海拔2000米以上，面积达32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仅2000余万，地区辽阔，土地贫脊，部分地区为戈壁沙漠；山峰终年积雪，平原雪水积聚，形成许多盐湖和沼泽，交通不便，粮食匮乏，人民生活十分贫困。

西北地区之敌总兵力约40万人。其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部13个军约17万人，其主力猬集于陕中及渭河流域，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代理长官青海马步芳部、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宁夏马鸿逵部及蒋系部队共8个军约14万人，分别防守甘、青、宁3省；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部3个整编师约7万人驻守新疆省；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部1个军约1万人驻守陕西榆林地区。

1949年2、3月，我第一野战军在渭河以北的泾河、洛河之间发动了春季攻势，一度占领铜川、蒲城、淳化、耀县、富平等城，歼灭胡宗南部7000余人。4月下旬，我第二、第三野战军渡过长江，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逼近武汉，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兵团等部解放太原，全国形势对我十分有利。在此情况下，胡宗南集团慑于被歼，开始实行战略退却，从铜川、蒲城、耀县等地后撤，企图与青宁“二马”相配合，以陕中、陇东为防御重点，确保西北，屏障西南，迫不得已时则退踞陕南、川北。

第一野战军首长侦知胡宗南集团全线撤退后，决心不待第十八、第十九兵团到达，即开始进军陕中。5月16日，第一野战军各部由白水、澄城地区对敌展开追击作战，先后解放了咸阳、周至、武功、扶风等地，20日解放陕西省会西安，并在麟游一带歼灭敌第五十七军和第三十师。西北军区部队一部攻克潼关、渭南和临潼等地。至5月底，虢镇以东、渭河南北广大地区均获解放。胡宗南部主力撤至宝鸡及秦岭西段布防。

陕中解放，胡部西撤，我军逼近甘、宁边境，使马步芳、马鸿逵深感唇亡齿寒，处境孤危。“二马”为了拖住胡宗南部，以确保甘、青、宁3省，遂以所属马继援指挥的陇东兵团（辖第八十二、第一二九军及1个骑兵旅）、王治歧指挥的陇南兵团（辖第一一九军及1个师）和卢忠良指挥的宁夏援陕兵团（辖第十一、第一二八军及9个保安团），在马继援统一指挥下，联合胡宗南部5个军共计30多个师（旅）20余万人的兵力，于6月9日和10日分别由永寿、邠县（现彬县）、灵台、长武、汧阳（现千阳）和宝鸡地区向我军大举反扑。我第一野战军为避开敌军进攻锋芒，等待第十八、第十九兵团入陕后再聚歼敌军，从6月10日起，在泾阳、咸阳、郿县（现户县）以西

地区采取运动防御的手段，且战且退，迟滞胡马反扑行动。12日至16日，马继援部进至咸阳以北，胡宗南部进至兴平和西安以南地区。此时，我第十八兵团先头部队第六十一军主力已进至西安、咸阳。第一野战军继续在咸阳、泾阳、兴平等地进行阻击。敌进攻受挫，同时又发觉我第十八、第十九兵团先头部队已到达西安、咸阳等地，遂分头撤返原防。我军随即转入休整。从进军陕中到击退胡、马反扑，我军共歼敌4万余人。

此时，孤悬于陕北榆林的国民党军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第二十二军军部及所属1个师共4000余人，经过与我党有长期联系的邓宝珊将军的积极工作，在军长左协中率领下于6月1日宣布起义，榆林和平解放。起义部队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师。

6月下旬至7月初，第十八、第十九兵团先后入陕，第一野战军的兵力已由原来的15万人增加到34万人，连同地方部队西北地区我军总兵力已达40万人，改变了西北战场上长期以来敌强我弱的状况，为解放大西北创造了胜利的条件。

## 二、钳马打胡，重创胡宗南集团

扶郿战役（参见附图68）胡、马二部联合反扑受挫后，胡宗南所属第十八兵团部及第六十五军、第三十八军撤至扶风以南、渭河以北的陇海铁路两侧；第三十六军（欠1个师）、第九十军分别撤至郿县、哑柏镇等地；陇南兵团第一一九军撤至武功至扶风一线。另外，胡部第一军撤至宝鸡，第十七、第六十九、第五十七军各一部控制西安以南土地岭至宝鸡一线秦岭北麓的要隘。上述各军在西安绥署宝鸡指挥所主任裴昌会的统一指挥下转入防御。陇东兵团第八十二、第一二九军，宁夏兵团第十一、第一二八军，分别退守常宁、邠县、长武、永寿和崔木地区待机。胡宗南和青宁“二马”企图各自借助对方力量，互为犄角，联合抗击我之进攻，阻止我军西进甘、宁、青或南下汉中。但是，他们又各图自保，准备在形势不利时迅速后撤，以摆脱被歼的命运。

6月26日，中央军委针对西北敌军态势，指示第一野战军首长：“马匪各部业已准备向邠、长撤退，胡匪各部势必同时向宝、凤撤退，决不会再前进了，也不会保守不退。在此情况下，你们应当集中王、周两兵团（即第一兵团王震部，第十八兵团周士第部）全力及许兵团（即第二兵团许光达部）主力取迅速手段，包围胡匪四、五个军，并以重兵绕至敌后，切断其退路，然后歼灭之。许兵团留下必要兵力监视‘两马’，以待杨兵团（即第十九兵团杨得志部）赶到接替。杨兵团应立即向西进，迫近‘两马’筑工，担负钳制‘两马’任务，并严防‘两马’回击。”同日，第一野战军首长就当前作战问题向军委建议两个方案：如“二马”集结乾县、永寿、邠县、常宁镇等地区，则以第十八兵团钳制宝鸡、扶风、郿县地区之敌，以第一、第二、第十九兵团聚歼“二马”主力；如“二马”远撤长武、平凉，则以第十九兵团钳制“二马”，集中第一、第二、第十八兵团围歼胡宗南部及王治歧部，尔后乘胜南下汉中、广元。

6月27日，中央军委复电指出：如青宁“二马”只作小撤退，位于乾、永、邠、常宁等地区，而不是向邠、长、泾、凉作大撤退，则先打“二马”后打胡、王的计划是正确的。但打“二马”比较打胡、王费力，要准备付出

数万人的牺牲，以期全歼两马或歼其主力，即可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如“二马”向邠、长、泾、凉作大的撤退，距离胡、王较远，则只须以第十九兵团担负钳制“二马”任务，集中主力围歼扶郿地区的胡、王所部。还指出：“为使伪政府放心迁往重庆，而不迁往台湾……及使胡匪不致早日入川起见，你们暂时似不宜去占汉中，让汉中留在胡匪手中几个月似较有利。”<sup>参</sup>随后又指示第一野战军首长：解决西北之敌，“除用战斗方式解决外，尚须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sup>引</sup>

6月下旬，“二马”主力已退至旧永寿、邠县、崔木镇地区，正准备向平凉撤退。第一野战军首长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的精神，考虑到该敌远撤，部署分散，不易聚歼，决心采取钳马打胡的方针，以一部兵力钳制青宁“二马”，集中主力歼灭扶风、郿县地区的胡宗南军一部和陇南兵团的第一一九军。其部署：以第二兵团由礼泉经乾县、法门寺、青化镇迁回至益店镇、罗局镇，断敌西逃退路，尔后向午井，扶风发展进攻；以第十八兵团（欠第六十一军）附第七军由咸阳、兴平沿渭河北岸西进，歼灭武功、杏林一带之敌后，会同第二兵团聚歼罗局镇地区之敌；以第一兵团（欠第七军）由户县西进，占领周至与郿县，歼灭渭河南岸之敌，策应渭北作战，尔后向益门镇、宝鸡发展进攻；以第十九兵团由耀县、三原进至礼泉、乾县，钳制青宁“二马”，保障主力右翼安全；以第六十一军警备西安，并以一部向子午镇方向挺进，保障主力左翼安全。

7月10日，我各兵团进入待机位置。当日，第六十一军向子午镇一带之敌攻击，歼第十二师、第八十四师各一部；第十九兵团进入阻击阵地，并以一部逼近“二马”所部。11日，我军主力对胡部发起攻击，第二兵团西渡漆水河，从胡马两军防线之间楔入，迂回到胡部第十八兵团侧后，次日拂晓先后占领青化、益店、罗局镇与郿县车站，切断了敌军西逃道路。第十八兵团先后攻克杏林、绛帐与武功，歼敌第一八七师主力及第二四四师、第二四七师各一部。第一兵团于黑山寺等地歼敌第一二三师一部后，主力沿秦岭北麓与西（安）益（门）公路西进，12日歼敌第九十军主力，占领哑柏、横渠诸要地。至此，我军从东、北、西三面对扶风、郿县地区之敌第十八兵团部及第一一九、第六十五、第三十八军等完成了包围，仅第三十六军及第九十军残部自郿县向秦岭南逃。12日，敌第六十五、第三十八军集全力向罗局镇突围，企图撤向宝鸡。我第二兵团的第四军在罗局镇展开顽强的阻击战，挫败了敌军的反扑。至12日午，敌3个军被压缩在午井以西、罗局镇以东、高王寺以南的渭河滩上。我对被围之敌发起猛烈进攻，战至20时，将敌大部歼灭，一部渡过渭河南逃，被我第一兵团歼灭于郿县地区。接着，各兵团乘胜西进。至14日先后占领蔡家坡、岐山、凤翔、宝鸡和益门等地。退守永寿、邠县、崔木地区的青宁“二马”，在我第十九兵团监视下未敢救援，旋即后撤平凉地区，战役胜利结束。

扶郿战役由于我军采取了钳马打胡的正确方针，在战役部署上又以部分主力迂回敌人的侧后，断绝了敌军西撤通路，并阻住了敌人的突围行动，因而仅经4天作战，即歼敌4个军4万余人，解放了陕中地区，进一步隔离了胡宗南集团与青宁“二马”，为我军尔后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各个歼灭胡、马

<sup>参</sup> 见毛泽东1949年6月27日致彭德怀电。

<sup>引</sup> 自毛泽东1949年7月6日致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电。



主力创造了有利条件。

### 三、钳胡打马，全歼马步芳、马鸿逵集团

扶郿战役后，胡宗南部的第五兵团与第十八兵团残部，集结于凤县、佛坪、东江口及陇南地区，企图依托秦岭阻止我军南取汉中。青宁“二马”为阻止我军沿西兰公路挺进甘、宁，于7月24日在甘肃静宁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与我军在乎凉决战的计划，即：以宁马第一二八军和第十一军置于平凉以南的四十里铺、安口窑、华亭一线，第八十一军位于固原至西峰镇一带，进行正面抗击；青马第八十二军、第一二九军与第九十一军位于平凉以西六盘山地区策应，企图依托有利地形，在乎凉地区挫败我军的进攻。

我第一野战军首长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暂不占领汉中，集中兵力歼灭青宁“二马”的指示，认为：在我军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如能抓住敌人在平凉进行决战，便于我迅速集结兵力。于我十分有利。乃决心乘胡、马两部彼此远离之机，以第十八兵团主力于宝鸡、西安一线钳制胡宗南部，以第一、第二、第十九兵团聚歼青宁“二马”主力于平凉、泾川地区。

7月21日至24日，我军先后由乾县、礼泉、凤翔、宝鸡地区出动。马步芳，马鸿逵虽有“平凉会战”计划，但实际上均想让对方在第一线作战，以保存自己实力，因而在我军主力尚未迫近时即各自后撤。我军乘敌后退，向陇东实施追击。第十九兵团先后占领邠县、长武、泾川和平凉，并在固原以南任山河一带突破敌军的防线，歼马鸿逵部5000余人，至8月11日，又攻占庆阳、固原、隆德、静宁、海原，控制了六盘山。第二兵团先后占领安口窑、华亭、化平、通渭等地。第一兵团突破敌固关防线后，歼灭马步芳部骑兵第十四旅等部，至8月10日相继解放清水、秦安、武山等城。以上各兵团在20余天的追击中，前进千里，歼敌万余，解放了陇东广大地区，迫使马步芳、马鸿逵主力分别向陇中、宁夏撤退，造成了我进军兰州和银川，各个歼灭马步芳、马鸿逵部的有利态势。

兰州战役（参见附图69）渡江战役胜利后，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更为迅速。8月中旬，我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分别前出赣南，逼近福州，挺进湘中，使两广和四川处于我军直接威胁之下，绥远和平解放亦成定局。面对这种形势，敌军统帅部急需胡、马二部在西北作战略配合，钳制我第一野战军主力不能经秦岭南下四川。因此，在广州召开了“西北联防会议”，拟制了“兰州决战计划”。企图以马步芳部依托兰州坚固城防和黄河天险，吸引和消耗我军主力；以集结在中卫、中宁地区的马鸿逵部主力和集结在陇南徽县、成县、两当地区的胡宗南部4个军分别拊我侧背，三路夹击，挫败我军于兰州外围。

兰州是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在地，也是国民党反动统治在西北的政治、军事中心。该城三面环山，北临黄河。城南郊的南山系全城的天然屏障，有多年修筑的永备型工事，外斜面多断崖削壁，堡垒密布，沟壑纵横，地势险要，是兰州敌人的重点防御区域。

马步芳鉴于兰州决战的胜负是其生死存亡的关键，即以主力第八十二、第一二九军、2个骑兵师（旅）和3个保安团等部约5万人据守城区，置重点于南山的马家山、营盘岭、沈家岭一线；以第一二、第九十一军和马鸿逵部第八十一军共3万余人，于兰州东北的景泰、靖远与打拉池地区布防，

保障兰州左翼安全，相机侧击我军；以新组成的骑兵军约2万人控制洮沙、临洮地区，保障兰州右翼安全。

8月6日，中央军委指示第一野战军首长：“据一般了解，青马残暴，在其主力未被歼前，对我敌意甚深，而回民中间又不若宁回曾受过我好影响，故对深入青马老巢寻其主力作战，必须谨慎行事，大意不得。”第一野战军首长遵照军委指示，决心以一部兵力钳制马鸿逵、胡宗南部，集中优势兵力歼灭马步芳部主力于兰州，尔后再聚歼马鸿逵部。部署是：以第十八兵团的第六十、第六十一军以及第一兵团的第七军留置宝鸡、天水地区，继续钳制胡宗南部，保障野战军主力左侧与后方的安全；以第十九兵团的第六十四军进至固原、海原地区，钳制马鸿逵部，保障野战军主力右侧安全；以第一兵团部率第一、第二军附第十八兵团的第六十二军为左路，由秦安、武山经陇西、渭源、临洮、临夏，尔后北渡黄河攻取西宁，截断兰州之敌的退路，并随时准备参加对兰州之作战；以第二兵团部率第三、第四、第六军为中路，经通渭、马营镇、内官镇和洮沙县向兰州城南、城西攻击前进，如敌先退西宁，即尾敌追击，协同第一兵团歼灭之；以第十九兵团部率第六十三、第六十五军为右路，沿西兰公路及其以北向兰州城东攻击前进，会同第二兵团歼灭兰州之敌。

8月10日前后，第一野战军主力分别向兰州、西宁挺进。至20日，第一兵团在攻克临洮、康乐后直逼临夏；第二、第十九兵团在开进途中，由于敌军不战而退，顺利地占领定西、榆中并进抵兰州外围。此时，我攻兰兵团判断敌有弃守兰州可能，认为稍有迟延，将会失却战机，因而在未作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于21日向兰州以南古城岭、狗娃山、营盘岭、沈家岭诸要点发起攻击。激战竟日，不仅无进展，反而遭较大伤亡。第一野战军首长当即决定暂停攻击，以3天时间认真总结经验，侦察敌情，调整部署，改进战法，准备攻坚。

由临洮继续西进的第一兵团，于22日攻占临夏，增加了对兰州守敌右翼的威胁，迫使马步芳由兰州抽调骑兵第八、第十四师回西宁担任守备。我第一兵团在临夏地区一面作参加攻兰准备，一面调查黄河渡口，修造船筏，准备由永靖、循化北渡黄河。

8月23日，中央军委指示第一野战军首长：“马步芳既决心守兰州，有利于我军歼灭该敌。为歼灭该敌起见，似须集中三个兵团全力于攻兰战役。王震兵团从上游渡河后似宜迂回于兰州后方，即切断兰州通青海及通新疆的道路并参加攻击；而主要是切断通新疆的路，务不使马步芳退至新疆，为害无穷。攻击前似须有一星期或更多时间使部队恢复疲劳，详细侦察敌情地形和鼓动士气，作充分的战斗准备，并须准备一次打不开而用二次、三次攻击去歼灭马敌和攻占兰州。”第一野战军首长根据军委指示，指挥攻城部队经充分准备后，于8月25日拂晓对兰州守敌再次发起攻击。第二兵团首先攻克沈家岭与上、下狗娃山、营盘岭等主要阵地，第十九兵团经过反复争夺后，也攻克了马家山、古城岭等要点。黄昏，我军占领南山主阵地，敌军伤亡惨重，全线溃退，我军乘胜追击。26日2时，第二兵团攻占兰州西关，抢占黄河铁桥，切断敌军退路，并迅速攻入城内与敌展开激烈巷战。至12时，我第二兵团一部肃清城内残敌，第十九兵团主力全歼东关守敌。至此，兰州解放，马步芳部主力2.7万余人被歼，其余守敌分别向永登、西宁逃窜。

与攻取兰州的同时，担任钳制任务的我第十八兵团，乘胡宗南集团以第

三十六、第三十八、第六十五、第一军向西和、宝鸡、虢镇进攻之机，以第六十、第六十一军向敌展开猛烈反击，先后歼敌 3700 余人，迫敌南撤，从而保证了兰州战役我军左侧后安全。我第六十四军在海原地区钳制了宁马援兰兵团的增援，使其先头部队到达海原以北后不敢再进。我第一兵团于 8 月 28 日至 9 月 2 日，在当地人民大力支援下渡过黄河，相继解放民和、化隆，直捣西宁。沿途敌军纷纷投降，马步芳、马继援等乘飞机逃走。9 月 5 日，我军解放西宁市。逃往西宁以北的残敌 2000 余人，在敌第八十二军副军长赵遂率领下向我投降，青海全境遂获解放。兰州战役是我军为解放全西北而与敌进行的一次决战，也是一次大规模的城市攻坚战役。此役，连同同一时间内我军在青海境内的战绩，共歼敌 4.2 万余人，我军伤亡 9500 余人。这一胜利，使西北敌军主力丧失大半，打开了进军新疆、宁夏的门户，加速了西北全境的解放。

兰州解放后，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及防守景泰、靖远之敌第九十一、第一二军等部，沿河西走廊向张掖、玉门逃窜；宁夏援兰兵团由兰州以东迅速撤回宁夏。第一野战军首长根据中央军委 8 月 6 日关于“在马步芳解决后，必须使用杨得志兵团深入宁夏，给马鸿逵部以歼灭性打击”的指示，决定：以第一、第七、第六十二军及第四军一部分别留置西宁、天水、临夏、兰州等地担负警备、剿匪及维护后方治安任务，以第十九兵团部率所属第六十三、第六十四、第六十五军进军宁夏，求歼马鸿逵部；以第二兵团及第一兵团部率第二军分别由兰州、西宁地区追歼河西走廊之敌。

宁夏战役退守宁夏的马鸿逵部共 4 个军及若干地方部队约 7 万人，在马鸿逵之子马敦静指挥下，以银川为中心，依踞黄河天险，构成三道防线：以骑兵第二十团守同心，第八十一军一部守靖远，新编骑兵第一旅守景泰，为第一道防线；以贺兰军守中宁，第八十一军主力守中卫，为第二道防线；以第一二八军守金积，第十一军守灵武（后退守银川），为第三道防线，企图阻止我军解放宁夏。

我第十九兵团针对宁夏敌军防御部署，决心首先突破敌第一道防线，截击中宁之贺兰军，争取中卫的第八十一军起义，得手后，再集中力量歼灭敌之主力于金积、灵武、银川地区。

9 月 2 日，我第十九兵团的第六十三、第六十五军开始由定西、兰州北进。至 15 日，攻占靖远、打拉池和景泰，敌新编骑兵第一旅向我投诚。继于常乐堡歼敌两个团。19 日，敌第八十一军在中卫宣布起义（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二军）。我第六十四军并指挥西北军区独立第一、第二师于 9 月 10 日由固原、海原北进，至 21 日，先后攻占同心、中宁、惠安堡、金积、青铜峡、灵武，歼敌一部，敌第二五六师向我投降，其余纷纷溃散。至此，敌三道防线均被突破。我军立即西渡黄河，直捣银川。敌军在我强大攻势下，指挥失灵，四散溃逃，总指挥马敦静乘飞机逃走，第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率残部向我投诚。23 日，我军进驻银川，宁夏全境获得解放。此役共歼灭与和平改编敌军 4 万余人，马鸿逵部至此全部覆灭。战斗中我军伤亡 700 余人。

向河西走廊追歼逃敌的我第二兵团，于 9 月 4 日开始沿兰（州）新（疆）公路西进，所到之处，敌军望风披靡，纷纷投诚或起义。我军相继占领武威、永昌和山丹等地，17 天推进 700 公里。第一兵团部率第二军于 9 月 10 日由西宁地区北进迂回河西走廊，14 日进入风雪交加、荒无人烟的祁连山区，广

大指战员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以坚强的毅力，克服了狂风、大雪、奇寒带来的种种困难，虽冻死冻伤 200 余人，但仍然以饱满的士气，奋勇前进。至 17 日，越过海拔 5000 公尺的祁连山后攻占民乐，歼敌骑兵第十五旅等部。19 日至 20 日，在张掖地区又一举歼敌 5 个团。21 日，与第二兵团会师张掖。窜逃河西走廊之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后方联合勤务第八补给区司令部、甘肃河西警备总部及第一二军、第九十一军残部，在我政治争取下，于 9 月 24 日在酒泉起义。随后我第二军一部乘汽车进驻酒泉、玉门、安西等地，河西地区追击作战胜利结束，起义、投诚和被歼的敌军共 4 万余人。与此同时，偏踞岷县地区的敌甘肃省保安副司令周祥初率 5 个团起义（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一军）。至此，甘肃全省除陇南一隅外均获解放，马步芳、马鸿逵在甘、青、宁三省的反动统治终被摧毁。

#### 四、和平解放新疆

新疆地处我国西北边疆，是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地区，人口约 410 余万，省内多戈壁沙漠，面积约 160 余万平方公里，为我国最大的省份。早在抗日战争末期，该省伊犁、塔城、阿山（现阿勒泰）三区人民，因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组织起来的民族军，在党的领导下，和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并建立了以伊犁（今伊宁）为中心的解放区。至 1949 年 9 月，民族军已发展到 1.4 万余人。

驻守新疆的国民党军，为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所部整编第四十二师、整编第七十八师、整编骑兵第一师及骑兵第九旅等部共 7 万余人。陕、甘、宁、青四省基本解放后，该省守军处境更为孤立，在我党的争取下，陶峙岳接受八项和平条件，愿意走和平解放的道路，于 9 月 25 日通电起义；新疆省政府主席鲍尔汉率政府人员于 26 日亦通电起义，新疆宣告和平解放。12 月下旬，起义部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陶峙岳任司令员，王震兼任政治委员。1950 年 1 月，新疆民族军改番号为人民解放军第五军。

为接管新疆，巩固国防，中央军委决定第一兵团部率第二军、第六军（欠第十八师）进驻新疆。从 10 月 10 日起，部队在 4 个汽车团和 40 架运输机的支援下，以空运、车运和徒步行军方式，由酒泉、玉门、安西地区西进。王震司令员率第一兵团部于 11 月 6 日乘飞机抵达迪化（现乌鲁木齐）。部队在开进途中，指战员们战胜了戈壁沙漠、气候严寒、地广人稀、供应不足等重重困难，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宗教等各项政策，正确处理了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在鄯善和七角井制造的两起暴乱事件，团结教育了广大起义官兵。军行所至，受到当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在新疆民族军的接应下，至 1950 年 3 月，第二军先后进驻南疆的阿克苏、喀什、和田、焉耆、库尔勒和若羌等地；第六军进驻北疆的哈密、吐鲁番、迪化、伊宁等地，胜利完成了进军新疆的任务。

第一野战军自进军西北以来，经过 10 个月的行军作战，解放了陕、甘、宁、青、新 5 省，歼灭和改编敌军 30 余万人，提前完成了解放大西北的历史任务，使西北各族人民团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中来，这对于实现民族团结，建设祖国西北，巩固国防具有重大意义。

向西北进军之所以迅速取得如此巨大胜利，在战略指导上，主要是正确利用胡马之间、青宁“二马”之间的矛盾和部署上的弱点，或钳马打胡，或

钳胡打马，或钳制马鸿逵先打马步芳，待消灭马步芳部后再转兵歼灭马鸿逵部。这样，就使我在全局上的相对优势兵力，转变为局部上的绝对优势兵力，收到了各个击破敌人的成效。其次是在对我极为有利的形势下，我军大力开展了政治争取工作，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再次是在歼灭马步芳部主力后，我军不停息地向青、宁之敌残部实施长距离快速追击，并辅之以短距离的迂回包围，使残敌无法获得喘息整顿机会而迅速就歼。

## 第七节向西南进军，解放贵州、云南、西康、四川、西藏诸省

### 一、敌我双方的方针和部署

我军经过半年的进军作战，至1949年10月，先后解放了华北全境，华东大陆和西北、中南大部地区。国民党政府被迫由广州迁往重庆，其残存于大陆的两个主要集团胡宗南部和白崇禧部正分别撤向西南各省和广西一隅。盘踞西南地区之敌，有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胡宗南部第五、第七、第十八兵团，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张群部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第十九、第二十兵团，连同新组建的部队在内，总计37个军约45万人，此外尚有地方保安部队和大批土杂武装。蒋介石企图依靠这些残存力量，依托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地区，与我“持久作战”，以便争取时间，组建新军，等待国际局势变化，然后与驻台湾国民党军相配合，实施反攻，迫不得已时，则向康、滇退却，或逃窜国外。

陕西、甘肃基本解放后，蒋介石于1949年8月下旬在听取了西南地区的军事报告后，判断我军最大可能是取捷径由陕西越秦岭入四川。因此，他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决定，“以陇南、陕南为决战地带”，以川、陕边为守备重点，并沿秦岭、大巴山、巫山、武陵山组成所谓“西南防线”，其部署是：以胡宗南部第五、第十八兵团等部所辖的第二十七、第三十六、第三十八、第一、第六十五、第九十、第三、第九十八军，沿秦岭主脉成县、徽县、留坝、佛坪、镇安一线构成第一道防线，以其新组建的第七兵团等部的第十七、第三十、第五十七、第六十九、第七十六、第一一九军，沿川、陕边的白龙江、米仓山、大巴山一线构成第二道防线，阻止我军由陕、甘入川<sup>※</sup>；以张群部所属的川湘鄂边绥靖公署宋希濂部第十四、第二十两个兵团的第十五、第七十九、第一二二、第二、第一一八、第一二四军位于鄂西建始、恩施地区，与位于巫山、万县地区的川陕鄂边绥靖公署孙震部第十六兵团的第四十一、第四十七军及暂归其指挥的第一二七军相配合，屏障川东门户，阻止我军由湘鄂西入川；以贵州绥靖公署主任谷正伦所属第十九兵团的第四十九、第八十九军，沿贵州境内湘黔公路沿线布防，阻止我军由湘西进入贵州；以第十五兵团罗广文部第一八、第一一军及暂归其指挥的第四十四军于四川大竹、达县等地区机动。此外，云南绥靖公署卢汉部第八、第二十六、第九十三、第七十四军，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部第二十四军，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直属的七十二、第二十、第二十一、第九十五军分别于昆明、雅安、宜宾、成都、重庆等地区担任守备任务。

第二野战军进军并经营西南诸省的任务，党中央早在1949年1月和3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和七届二中全会上就作出了决定，随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又先后就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的时间、任务和组织领导等问题，作出了规定。5月23日，中央军委指示：第二野战军在一个时期内，准备协助第三野战军对付美帝国主义可能进行的武装干涉，待上海、宁波、福州等地解放，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可能减少后，即可在第一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向西南进军，解放并经营川、黔、康三省。7月16日，中央和中央军委进一步规定：“陈康之三个军则于完成广西作战后出昆明，以占领并经营云南为目标”；

<sup>※</sup> 见中央军委一局1949年11月《每日军情》第15、16页。

“由刘、邓、贺等同志组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四省。”10月1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又指示：西南局的分工是，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别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刘伯承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经营滇、黔、川、康及西藏。

西南地区，包括川、黔、滇、康、藏5省区，地形十分复杂。北有大巴山脉横亘川陕边界，东有巫山山脉、武陵山脉纵贯川、鄂、湘、黔边境，成为西南诸省北部和东部的天然屏障。长江自万县以东穿巫山流入鄂境，形成西起奉节、东至宜昌长达200余公里的峡谷区，是川鄂交通的咽喉，地形极为险要。云南省地处我国西南边陲，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国境线蜿蜒于该省的西部和南部，长达3000余公里，是我国西南的门户。两藏地区，地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000公尺以上，系藏族聚居区。整个西南5省区，除四川盆地外，其余多为山地和起伏连绵的丘陵，山陡路小，崎岖弯曲，交通极其不便。云、贵、川3省雨量充足，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烟稠密，历来为我国兵、粮重要来源。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根据西南地理情况和敌人力避与我决战的特点，于5月23日至10月19日先后就进军西南的作战方针和部署等作了一系列指示，指出：“胡宗南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sup>51</sup>；应“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sup>51</sup>；第二野战军主力，待广州解放和国民党政府迁至重庆后，在第四野战军发起广西作战的同时，以大迂回动作，取道湘西、鄂西，直出贵州，挺进叙府（现宜宾）、泸州、重庆之线，切断胡宗南集团及川境诸敌退往云南的道路及其与白崇禧部的联系<sup>52</sup>，以位于宝鸡地区的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等部，在贺龙、李井泉指挥下，积极吸引、抑留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待第二野战军将川敌退往康滇的道路切断后，即迅速占领川北及成都地区，尔后协同第二野战军聚歼胡宗南集团<sup>53</sup>。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这一部署，主要目的是力争通过多层次的远距离迂回动作，首先截断敌向康、滇和逃出国境的通路，尔后再分割歼灭胡宗南集团等于川、黔、滇境内，避免敌人逃往国外，遗下后患。

第二野战军前委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于8月3日至10月23日先后多次研究确定了进军的主要问题，并作出了进军西南的具体部署：第四兵团按照军委指示，第一步协同第四野战军出广东、广西，然后再由广西迂回昆明；以第三、第五兵团首先由浙西、闽北、赣东北地区向湖南之常德、邵阳一线集结。尔后第五兵团的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军附第三兵团的第十军西出贵州，解放贵阳、遵义，进而迂回川南，占领叙府、泸州、纳溪，切断敌人退往云南的道路，协同第三兵团主力作战；第三兵团的第十一、第十二军直出川东，占领黔江、彭水，牵制川东地区之敌，然后会同第五兵团歼灭重庆地区敌军。待第三、第五两兵团完成上述任务后，再会同出陕入川的第十八

<sup>51</sup> 自中央军委1949年5月23日关于向全国进军的部署致各野战军电。

<sup>52</sup> 自中央军委1949年9月12日关于歼灭白崇禧和西南各敌的作战方针致刘伯承、邓小平、林彪、邓子恢电。

<sup>53</sup> 见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1949年6月17日、7月16日、10月19日致刘伯承、邓小平各电。

<sup>54</sup> 见毛泽东主席1949年10月13日致彭德怀电。

兵团的第六十第六十一、第六十二军等部围歼胡宗南集团于川西地区，占领全川。

经过充分的进军准备后，第二野战军各部于9月初开始行动。第五兵团由上饶经湘潭、湘乡向邵阳地区开进；第三兵团和野战军领率机关分别由芜湖、南京车运郑州，然后秘密地经孝感、武汉等地向常德、江陵之线开进。为了迷惑敌人，保证我军大迂回大包围行动的突然性，新华社公开发布了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率部经徐州、郑州西进，并在郑州召开群众大会准备进军四川的新闻报导，制造我军主力将由陕入川的假象。同时，第四野战军由湘中、江西向衡阳、宝庆及广州的挺进，也掩护了第二野战军主力的集结，造成了敌人的错觉。10月中旬，第三、第五兵团先后进入常德、邵阳等集结地域，为下一步迂回四川创造了极为有利条件。

## 二、占领贵阳、重庆。云南、西康和平解放

10月下旬，第四野战军前委为了保障野战军主力进军广西时的侧后安全，并配合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决定以位于湘鄂西地区的第四十二、第四十七、第五十军及湖北军区独立第一、第二师共9个师的兵力，在湖北省军区首长统一指挥下发起对宋希濂部作战，求歼其主力于鄂西地区。根据这一情况，第二野战军首长决定以第五兵团附第十军按原部署直出贵州，以第三兵团主力首先会同第四十七军等部在湘鄂川边地区围歼宋希濂部，尔后再四出江津，与第五兵团协同作战。

11月1日，我第二野战军第五、第三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二、第四十七、第五十军等部在南起贵州天柱，北至湖北巴东约500公里的地段上向敌实施多路攻击。此举完全出敌意料，贵州境内之敌第十九兵团和位于湘鄂四地区的宋希濂部猝不及防，慌忙西撤。担任战略迂回任务的第五兵团和第十军，立即西出施秉、石阡，于15日解放贵州省会贵阳，21日解放黔北重镇遵义，从而拦腰切断了敌人的西南防线，对川境敌军向滇、黔的退路构成了巨大威胁。与此同时，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二军等部在第三兵团主力协同下，以钳形合击之势发起对宋希濂部作战。14日至21日，第四十二、第五十军在占领建始、恩施、宣恩后于咸丰地区截歼逃敌宋希濂部之第十四兵团4个师，第三兵团主力和第四十七军在解放彭水、黔江后，于白涛渡追歼敌第十四兵团余部，生俘兵团司令钟彬。宋希濂部第二十兵团仓促渡乌江西逃。此时，在重庆坐镇的蒋介石始察觉我军由鄂、湘西进川、黔迂回重庆、成都的企图，急令胡宗南集团由秦岭、大巴山南撤入川，并以其第一军车运重庆增援；令第十五兵团及宋希濂部第二十兵团在南川及其以东布防，迟滞我军前进，掩护胡宗南部退却。

在胡部开始南撤，川东之敌即将西逃的新情况下，第二野战军首长认为：“当前的战役重心仍在隔断宋希濂四个军、罗广文之三个军向云南的退却，并力求在长江南岸歼灭之”，“从战役全局着眼，我军左翼迂回部队极为重要”<sup>51</sup>。遂于11月21日命令第五兵团除以第十七军留置贵州担任接管等任务外，兵团主力和第十军迅速经黔西北迂回泸州、宜宾一带，“应确实计算行程与时间（包括战斗），求得先敌占领土城、叙永、盐津之线争取主动”；

<sup>51</sup> 自刘伯承、邓小平1949年11月11日、21日致第三兵团、第五兵团两电。



令第三兵团主力立即强渡乌江，进至南川地区，力争围歼宋希濂部和罗广文兵团于长江南岸。25日和27日，中央军委先后决定：第五十军、第四十七军和第四十二军一部暂归第二野战军指挥，参加入川作战；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改归第二野战军指挥。位于陕南、陇南的我第十八兵团和第七、第十九军，为配合第三、第五兵团的大迂回大包围，均派出先头部队对胡宗南部积极开展攻势，以抑留该敌于秦岭地区。

我第三、第五兵团依据野战军首长的命令，分路对敌实施迂回、包围，11月28日，第三兵团主力和第四十七军将来希濂部和罗广文部3万余人歼灭于南川以北山区，并乘胜在重庆外围歼灭向重庆增援的胡宗南部第一军一部。29日晚，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由重庆逃往成都，30日，我军解放西南重镇重庆。至12月8日，我第十一军、第十二军、第四十七军、第五十军和第四十二军一部，分别进至内江、铜梁、广安、万县一线。担任迂回任务的第五兵团和第十军，分别由贵阳、遵义兼程疾进，于12月3日占领泸州，进而前出自贡、荣县。至此，敌人向黔滇的主要退路已被我军切断，进军西南第一步任务已经达成，我军先后共歼敌6万余人。

在加强军事打击的同时，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于11月21日向西南地区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忠告，号召他们接受“约法八章”<sup>1</sup>，停止抵抗，听候改编，保护公共财产，维持地方秩序。并要求我军广大指战员，在进军途中注意做好对国民党军的争取、瓦解工作。

在我军的政治争取下，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署主任卢汉、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于12月9日率领所部分别于昆明、雅安、彭县等地通电起义，云南、西康宣告和平解放。与此同时，敌刚组成的第二十二兵团，兵团司令郭汝瑰率领所属第七十二军于宜宾宣布起义。

### 三、成都战役，全歼胡宗南集团和川境诸敌

(参见附图70)

我军解放重庆及川东、川南广大地区后，胡宗南集团和第十五、第十六、第二十兵团残部纷纷向川西地区撤退。此时，我第四野战军已在广西境内歼灭了白崇禧集团，蒋介石眼看“确保西南，准备反攻”的战略计划已经破灭，乃授权胡宗南指挥川西所有部队在成都地区组织抵抗，蒋本人则于12月10日偕“国民政府”要员乘飞机逃往台湾。

在敌人纷纷向川西猬集的情况下，第二野战军首长认为，歼灭胡宗南集团的关键仍在迂回部队迅速占领乐山、蒲江、邛崃，截断敌人最后一条退往康、滇的道路。于是决定：以第五兵团主力及第十军由川南迅速向乐山挺进，并迂回成都以南，第三兵团主力除一部担任重庆地区的警备和接管任务外，其余由川东前出成都以东，并抢占成都以西之邛崃、大邑；以第十八兵团由陕南、陇南前出川北，以求聚歼敌人于成都地区。

我第十八兵团在秦岭地区以积极的行动完成了抑留胡宗南部的任务后，于11月30日以一部兵力尾随南撤之胡宗南部缓缓跟进。当第二野战军迂回

---

<sup>1</sup> 1949年4月25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内容共八条，称“约法八章”。详见《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459页。

部队即将切断敌人向黔滇的退路、胡宗南集团开始加速南撤时，该兵团即于12月7日分兵三路猛追逃敌。至12月11日，右路第六十二军进占武都，敌第一一九军宣布起义；中路第六十军在第七军配合下进占勉县、略阳；左路第六十一军在第十九军配合下进占城固、汉中。此时胡宗南部的第五、第十八兵团已猬集成都及其周围的新都、双流、新津等地，第七兵团退守绵阳、梓潼、阆中一线。我第十八兵团除以第七军主力和第十九军留置陇南、陕南外，以第六十、第六十一、第六十二军及第七军之第十九师迅速向川北挺进。

我第三、第五兵团于12月11日分别由川东、川南挥戈西进。广大指战员斗志昂扬，克服连续行军作战带来的重重困难，先敌抢占要点。第十六军在攻占乐山后的追击途中，于19日在峨眉县金口河俘敌川湘鄂边绥署主任宋希濂。至20日，第十一军进占简阳，并前出到新津、双流以东；第十二军经彭山控制大邑、邛崃；第十、第十六军进占蒲江、丹棱；第十八军进占眉山，第五十军前出遂宁，从而完全切断了胡宗南集团的退路。与此同时，我第十八兵团翻越了摩天岭、米仓山，战胜了雪山和“蜀道”的艰难险阻，进抵江油、绵阳、巴中一线，至此，胡宗南集团及川境其它敌军数十万人，全部被我包围于成都地区。

第二野战军首长鉴于敌唐集成都地区，有凭坚顽抗之可能。为求稳妥歼敌计，于12月21日指示各兵团：“我军追击阶段已告结束，对当前之敌绝非一两个冲锋所能歼灭，严防轻敌乱碰”，“各军应就地调整态势，掌握部队，恢复体力，调集火力，鼓励士气，瓦解敌军。”并强调：“今后的作战方式，仍用先打弱点和集中力量割开敌人，一点一点吃的战法”，各个歼灭敌人，力求战役取得全胜。

被围困在成都地区之敌，欲逃无路，求援无望，已成瓮中之鳖。胡宗南于12月22日在新津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主力分路向西昌方向突围逃跑。但是，对这种突围行动，胡宗南自己也毫无信心。次日，胡乘飞机逃往海南岛，敌人内部陷入了极大的混乱。在我军政治争取下，敌川陕鄂边绥署副主任董宋珩和第十六兵团副司令曾苏元，第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于21日至25日分别在什邡、彭县、德阳率领所部宣布起义，唯第五兵团仍继续顽抗，于24日由崇庆、新津分两路向西南方向突围，当即遭我第十二军的顽强阻击。至26日，敌一部被歼，一部被围困于邛崃地区，同日晚，在我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下，第五兵团司令李文率残部放下武器。此次阻击作战共歼敌5万余人，仅少数残敌向西昌逃窜。27日，敌第十八兵团李振部在成都以东地区宣布起义。同日，我军解放成都。至此，蒋介石在大陆上的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全部覆灭，成都战役乃告结束。30日，贺龙率第十八兵团一部进驻成都。12月下旬，逃至黔西的敌第十九兵团残部，在副司令王伯勋率领下，在贵州普安、盘县地区宣布起义，贵州全省宣告解放。

我第二野战军在第一、第四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在进军西南的两个月作战中，先后歼敌正规军和地方保安团队70万余人，连同歼灭的游杂武装在内，共歼敌90万人，粉碎了蒋介石妄图以西南为反革命基地待机反攻的迷梦。

#### 四、挺进滇南、西昌，肃清西南残敌

滇南战役（参见附图 71）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率第九十三、第七十四军在昆明通电起义后，蒋介石委任逃往云南的陆军总部参谋长汤尧为陆军副总司令，令其指挥驻滇的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乘人民解放军尚未入滇之机进犯昆明，破坏云南和平解放。该敌曾一度逼近昆明，但在我桂滇黔边纵队、起义部队和由黔入滇的第十七军第四十九师的打击下，又于 1949 年 12 月下旬仓皇南逃开远、建水、蒙自地区，企图沿滇越铁路<sup>滇</sup>逃往国外，或由蒙自机场空运台湾。1950 年 1 月，蒋介石又令以第八军为基础，扩编成第八兵团，下辖第八、第九军，由汤尧兼任兵团司令，留置滇南作战。

为歼灭汤尧部于国境内，中央军委命令第四兵团于 12 月下旬归还第二野战军建制，由该兵团并指挥第三十八军之第一一四、第一五一师由广西南宁、百色地区向云南挺进，迂回蒙自、河口，切断敌人逃路，尔后在桂滇黔边纵队配合下，围歼逃敌于滇南地区。

1949 年 12 月 27 日，第三十八军入滇部队由百色经富宁、文山向河口、屏边挺进；1950 年 1 月 1 日，第四兵团先头第十三军由南宁经百色、砚山向蒙自方向前进。全体指战员不怕困难，不顾疲劳，翻山越岭，昼夜兼程，14 天前进 900 余公里。1 月 11 日，第三十八军占领河口，封锁了中越边境；16 日，第十二军袭占蒙自，控制了机场，切断了汤尧部逃往越南和空运台湾的通路，并在蒙自、个旧地区歼敌准备空运台湾的第二十六军主力。汤尧见南逃无望，乃率领第八兵团及第二十六军残部西逃，企图经元江、墨江、镇沅逃亡国外。我第十三、第三十八军和桂滇黔边纵队立即分路跟踪追击。19 日，第三十八军一部在宜得地区歼敌第二十六军残部，桂滇黔边纵队在石屏地区迫使敌第八军一部投降。25 日，第十三军在元江歼灭敌第八军主力，生俘敌陆军副总司令兼第八兵团司令汤尧及第八、第九军军长以下 6000 余人。从元江侥幸逃脱之敌，亦于 2 月 7 日至 19 日大部被歼于镇沅、车里（现景洪）、南峇（现勐海）、打洛等地，仅少数残敌逃出国境。至此，云南全境解放，我共歼敌 2.7 万余人。

1950 年 2 月下旬，第四兵团之第十四、第十五军，由广西进至昆明及其东、西地区。从此，该兵团即担负起守卫祖国西南边疆的任务。

22 日，西南军区宣告成立，贺龙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赓、周士第任副司令员，李达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宋任穷、李井泉任副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西昌战役成都解放后，西康省西昌地区，尚有国民党西昌警备司令贺国光原所属之 1 个多师，并收容由川西逃出的残敌第二十七、第二军等余部共 3 万余人，企图依托西康偏僻山区，在西昌、康定等地建立反革命根据地继续顽抗。1949 年 12 月底，胡宗南由海南岛飞抵西昌，坐镇指挥。

为歼灭该敌，西南军区以第十四军、第十五军、第六十二军及桂滇黔边纵队各一部共 13 个团的兵力，于 3 月 12 日发起西昌战役。我参战各部分别由川西温江和云南曲靖向西昌地区之敌实施南北夹击。至 24 日，北线第六十二军一部渡过大渡河，南线第十四军、第十五军各一部渡过金沙江。在我两面进逼下，胡宗南、贺国光仓皇飞逃台湾，所属部队纷纷向西昌附近山区逃窜。27 日我解放西昌，至 4 月 7 日，残敌大部被我歼灭，一部溃散。至此，川、黔、康、滇 4 省除昌都一隅外，均告解放。

<sup>滇</sup> 越铁路。系昆河《云南昆明至河口》铁路的旧称。

## 五、挺进昌都，和平解放西藏

为了完成统一祖国大陆的伟大事业，中共中央于1950年1月上旬决定：以西南局和第二野战军为主，在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的配合下，于4月开始组织向西藏进军，10月以前占领全藏。<sup>参</sup>

西藏地处我国西南边疆，为喜马拉雅山、昆仑山和唐古拉山所环抱，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素有“世界屋脊”之称。高山缺氧，气候寒冷，交通不便，给我进军西藏带来了不少困难。由青海入藏，需翻越昆仑山和唐古拉山，困难较大；由西康的昌都和科麦入藏，道路尚可通行。西藏一直保持着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农奴主结成贵族、官家（政府）、寺院三位一体的统治集团，政治、经济、文化极其落后。广大藏族劳动人民，在农奴主的残酷统治下，生活极其悲惨。英帝国主义于18世纪末侵入西藏后，长期勾结和控制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企图变西藏为殖民地。全国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时，以大扎摄政为首的西藏反动势力，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积极策划“西藏独立”，加紧扩充军队，将藏军14个代本（每代本约500人，相当于团）扩充为17个代本，以一部布防于日喀则、拉萨、黑河（现那曲）地区，主力置于昌都地区，企图阻止我军解放西藏。

为执行进藏任务，西南局和西北局决定以第十八军、云南军区第一二六团、青海骑兵支队、新疆独立骑兵师分别由西康、云南、青海、新疆向西藏进军。1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以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为书记，政治委员谭冠三为副书记，组成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由于川西土匪猖獗，严重地影响了进藏的准备工作的，西南军区经请示军委批准，将进藏时间由原定的1950年4月推迟至当年冬季。

5月17日，中共中央就进军西藏的方针给西南局指示：“军事进攻的同时，利用一切可能，进行政治争取工作是十分必要的。这里基本准备问题是西藏方面，必须驱逐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准许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我们方面则可承认西藏的政治制度，连同达赖的地位在内，以及现有的武装力量、风俗习惯概不变更，并一律加以保护。”还指出：“我们提出的条件，只要有利于进军西藏这个基本前提，在策略上应该继续能够起最大限度的争取作用和分化作用。”

根据中央的指示，担任进藏的各部队迅即着手准备。普遍进行了解放西藏、建设边疆、巩固国防的教育，艰苦奋斗的传统教育和民族政策教育；为团结藏族同胞，掀起了学藏文、藏语的热潮；各级干部对西藏的政治、经济、兵要地志等各方面的情况进行了调查；西南军区成立了支援司令部，调集了7个工兵团、11个辎重团和1个空运师担任进藏的筑路和运输任务，先后修筑了长达700公里的公路，运送了上万吨的物资。在进军西藏的准备工作的基本就绪后，各部队即陆续向指定地域集结，至10月初，第十八军由川西地区进至金沙江东岸的邓柯、德格、巴塘一线；云南军区第一二六团进至贡山；青海骑兵支队进至玉树；新疆独立骑兵师进至于田。

中共西南局依据中央关于在积极准备军事进攻的同时，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于1950年6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向西藏当局提出了包括驱逐帝

---

<sup>参</sup> 见毛泽东1950年1月2日关于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由西南局负担的指示。

国主义势力、西藏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来、实行区域自治、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及达赖喇嘛的地位职权不变、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等项内容的 10 项政策，作为同西藏地方当局谈判的基本条件。西藏爱国人士、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格达，主动要求前往拉萨联络，并于 7 月 24 日到达昌都。但西藏地方当局中的反动势力不仅拒绝谈判，反而在帝国主义分子策划下，杀害我方派出的联络人员，并将其总兵力的 2/3 约 10 个代本布防于昌都及其周围地区，企图扼制我军进藏的咽喉，凭金沙江之险，阻止我军渡江西进。

为了打击两藏地方政府中的顽固势力，促使其内部分化，争取西藏和平解决，西南军区决心以第十八军一部、青海骑兵支队和云南军区第一二六团共 6 个团的兵力，在炮兵、侦察分队、工兵各一部的配合下，运用正面攻击和迂回包围相结合的战术手段，发起昌都战役，求歼藏军主力于昌都地区。10 月 6 日，各部队分路向昌都地区挺进。12 日，我进占芒康，藏军第九代本起义。19 日，我军逼近昌都，并截断了藏军逃路，昌都守军 4 个代本和总署机关停止抵抗，至 24 日战役胜利结束。此役我共歼藏军 6 个代本全部、3 个代本一部，争取了 1 个代本起义，共计歼灭 5700 余人，解放了昌都地区，打开了进藏门户，粉碎了帝国主义及西藏上层反动分子企图以军事力量阻止我军解放西藏的迷梦。

昌都战役后，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爱国派更加坚定，顽固派开始动摇。1951 年春，西藏地方当局响应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派出代表团前往北京。4 月 29 日，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同以李维汉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开始谈判。5 月 23 日，双方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宣告和平解放。

5 月 25 日，中央军委按照协议规定，令西南军区、西北军区进藏部队分路进驻西藏。各进藏部队经过必要准备后，于 8 月至 9 月先后出发。第十八军直属队和第五十二师两个团由昌都经丁青、嘉黎、太昭向拉萨开进；第十八军独立支队（原青海骑兵支队）由香日得经通天河、唐古拉山、黑河向拉萨开进；云南军区第一二六团由门工向察隅开进；新疆独立骑兵师一部由于田经昆仑山向阿里地区之噶尔、普兰开进。在开进途中，指战员们以压倒一切困难的英雄气概，攀登 10 余座雪山峻岭，穿过漫长的原始森林和一望无际的草原沼泽地带，战胜了气候严寒、空气稀薄、雨雪冰雹等自然障碍。不少指战员因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同时，所有进藏部队均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每到一地，不住民房，不借用具，不进佛堂，尊重藏族人民风俗习惯，受到了藏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增进了汉、藏民族间的团结。10 月 26 日，第十八军进藏部队进驻拉萨，其余部队亦先后到达指定地域，胜利完成了进军的任务。

西藏的和平解放，是中国共产党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新发展，是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这一胜利，使西藏摆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分裂，回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怀抱，实现了祖国大陆领土和主权的统一，并给西藏民族带来了光明的前途。

## 第八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保卫人民政权

伟大的全国解放战争，经过我军和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到 1949 年秋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正当我军向华东、中南、西南、西北胜利进军之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 9 月 21 日在北平隆重开幕，30 日胜利闭幕。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首都北京 30 万人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经过 20 多年的浴血奋战，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从此，几千年来束缚中国人民的封建制度，百余年来侵略中华民族的帝国主义势力，和 20 多年来祸国殃民的官僚资本主义都被彻底推翻，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朱德总司令向人民解放军发布了命令，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工作员，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sup>51</sup>毛泽东主席曾指示我军：“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sup>51</sup>这些指示表明，我军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仅要继续完成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而且还要巩固革命成果，保卫人民政权，清剿新解放地区的武装匪特。同时，还将把自身建设成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担负起巩固国防、防止帝国主义侵略的神圣使命。

我军向全国举行大进军过程中，国民党残余军队在纷纷就歼的同时，也有一些溃散的武装就地隐藏起来，有的则是有计划地隐伏下来。他们乘新区社会秩序尚未安定之机，打着所谓“救国军”、“自卫军”、“保民军”等种种旗号，同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相结合，加紧活动，妄图破坏社会秩序，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反革命基地，等待时机配合退踞台湾的蒋介石残余军队反攻大陆。他们较普遍的活动方式，一是破坏我基层政权，杀害我基层干部和基本群众，封锁或占领一些小城镇，控制农村。仅在 1950 年头 3 个月内，我广东、广西地区基层政权机关遭受袭击，就有 170 余次，有 68 个乡政权被摧毁。二是破坏城乡交通，抢劫运输中的物资。三是烧杀抢掠，绑架勒索，扰乱社会秩序。四是骚扰我军行动，袭击、抓捕，杀戮我军零星外出人员。五是勾结恶霸地主和反动会道门头子，搜罗散兵游勇、地痞流氓，制造谣言，欺骗群众，发展武装，组织暴乱。

为了迅速剿灭匪特，党中央、中央军委对剿匪的基本方针作了多次指示，规定：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三者必须紧密结合。在匪情严重的地

---

<sup>51</sup> 自朱德总司令 1949 年 10 月 1 日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69 页）。

<sup>51</sup> 自毛泽东主席 1949 年 9 月 21 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692—693 页）。

区，要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争取为辅；在一般情况下，则以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在实行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时，均应与充分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加强地方武装、进行民主改革等工作结合进行，以求从根本上消除匪特活动的条件。对于匪特，应实行镇医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sup>参</sup>

我军依据上述指示，先后抽调了39个军140多个师大约150余万人的兵力执行工作队任务。他们在地方党委一元化领导下，在民兵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助协助下，结合民主改革、减租减息、镇反清霸、宣传抗美援朝等中心工作，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整个过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一、重点进剿。主要是以相对的优势兵力，经过周密侦察之后，对股匪采取奔袭、合围、追击等手段，给以歼灭性打击。西北、西南、中南、华东地区我军，采用这种方法，对匪特比较严重的川陕甘边地区、宁夏地区、云贵川康腹心地区、湘赣边地区、粤桂边地区、十万大山以及闽南、闽北地区进行了重点进剿，先后消灭了集股活动的武装匪特80余万人，使其失去集中活动的的能力。特别是一些由台湾国民党直接操纵的、配合美帝国主义侵朝战争而图谋暴乱的大股土匪的迅速就歼，为国家和人民消除了严重的隐患。

二、分区驻剿。大股土匪被歼灭和击溃后，小股土匪因慑于我强大的军事压力，不敢与我公开对抗，乃缩小目标，分散活动，避我锋芒，保存实力。有的窜入各省边远的山区，有的流入少数民族地区，利用深山密林、云崖隧洞等条件，与我继续顽抗。针对这一情况，我剿匪部队改重点进剿为分区驻剿，以分片包干的办法，加强面的控制，使分散活动的土匪无法集股再起。同时进一步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以争取零星股匪投诚。华北地区驻剿部队，针对平原特点，采取了与民兵组织相结合，实行县与县、区与区、村与村的联防，一地发现匪情，多方围追堵截，使匪特无处藏身。西北、西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驻剿部队，则根据本地区山多林密、少数民族众多、解放较晚，和土匪多利用各省区交界处进行活动等特点，在地方党委统一领导下，组成军队、地方联合剿匪指挥机构，既广泛宣传党的政策，又采取点面结合、小型合击等办法进行反复会剿。通过上述有力措施，不仅歼灭了许多小股土匪，而且促使大批土匪自动投诚，从而加速了剿匪斗争的进程。

三、结合农村土地改革，清除潜散匪特。经过大规模的重点进剿和分区驻剿，残存的匪特虽然已为数不多，但多属隐藏的特务，漏网的匪首等冥顽不化的反革命分子。这些人，大都具有与我进行公开斗争和隐蔽斗争的反党经验。他们迅速地由公开活动变为隐蔽活动，有的潜入深山密林，有的藏入地洞，有的逃往邻省、邻县隐伏。针对这种情况，各地区采取的主要对策是，结合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民主改革运动，深入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检举揭发，铲除匪特赖以存身的社会条件。各剿匪部队都派出一定数量的工作队，积极参加了农村的土地改革工作。随着土地改革运动的深入发展，进一步提高了广大贫苦农民的觉悟。调动了他们肃清清霸、保卫胜利果实的积极性。一旦发现匪情，立即报案，积极配合搜捕，从而有效地摧毁了国民党武装匪特滋生存在的社会基础，根除了匪患。

---

<sup>参</sup> 见1949年8月6日新华社社论《肃清特务土匪，巩固革命秩序》（载《人民日报》1949年8月7日第一版）。

我军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协助下，至 1952 年底，大规模剿匪即告结束，共歼灭武装匪特 240 余万人，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安定了社会秩序，保证了经济恢复工作和生产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

我军在短期内取得剿匪斗争的巨大胜利，主要的原因在于：（一）、党中央适时的作出了抽调大批正规部队执行工作队任务的决策。实践证明，这是建国后全面开展城乡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不可缺少的一步。参加剿匪的部队，牢固地树立了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而且主要地是工作队的思想，以剿匪安民为已任，下定不肃清土匪决不收兵的坚强决心。（二）、建立以地方党委为核心的一元化领导，使剿匪斗争与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建立地方武装、进行土地改革和反霸斗争等紧密结合。（三）、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坚决贯彻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分化瓦解匪特。（四）、依照股匪活动特点和当地地形条件，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五）、最根本的一条，则是坚决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开展对匪特的斗争。

随着大规模武装斗争的逐步减少，我军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解放军建设的指示，进行了精简整编，组建了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铁道兵、工程兵等领率机关，成立了各种军事院校，使我军在赢得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之后，在新的历史时期，沿着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道路不断前进。

## 本章小结

经过解放战争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随着敌人主力的被歼灭，我军转入了向全国进军的新阶段。各野战军遵照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关于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以渡江战役为起点，向残存于大陆的国民党军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在历时 1 年多的大进军中，进行了 25 次较大的战役。从 1949 年 2 月至 1950 年 6 月，共歼灭国民党军 3 个军政长官公署，8 个绥靖公署，2 个警备总部，20 个兵团部，98 个军部，368 个整师，共计 310 余万人，其中毙、俘 184 万余人，起义、投诚和接受改编 126 万余人，解放了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共 16 个省，并争取了绥远、新疆、云南、西康等省的和平解放，1951 年 5 月，又和平解放了西藏，从而使祖国的领土，除台湾、澎湖、金门、马祖、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等少数岛屿外，均告解放。在胜利进军的凯歌声中，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全国人民政权。这一伟大历史性胜利，最后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我军向全国进军之所以能在不长的时间内取得如此重大胜利，主要是由于党中央、中央军委制定了符合战略追击阶段特点的方针和作战原则，同时也是我军广大指战员艰苦奋斗、英勇牺牲，以及地方党、政府、人民群众大力支援的结果。

这一阶段作战的主要特点是：敌在战略上已不可能构成有效的防御，纷纷向边远省分实行战略退却，我军分路实施战略追击，求歼退却之敌；我军虽然以执行战斗队任务为主，但随着新解放区的迅速扩大，工作队的任务也相应地愈益繁重起来。在这些特点下，我军作战的主要经验是：



## 一、在全体指战员中树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坚决彻底地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敌人

三大战役获胜后，战争临近最后胜利，我军部分同志出现了松劲自满、轻敌麻痹、居功骄傲等新的思想问题；加之蒋介石为挽救败局，再次玩弄“和谈”阴谋，英、美帝国主义为维护对华掠夺，也蠢蠢欲动，企图进行武装干涉。这些新情况不仅向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而且也向我军全体指战员尖锐地提出了这样一个新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sup>51</sup>党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不怕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大无畏精神，果断地作出了向全国进军、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战略决策。我军坚决地贯彻了这一战略决策，并且首先对广大指战员进行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形势任务教育，统一了全军思想，因而在战略大进军中，能以锐不可挡之势，突破江防，长驱直入，战胜重重困难，猛追穷寇，迅速歼灭了敌人，解放了祖国大陆和沿海大部岛屿，粉碎了蒋介石依托江南半壁河山重整军备、卷土重来的迷梦，并迫使帝国主义知难而退，未敢实行武装干涉。实践证明，战争越接近胜利，就越要抓好形势、任务教育，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要求去统一全军指战员的思想。只有这样，才能使战争的最后胜利具有可靠的保证。

## 二、继续贯彻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的方针，但同时要注意对大城市的攻占

在战略追击，中，仍然要十分注重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瓦解敌之抵抗，加速战争的胜利。但由于大城市通常都是敌最后退踞的巢穴，因此，在战略追击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往往同解放大城市联系在一起，如渡江战役中的上海之战，进军西北、西南中的兰州、成都之战，进军福建中的福州、厦门之战等。这些城市，多数是由于敌起义、投诚或溃逃而获得了解放，但有的也经过了大规模的城市攻坚战后才获得解放的。因此，战略追击中我军仍然应有攻坚作战的思想、物质准备，以期在城市攻坚战中最后聚歼敌人。同时，由于战争临近结束，和平建设即将开始，而大城市往往又是本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在未来建设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所以在组织指挥攻坚作战时，必须尽可能使城市设施避免遭到敌人的破坏和战火的毁坏。这是战略追击城市作战中必须妥善解决的一个新的问题。

## 三、针对不同情况，实行大迂回大包围和穷追猛打的作战方针

我军突破敌人长江防线后，敌军在行将土崩瓦解的情况下，力求保存实力，力避与我军决战，随时都准备向边远省分逃跑，有的甚至有可能逃亡国外，以图再举。因此，用什么方法将残存的敌人截住并歼灭于国境内，就成了追击作战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毛泽东主席洞察战局发展，针对不同的敌情和地理条件，采取了不同的作战方针。对歼灭中南和西南地区之敌，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即不顾敌人的任何临时部署，以我之主力大胆地从敌人的两翼迂回到深远后方，断其退路，求得在敌纵深合围而予以歼灭；对歼灭华东和西北地区之敌，采取穷追猛打辅以小迂回包围的作战方针，即针对敌人难以逃窜国外的情况，通过连续追击，置敌于绝境而迫其就歼。我第二、第四野战军遵照上述作战方针，在湘、鄂、赣、粤、桂、川、黔、滇、康等省大范围内，通过分路跨越数省的大迂回包围，一举将白崇禧集团、胡

<sup>51</sup> 自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380页。

宗南集团分别兜歼于广西境内和四川成都地区；我第一、第三野战军按照上述方针，通过对西北、华东地区之敌的穷追猛打，使其无喘息之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或被歼，或溃散，或起义，或投诚，终至全部覆没。事实表明，大迂回大包围和穷追猛打的作战方针，适应了解放战争战略追击阶段的新特点，是毛泽东主席歼灭战思想在战略追击中的运用和发展。

**四、在敌人转入战略退却的条件下，我军在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更必须也更有可能是运用政治攻势瓦解敌军**

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原则，是毛泽东主席很早就提出的一个解决敌人的原则。但是对这一原则的运用，则是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发展的。到了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它已具有大规模解决残敌的战略意义。我军向全国发起进军后，国民党政府已众叛亲离，士无斗志。因此，对大批国民党军队包括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实行政治瓦解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大。针对这一情况，毛泽东主席根据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原则，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解决残余敌人的“三种方式”。我军在进军中正确地运用了这“三种方式”，在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内，不仅毙、俘了大量敌人，而且争取了大批敌军的起义和投诚，其数量达这一阶段我军歼敌总数的40%以上。成都战役，敌共6个兵团，就有5个兵团实行战场起义。连国民党军的战史，也不得不承认，“成都一役，因受整个西南军政弊害之积累，与大陆颓势汇聚之影响；益以叛异峰起，变生肘腋；战场隔离，兵力残破；处处陷于孤绝，危局无可挽回，良深痛惜。”

战略追击阶段，我军运用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这一原则的主要经验：一是不断加强军事压力，随时作好以战斗方式解决敌人的准备；二是制定并公开宣布各项优待敌军起义、投诚的政策；三是充分利用敌人内部分崩离析、士无斗志的有利条件，以各种手段对敌展开政治攻势，晓以利害，进一步瓦解敌军士气；四是派遣各种有关人员，深入敌人内部做策反工作。

**五、在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新情况下，我军必须执行战斗队和工作队的双重任务**

打仗、做群众工作，历来是我军的政治任务和光荣传统。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要求。我军转入向全国进军后，随着战斗的逐步减少，接管新区成了新的中心任务。遵照毛泽东关于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同时又是一个工作队的指示，我军派出了大批成建制的部队，在地方党的统一领导下，接管城市，建立政权，剿灭土匪，恢复生产，参加土地改革，把执行工作队的任务作为新时期的战略任务。实践证明，这对于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迅速建立革命秩序，促进军政军民团结，均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作为军队的高级指挥员来说，一定要依据实际情况，在部署部队执行工作队任务的同时，十分关注部队战斗队任务的执行情况，在这方面不能有任何的疏忽。否则，必将造成重大的损失。

## 全国解放战争的基本经验

全国解放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而进行的一次伟大的人民革命战争。

从抗日战争结束到解放战争全面爆发的过渡阶段中，我党我军针对国民党统治集团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从各方面进行了应付全面内战的准备。国民党统治集团发动全国规模内战以后，我军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艰苦奋斗，仅用4年时间，就消灭国民党军807万余人，其中生俘458万余人，毙伤171万余人，敌军投诚63万余人，起义和接受我军改编113万余人；解放下除台、澎、金、马等岛屿以外的全部国土。这一胜利，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的一个伟大转折，给世界历史的进程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在这一伟大的人民革命战争中，我军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四年中，我军共损失152万余人，其中牺牲26万余人，负伤104万余人，失踪和被俘约20万人。对于为革命事业贡献了自己的生命和鲜血的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人民将永远怀念他们！

—

解放战争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它是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力量同以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代表的反革命力量进行的决战。战争的一方——国民党军，虽然拥有数量庞大的步兵部队和相当规模的炮兵、工兵、坦克兵，以及一定数量的海军、空军，并能得到美国政府在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的大力支持，但它进行的是非正义的战争，“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sup>①</sup>；战争的另一方——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依靠步兵及少量的炮兵、工兵，但它进行的是正义的战争，“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sup>②</sup>

（二）它是继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之后进行的一次战争。经过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自己的作战条件，主要的是：在兵力和解放区的面积、人口等方面，较之国民党军方面虽然仍处劣势，但差距已不是很大。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统帅部——中国共产党，经过两次战争的锻炼，积累了丰富的指导战争的经验，培养了一批能驾驭战争、智勇双全的优秀指挥人员；特别是经过1942年到1945年的整风运动，政治上更加成熟，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更加团结一致。她所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有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战术。

（三）它是一次大规模的正规战争。战场之广阔、作战形式之复杂多样，战役战斗之频繁激烈，以及作战双方投入人力、物力之巨大，在中国近代战争史上都是空前的；与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比较，也有很大的不同。

---

<sup>①</sup> 见毛泽东《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183页。

<sup>②</sup> 见毛泽东《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183页。

这些特点，决定了这次战争中我军的战略指导、作战方针和作战原则、军队建设和战争的物质保障等方面，都具有其自身的许多特点。从这些特点出发，找出解放战争的发展规律，并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进一步充实马克思主义的军事宝库，指导未来反侵略战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 二

战争是敌我双方物质力量的竞赛，同时又是在一定的客观物质基础上的主观指导能力的竞赛。正确的战略指导，对于战争的胜利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在这次战争中，得心应手地驾驭着战争的整个进程。战争的结局表明：敌我双方在战略指导的竞赛中，我军统帅部是无可争辩的胜利者。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实施战略指导的主要特点是：

### （一）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 适时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

注重调查研究，善于分析和掌握战争形势及其可能的发展趋势，制定出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决策，并据此适时地提出新的战略任务和实现这一任务的方针和方法，不断地把战争推向新的胜利，是党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实施战略指导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针对蒋介石一面同我党进行和平谈判，一面积极准备发动全面内战的情况，及时有力地把全党全军的思想统一到争取和、准备打而且立足于打的基础上。同时依据我军的作战对象已由日军转变为有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军，以及抗日战争胜利时的敌情和战场形势，及时作出了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和“向北发展，向南防御”，争取和控制东北，巩固华北、华东的战略决策。从而不仅使全党全军对全面内战有了充分的精神准备，而且取得了战略上的有利地位，对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具有深远的影响。

全面内战爆发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依据当时敌我力量对比和政治、军事、经济、地理等条件，制定了内线作战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使我军在兵力处于劣势的条件下，能充分利用解放区的有利条件，不断地歼灭敌人，逐步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改变战略上的被动地位和防御态势。

当敌人在山东、陕北的重点进攻仍在继续，在敌我兵力的对比上，敌强我弱的情况虽已有所改变，但我军仍处劣势的情况下，党中央、中央军委科学地分析了战争形势，及时抓住敌人战略布局上的致命弱点，作出了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的主要战场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决策。从而使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出现了由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历史性转折。敌人则在我内外线兵团联合打击下逐步丧失了战略上的主动地位。1948年秋，当客观上已经出现可以实行有利决战的形势时，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毅然作出了战争第三年我军继续在长江以北广大地区作战，求歼敌之主力集团的决策，并依据战局的发展，不失时机地指挥我军先后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个战略性战役的巨大胜利，奠定了解放战争最后胜利的基础。此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针对

美蒋勾结，企图用求“和”换得喘息时间，重整旗鼓，卷土重来的阴谋，号召全党全军坚决将革命进行到底，适时提出了战略追击阶段的新的作战方针和解决残余国民党军的“三种方式”，指挥各野战军向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国民党盘踞的地区进军，迅速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完全胜利。

我军统帅部用以指导解放战争的各项战略决策之所以正确，根本的原因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解放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做到了主观指导同客观实际相符合。这种主客观的一致性，来源于对战争各阶段敌我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情况的深刻了解，和对其相互关系的科学分析，在此基础上作出正确的判断，制订正确的战略决策。不仅如此，在战争的实践过程中，我军统帅部还不断注视战局的变化，并依据实际情况，修正和完善已定的战略决策。正是由于我军统帅部的战略决策是建立在客观实际的可靠基础上的，因而能适应战争发展变化的规律，成为驾驭战争并赢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 （二）努力争取和保持战略上的主动地位

战争中的主动权，即军队的行动自由权，是军队的命脉。毛泽东主席指出：军队失去了行动的自由，这支军队就“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sup>参</sup>因此，敌我双方无不竭尽全力去争取战争的主动权。

战争的主动权，首先取决于战争中敌对双方力量的对比。力量优势的一方，在战略上往往处于主动的、进攻的地位；劣势的一方，在战略上往往处于被动的、防御的地位。然而，劣势的一方可以在战略被动的情况下，争取战役、战斗的优势和主动，在战略防御中，采取战役战斗的进攻，从而不断消灭敌人和发展壮大自己，逐步改变力量对比上的强弱、优劣状况。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军依仗其兵力、装备上的优势，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掌握着战略上的主动权。为了改变这种战争形势，在全局上处于劣势和被动地位的我军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在战略上采取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在战役战斗上则采取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首先求得局部的主动，并在不断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过程中，逐步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我军就由局部的主动转变为全局的主动。当敌我双方在军力的对比上发生了质的变化，即我军不但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已接近和超过敌军，战略上的主动权已转入并牢固地掌握在我军手中之后，我军不失时机地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逐个歼灭敌军重兵集团，接着发起战略追击，使敌无法获得喘息机会而卷土重来。实践证明，只有在战略指导上始终贯彻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的歼灭战思想，才能在战略上逐步变被动为主动，并在掌握了战略主动权之后，保持这种主动权直到战争的终结。

其次，能否取得和保持战争的主动权，还取决于战争双方的作战指挥艺术。在整个解放战争中，我军之所以能在战略上逐步由被动变为主动，在掌握了战略主动权之后又能牢固地保持这种主动权，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我军的作战指挥艺术远远地超过了国民党军。这主要表现在：（1）重视运用各种侦察手段掌握敌人情况及其行动规律；（2）善于利用和制造敌人的弱点，出

---

<sup>参</sup> 见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77页。

敌不意地打击敌人；（3）善于依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独立地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广泛地实施机动，调动敌人，创造战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所左右。也就是实行毛泽东倡导的那种“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的“完全主动作战政策。”<sup>31</sup>（4）依据不同的情况，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原则，不呆板，不墨守成规。

### （三）照顾全局，掌握关节

照顾全局，掌握关节，是实施战略指导的一个基本要求，所谓“照顾全局”，就是战略指导者必须从全局出发，照顾好与战争有关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阶段；所谓“掌握关节”，就是战略指导者必须抓住并引导全军解决好对战争全局起重大的甚至决定作用的问题。

从解放战争的实践看，党中央、中央军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了战略指导上照顾全局、掌握关节的基本要求：

（1）在科学估量战争形势，拟定正确的战略决策的基础上，提出实现这一战略决策的关键所在，指挥全军集中力量解决好影响全局的关键问题。如：由抗日战争向解放战争过渡时，及时确定全军的战略任务是实行由游击战到运动战的战略转变，并指出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迅速编组超地方性的野战兵团，领导全军迅速组成了拥有60万人的几支野战军。在战略防御阶段，在确定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同时，指出实现这一方针的关键在于统一全军的战略思想，使全军广大指战员特别是高级指挥员都能认识到打退敌人进攻的关键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不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根本改变敌我兵力对比上敌优我劣的情况。转入战略进攻后，确定把全军分成内线兵团和外线兵团；外线兵团的突击矛头主要指向敌人的要害和防御力量薄弱的中原地区，并指出到国民党统治区域作战胜利的关键一是在于多打胜仗，二是在于争取群众。“只要这两点做到了，我们就胜利了。”<sup>32</sup>

（2）及时地、有预见性地提出符合战争发展要求和适应不同战场具体情况的作战指导原则。战争初期，针对敌我兵力对比敌占有较大优势和部队的装备、军事素养情况，十分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并指出每战必须集中六倍、五倍、四倍于敌的兵力，至少也要有三倍于敌的兵力对付敌人；对敌情严重的地区，强调作战指导上要持重待机，不求急效，诱敌深入，“敌不动我不打，敌不进到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之地点我亦不打”<sup>33</sup>；对群众条件十分优良但山多粮缺、敌在数量上具有巨大优势的陕北我军，强调“蘑菇战术”，同敌盘旋打转，“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sup>34</sup>；对进入新区作战的部队，强调“避免打大仗，专打分散薄弱之敌”<sup>35</sup>，在作战条件改善后，再逐步扩大战役规模。在遂行战略性战役

<sup>31</sup> 自毛泽东1947年4月22日致晋察冀军区首长的电报，《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299页。

<sup>32</sup> 见中央军委1947年2月3日致陈毅、饶漱石、张云逸、黎玉、粟裕、谭震林电。

<sup>33</sup> 见毛泽东《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221页。

<sup>34</sup> 见毛泽东1947年8月12日致刘伯承、邓小平和陈毅、粟裕电，《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312页。

时，强调大规模的运动战和大规模的阵地战相结合，强调敢于夺取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敢于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要求各部队“依靠充分的侦察和技术准备（近迫作业、步炮协同等），去取得成功”<sup>⑤</sup>。在战略追击阶段，针对有的敌人“本钱小，极机灵”，竭力避免与我决战的特点，提出了大迂回、大包围的方针，要求部队完全不顾敌人的临时部署，而以一部分主力直插敌之远后方，先完成包围，然后回打，迫使敌人不得不同我作战。<sup>⑥</sup>

（3）从最大的战略利益着眼，组织好各野战军在战略上的协同配合。战略防御阶段，强调各野战军应尽可能地歼灭当面之敌，指出这即是对友邻的最好配合；转入战略进攻之初，强调内外线兵团应以保证我军在中原特别是刘邓野战军在大别山地区的立足生根为战略目的，主动协同，互相配合；进行战略决战时，不仅强调各野战军在战略上协同，还进而组织了淮海、平津前线总前委，统一战场指挥，加强几个野战军在战役上的协同作战。

（4）解决好建军与作战的关系。强调一面打仗一面建设，打一仗进一步；强调执行“即俘即补即打”的方针，解决大规模战役和连续作战的兵员补充问题；强调炮兵和工兵建设，增强作战能力特别是攻坚能力；强调善于利用战役间隙休整部队，适应频繁作战的需要。

（5）根据战争发展的实际需要，解决好“战斗队”与“工作队”的关系。全国解放战争期间，就总的方面说，我军主要是执行“战斗队”的任务，中央军委要求于我军的，是以作战的胜利实现保卫解放区以致实现解放全中国的战略任务。但在我军转入战略进攻、主力进入蒋管区作战初期和向全国大进军期间，中央军委都及时强调要发挥“工作队”的作用。实践证明，根据实际情况解决好“战斗队”和“工作队”的关系，对于开辟和巩固新区，夺取战争的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6）解决好前方物质保障和后方支前、军队需要和群众需要之间的关系。主要强调自力更生、力戒浪费、军民兼顾、耕战互助等原则。对地方工作，强调应以保证战争的胜利为中心，发展生产，竭尽全力支援前线，满足前线的物资需要；对军队，强调“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尽可能减轻解放区人民负担。

#### （四）战略上坚持高度的集中统一，战役战斗指挥上提倡必要的灵活机断

解放战争的经验表明，取得这场大规模正规战争的胜利，同我军始终保持了战略上的高度集中统一指挥是分不开的。在战争的全过程中，我军的战略指挥权始终集中在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手中，从而保证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能够全面地、顺利地贯彻执行。

我军战略上的高度集中统一，是建立在充分的民主基础上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在作出重大的作战行动的决定之前，不但经过中央和中央军委各领

---

<sup>⑤</sup> 见毛泽东 1948 年 11 月 23 日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陈士榘、张震、谭震林、王建安、韦国清、吉洛电，《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58 页。

<sup>⑥</sup> 见毛泽东 1949 年 7 月 16 日、9 月 12 日致林彪、邓子恢、肖克及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电，《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39—342 页。

导同志的集体研究，而且总是反复征询前线指挥员的意见，同他们磋商；在一个重大军事行动结束后，又总是要求前线指挥员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上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以便从中吸取营养，指导新的实践。解放战争的实践证明，毛泽东主席一贯强调的“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sup>31</sup>这种领导方法，同样适用于战略指导方面。正是由于我军战略指导上的高度集中统一是建立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之上的，因而不仅使战略指导的正确性具有可靠的保证，而且也能使前线指挥员充分了解我军战略决策的形成过程及其精髓所在，更完满地实现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

战略上的高度集中统一，不仅不排除而且更应提倡战役组织实施过程中的机断行事。由于战场广阔，情况复杂多变，战役指挥员根据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灵活机动地进行组织指挥，往往是实现总的方针意图的关键。我军统帅部在前线指挥员的决心符合总的方针意图的情况下，总是充分地信任他们，赋予他们根据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临机处置各种情况的权力。强调在总的方针下可以而且必须“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

### 三

毛泽东根据我军长期战争实践的经验，特别是解放战争初期的作战经验而概括起来的十大军事原则，是我军克敌制胜的基本作战原则。我军运用十大军事原则的主要经验是：

#### （一）坚持歼灭战这一组织战役战斗的根本指导思想

十大军事原则的核心是歼灭战。十大军事原则的全部内容，都和歼灭战密切相关。实践证明，只有歼灭战，才能逐步地削弱敌人的有生力量和有效地补充自己，最终改变敌强我弱、敌攻我防的战争形势，并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解放战争，我军之所以能由兵力上的劣势转化成优势，由战略上的防御转化成进攻，并继之以大规模的战略追击，迅速解放全中国，就军事上而言，主要是由于我军坚决贯彻执行了歼灭战的指导思想，通过无数次的歼灭战，大量消灭了敌人，发展壮大了自己。

贯彻歼灭战的指导思想，关键是处理好歼灭敌人同保守或夺取地方的关系。只有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最终地保守或夺取地方，这是解放战争实践所反复证明了的一条重要规律。根据这条规律，在战略防御阶段，我军依据党中央、中央军委制定的“以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遂行了苏中战役、定陶战役、新开岭战役以及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西北“三战三捷”、正太路等许多著名的歼灭战，以丧失 47 座城市的代价，换取了歼敌 110 余万人的重大胜利，大大地缩小了敌我在兵力对比上的差距，为尔后收复失地并夺取新的地方创造了条件。我军转入战略进攻特别是转入战略追击后，夺取敌占城市在作战中的意义逐步提高，遂行了洛阳、开封、襄樊、潍县、兖州、石家庄、临汾、

---

<sup>31</sup> 自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902 页。



宝鸡、四平等一系列城市攻坚战进而夺取了象济南、沈阳、天津、太原、南京上海、兰州、广州、重庆、成都等这样一些大城市。解放了除台湾等岛屿以外的全部国土。但这些城市的解放，一方面它本身就是以往一系列歼灭战的结果；另一方面，它又是与继续歼灭敌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即：敌已缩据在这些大、中城市内负隅顽抗，我军要歼灭敌人。就不能不组织和遂行城市攻坚战，夺取城市。这时。歼灭敌人同占领城市实际上已是同义语。

基本的指导思想是歼灭战，但也不放弃在某种条件下打以半歼灭半击溃为目的的战役战斗，求得给这一部分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使之在短期内无法恢复战斗力，以利我军寻机歼灭另一部分敌人。

## （二）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我军行之有效的传统战法。毛泽东主席为中央军委起草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中指出，这种战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全歼，方能最有效地打击敌军，最充分地补充自己；在敌则士气沮丧，人心不振，在我则士气高涨，人心振奋。速决，则使我军有可能避开敌军的增援队；战役和战斗上的速决，是战略持久的必要条件。解放战争，我军的作战对象是较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兵力、装备上都得到相当加强的国民党军队；我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主要作战形式是运动战。针对这些情况，中央军委特别强调全军都要学习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并规定：每战均应集中“六倍、五倍、四倍于敌，至少也是三倍于敌的兵力”，“集中全部或大部的炮兵”以对付敌人。同时提出：不仅在战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在战术上也必须贯彻这一作战方法。

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首先要解决指挥员思想上的轻敌观念。（1）不能脱离敌我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况，把口张得太大，企图在一次战役行动中歼灭大量敌人。（2）不能处处击敌，平分兵力，造成处处都无力解决敌人的结果。解放战争中，尤其是解放战争初期，我军有些战役、战斗之所以未能达成歼敌的预期目的，指导思想上轻敌因而形成部署上的平分兵力，是重要原因之一。

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要求把主力集中到主要的作战方向或主要的突击方向上去。这样，就必须节约次要的、钳制方向上的兵力，并在这个方向上主动地放弃一些地方或城市。同时，还要注意发挥地方部队、民兵熟悉当地地形、民情的特长，以之钳制、袭扰敌人，节约野战军的兵力，保证主力遂行重要的作战任务。

兵力集中的程度，依据敌人战斗力的变化而有所不同。战争初期，敌军锐气正盛，战斗力较强，我军集中兵力的倍数就应相应地增大；随着敌军战斗力的逐步削弱，我军集中兵力的倍数也可相应地逐步减少。解放战争第一年我军进行的歼灭战中，集中四倍以上于敌兵力的战役战斗约占 2/3，但在战争后期，我军对敌通常只临之以相对优势的兵力，有时甚至在敌我兵力相等情况下仍能达成歼敌任务。

兵力集中的程度，还应随战争形势的变化和我军作战经验的积累情况而有所不同。战争前期，我军基本上处于各战略区独立迎击当面之敌的情况，大兵团作战和后方支援前线工作的经验还不够多，集中兵力的规模相对来说来

就小一些。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和我军作战经验的积累，逐步出现了集中更多兵力于一个战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我军不失时机地扩大战役规模，集中更多兵力于一个战场，求歼敌之重兵集团，从而加速了战争胜利的进程。如战略决战阶段，我军依情况的需要和可能，在淮海战役中，集中了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约60万人于淮海战场；平津战役中，集中了东北野战军及华北两个野战兵团约100万人于平、津、张地区，不失时机地歼灭了敌刘峙集团和傅作义集团，为迅速结束战争奠定了基础。

集中优势兵力的原则，通常必须与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的原则相结合。我之优势兵力，首先要指向较弱之敌或敌防御阵地中的薄弱部位，达成歼敌任务后再转移兵力对付较强之敌，或主动撤出战斗另寻战机。在一定的有利条件下，也不排除先打较强之敌，如华东野战军在孟良崮战役中的歼灭敌整编第七十四师。

集中兵力的原则，还应与战役战斗上的迂回包围相结合，以求合围歼敌，不使漏网；正面平推，没有有力的迂回包围，就不可能切断敌之退路，即使集中了优势兵力，仍然不能达成歼敌任务。

### （三）以运动战为主，同时注意发挥 阵地战和游击战的作用

解放战争中，运动战始终是我军的主要作战形式。特别是战略防御阶段，敌军占有较大的优势并在战略上处于进攻的地位，我军的作战形式基本上都是运动战。我军转入战略进攻后，不论在外线或内线，敌人都加强了城市的防御设施，在野战中也十分注意构筑以村落为核心、以众多的地堡群、堑壕为骨干的防御阵地。因此，我军在力争以运动战歼灭敌人的同时，逐渐加强了城市攻坚战和野战阵地攻坚战。进入战略决战阶段，敌人采取了集结重兵于大城市组成重点防御，同时组织十几万、几十万人的重兵集团视机应援，企图迫使我军在坚城之下蒙受重大损耗后与我决战，以求击破我军的攻势。针对敌情的这一变化，我军在三大战役中采取了大规模运动战与大规模阵地战相结合的作战形式，在力争打运动战的同时，一是集中兵力、火力，运用攻坚战术夺取敌人重兵据守的战略要点；二是以野战阵地攻击的手段，大规模地围歼据守众多村落并构成环形防御体系的敌重兵集团。在战略追击阶段，敌已无法组成坚强的防御，大多被我追歼于溃退途中，但夺占敌人盘踞的大城市的作战，如上海之战和兰州之战，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在解放战争中，游击战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这种游击战，一是执行直接配合野战军作战，担任破路、袭扰敌之后方、钳制敌人的任务；二是执行独立开辟敌后战场，吸引敌人部分兵力以及为野战军尔后的反攻和进攻准备基地等战略任务。

打好运动战，关键在于争取歼敌于运动中或立足未稳时，因此必须善于调动敌人。“蘑菇战术”、大踏步进退、诱敌深入、围城打援、攻城打援、围三阙一、远距离奔袭、伏击等，都是实现歼敌于运动中或立足未稳时的有效手段。

阵地进攻战，即城市攻坚战和野战阵地攻坚战，我军采取的主要手段有：周密的侦察，充分的攻坚准备；多面、多梯队而有重点的攻击部署，集中使用炮兵和组织严密的步炮协同；大量使用炸药；大规模的土工作业；巷战中

充分发挥小分队战术的作用，注意组织好对核心阵地的夺取，等等。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组织实施的战役中，还有不少由运动战开始以阵地战终结的战役，在这种情况下，对各级指挥员的主要要求是掌握好由打运动中之敌到打已据有坚固阵地之敌的战术转换时机。

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一是领导思想上要有准备，有信心、有决心；二是每个县、分区、军区都要组建、培训一支精干的、与群众联系十分密切的部队，作为坚持本县、本分区、本军区斗争的骨干力量；三是坚决依靠群众；四是灵活地运用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五是注意政策和策略的运用；六是依据我军力量的发展状况，及时向运动战转变。

#### （四）发扬英勇顽强、连续作战的作风

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连续作战，是我军在长期战争实践中养成的优良战斗作风，也是我军优良的政治素质的集中表现。它同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相结合，在我军兵力装备处于劣势时，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这种劣势，减杀敌军的优势，而在我军兵力装备转为优势后，又能使这种优势得到更充分的发挥，以加速敌人的覆没。

我军的这种优良战斗作风，一是在残酷、激烈的战斗中锻炼出来的。一个部队越是基础老，经历的战斗多，战斗作风就越是优良。二是匀细致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分不开的。坚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培养优良战斗作风的最有效手段。三是与主要指挥员的个人作风密切联系的。主要指挥员个人作风过硬，决心果断，雷厉风行，指挥灵活，不怕苦，不畏难，模范地遵守纪律，执行命令，与士卒同甘苦，这个部队就能相应地培养出良好的战斗作风；反之，即使是一个作风好的部队，也会逐渐转化成为作风拖拉的部队。

英勇顽强，连续作战这种优良战斗作风，是密切地联系于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这一作战原则的。一方面要求部队经常保持旺盛的士气，另一方面又要求部队特别是高、中级指挥员随时都要做好战斗准备。良好的战斗作风，加上充分的战斗准备，才能使战役战斗的胜利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

我军的优良战斗作风，是同善于利用作战间隙休整部队这一原则相结合的。在战役战斗频繁激烈，我军的消耗、损失很大的情况下，没有及时的补充和整顿，就不可能保持连续作战的能力。因此，要求我军各级指挥员特别是高、中级指挥员要善于抓住时机休整部队。其方法：一是轮番使用兵力，在情况许可时组织一部分部队作战，而以另一部分部队进行战场短期休整。二是抓紧战役战斗的间隙休整。休整的内容主要是，恢复指战员的体力；补充人员，物资；恢复、整理部队的建制，整顿战斗编组，总结经验，并依据下一步作战需要进行针对性军事训练，等等。但是，休整时间应尽可能缩短，以免使敌人获得更多的喘息时间。

十大军事原则，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是来源于战争实践又经受了战争实践检验的正确原则，它在未来的战争中还将继续发展。我军贯彻十大军事原则的重要特点。是把它视为一种战略战术思想的科学体系和作战行动的指南，在把握它的精神实质和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按照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因而，十大军事原则能表现出克敌制胜的强大生命力，成为我军战略战术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座光彩夺目的丰碑。

## 四

在全国解放战争中，中央军委、各大军区和野战军的党委和首长，自始至终都抓紧了军队的建设，逐步扩大部队数量，不断提高部队军政素质，改善武器装备，从而为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最主要的条件。

我军建设的主要方针是以战养战，以战教战。不论是数量的增加，还是质量的提高，都是在紧张、激烈的战争中实现的。战争的胜利加速了我军的发展壮大，我军的发展壮大又保证了战争的胜利。

在数量的增加方向，从1946年7月战争全面爆发到1960年6月大规模作战行动基本结束，4年中我军共补充兵员约520万人，损失兵员约150万人，扣除损失数，全军实增加兵员数约370万人。这就是说，经过4年战争，我军已由127万人发展到约500万人。

我军兵员的补充，主要有三个途径：一是动员解放区翻身农民参军，这是我军兵员补充的主要来源；二是实行正确的俘虏政策，教育改造俘虏士兵，使之自觉自愿地加入我军，这是我军兵员补充的重要来源；三是改造成建制起义的国民党军，使之成为人民军队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在战争后期出现得比较多。由于我军是一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军队，因而能够得到全国广大人民的拥护和爱戴，这就为我军的兵员补充开辟了广阔的途径。解放区特别是老解放区的农民与我党我军休戚与共，鱼水相谐，关系十分密切。他们经过土地改革，分得了土地以后，为了保家保田，更加踊跃地参军参战，表现了对战争的高度积极性，是我军获得发展壮大的骨干力量。国民党军的广大士兵，绝大部分来自工农群众，从根本上说同我军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完全一致。他们中的一些人又具有一定军事技术。因此他们参加我军后，经过短期教育很快就能提高阶级觉悟，积极投身于革命事业，对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我军的许多部队，解放战士成份通常占有部队员额的50%以上，足以说明我军改造俘虏工作的巨大成就。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即：野战军、地方军和游击队。野战军属于正规兵团，主要担负机动作战任务。是我军的主要部分。战争初期我军共有120余万人，其中野战军占半数为60余万人；战争后期我军约500万人，其中野战军约占52%，为57个军260余万人。地方军和游击队主要担负保卫地方、坚持游击战争或直接配合野战军作战的任务。军队建设的重点，主要是建设一支有强大战斗力、能在本战略区以至全国机动作战的野战军。扩大野战军，除了直接吸收解放区翻身农民参军和吸收国民党被俘的士兵外，主要采取地方部队逐批升级、成建制地编入野战军的办法。

我军在不断扩大的同时，还极为重视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主要办法是：

（一）加强部队党委、支部的建设，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抗日战争中，我军一度取消了部队党委，改以军政委员会的形式指导部队工作。解放战争一开始，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首先在营以上各级逐步恢复了党的委员会，确立了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一方面，规定部队一切重大问题都应交委员会讨论，充分发扬民主，在党委成员统一思想的基础上作出明确决定，分别执行；另一方面，又规定在作战情况紧急时，首长有临机处置之权。实践证明，党的委员会是我军团结战斗的核心。建立和不断健全党委制，对于克服部队某些不良倾向，如山头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军

阀主义残余等，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完成作战任务，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恢复各级党委的同时，我军还进一步加强了连队党支部建设，主要是加强支部的核心领导和集体领导，充分发挥党员在群众中的模范带头作用，使党支部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带领整个连队圆满地贯彻上级指示，完成各项战斗任务，使连队成为攻必克、守必固、打不垮、拖不烂的战斗集体。

（二）创造性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全国解放战争时期，部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是阶级教育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立功创模运动、团结互助运动（王克勤运动）、三大民主运动和新式整军运动等，都是解放战争期间我军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新的创造。这些新的创造，保证了我军的思想政治工作能够建立在更广泛的群众性的基础之上，具有更坚强的战斗力；其中尤其是结合地方的土地改革所进行的以“三查三整”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把我军的思想政治工作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军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紧紧围绕着战争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战争初期，主要解决广大指战员的胜利信心问题，解决由于放弃一些地方而带来的混乱思想。转入战略进攻、进到新区作战后，主要解决执行新区政策问题，加强部队的政策观念。与敌人进行战略决战时，主要解决组织纪律问题，使部队具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为争取战略决战的胜利奠定思想基础。实施战略追击时，主要确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保证部队顺利实现进军任务。随着战争的发展，部队思想上不断出现一些新问题。有针对性地逐步解决这些问题，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

（三）开展军事民主，依据作战需要，有针对性地加强部队军事训练。我军训练部队的主要方针，是紧密结合战争实践，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进一步。训练部队的主要方法，是“官兵互教，兵兵互教”。一般的作法是：战斗发起前，以连队或排、班、战斗小组为单位，在阵地上召开“诸葛亮”会，充分发扬民主，讨论完成战斗任务的方法，并对指挥员的作战指挥提出要求，使之成为战前准备的一项主要内容。战斗中，各级司令机关都十分重视总结部队作战经验，并及时通报交流。战斗结束后，利用战役间隙，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并依据下一步作战需要，全面地总结战役指挥和战术、技术方面的经验教训；连队则发动群众，开展评指挥、评战术、评技术和评战斗动作的活动。除了结合实战加强练兵外，纵队（军）、师、团各级还举办教导队，对干部进行短期集训；野战军和大军区，则开办随营学校、军政大学和各类专业干部学校、训练班等，培训干部和技术骨干。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的特种兵，主要是炮兵和工兵，也经历一个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并对战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特种兵的建设方面，主要是：注意收集战场缴获的敌军重武器特别是火炮，及时补充和加强特种兵部队的装备；培养特种兵干部，特别注意从国民党被俘的士兵和下层军官中觅取有专长的人才，经过培训作为我军建立特种兵部队的骨干。

## 五

我军在全国解放战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是同全国人民特别是解放区人民的努力生产、全力支援分不开的。作为我军后方的解放区，经济结构的主要特点是以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为主，极少近代工业和近代交通工具。

为了支援战争，广大人民高度发扬了参加战争的积极性和生产的积极性，克服了落后生产方式带来的重重困难，节衣缩食，全力以赴地支援战争，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没有人民的支援，就没有这场战争的胜利。

解放战争的实践，为我军在后勤保障方面提供的主要经验是：

（一）广泛深入地发动和依靠群众，把支援战争的伟力扎根于群众之中。党中央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制订了一系列农村工作的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其中特别是土地改革政策，改变了几千年来我国封建的土地关系，满足了广大农民获得土地的愿望，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和支援战争的积极性，使我军的后勤保障能够建立在广大人民全力支援的坚实基础之上。

（二）以最大限度满足前线需要为基本着眼点，制定并实行自力更生，长期打算，前后方兼顾，军民兼顾，公私兼顾，耕战互助等项方针政策。

（三）在地方党委领导下组成各级支前机构，以“一切为了前线胜利”为指导思想，统一筹划和领导本地区的所有支前工作，做到部队打到哪里，就支援到哪里，使支前工作基本上满足了我军作战的需要。

（四）制定符合作战需要的各项人力、物力征集、使用制度，如：公粮制、临时民工制、常备民工制，以及粮食的加工、储存，军鞋、军袜和其他军需物资的征集等制度，并建立适合战争流动性大这一特点的兵站线、粮站等组织。

（五）在全军强调执行“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sup>51</sup>的原则，一切缴获归公，提倡节约，力戒浪费，有计划地使用缴获物资和新解放城市的人力、物力、运输力，以减轻老区人民负担。

（六）野战军进入新区后，明确树立工作队的思想，大力参加接管城市、建设根据地的工作，剿灭上匪和地主武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使新区尽快地变成我军可靠的后方基地。

---

<sup>51</sup> 自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248页。

